
武俠世界
$2.00
814

◀編　後　話▶

今期有兩個特別精彩中篇故事：∟魔拳情種⌉與∟青出於藍⌉，這兩位作者雖然對各位也許很陌生，但他們的作品在編者千挑萬選中，認爲很合一般讀者的口味，前者爲一篇內容情節結構嚴謹，完整無缺的俠義情仇故事。而∟青出於藍⌉作者魯帝先生也別具心裁，他把故事裏一羣邪派人物，爲了要奪取萬人尊崇的武林大豪張九如所遺下之挹翠山莊，用盡千方百計，施展絕謀，描寫得很曲折離奇，要知故事結果嗎？請看本文吧！

＊＊＊　　＊＊＊　　＊＊＊

被譽爲∟都市三俠⌉的呂偉良與林愛莉，有情人終成眷屬了。下期的∟鐵拐⌉故事∟神奇旅程⌉，是他們在本故事集中進入一個新階段了，但是，麻煩事似乎與他們結了不解緣，他們足跡所到之處，都會遇到驚險重重的事情，要知詳情嗎？請千萬不要錯過下期本刊。

＊＊＊　　＊＊＊　　＊＊＊

∟天網⌉這篇抗戰英雄傳奇故事接近尾聲了。白文山爲了殲滅對方特種部隊艱巨工作，不惜身陷險境，與辛子雲潛往安裝計時炸彈，能否達成任務呢？下期有交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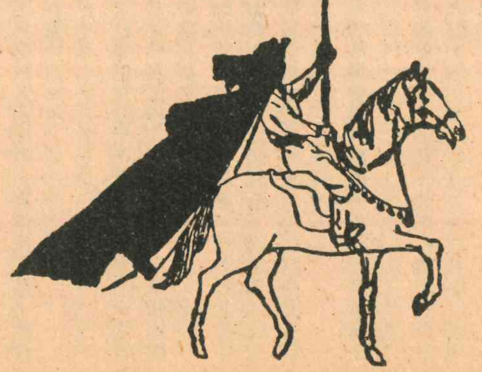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1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莊周夢・文　盧令・圖

魔拳情種

鐵拳匡正氣　情露沁芳心

梅雨剛停，夕陽照着村外一條泥濘的黃土路。

蛙鼓陣陣，點綴着黃昏。

黃土路上只有一個挑着胭脂花粉担子的年輕人，背着夕陽，踏着爛泥，向馬家莊趕去。

但路的另一端，又出現了一個黑點，急速地擴大，清晰。一匹「獅子花」上伏着一個藍衣少女，清脆的鞭聲中，濺起「潑剌剌」的泥漿聲。

即使少女不吆喝，挑擔的人也該聽到鞭聲和蹄聲而趕緊避到路邊。但是，「獅子花」愈來愈近，那小販非但未閃避，似在選擇泥漿少的路面走，左右搖擺不定。看來就像是故意擋住少女的路，找她的麻煩似的。

這可能性不大，除非他過膩了這種終年奔走，沐雨餐風的生活。

「閃開……閃開……快閃……」第一聲厲叱在十丈外，第三聲已到了小販的身旁。

「你想死……」皓腕急勒，「獅子花」人立長嘶而起，原地轉了一週。小販已經變成泥人了。

小販用衣袖抹着臉上的泥漿嚷嚷着道：「他奶奶的熊！這……這簡直是坑人咧……」看清是個妙齡女郎，敢情賣了兩年胭脂花粉，見過無數的大家閨秀和小家碧玉，這一遭可不同，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那小嘴在氣極抿緊時，更俏。

至于身段，就更不用提啦。腰身好的女人，騎在馬上，更能誇大纖細的柳腰和豐滿的臀部。

「混賬！自己不知讓路還敢罵人……」「唰」地一聲，長鞭繞在那小子的脖子上，冷笑道：「楞小子，我看你還敢不敢罵人？」

這小子除了兩眼處的泥漿擦去大半，勉強可以視物，臉上其他部份，仍有汚泥，像個剛做好的松花蛋。

「反了！反了……救人哪……」

長鞭一抖，連人帶挑子飛起，「拍噠」一聲掉落路邊水田中。

「便宜你了！」少女彈彈褲上的泥漿，揚鞭、夾馬，泥水四濺，不一會就變成一個黑點，沒入村中。

「他奶奶的！遇上妳，算俺倒了霉，俺找妳爹算賬去……。」

× × ×

馬家莊非但在徐州百里聞名，中原一帶那個不知？尤其在武林人物心目中，馬家莊比徐州府的名氣大多了。

「獅子花」在莊門前廣場一端的水塘邊停下，一個僕人奔上來接過馬韁，說道：「莊主剛剛還問過小姐有沒有回來，小姐還是去看看吧！」

「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情。我就在這看你洗馬。」

馬才洗了一半，眼見一個泥人挑着擔子走向馬家大門。

馬佚愕然道：「小姐，這是幹甚麼的？好像一條泥鰍哪！」

少女笑笑道：「來撒賴的。眞難爲他，人生地不熟的，居然這麼快就找上門來啦！」

馬佚道：「這麼說，是小姐濺了他一身泥囉？」

「活該！老遠就叫他迴避……」

馬佚道：「就算他是個老憨，天下第一莊

嘛！那會找不到？只怕他遇上五公子，作小生意的人，怪可憐的。」

這時那小子朝馬家大門樓上打量一下，挑着擔子就要往裏走。

馬家的大門豈是這樣容易進的？就算進去了也不容易出來。一個衣着華麗的少年人迎面攔住，道：「喂！你是幹甚麼的？就這樣往裏闖？」

「俺是個賣胭脂花粉的小販，在路上被馬姑娘用鞭子把俺抽到水田裏，吃飯的家當全完咧！俺娘臨死只留下七兩銀子，作了這個小買賣。本來俺也不想活咧！有位好心人指點，叫俺來找馬莊主……」

「去！去！誰叫你自己不長眼睛？那條馬道是我們修的，在那裏吃了虧你得認栽！」

「那條路是你們馬家的人走的，可沒有豎個招牌，莊主要是不賠俺的吃飯家當，俺也活不成了……」嚷嚷着硬往裏闖。臉上的泥漿大部份都已半乾，裂了開來。

「好小子！你是誠心找碴來的……」一脚踢向前面貨櫃，那小子不由自主地轉了一週，吼着道：「好哇！你踢人，八成也姓馬吧？反正俺是豁出去了……」又往裏闖。

馬五不吃這一套，上前揪住那小子的衣領，摔出大門石階之下。這貨挑子已經七零八落，胭脂花粉散了一地。

「五弟，別難爲他！」少女走過來，道：「的確是我把他抽到田裏去的，賠他幾兩銀子算了！」

「不，姐姐，這小子是來要骨頭的，別看他土里土氣的，出口就傷人。」

那小子已經站起來，挑起破爛擔子又往裏急奔。世上的確有這種死心眼的人，一頭撞到牆上不知轉彎，這下子不但馬五火了，連少女也有點惱怒，大聲喝道：「喂！我已說過要賠你銀子，你還往裏闖幹甚麼？難道對挨揍有癮不成？」

由于馬五摔出那小子之後，也跟出門外，乍見他又往裏走，怒吼一聲竄了上去。也許少女知道他要下殺手，急忙跟上揪住了馬五的右腕。這時那小子已進入大門，轉入通道。

姊弟二人互視一眼，同時愣了一下。雖說「有理走遍天下」這句，在馬家莊也能行得通，最低限度，馬家小姐還是比較講理的人，但是，人類都有積習難返的通病，盛名的確累人，外界的重視和哄抬及過份的自負，仗馬家儼然成爲一個獨特地方；他們的樂應該是武林中共同的樂，他們的怒，武林中都應該怒，似乎馬家的人，包括僮僕在內，都是些美麗的孔雀，隨時都會開屏，見孔雀開屏而不喜悅的人，一定是白痴，馬家不喜歡這種人。

至于賣胭脂花粉這種人，馬家也不欣賞，只不過，這種人有時候能使馬家得到錦上添花的讚譽。

馬五是馬家中人最不會「開屏」的孔雀。如果他是個罐子，敲起來可能最響。

通常空的器皿敲起來比裝滿了東西的更響些。

馬五奮力掙脫少女，一個箭步就追上了那小子。未經許可而闖入馬家大門內，這是第一次，而這頭一遭的闖入者居然是個不入流的人物。

瞬間的拳脚交加，挑子支離零散，那小子像個人球，或者是個較大的毽子，被擊上半空，落下，再飛上半空。

「馬莊主……快救人哪！少莊主要謀財害命啦……」

在馬五盛怒下的一陣踢打，這小子仍能出聲窮嚷嚷，這對天下第一莊的絕學簡直是莫大的侮辱。馬五噙着森厲的冷笑：「我馬五如果不把你打扁，我就姓牛。」一個人要把皮球打扁，除非用大于皮球數十倍的物件，重量應比皮球大數十倍或百倍，對準壓下才能爆破，而馬五似乎對于壓爆一個皮球的技巧並不在行。

他只能一拳重于一拳，一脚重于一脚，那小子的身子眞像個皮球，碰到青磚牆上都落下磚屑，地上的青石板也有一寸來厚，被震裂了五六塊。

「五弟，不能打了！快住手！再打會出人命的啊……。」

就算打鐵吧，再拙劣的鐵匠，也不甘心在打了半天之後，那塊頑鐵仍和原形差不多呀！

馬姑娘驚奇地瞪大眼睛，注視着衣衫已被打爛，幾乎已無法遮羞的小子，通常挨打是弱者的表現，誰會羨慕？但武林中人深知這道理，有時能打不如能挨。

她第一次羨慕一個能挨打的人。儘管她自信當今武林中沒有一個人能這樣毒打她，更無人忍心這樣做。

「住手！」第二道大門內傳來一聲叱喝，用勁不大，中力十足。馬五聽到叱喝時已踢出一脚，反而暗暗蓄足十二成內力，踢在那小子的左腋下。然後收手退下。

「混賬！怎麼可以這樣打人！」天下第一莊莊主馬步青，中等身材，除了衣着樸素，皮膚略黑之外，如果在路上被陌生人遇上，絕不會把他和天下第一莊扯上關係。

主要原因是武功精湛的人，大都精神飽滿，目光炯炯，犀利逼人。而馬步青已是五旬左右，眼囊中有了些脂肪，看來眼神呆滯平板，要不，就是連夜失眠，沒有睡足。

那小子被最後一下重擊昏了過去。

「混賬的東西！這筆賬，我先給你記上，來人哪！」

二門內閃出四個麻面精瘦漢子。四個貼身心腹都精瘦短小，不足爲奇，奇的是都是一臉紫色銅錢大的麻子，不知他從那裏找來的？

「趕緊把這個年輕人弄到客齋去，看看還有沒有救？」

「是，莊主……」其中一個麻子挾起那小子進入偏院客齋中，把人放在地上。馬五姊弟被阻于院外。

四個麻子都上前試了那小子的心臟，也都向馬步青搖搖頭。

馬步青不必自己去試，他信任這四個部下，在馬家莊，除了馬步青和另一個人，「四大天九王」的身手是無人敢懷疑的。

「這……」馬步青不悅地說道：「我們馬家的人豈能仗勢欺人？這件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啟禀莊主，這不能怪五公子，只怪這小子不識抬舉。」略高而有八字眉的麻子是「四大天九王」之首，名叫吳烈，抱拳道：「小姐回莊在路上濺了這人一身泥，由于這少年不長眼睛，被撞落水田中，前來要求賠償……」

馬步青道：「作小生意的人，全部謀生家當被毀，要求賠償是應該的。」

「是的莊主，小姐本就應允他準備賠償，可是這小子不識相，口口聲聲要找莊主，硬往裏闖。」

「硬往裏闖也不能打死人。」馬步青道：「事情弄成這樣，叫我如何……」

「莊主，人已經死了！再說咎不在少莊主，莊主一向慈悲爲懷，厚葬他也就是了！」吳烈道：「說實在的，像這種販夫走卒，能死得其所，也是他的造化……。」

仁慈有很多種，「吳烈式」的仁慈，馬莊主並不太滿意。他揮揮手道：「記住！咱們馬家在武林中舉足輕重，這類似的事件，以後絕對避免！好吧，妥善料理他的後事，你們看着

處理……」

馬步青搖頭唏噓着要往外走，躺在地上那小子忽然動了一下。

「喂？邪門，還沒有死……」吳烈一嚷嚷，馬步青止步望去，可不是嘛！那小子兩手抓了一陣，似在找他的挑子，生命雖然最重要，只要這口氣沒斷，吃飯的傢伙就很重要了。

那小子睜開眼，掃了諸人一眼，忽然坐起來，大聲道：「俺的挑子呢？挑子給俺砸了！可對不起俺死去的娘啊。」

吳烈搖搖頭，道：「俗語說：無福之人不葬有福之地。嗨！你如果……」吳烈不能不代他惋惜，大概要說「你就這樣停止呼吸，那有多好？」

馬步青見多識廣，不論是那一派的武學和人物，都休想瞞過他，只是這小子能不死，而且也不像受了內傷的樣子，他想不通。因為剛才他親眼看到老五最後一脚是全力踩下的。所以馬步青一直在靜靜地打量這小子。

「小哥……你感覺怎麼樣？」

「俺？俺只是覺得太寃枉，好好地趕路，那姑娘把俺一鞭抽下水田，找上門要求莊主賠償，你們又打人……」

馬步青說道：「我是問小哥你，感覺身體如何？」

「身體？馬莊主你這可是糟塌人咧！俺的身子本就不賴，十二歲就跟寶鐵匠做學徒打了三年鐵，十五歲那年，賣大力丸和拔毒膏的霍大力霍師傅，教了俺一套大洪拳，霍師傅人是不賴，只怪俺太笨，教三手忘兩手，霍師傅脾氣暴躁，動不動就揍人，後來俺娘就不讓俺學了！可是霍師傅打人俺受得了，和少莊主的打法不一樣咧……。」

馬步青瞇着眼道：「小哥，你貴姓啊？」

「俺叫王來順，家鄉的人，全都叫俺大順子。」

「王小哥，你站起來走幾步給我看看。」

王來順站起來，有點不穩，走了五七步，道：「莊主，你放心！俺雖然被少莊主打熊咧！挑擔子作生意嘛！還將就。剛才俺醒來的時候，恍惚聽說要厚葬俺，莊主你也不必費神張羅，就把料理後事的銀子，賞給俺，再買個挑子……」

馬步青笑着揮揮手，道：「王來順，你這種小生意，終年奔走，賺點蠅頭小利，實在沒有出息。我看你……」

王來順說道：「莊主，你這就錯咧！俺娘說，作小生意，苦是苦一點，只要肯努力，積聚點錢，就不用再挑擔子，可以，開個胭脂花粉店，賣點細雜貨，要是祖上有德，說不定能開個錦緞莊甚麼的……。你可別拿豆包不當乾粮咧！」

吳烈哂然道：「眞看不出你這個鄉熊的雄心還不小哪！敢情你想當掌櫃的呢！」

「大叔，你可不能小看人咧！記得俺家鄉有個趙大爺，年輕的時候還賣過魚，也是挑擔的，三十郎當歲就熬出頭開了家魚行，當了掌櫃的咧！」

馬步青點點頭道：「一個人只要不怕吃苦，賺了錢不亂化，要開個店當掌櫃的，那太容易了。我看你誠實可靠，想留你在本莊幹活兒，每月給你三兩銀子，管吃管住，一年下來，也有三十六兩銀子，至于犬子毀了你的挑子，據說值七兩銀子，我賠你十兩，另外再給你五兩作為療傷費。」

「這個嘛！俺得核計核計……」抓抓頭皮，扳着指頭道：「一年三十六兩，三年是……三三見九……三六一十八，是一百零八兩。莊主，要是俺不用錢，存在你的櫃上，給俺多少利息？」

馬步青道：「本莊除了了設有粮行數家，在山東濟南，以及江蘇鎮江等地還開了幾家錢莊，如果你願留下，也算自己人，利息可以破例優厚些，月息一分五厘吧！」

王來順大概又核計了一會，喜形于色道：「莊主，俺決定幹咧，三年以後，俺就可以開個舖子咧！」

「很好！王來順，剛來嘛！要委屈你，掃掃庭院，作厨師的下手，要是成績好，就讓你到粮行去帮賬。」

馬步青叫人把王來順帶到內宅，吳烈道：「王來順這個人雖是個鄉熊，可是五公子剛才那一下，就是練家子也會骨折肉碎，不死也會躺上年兒半載的，他看來只有點外傷……」

馬步青道：「自幼磨練，加上先天遺傳使他有過人的耐力，鋼要淬煉，人也不例外。」

「莊主，我總覺得他的耐力太過火了，再說，近來武林中風傳，塞外來了個高手，叫甚麼『魔拳』的，光是在北京一地，就毀了當地三位名手，在山東烟台市玉皇頂上，一個人一雙拳，當場擊斃由北跟踪南下的密宗高手和長白派的掌門師兄弟『冰雪二叟』。莊主叮嚀過要屬下們小心點……。」

馬步青道：「王來順不是曾經昏死過去嗎？再說老五的功力，你們也該知道，和他大哥二哥自不能比，比他三哥和四姐也差一截子，他的重手，一般百姓受不了，自幼受過磨練的人，又當別論，況且，傳說中的『魔拳』是個中年人，年約在四十五到五十五歲之間，王來順也只有二十歲吧！」

×　×　×

馬家共五進庭院，由三個人打掃，也够累的。第二天一早，王來順就砸碎了一盆花，馬五聞聲趕來，又要揍人。沒有打服一個鄉熊，馬五認為是一件憾事。幸虧馬五的二娘出來阻止，王來順才逃過一次毒打。

馬步青共有四房妻妾，元配生了繼祖和老二繼業，老三繼芳是二房所生的，馬五和馬家唯一的千金馬小怡，是三房生的，只有四姨太沒下蛋，但吃香喝辣的却是四姨太。

有兩個理由是四姨太吃香的原因，第一，傳說四姨太的母親是日本人，而且是日本三大劍道「柳生流」「神陰流」及「北辰一刀流」之一的「神陰流」嫡傳第七代弟子。武功很高，只是馬家的人除了馬步青以外，無人見過她的身手。另外，四姨太才二十五歲，剛過花信，比三姨太就少了十二歲。比之已故的元配劉氏，恰巧少了兩旬。而且美貌動人。

「王來順，馬家的花沒有一盆不是名種，如果再砸碎一個盆景，小心你的皮。」馬五指着王來順的鼻尖說。

馬小怡走過來，長髮披散，一身鵝黃，顯得肌膚格外細嫩，使人有「風味無殊麟脯，色香倍勝鵝黃」的感受。她對馬五道：「老五，別再對一個下人吹鬍子瞪眼的，花嘛！再名貴也不能和人比。」

「小姐姐，妳別管，我總是看這小子不太順眼。」

馬五走後，馬小怡道：「王來順，以後別惹他。」

王來順道：「姑娘說的也是，不過俺是個粗人，幹活免不了粗手大脚的，五公子揍人，俺倒是不大在乎，弄壞了東西，只要別讓俺賠就行咧！」

馬小怡氣極道：「好好一個人，為甚麼讓人家揍來揍去的？難道你的皮肉，和別人不同些？」

「皮肉就是皮肉，會有甚麼不同呢？只不過俺也知道，打人也很辛苦咧！」王來順往外走着道：「昨天五公子打俺，不也是累得呼呼直喘嗎？」

馬小怡瞇着眼打量他的背影，怔了半天，搖着頭嘆了口氣，道：「這個人只要再斯文點，那就甚麼都好了……。」

王來順在打掃馬步青的書齋，這時馬佚孫九走來道：「王來順，大門外有個姐兒找你，說是你的阿姨。」

王來順丟了掃帚就往外走，孫九低聲道：「傻小子！想不到你這個鄉熊，居然有這麼一位俊俏的阿姨呢！」

「孫大哥，這是甚麼話？俺雖然土一點，俺的祖宗三代可不土咧！俺祖父當年在直隸作過一任候補道，俺爹也是唸書人，要不是死得早，中舉人準有他的份……」

馬步青在書齋中都聽到了，他大聲道：「孫九，不論是誰的親戚，既是遠道來的客人，在禮貌上都該讓進來坐坐。」

「是，莊主……。」

這時王來順已在大門外見到了一位衣着樸素，却十分嬌嬈動人的女郎。他低聲道：「妳這麼快就來了？」

女郎低聲道：「事先不是說定了嗎？」

「可是我始終不大讚成這種辦法。鍾老爺子就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嗎？」

「怎麼？你要變卦？」女郎面色沉下來，一個美好的女人，即使發怒，也不會破壞她的美。

「變卦？那怎麼會呢？只不過，妳來得早了些，我在這裏還不熟。人家會不會招待妳這位遠來的堂客？」

女郎道：「放心！事先再三研究過，八九不離十……」

孫九在甬道處就嚷嚷着道：「來順老弟，莊主的為人你不知道，就是下人的親朋好友，凡是遠道來的，都要請進去坐坐。」

王來順大聲道：「阿姨，聽見沒有？俺說過，莊主為人隨和，不擺架子……」

女郎笑笑道：「來順，你來了才不過一天，阿姨怎好意思進去打擾？就在這兒說幾句話，我也該回去了！」

「不，姑娘一定要請進去坐坐。」孫九說：「莊主親自交待過，姑娘要是不肯進去，小的沒法交待。」

「阿姨，妳就進去坐坐吧！莊主對俺還不賴，每月給俺三兩銀子，俺划算一下，三年以後，俺要開個細雜貨舖子，到那時候，俺就不會讓阿姨再拋頭露面咧！」

孫九領着往裏走，客齋窗內有一雙烱烱的眸子，這雙眸子看王來順和看這位姑娘顯然不同。孫九是馬家的老僕人，心裏有數，到了客齋外的甬道處，大聲嚷嚷道：「莊主在家，來順老弟何不讓你阿姨見見莊主？」

「請進來！」馬步青在內道：「只要是本莊的客人，都不要見外……」

王來順和他的阿姨進入客齋，孫九世故地看看主人的表情，既然莊主半睡不醒的眸子發了光，他就該獻上茶點。這是沒有甚麼成規的，有時武林稍有名氣的人物來此，茶是必備，點心則未必會有。

這種小聰明，大概就是馬佚孫九能入客齋獻茶常常接近主人的緣故吧？

「稀客……稀客！來順，快請你阿姨入座。自己人嘛！千萬別見外……。」馬步青很少有笑容，如果他笑，總是在適當的時候。

孫九退出時預估，也許不久的將來，馬家要添一口人辦喜事。

「俺這個人眞是的……」王來順搓着手，道：「阿姨，這就是馬莊主……莊主，這是俺娘的二姨，俺娘臨死的時候，特別交待二姨照料俺……。」

「來順，在馬莊主面前嘮叨這些幹甚麼？」女郎喟然道：「大姐去世的時候，特別叮嚀我，不要讓你東漂西泊，常換行當，你的小生意不是作得不錯嗎？為甚麼要改行？」

「還沒請教姑娘貴姓……」

王來順道：「俺娘姓趙，阿姨也姓趙，她叫趙雪嫦。」

「人美，名字也高雅。」馬步青道：「趙姑娘府上是……」

「河南鄭州。」

「這麼遠專程來探親，眞是難得。」馬步青道：「這件事說來本人十分內疚，犬子和來順發生了誤會，毀了他的挑子，本人過意不去，決定留下來順，先在敝莊做點零活兒，稍後，派他到粮行或錢莊去。」

趙雪嫦嬌聲說道：「來順為人憨厚，是個倔性子，謝謝莊主提拔他。只怕他笨拙，不堪造就……」

「那裏，有些人開竅較晚，本人取士以忠厚誠實為主。」馬步青道：「來人哪！」

孫九的預測，有實現的趨勢，應聲站在門外。

「交待馬總管，為貴客準備一個清靜的院落。」

「馬莊主，這不敢當，小女子看看來順馬上就要回去。來順既然安定下來，小女子也放心了！莊主千萬……」

「那怎麼成？」馬步青朗笑道：「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如不接待，本莊豈不有慢客之嫌？」

總管馬彪，是馬步青的堂姪，凡是當總管的人，八面玲瓏是應該做到的。當馬彪引客走出客齋時，馬步青好像年輕了許多，目光一直未離開趙雪嫦的腰身，可惜目光不能隨着甬道轉彎。

馬彪返回客齋的時候，道：「眞看不出，王來順有這麼一位標緻而大方的阿姨……」

「說的是……」馬步青踱步着道：「不過王來順的家世，不能以他這一代來衡量，他的祖父曾在直隸作過一任候補道。他的上一代，也是讀書人，所以，他的外祖的家世，也不會太低……。」

「是的大叔，趙姑娘人品好還在其次，難得的是那種不卑不亢，寵辱不驚的風度。沒讀過書的女人是做不到的。」

「你的看法很有見地。」馬步青停下來，道：「馬彪，我第一眼看到趙姑娘就很投緣，依你看，有沒有可能？」

在馬彪心目中，馬步青的盛名加上他自己拉攏的技巧，那還有不成的道理？只是聰明人作事總會為自己留點餘地。馬彪道：「這……。以大叔的盛名和富甲武林的財勢，要是不成，趙姑娘豈非不識抬舉了？」

「可是趙姑娘那麼年輕，大叔又這把年紀了……。」

馬彪正色道：「大叔這是多慮，您雖然將近五旬，表面看來，不過四十許人，再說四孀嫁到馬家，才不過——」

「好，這些都不用說了！論家世，人家雖不是門當戶對，却還是個黃花大閨女，這件事嘛！就交你去辦。」

「大叔放心！小姪理會得。」

「慢着，人家第一天來，千萬別提，明天再說吧！」馬步青道：「交待下面，小心侍候着。」

「是，大叔，小姪不會使大叔失望的。」

聰明人終于說了一句大話，馬彪又不聰明了嗎？當然不，在馬家當總管，恐怕比在大內的內務府作總管還要難，大、二、三、四房各有班底，也就是說她們都有兒女，有兒女在一

個大家庭中就有份量，四房雖未生育，過去卻因年輕貌美，而身手也高，格外得寵，而馬彪在這情況之下作總管，居然幹得面面俱到，不能說他沒有點鬼名堂。

現在趙雪嫦和王來順在交談。

「別忘了！我們父女是爲你助陣，代你復仇的。一切計劃必須按計行事。一旦荒腔走板，哼！別以爲我危言聳聽，馬家莊可不是來去自如的地方。」

「這個我知道，老伯和妳的盛情，我早已銘記在心，但是，寃有頭，債有主。我不主張太……」

馬彪帶着三個年輕使女進入院中，趙雪嫦使個眼色，王來順連忙迎出，道：「馬總管，您這樣張羅，俺怎麼敢當？再說，俺阿姨只是歇息一天，最遲明天晌午就要走啦！」

「這是那兒的話，趙姑娘跑了這遠的路，莊主那能讓趙姑娘明天就走呢？」馬彪揮揮手，三個小婢，一個抱着嶄新的寢具，一個端着盥洗用具，另一個托着小盤，把一碗銀耳羹放在外間几上，道：「姑娘，趁熱吃了吧！妳要是客氣，莊主會責怪小婢的。」

趙雪嫦道：「馬總管，來順在貴莊不過是個下人，莊主這樣費神張羅，我是更不敢久躭了！」

「不，趙姑娘，妳要是以世俗目光來看本莊莊主，那就錯了，莊主好客，賓至如歸，天下聞名。」馬彪道：「馬家莊號稱天下第一莊，不僅是因爲家大業大，武功名震遐邇，而是莊主開明隨和，以誠待人，從不分主僕貴賤。妳要是明天就走，莊主會很難過的……」

「這……那我要住多久？」

馬彪道：「姑娘如果信得過我，住上十天半月絕不算多，就算急于回家，也該在五七天之後……」

王來順道：「馬總管，俺知道莊主是大好人，可沒想到這樣好客……俺是粗人也不會說話，俺簡直想哭咧……」

馬彪確有一套說服的力量，帶走三個小婢時，回頭向趙雪嫦曖昧地一笑，她也向馬彪笑笑。

×　×　×

馬彪封鎖這消息很夠嚴密，可是四姨太在第三天上午就知道了。岩下貞子並不以爲馬步青眞會再來一房，但爲保護這份獨佔的寵愛，她立刻派人以家中發生大事爲由，飛騎召回老大和老二。

老大繼祖，在八十里外鎮上管理一家粮行，老二繼業則在百里外照料兩家粮行，他們最快要到傍晚才能趕回來。但午時稍過，岩下貞子來到西偏院見到了趙雪嫦，支走了小婢，道：「趙姑娘，恕我打擾妳……」

「這大概就是四夫人了吧？」趙雪嫦連忙見禮。

「趙姑娘怎知我是四夫人？」

趙雪嫦說道：「小女子雖然才到府上三天，府上的下人，那個不說四夫人最年輕，也最美？」

岩下貞子似乎不吃這一套，冷漠地道：「比起趙姑娘，恐怕我既不年輕，也不是最美的了！」

「那裏，夫人妳……」

「咱們還是閒話少說吧！趙姑娘，莊主是我的丈夫，我對他自然很清楚，他甚麼都好，就有一樣短處，那就是好色。」

趙雪嫦道：「這一點，小女子可眞看不出來。」

「等你看出來的時候……」岩下貞子哂然一笑，道：「恐怕妳這條小魚，只剩下魚頭和魚刺了！」

趙雪嫦雙手抱肩，怯怯地道：「這眞看不出來，我…我該怎麼辦呢？」

「問得好！妳要是請馬總管爲妳想辦法，妳得認命，况且，莊主共有四房妻妾，就算妳不在乎他的年紀，只是爲了馬家的財富，馬家人丁多，將來分到妳的名下……」

「夫人，妳這話不是太……」

「對不起！我是一份好意，妳別多心，我問妳，妳想不想走？」

趙雪嫦道：「我怕死了！恨不得馬上生出一雙翅膀。」

「好，現在只有我能救妳，從現在開始，不動聲色，今夜三更，在這裏等我。我送妳出去。」

「謝夫人救命之恩……」趙雪嫦要跪下，岩下貞子一扶，捏了她的臂部一下。疑心消失了大半。

岩下貞子走後，王來順進入西偏院，道：「果然不出所料。一切都很順利。不過這女人必須交給我。」

「當然，」趙雪嫦道：「不過千萬別大意，馬家老大和老二今夜會趕回來。」

王來順道：「這個我知道，但四姨太的院落是禁地，他們不敢進去。」

黃昏時分，老二馬繼業和派去的人趕回，據說老大因粮行今天進了五千石粮，須親自照應，分不開身，明後天才能回來。

「爹，孩兒回來了！關于那件事，您是否再考慮一下？」

馬步青愕然道：「繼業，你不在粮行照料，回來幹甚麼？你說的那件事是……」馬步青自然能猜到。

「爹，不是你派人去找大哥和我，說是要商量一下有關姓趙的姑娘和您的事……」

馬步青面色一沉，道：「爹如果以爲這件事做得，自己可以決定，和你們商量甚麼？」

馬繼業道：「爹，孩兒本來不該管這種事，可是孩兒也知道，這不是福，太多了是煩惱，再說四姨媽還很年輕，才過門……」

「混賬！你敢教訓爹嗎？爹並沒有召你們回來，大概是四姨太冒我之名召你們回來的。她以爲這辦法有用，哼！我要做的事，誰也阻擋不了！」

「爹，近來風傳『魔拳』南下，很可能把我們當作下一個目標，此時此刻再……」

「住口！沒有事你就回去吧！」馬步青道：「爹這把年紀，那還有這份心情，主要是終日面對一些話不投機的女人心情煩。那位趙姑娘家世好，溫柔大方……」

「爹，難道四姨娘您也討厭嗎？」

「混賬！你在責備爹喜新厭舊吧？貞子是個東洋女人，風俗習慣不同，總感覺得格格不入。」

馬繼業道：「爹，既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

作父親的尊嚴是一回事，教導兒子又是一回事。一個耳光摑去，馬繼業不甘被摑，閃了開去。

不管有理無理，打不到兒子，馬步青大怒，喝叱道：「畜牲，你簡直反了！還不給我跪下。」

馬繼業道：「爹，您行爲不檢，爲老不尊，孩兒不能接受處罰……」涺着臉衝出，馬小怡追出大門外，道：「二哥，爹就是錯怪了你，你也要原諒他。」

馬繼業飛身上馬道：「長輩教訓晚輩，理所當然。但目前本莊危機四伏，爹竟不理正事，又有納妾之心，我寒了心，就讓爹一意孤行吧……」揚鞭絕塵而去。

×　×　×

老大未回家，老二被氣走，老三馬繼芳一向不管這些事，也許他最聰明，知道管也沒有用吧？因此，岩下貞子和趙雪嫦的約會，可以順利進行。

三更稍過，岩下貞子來到西偏院中，趙雪嫦已在等候，桌上放了一封道歉的信，表示家有急事，不得不辭而別，岩下貞子看了一下，認爲滿意。她扶起趙雪嫦，輕車熟路，出了馬家莊院，在三里外的柳林中停下來。

「就在這裏分手吧！趙姑娘，明天一早，我會通知王來順一聲。」岩下貞子和藹地和她作別。

「別了！四夫人，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見到妳。只怕沒有機會了！」

「是的，沒有機會了！妳就趁早走吧！」

趙雪嫦出林往南走，岩下自腰上取下長劍，這柄日本式的劍，殺過不少的中原武林人物，都是有頭有臉的，但用這劍殺死不會武功的女人，還是第一次。

她本可以用手來殺她，只不過，岩下相信用劍殺死一個曾想奪愛爭寵的女人，能使快意恩仇的效果更好些。讓自己所恨的人看到冷森的劍芒，發出求饒的悲泣聲，才能達到眞正洩忿的目的。

岩下篤定地噙着冷笑，正要長身追上，背後有勁急的衣袂破空聲，急忙打住回頭。

密集的枝葉陰影，洒落在來人那張憨厚的臉上，岩下貞子偏着頭，瞇着眼道：「你不是王來順嗎？」

「沒有錯。只不過這個土氣的名字在天下第一莊首次派上用場。」

「嗯！裝得很出色，只可惜裝假和表演都救不了你。」

王來順道：「岩下，自妳離開東瀛三島，來到中國，一共殺了多少中國人？」

「懶得記這筆帳，你是爲我而來，還是爲馬步青而來的？」

「很抱歉！以妳的份量來說，自然不會爲妳而來。」王來順道：「七年前，妳大約才十七八歲，在玉門關殺了一個名叫唐傑的鏢師，把五十萬兩鏢銀送給馬步青。可有這回事？」

「你是唐傑的甚麼人？」

「他是我的叔叔，而我却是他一手扶養長大的，要不是死裏逃生的一名趟子手看到妳的眞面目，要找妳可眞不容易。」

岩下貞子笑得花枝招展，道：「連唐傑都沒有接下我十招快劍，你憑甚麼？僅憑皮粗肉厚能挨兩下？」

「只可惜妳所見過的中原武林人物，都是三流以下的，亮劍吧！」

趙雪嫦走回來，向王來順抬抬手，道：「小唐，這裏交給你，料理後盡快趕回去，我可要先回去啦……」「唰」地一聲，林中頗暗，岩下貞子定定神，人影已消失在濃蔭中。

貞子自信是個一流高手，而對方本有二對一的機會，居然放棄，把她自己交給一個賣胭脂花粉的鄉熊。

貞子拔劍縱身攻上時，幾乎同時，王來順換了三個方位。夜風、柳浪和浮動的陰影，更加深了貞子的寒意，出劍越快，寒意越深，只要是有形之物，以她的快劍和詭譎的劍式，怎會劍劍劈空？面對這個鄉熊，她怒極而悲哀。

不過兩三次的瞬間，掃出二十餘劍，這個鄉熊居然仍是赤手空拳。

「啾—啾—啾—」岩下貞子再次捲出重重劍浪，林中暗，貞子的眸子却更亮，甚至于不敢眨眨眼。出道這些年，扎手人物見過不少，在她的快劍之下，還沒有敢赤手相搏的。但是不論出劍如何迅疾？那伸縮如電的人影始終不離左右，彷彿是他雙手飛旋，那憨厚的面孔噙着令人顫慄的冷漠，道：「岩下貞子，我要妳付出的就是這些，不僅是最後要命的一擊。那是本，這是利！妳懂了嗎？」

「王……來順……不，姓唐的……你大概就是那個……」「蓬」地一聲，刹那間不可思議的一拳，順着劍浪捲了進來，正中貞子的左肋。

這不是拳，她以爲這是鐵錘，身子摔出未落之前，一蓬血雨又噴洒而下。

像一聲焦雷後立即萬木無聲地靜下來，只有柳浪和遠處的虫鳴聲。

×　×　×

早上，馬步青在他的客齋中不安地踱着，馬彪在門外道：「大叔找我？」

馬步青道：「貞子不見了！你是總管，應該知道……」

「大叔，小姪這個總管，權力也很有限，大嬸、二嬸和三嬸院落中，我可以隨時去走動照料，只有四嬸的院落，沒有特別緊要的事，我不便進去，况且大叔過去交待過……。」

「我是問你有沒有看到她出去，或者聽到她院落中有何動靜？」

「沒有，大叔，不過每天晚上三更左右，小姪總要查更一次，才敢去睡。昨夜查更，在四嬸院落後牆外，聽到她在後院中哭泣……」

馬步青一怔道：「哭？不會吧？貞子和一般女人不同，遇上不能解決的事，她會覺得用劍比用眼淚好些。」

「是的，大叔，我的確聽到她在哭，不過這件事又不同，如果她要用劍，自不會對付大叔，以四嬸的身份，她的劍雖快，又豈能去殺一個不會武功的少女？」馬彪道：「我相信四嬸是爲了這件事，不知是誰洩漏了消息？」

「你是說，她一怒之下，既不能動武，自知找我也未必有用，就悄悄走了？」

「大叔，小姪以爲十分可能，她和另外三位嬸嬸不同，她沒有子女，沒有顧慮。」

馬步青道：「你既然相信事情是這樣地，一大早發現她不見了，有沒有派人去找？」

「大叔，小姪再馬虎，也會想到這一點的，派出四撥人，分四個方向，各追出十五里，大概也該回來了。」馬彪道：「大叔您是知道，四嬸不走則已，如果非走不可，以她的脚程，就是黎明前才走的，恐怕也追不上了。」

馬步青道：「這女人眞想不開，她會到那裏去呢？」

「大叔，記得您曾說過，近幾月來，四嬸時常想家，這次出走，很可能到連雲港，搭船回國。」

「嗯！這很可能，你馬上派人到連雲港去看看。」

「大叔您是知道，派下人去找她，就算遇上了，又有甚麼用呢？小姪以爲，至少應該派繼祖和繼業弟去一趟才行，要不，派繼芳去也成。」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馬步青道：「素日他們弟兄就不大尊重貞子，如今她自己走了，在繼祖和繼芳的母親來說，豈非正中下懷？派他們弟兄去，也不過敷衍一下，在外面兜個圈子玩幾天，回來交差了事。」

「大叔說的是，您看我去一趟如何？」

「由她去吧！她也許只是使使性子，過幾天會回來的，叫你辦的事如何？」

「大叔交待的事，小姪已經辦得差不多了！趙姑娘本來不願意，她要是因爲太倉促，也怕人說閑話，後來，小姪又在王來順面前下點功夫，王來順感激大叔的收容，他的勸解很有用……」

馬步青似睡未醒的眼睛又發了光，道：「很好！她怎麼說的？」

「趙姑娘說，家裏也沒有別人，她可以自己作主，只是這件事不能馬虎，必須鋪張一下，表示是明媒正娶的。」

「當然，馬彪，你看着辦，告訴她，如果她不怕勞累，將來由她當家。」

「是的，大叔，記得大叔有串名貴的珍珠，可否先送給趙姑娘作爲……」

「那只是貞子的東西，萬一她回來看到，恐怕不大好吧？」

「大叔放心！依小姪看，四嬸走了，就不可能再回來。」

馬步青沒有說甚麼，反正叔姪二人有個共同的想法，走了的人不會回來，而其中一個更知道，永遠也回不來了。

這時廚房中傳來怒罵和喝叱聲，廚師劉冲，是馬步青的老部下，非但身手不差，也會做幾道名菜。因此，廚房是禁地，除了幾位夫人、公子、小姐和馬總管，任何下人進入廚房，被他打了只有認栽。

馬小怡來到廚房門外，發現劉冲在怒毆王來順，一面大罵道：「鬼兒子，你是誠心找老子的麻煩，不要說燒了你一條褲子，就是燒了你的人，也沒甚舍子紕漏……。」

「劉冲，住手！」馬小怡叱喝阻止，劉冲仍然揍了三拳兩脚，王來順在地上滾動，馬小怡抬臂擋了劉冲一拳。

「小姐，妳這是……」劉廚子被震出兩大步。

馬小怡道：「劉廚子，你在馬家已經够威風的了！你就是把他打服了又如何？」

劉廚子喘着道：「小姐妳不知道，這個鬼兒子藐視灶神爺，格老子也沒有把我劉冲放在眼裏。」

「甚麼？他藐視灶神？你倒是會找理來整人哪！」

「小姐，這個鬼兒子又餓又不老實，他昨天晚上在廚房洗褲子，洗好就掛在灶上烘烤。小姐妳說說看，他是不是藐視灶神爺？」

馬小怡對王來順有一種特殊的看法，總覺得這小子太多不同常人之處，上次被馬五毒打，雖然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地，却沒有內傷。今天劉廚子打人更狠毒，看來也無大碍。這人眞是令人哭笑不得。

「王來順，劉廚子說的可是實話？」

「小姐，劉廚子說的是實話，俺自知理屈，挨揍是應該的。」王來順道：「俺剛來，還沒有領到薪水，一切都要將就。俺只有兩條褲子，天太熱，出汗多，每天一定要洗一次，晚上洗，第二天一定要烘乾替換。俺也知道，在灶上烘褲子對灶神爺不大尊重，所以當時也曾禱告一番，誰叫俺只有兩條褲子呢？劉廚師打人，累了一身大汗，呼呼牛喘，俺倒有點過意不去呢！」

劉冲氣得直咬牙，打人比挨打還要辛苦，的確出乎意料，而且手和脚還火辣辣地痛呢。

馬小怡道：「以後不要再到廚房來，我找三哥要兩條褲子給你。」

「是的，小姐，廚房是劉廚子的一畝三分地，俺以後不會再到廚房去咧！」

王來順返回他的住所，發現炕上放了兩條褲子，立卽換上，剛換好，發現馬小怡倚在門外望着他。

「王來順，你這人有點怪……」

王來順道：「俺是個鄉熊，小姐何必轉彎抹角地笑俺呢？」

「王來順，我眞奇怪，挨了兩次毒打，眞的沒有受內傷嗎？」

「俺也不知道有沒有內傷，只感覺渾身很痛咧！也許劉廚子沒有用全力揍人吧？」

「誰說沒有用全力？」馬小怡道：「我爲你擋了他最後一拳，知道他用了十成力道。就算練武的人也受不了！王來順，你恐怕是藏技不露吧？」

他摸摸後腦杓子道：「俺對莊主說過，小時候打了三年鐵，又跟賣大力丸和拔毒膏的霍師傅學了一套大洪拳，如今只記得半套，打人可不成咧！」

馬小怡茫然地搖搖頭，道：「王來順，你訂過親嗎？」

王來順連連搖手道：「不用提咧！過去俺賣胭脂花粉，常和大閨女小媳婦打交道，今年春天，在孫家屯遇上一個少娘們，她對俺不賴，要俺和她睡覺，可是俺也不知道她是幹甚麼的？萬一出了紕漏，俺這生意還作不作？要是弄砸了，都說俺沒正經那就完咧……」

「呸！死人！你胡說些甚麼？」馬小怡一扭身就走了。

這時馬五來到西偏院，趙雪嫦道：「是五公子吧！快請裏面坐。」

「不必了！」馬五道：「趙姑娘，妳明明知道，家父已有了四房，而四房的岩下阿姨又被妳氣走了。家母和二娘也和家父吵了一架，妳人品不錯，何愁嫁不出去？爲甚麼要……」

趙雪嫦正色道：「五公子，你說甚麼？」

馬五冷笑道：「妳不是準備作家父的第五任姨太太嗎？」

「請你放尊重些！」趙雪嫦道：「本來當天我就要回去，莊主堅留，情面難却，想不到引起這大的誤會，既然如此，明天一早我決定走了！」

馬五道：「我這人是直腸子，一向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冒犯之處還請原諒，其實我也是爲趙姑娘好，才……」

「五公子請放心！如果明天正午我還沒有走，你儘管下逐客令。」

馬五碰了一鼻子灰，他走後，馬彪鬼鬼祟祟地進入院中。

× × ×

深夜，馬彪在他的小院落臥室內倚在床上，把剛看過的一封信藏在枕下，然後外出查更。一個人影閃進來，不一會就自枕下摸出了那封信。匆匆看畢，又放回枕下。

這時王來順剛回來，馬繼芳走了進來，道：「王來順，你還沒有睡？」

「是三公子，找俺有事嗎？」

「沒有事，只想和你聊聊。」

王來順道：「三公子，俺是個粗人，你找俺聊……」

「別客氣！」馬繼芳道：「馬家雖然家大業大，眞正飽讀詩書，稱得上斯文的人却少之又少。」

王來順端上一杯茶，道：「俺雖然只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却知道三公子一定唸過不少的書咧！」

馬繼芳喟然道：「就算唸過不少書，在馬家也不會受重視。王來順，舍弟毀了你的挑子，家父已賠償了你，何不去作你的小生意？」

「三公子要攆俺走？」

「我是一份好意，你不必多心！在外人看起來，馬家轟轟烈烈，天下知名，其實這局面也許不會維持太久的……」

「三公子，俺可不懂你的意思。天下第一莊那個不知？有甚麼事值得担心呢？」

馬繼芳唏噓一陣，欲言又止，轉身走了出去，道：「王來順，『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這兩句名言，也許你知道的，其實馬家還有比這個更不足爲外人道者……」

王來順送到門外，不禁暗暗點頭。

大約是凌晨卯時尾吧，內院傳來喧嘩哭喊聲。「四大天九王」及總管馬彪都趕到內院，原來是二房馬夫人上了吊，而且已經嚥了氣。

馬步青趕到看了一下，神色木然。馬繼芳愴然道：「四姨出走，母親已去，爹到現在還不覺悟嗎？」

馬步青冷峻地道：「混賬！你也要教訓我？走的人是見異思遷，死的人是活够了！要走要死，誰也擋不住……」馬步青忿然走出，一個女傭慌慌張張來奔道：「莊主，不好了！三夫人也上吊了！」

馬步青面色一變，他不在乎死一兩個老婆，岩下貞子走了也好，只是這三件事湊在一起，他覺得有點蹊蹺。

馬步青來到三夫人處，馬小怡在哀號，馬五在檢查死者的頸部。這小子還有點心機，他嘶聲道：「我娘不是自己吊死的。」

「甚麼？」馬步青上前看了一下，頸上沒有勒痕瘀血現象，頭髮十分散亂，要死的女人，一定會把自己拾奪得乾淨俐落的。

「不錯，這是先遭內家重手擊斃，然後把她吊上，故佈疑陣，看來繼芳的娘也是同一死法的……。」馬步青面色陰冷，略一呻吟，匆匆外出，「四大天九王」和馬總管，也跟入客齋中。

「莊主，本莊內有奸細。」吳烈道：「尤其是剛來的王來順和他的阿姨最有嫌疑。」

一個人只要對另一個人對了脾胃，就會找理來袒護，馬步青道：「趙姑娘不像，王來順嘛……」

「是的，大叔，王來順是個土包子，趙姑娘根本就不會武功，就算她會，以二嬸和三嬸的身手，也不可能完全聽人擺佈。」馬彪道：「況且本莊戒備不謂不嚴，吳烈兄等四位，也分兩班輪值。」

吳烈道：「莊院太遼闊，加上二十個巡更的部下，人手仍是有限。但外賊要想潛入，神不知鬼地不覺殺人，根本不可能，必是臥底內奸。」

「四大天九王」的蕭一山道：「王來順的嫌疑很大，我總以爲他是個危險的人物。」

「四大天九王」的邱森和萬振江也同聲道：「四夫人是不是出走？也有疑問。」

馬步青點點頭，風流夢總算醒了，他冷漠地道：「從現在開始，表面上不動聲色，我要讓他們知道天下第一莊的厲害。」

「是。」衆人散去，料理喪事，但午時未到，一匹快馬被汗水濕透，馬上的人奔入見到了馬步青，道：「啓稟莊主，大公子和二公子兩天一夜未歸，小的剛回來問過馬伕孫九，他說二位少爺沒有回家……」

馬步青驟然色變，道：「老二十天前回來過，他一直沒有回去？」

「不，二公子回來立卽返回粮行，但當天傍晚說是有事外出，就沒有再回去，至于大公子，前天一早說是要回來，聲言當天一定趕回來，但是……」

天下第一莊的盛名，會導致過份的自負。過去是武功第一，財富第一和威望第一，現在應該再加上一項第一，那就是在三兩天內死的和失踪人數名列第一。

召來「四大天九王」和馬彪，吳烈知道這件事忽然「哇哇」怪叫起來。他們受武林中人的畏懼和崇敬，日久天長，幾乎弄不清自己多少斤兩？一連串發生不幸，自會氣極而怪叫。

「大叔，繼祖和繼業弟未回粮行，現在還不能肯定失踪，但必須派出高手去找。」馬彪道：「由此可見，小姪的推斷比較可靠。那就是敵人未必是在本莊之內。」

馬步青道：「你有派誰去找人？」

吳烈道：「莊主，不知您有沒有想到？莊內莊外同時發生這種事，不能不使人懷疑，敵方在分散我們的實力，然後再來一次決定性大搏殺……」

馬步青自然也有同感，但他冷笑一聲，道：「就算是只留下本莊主一個人，也能應付任何的危機。」

吳烈道：「莊主，這樣好不好，由萬大江和邱森分頭去找大公子和二公子，不論是否找到？明天入夜以前必須返莊。」

馬步青點點頭，只剩下馬彪時，馬步青道：「事情仍按原計劃進行，你可以含蓄地表示一下，如今老四去了，老二和老三上了吊，這件事辦起來就順利多了！」

「是，大叔。只是老五去找過趙姑娘，那是昨天的事，說話很不客氣，趙姑娘對他說過：如果今天正午，她還沒有走，老五可以下逐客令。」

馬步青冷漠地笑笑，道：「不管是眞是假，罩住她，別讓她走，當然也不能使她起疑心。如果這兩人有問題，一定和本門的武功心法有關連。和『魔拳』也能扯上點關係。」

馬彪一怔，道：「大叔的意思是……」

馬步青揮揮手，道：「好歹三五天內便知分曉。」

馬家老大和老二沒有找到，找人的「四大天九王」之二的萬大江和邱森也沒有回來。

趙雪嫦曾堅決表示要走，被馬彪留住。依吳烈的性子，乾脆攤開來審問趙雪嫦和王來順，馬步青不同意。

兩天過去，馬家眞是危機四伏，但王來順還是那樣子，工作認眞，態度和藹。

又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刻，西天上血紅一片。馬小怡眼泡紅腫地自後院中的停靈室內走出來，直接來到王來順的住處。

「馬小姐，找俺有事？」

馬小怡冷漠而幽怨地望着他，無論如何，這不像個深藏不露在此臥底的兇手。她黯然道：「王來順，你對馬家的不幸有甚麼看法？」

抓抓頭皮道：「妳問俺，俺去問誰？」

馬小怡道：「有人懷疑你和趙姑娘……」

「懷疑俺甚麼？」

「說你們在馬家臥底。」

「臥底？甚麼叫臥底？」

馬小怡切齒道：「終有一天我們會找到行兇的人……」

入夜之後，馬家刁斗森嚴，趙雪嫦和王來順被暗暗監視，吸住了馬家的主力。馬步青也不敢早睡，在後院靈柩處和馬小怡黯然相對。

「小怡，爹對不起你們。」

「爹，現在不必自責，我覺得對方不論有何理由？都太狠毒了些！」

「爹也知道，遲早會有這一天，可沒想到對方用這種手段。」馬步青神色蕭索地道：「對爹來說，不算甚麼？只是對你們下一代則太過份了！」

「爹，對方只是爲仇而來的嗎？」馬小怡道：「以大哥，二哥和邱，萬等人的身手，當今武林中，誰能輕易得手？」

「來者不善！而且是以各個擊破的手法，。可見是謀定而後動的……」

這時，一個護院奔來道：「莊主，四夫人她……她……」

馬步青神色一變道：「是不是四夫人有消息了？」

「是的……不……不……」那漢子道：「小的剛才在莊外巡邏，遇上四夫人，她的態度很壞，叫我請莊主出去見她……」

「這……」馬步青半晌未說一句話。

馬小怡道：「蔡京，你沒看錯人？」

蔡京道：「小的怎麼會看錯四夫人？只是小的看出，四夫人像是和莊主有仇似的。她說

在三里外的柳林等莊主。」

「爹，不必去，說不定這一連串危機和不幸與四姨有關連。」馬小怡道：「您是一莊之主，不能離開莊院。」

馬步青哂然道：「我是非去不可，而她也算定我會去的。不要說她還不至於吃裏扒外，就算她叛了我，像她那種身手，再加上三五個也沒放在爹的心上……」

「爹，您還是不要去，我去一趟吧！」

馬步青道：「放心吧！小怡，爹不會出紕漏的，倒是你們要提高警覺，在我回來之前，不可大意。」

馬步青在前面交待吳烈和蕭一山，作了一番安排，然後去取他輕易不用的雙戟。

「莊主……」馬彪道：「如果四嬸並無背叛大叔之心，大叔帶着很少使用的兵刃去，似乎小題大作了吧？」

這一說，馬步青就不再堅持帶兵刃去了。

馬彪道：「小姪決定跟大叔一道去。」

「不，家裏多一個人總是好的。你不必去了！如果更前我還沒有回莊，你們——」大袖一甩，如大鶴臨空般，已越過了一丈七八的高牆。

× × ×

樹林中很潮濕，有濃烈的霉味和腐屍的臭味。

馬步青進入林內，冷電似的眸子略一搜索，就發現了一個淡淡的人影。在二十丈以外，他沉聲道：「是貞子嗎？」

「嘿……」笑聲乍起，馬步青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倒不怕死，却知道莊內更是危機重重，既是護院告訴他四夫人在此要見他，而臨行前馬彪又出言激他使他未帶稱手的兵刃。天下第一莊生死存亡就在今夜了……。

馬步青冷森地道：「朋友，你的手法很高明。」

「過譽了！這叫做禮尚往來。天下第一莊莊主。近數十年作任何買賣，都不拖泥帶水，在下是東施效顰。」

馬步青冷哼一聲，道：「原來是『蔴衣客』鍾文啓……」

人影晃動，四周又出現了三條人影，倒也乾脆，各自報名：「『東海擒鯊』秦雷……『點蒼雙煞』谷綱，谷倫……」

「哈……」馬步青狂笑道：「『蔴衣客』素有俠名，想不到今夜與這三人爲伍，聽說你有個女徒，化名趙雪嫦那女郎正是令徒了？」

「不錯。」鍾文啓道：「老風流，你知道那個鄉熊王來順是何等人物嗎？」

馬步青還眞摸不透，但聽口氣，那個王來順總不在趙雪嫦之下。加上內賊和馬彪，和馬彪的心腹，變生肘腋，就算吳烈，蕭一山和馬小怡等人非比等閑，也是凶多吉小。

「東海擒鯊」哂然道：「鍾兄，事到如今何必和他磨牙，咱們動手吧！」

「不忙，不忙！」鍾文啓道：「馬步青，事已到此，我該讓你死得明白，第一，你的東洋小妾就死在此林之內，相信你剛入此林時，必然嗅到她那身體上發出陣陣的幽香了。其次，你的老大，老二和『四大天九王』之二，也都如法泡製，只是他們的葬身之地風水不太好，就近埋在亂葬崗中，至於我們此番行動的目的……」

馬步青面孔痙攣，扭曲切齒道：「鍾文啓，原來你是一個隱惡爲善之輩，他們三人用此卑鄙手段，還情有可原，你在中原武林中，素以仁俠聞名，居然……」

鍾文啓道：「不妨告訴你，你馬步青所以能名震寰宇，馬家莊號稱天下第一莊，還不是以各種不同的手法偷藝，盜取了各派的不傳心法，集成一本『百家心法大全』，取長補短，使馬家的武功突飛猛晉？如果假以時日，將無人能擊潰馬家莊，整個武林必將仰承馬家鼻息，因此，鍾某才連絡同道，防患未然……」

「老賊，你別自鳴清高，一個俠義之士，即使除惡務盡，也絕不該用你這種手段濫殺無辜。連馬彪你都能收買，你還有甚麼壞事做不出來？」

鍾文啓冷笑道：「馬老賊，連你的姪子都背叛了你，你不覺認爲自己做人有欠缺嗎！」

「點蒼雙煞」道：「老鍾，動手吧！何必和老賊耗時間。」

鍾文啓自背上撤下龍頭杵。秦雷抽出分水刺，谷綱和谷倫的三尖兩刃刀本就在手，也許他們是這四人中最弱的兩個，內心並不如口頭之利。

馬步青也不想浪費時間，反正一場力搏是不能避免的，低吼聲中，長衫鼓動，瞬間晃動了幾個部位，乍攻雷秦，却撲向「雙煞」。

人未到狂烈的掌勁已到，「雙煞」雖有怯意，兄弟二人一條心，同進同退，幻出一片刀牆，但馬步青的掌浪一到，二人的三尖兩刃刀立即沉重起來，在鍾、雷二人分由後側攻上時，谷氏兄弟已被無儔罡氣震出三步外。

這四人中以「蔴衣客」的武功最高，但是，如果一對一，他接不下馬步青五十招。

三五個照面，方圓三丈枝幹橫飛，立卽開出一個小屠場。鍾文啓低笑道：「馬步青，你的兒子，小妾和原配，已在黃泉路上等你，何必作困獸之鬥？再說，莊內已是天翻地覆，分崩離析，我勸你，還是自絕了吧！也能落個全屍……。」

馬步青盡力抑制一腔怒火，他知道，只要除去其中之二，剩下任何二人，都容易對付。他已略得名家心法之秘，所學博雜，內功深厚，任何一招一式，雖是赤手放出，四人中任何一人不敢單獨硬接。

明月在天，洒落一抹斑爛陰影，敗葉枯枝只聞飛濺中，粗濁喘息聲，雙方都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向前，只有冒死搏殺，還有一綫生還之機。

四件兵刃如奔雷交瀉，構成寒風森森的重重光牆，但自馬步青身上發出的無形罡飈，任何一件兵刃都不能準確地攻向預定的部位。

「吭」地一聲，秦雷的分水刺被震回，無儔的震動壓向他的前胸，踉蹌退了三步。嚥下翻湧的熱血，再次撲上。

「上，朋友們，我們不能給他片刻喘息的機會，記住！我們要累死他！」鍾文啓發出一串陰沉的低笑。

「鍾文啓……你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馬步青劈空疾拍十二三掌，泥沙腐葉激成漩天渦流，道：「四年前……馬某收拾魯境的韓家堡，有個幪面人趁火打刼，當時不知他是誰……剛才聽你的陰笑聲……證明你早就打着俠義的旗號，暗中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蔴衣客」道：「馬步青，在場諸兄，沒有人相信你的鬼話……」

雙方折騰了盞茶工夫，「雙煞」已受內傷，秦雷嚥了兩口湧上的鮮血，只有鍾文啓好些，一襲蔴衣也裂了數處。

而馬步青雖然略佔上風，只可惜在精神上居于劣勢，因爲不論勝敗，馬家是垮定了。他嘶聲道：「『蔴衣客』，馬某自承是個罪孽深重的人，但馬某敢作敢爲，最不屑你那種虛僞卑鄙的作風。」

鍾文啓道：「老夫問心無愧，那一樣不如你？」

馬步青雙臂猛絞，狂飈乍起，「雙煞」及秦雷悶哼着摔出，但他們幌搖着站起來，再次

撲上。

馬步青切齒道：「凡是武林各宿謝世，你這老賊必定身着蔴衣前往吊祭，而且如喪考妣。因此，除了『蔴衣客』之外，你又得了個『武林孝子』之名。老賊，像你這種卑微小人，居然被視爲武林中俠義之輩……」

附近一個人影聽到此處，深深嘆口氣，悄悄出林離開了現場。

馬家莊內已經拚上了。吳烈和蕭一山帶着數十名護院對付趙雪嫦，本來早該結束，却有一個人在暗中牽制，使吳烈和蕭一山腹背受敵，而使趙雪嫦在略受輕傷之下，力斃護院十餘人。

而馬彪對馬五及馬小怡表示，對方要毀去後院的棺柩，姐弟二人不得不在後院護棺，馬家僅有的實力又被分散一半。

在吳烈和蕭一山夾攻趙雪嫦卽將得手時，吳烈中了一枚「蝎尾鏢」。這小子到現在才知道內賊是誰？他怒吼着道：「馬彪，你這個吃裏扒外的狗賊……」

另外兩枚「蝎尾鏢」發出，吳烈閃過，蕭一山中了一枚，他知道鏢有劇毒，仰天嘶呼着：「莊主，蕭某先走一步了……」雙掌向鏢尾上力拍，全貫入體內。

吳烈並不想走這同一條路，雖然痲木的感覺已由傷口蔓延，却抽冷攻向趙雪嫦，一聲慘呼，趙雪嫦被震出一丈之外，馬彪本想上前援手，已晚了一步。

部下們大嘩，但馬彪手持馬步青的雙戟，如狂風般的捲入護院羣中，血肉激濺，慘呼連連，眨眼間，三十多個護院已倒下七八個。

「馬總管……我們是你的老部下……你不能殺自己的人……」

「好，眞正歸順我馬彪的站到一邊……」

吳烈搖幌着走向馬彪，面孔已失去了原形，道：「狗賊……吳烈和你拚了……」

單戟掃出，吳烈的半顆頭顱已砸爛。

馬彪對那七個叛徒道：「你們應該知道本莊的錢庫，馬上裝車，連夜運走，事後我自有重賞。」

幾個變節的護院正要離去，一身重孝，面色淒厲的馬繼芳出現了，他顫着手指着馬彪嘶吼道：「弟兄們，這才是人獸殊途的時刻，家父過去沒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落井下石，喪心病狂的事絕不能做。馬彪自幼在家父身邊，一直把他當作心腹，沒想到大米乾飯餵了狗，居然會在緊要關頭出賣本莊，你們想想看，他能出賣一手栽培他的人，誰敢保證事成之後會留你們的活口？」

「馬繼芳，你本來能逃過這場浩刼，可惜你不聰明，現在我收拾了你，再到後院去收拾你的弟、妹……。」

這時馬小怡和馬五也嘶呼着竄出來，馬五切齒道：「馬彪，你不必多費手脚，只要你自信能行，可以一併處理……」馬五揮戟撲上，馬家的人除了岩下貞子，全都用戟。

「五弟，你不行——」馬小怡要阻止已阻止不來了。

馬彪這些年來，暗中學了不少，深藏不露，馬五又是馬家子弟中最弱的一個，況且是在失去理性的時候。

馬彪早已暗蓄用力于雙戟之上，「亂點鴛鴦」，戟芒暴漲，大震聲中，才不過一抬手，馬五已原地塌下，胸骨全碎。

「血賊，我和你拚了……」馬小怡揮戟衝上，馬繼芳也沒閑着。在過去，由于不是同母所生，兄弟間不錯有點隔閡。在這檔口，手足之情完全發揮。馬彪知道，馬家下一代，除了馬老大的武功很强，那就數着馬小怡了。這是因爲她聰明，而且馬步青對這獨女另眼看待。

所以馬彪不敢大意。

兄妹二人同心拚命，馬彪雖不凡，要想短時間內放倒他也不可能。爲了爭取時間，他狂攻三戟，閃出五步，伸手去摸「蝎尾鏢」。

在功敗垂成的當口，他不在乎以淬毒暗器對付自己的堂弟、妹。而且對這種一直深藏未露的暗器很有信心。

幾乎在兩枚「蝎尾鏢」出手的同時，另一個人影疾射入場，落在雙方之間，伸手抄住了兩支鏢。

「小唐……」趙雪嫦早已站起來，沉聲喝道：「你這是幹什麼？不會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

來人正是王來順，他憨笑着，道：「他奶奶的！這是今晚的一齣壓軸戲，可不能被馬彪一手破壞咧！馬總管，俺就不信，除了這些毒玩藝兒，你就沒有更拿手的絕活嗎？」

馬彪面色一變，冷冷地瞅了趙雪嫦一眼道：「王來順，你少在我面前裝孫子，惹我惱火連你一起收拾。」

「馬總管，你這就不對咧！馬家被你整得七葷八素，只剩下這兩條小魚，俺知道你會兩手，爲甚麼不趁機會亮幾手讓俺看看？難道俺這鄉熊就看不懂嗎？」

這劇變出乎馬彪意料之外，趙雪嫦更沒有想到，她厲聲道：「小唐，這可不是開玩笑逗樂子的時候！」

王來順道：「小阿姨，妳也沉不住氣咧！俺不過是想看看馬總管的絕活兒……」

馬彪另外兩枚「蝎尾鏢」早已扣在手中，抖手射出，發出烏溜溜的冷芒。

王來順嚷嚷着：「馬總管，你這是幹什麼……」僅伸出一手，連續夾住了兩支鏢，然後把四支鏢在手中顚了一下道：「馬總管，這東西並不值錢，但數十年後會變成古董，提起此鏢，人人知道是馬犬俠用以對付堂弟、妹的，到那時候，俺就可以奇貨可居咧……」說畢，大搖大擺出院而去。

馬家兄妹互視一眼，也不知道該恨這個人抑是感激他。沒有他，剛才可能會栽在馬彪的淬毒暗器之下，但是，他顯然在隔岸觀火，欣賞這場浴血搏殺。

護院們見情勢大變，有的溜了，剩下的站着未動，趙雪嫦知道不妙，也趁機溜了。

馬小怡和馬繼芳再次撲上，和馬彪力拚。

趙雪嫦剛竄出馬家大宅，王來順迎面走來，趙雪嫦暗吃一驚，道：「小唐，想不到你是個出爾反爾的人。」

「是你們出爾反爾在先，不能怪我。」王來順道：「趙姑娘，妳總還記得，當初是怎麼說的吧？」

趙雪嫦道：「爲達除奸目的，必要時可以權宜行事。」

「嘿……」王來順道：「馬步青也許該死，岩下貞子也死有餘辜，甚至于馬五多行不義，兩手血腥，死得也沒話說。但是，仇債應以他們及身而了。不該波及無辜，更不該瞞着我收買馬彪，由此可見，一旦事成，本人也是你們清除的對象。」

「你胡說！我看你八成是被馬家的女兒迷住了！」

「也許，馬小怡很可人，但是，使她家破人亡的人豈能作此非分之想？」王來順哂然道：「趙雪嫦，如果妳是聰明人，不妨暗中觀查令師『蔴衣客』的爲人，及早回頭，明哲保身還不太晚……」說完回頭就走。

趙雪嫦咬咬牙，長身出手，「雪龍探爪」襲向王來順的背心，她本是聰明人，只不過，他們對於聰明應該用在甚麼地方的看法不同而已。

王來順「一葉知秋」，橫飄一步，一拳砸出。看來，是那麼平實，但趙雪嫦的身子已飛了出去。

「同去知會鍾前輩一聲，如果你們眞是爲武林除害，目的已達，別再趕盡殺絕……。」

現在馬彪和馬家兄妹還沒拚出結果，馬小怡的武功，出乎馬彪的意料，相反地，馬氏兄妹對馬彪的藏技也暗暗吃驚。要不是二人聯手，任何一個過不了五十招。

這時一個人搖幌着進入內院，走過之處，地上留下殷紅的血足印。他倚在內院門外牆上，右臂已不見，衣衫幾乎全被鮮血濕透。

「馬步青……你自己是罪有應得……但是禍及子女……死不瞑目……」馬步青本來應付「蘼衣客」等四人，即使不能取勝，三五百招之內絕不會有此下場，他敗在不能沉着。心懸兩地，無法抱元守一。在擊斃「雙煞」老大，重創老二谷倫之後，被「東海擒鯊」秦雷的分水刺戳傷，鍾文啓趁機斷了他的一臂。

即使如此，他仍在失臂之下先後把鍾、秦二人重創，才能負創脫身。現在，他眼看着兒女在和叛徒力拚，勝負未定，一向自負的他，竟無法出手，甚至于能否保住一命也無把握，痙攣的面孔上流濺着老淚。

馬彪早已看到趙雪嫦溜走，部下也未照他的命令去辦事，而馬步青雖未同來，並不證明他一定會死在柳林中。他覺得拚下去雖能取勝，却有難以脫身的危險。

狂攻八戟，扭身上了牆頭，落入側院中。馬小怡嘶呼着要追，馬步青呼叫道：「小怡……別追了……」

馬氏兄妹突見馬步青的慘烈之狀，同時悲呼着奔上。曾經動搖過的護院已經走了，留下的都願和馬家共存亡。

馬彪正要越過偏院脫出馬家，忽見馬氏兄妹並未追來，立即停下來，現在他對「蘼衣客」等人已失去信心，他有自己的打算，掉頭奔向內院馬家的儲藏寶庫。

「馬總管……」有人自花木蔭影中走出來。馬彪吃了一驚。

「又……又是你！」馬彪已不再迷信自己的武功，他忽然擠出一臉的媚笑，低聲道：「來順老弟，人生在世，不爲名必爲利，只要你心眼活動一下，轉眼之間即成巨富，這裏庫中有數不清的奇珍異寶……」

「馬總管眞是有心人。就這麼辦，俺過去賣胭脂花粉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賺錢！」

「對！老弟，聰明人一點就通。事不遲宜，咱們馬上就去……」

「別忙！馬步青現在是凍麻了腿的麻雀，他的兒女也沒有時間顧及身外之物。咱們先不談這件事。」王來順托着四支淬毒鏢，道：「剛才，你老兄償了俺四鏢，俺要這玩藝也沒有什麼用，決定還給你。只要你能夠接得住，那就證明你有資格作俺的合夥人，再作發財夢不遲。」

「老弟，這又何必？時間寶貴，還是先辦正事吧！」

「準備了！馬總管……」王來順雙手各托兩支鏢，道：「俺必須聲明，如果你接不住，俺可不能讓你帶走解藥咧！」

馬彪冷冷一笑，他以爲論武技也許不如對方，用暗器，自己曾下過苦功，他苦笑道：「老弟，你是高人，何必拿我開胃……」

四支鏢交叉飛出，馬彪暗叫不妙，用戟砸飛一支，閃開二支，其中一支仍戳在他的左腿上。但他顧不得中鏢，拔身掠向牆頭，王來順已先站在那裏，馬彪想打千斤墜，又比對方慢了一步，被一拳砸倒。

然後，他身上的解藥被搜了去，他不殺馬彪，因爲他知道馬彪此時無處可去，必去找「蘼衣客」，如他能不死，下次再取他的性命不遲。

他這種作風爲他自己招致不少的麻煩，但他的心靈上一直感覺很平靜。那是一種人不欠我，我也不欠人的樂趣。

× × ×

惡夜終於過去，馬步青在急救下沒有死，只是在他來說，失去右臂而沒有死，不免嚮往死亡。

馬家剩下三人，護院只有十二。活人沒有死的多，和棺材的數字不成比例。因此，馬氏兄妹只有全力保護馬步青，其他事都無法顧及，甚至於王來順沒有走，仍住在西偏院中也不知道。

如果討厭夜晚，或者懼怕黑暗，那麼夜會來得特別早，大約初更時，一個護院報告馬小怡道：「小姐，那個叫王來順的人還在西偏院的小屋子裏。」

「這……」馬氏父子三人相顧失色，馬步青道：「這個人大有來歷，很可能和『魔拳』有點關係。繼芳，你去看看。」

「不，我去！」馬小怡冷漠地道：「雖然昨夜在緊要關頭他出現援手過，但馬家幾乎遭遇滅門之禍，他是罪魁禍首。」

「小怡，爹想通了！以爹數十年的所作所爲，不要說失一臂，終生不能談武，就是死了也應該。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死，代我而死的却是你們的母親和哥哥。這次慘禍的主謀者是『蘼衣客』，他是扛着正義的招牌，達到他謀奪本門的『百家心法大全』和全部基業的目的。他才是罪魁禍首。名叫王來順的年輕人，也可能是被他利用，如果他不是居心仁厚之輩，想想看，你們能活到現在嗎？」馬步青道：「所以爹認爲，冤家宜解不宜結，至少這年輕人和我們馬家並沒有深仇大恨……」

馬小怡來到西偏院時，聽到屋中有人交談，王來順道：「整個武林，皆曰馬步青可殺，馬家老大和老二，近年來也幫助馬步青做過不少壞事，他們也死而無憾，但是，前輩與晚輩事前談好，僅取這三人性命，絕不波及無辜，豈知前輩另有居心，先買通馬彪作內應，在外殺死馬老大及老二，又殺死『四大天九王』之二，再次利用你的徒弟趙雪嫦害死馬步青的二房妻妾，這已經犯了大忌，若非晚輩適時制止，馬家必遭滅門之禍……」

另一人道：「據雪嫦回報，你可能被馬小怡迷住了。」

「晚輩如被馬小怡迷住，也不算丟人的事，而前輩却被一部『百家心法大全』迷住，居然要斬盡殺絕，還說晚輩是反覆無常的小人。晚輩當初曾經表示過，只有岩下貞子是殺我叔父的仇人……」

「好了！不要說了。你打算與整個武林爲敵嗎？」

「前輩別再拿整個武林來唬人了。如果武林中有識之士都和你一樣皂白不分，晚輩也不會同流合污……」

馬小怡來到門外，切齒道：「你就是『蘼衣客』鍾文啓吧？」

鍾文啓冷然哂然，道：「果然不是庸脂俗粉，要不，也不會把這個鐵漢給迷住了！小子，不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在這檔口示恩討好，恐怕只是想佔點便宜，以親芳澤吧？」

馬小怡瘋狂地撲進來，才知道這老賊的身手不在馬彪之下。這時王來順伸拳一格，把鍾文啓震出一步。老賊趁機退到門外，道：「小子，老夫已發出數十封快書，數天之內，你將面對數十位武林高手。再斟酌一下，你爲了和

這條小魚的一夜風流，划得來嗎？」

王來順道：「划得來。這叫着武大郎玩夜貓子——各好一鳥。」

鍾文啓冷笑着隱于夜色中。

「你……你眞是爲了我的美色？」馬小怡戒意地站在門口。

「妳信不信有人會爲了這個不惜與數十高手爲敵？」

馬小怡不回答這問題，道：「岩下貞子是你殺的吧？用甚麼方式？」

「最公平的方式。讓她盡量發揮。」

「除了她，你沒有殺馬家的任何人？」

「聽妳的口氣，似乎俺殺了貞子你能原諒俺似的。莫非妳甘願奉獻一次，換取一個有力的靠山？」

「原來你也是一個無恥的賊！」馬小怡冷峻地道：「你比鍾文啓更卑鄙下流。」

王來順笑笑道：「妳可以考慮一下，鍾文啓等人現在是欲罷不能，而馬彪也必和他們在一起。他們的陰謀已完成了大半，如果我不管，他們第二次捲土重來，馬家絕對逃不了滅門之禍。來看嘛！妳就開一次方便之門而挽救妳的父兄，也是值得的……」

「無恥的血賊……」馬小怡揮戟砸下，王來順閃了三五個方位，揪住她的肘關節。這個一向自負，嬌生慣養的妞兒，差點氣得吐血。

「俺要那樣做很容易，可是俺不吃死魚。馬小怡，回去仔細想想吧！」一鬆手，馬小怡被震出門外，要不是父兄在危急中她會自絕。

她淌着淚離開，並沒有把這事告訴父兄。

× × ×

三晝夜在緊張中度過，「蘼衣客」等人未來，但在第四天午時剛過，護院右大門樓上投下一支箭，附了一封信。信上寫明，今夜將集武林精英前來作一了斷。

首先看到這封信的是馬小怡，她考慮再三，決定不給父親看，她要一肩承當下來。她考慮過三晝夜，如果王來順沒有把握，他除非瘋了，絕不敢輕視「蘼衣客」的警告，與數十高手爲敵。但是，就算王來順眞有妙計能够救馬家，她的犧牲，也等於吃了砒霜藥老虎啊。

掌燈時刻，她來到西偏院中，站在門外。王來順倚在床上，目光炯炯地打量她，道：「妳想通了？」

「你眞能在數十高手之下挽救馬家？」

「數十高手是他胡吹，武林白道人物，還不至黑白不分。但他必已約了另外三五高手前來。」

「就是這樣，你有把握嗎？」

「當然，智取和力戰，雙管齊下。」

「我得先聽聽你的智取。」

「第一，他既然旨在『百家心法大全』及馬家的基業，絕不會請太多人來。以免利益外溢，而白道武林人物，也不會如此盲從，至于黑道人物，並未親眼看到妳爹失去一臂，以及馬家的一連串不幸，妳爹的威名仍在，敢來的不多。所以依俺猜想，鍾文啓會以爲武林除害爲名，邀集三五白道高手，但不許以報償，到時候你們只要把馬家巳死的人，全部裝棺，排列在院中，其餘的事全由俺一肩承當……」

「這辦法一定能成嗎？」

「俺說成就成，鄉熊也有鄉熊的一套，妳不信可不成啊！」

她含淚道：「事成之後，我答應你這血賊……」冷厲地瞪他一眼離去。她知道這就叫着「見一無除作九一」吧？

不到三更，二十七具屍體已裝殮完畢，在中央院中一字排開。一次陳列這多的棺材，天下第一莊又多了一項「第一」。

馬步青臉色蠟黃，坐在棺前太師椅上，左右站着馬繼芳馬小怡。十一個護院分列兩旁。

三更正，以「蘼衣客」爲首，共來了七個人，馬彪並不在內，計有鍾文啓，秦雷，「兩面書生」郭儀，金陵苗家堡堡主苗威，「武夷二叟」常文華，常少華，和華山長門人周凱。

這七人當中，除了鍾文啓和秦雷，「兩面書生」郭儀亦邪亦正，金陵的苗威剛愎自用，其餘三人都是白道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二十七口棺木一字排開，尤其是「蘼衣客」鍾文啓。他忽然覺得現場上的佈置勝於千言萬語，不須說明，已是一目瞭然了。

馬小怡陷入極度悲哀中，不論危機是否如王來順所說的那樣輕易度過？或者無法度過？她都是馬家的犧牲品。在精神恍惚中，隱隱覺得她的父兄悲忿地對來人訴說甚麼，而且不時指指那些棺木。

鍾文啓和秦雷也在搶着說話，只是馬小怡都未集中精神去聽。後來鍾、秦二人激烈而暴跳着在說話，不久王來順出現，而且把一封信交給華山掌門人周凱。

在周凱看信時，「兩面書生」郭儀和鍾、秦二人互交眼色，撲向馬家父子。但被王來順一陣急擋攻了回去。

「原來是這麼回事。」周凱肅然道：「馬莊主，按你過去的行爲，的確是武林公敵，但你殘了一臂，馬家又幾乎招致滅門之禍，在本人以爲，殺刼應到此爲止。但這封信是鍾大俠寫給馬總管的，要他作內應，不擇手段，斬草除根，用心至爲明顯，這種行爲實爲正人君子所不取。」

「武夷二叟」老大常文華道：「武林中是是非非，雖然難斷，但這件事的起因至爲明顯，希望鍾、秦二位就此罷手，也不希望馬家因循相報，不知馬莊主和鍾秦雙方意下如何？」

鍾文啓見風轉舵，道：「周掌門人和常氏昆仲顯然是誤解了。馬步青之有今日，完全是咎由自取，至于利用馬彪作內應，也是兵家常事。古云：物先腐而後虫生。既然三位能息事寧人，小弟與秦兄也不爲巳甚……」

周凱對馬步青抱拳道：「馬莊主，凡事都有其前因後果，如能從此息事，也是整個武林之福。在下就此告辭。」

周凱和常氏兄弟等人走出內院，馬氏兄妹要攔住鍾文啓和秦雷，但王來順阻止了他們。衆人離去後，馬繼芳道：「王來順，你爲甚麼攔阻我們？難道僅憑周凱一句話，二十七條人命浩刼就一筆勾消了？」

「你錯了！」王來順道：「現在馬家就是想自認倒楣，不再追究，鍾、秦二人也不會罷手的。」

馬小怡道：「你是說他們還要再來？」

「當然，一個人如果作錯了事而且被人發現了，他會繼續做壞事。他以爲一次是錯，兩次也是錯。剛才一封信已洩了鍾、秦二人的底，他們暫時妥協是怕周常等人作梗，碍手碍脚，待會去而復返的人，很可能多出三個……」

馬步青連連點頭道：「小友觀察細緻，年輕人有此經驗實在難得。剛才臨去時老夫觀顏辨色，非但鍾、秦二人不甘就此罷休，『兩面書生』郭儀和『武夷二叟』，似都與鍾、秦二人有默契……」

馬小怡也弄不清是恨抑是感激？只是有一點她很自負，自王來順第一天來此，她總覺得這個人擧止談吐粗魯，却有內秀。

把馬步青送入秘室，略事佈置，四更左右，去而復返的人相繼出現。「武夷二叟」一道，由後面進入，立即被王來順擋住，道：「二位去而復返，是不是爲了這件事東西？」掏出一疊廢紙晃了一下，其實自馬彪手中奪回的「百家心法大全」早巳送還馬步青了。

武俠掌篇

江湖怪客

神光

秋風送爽，大地一片金黃色。

一個背負雙劍，一身勁裝的青年，在山路上疾走，他想走捷徑，由這條路趕到大鎭去投宿，因爲天快要黑，秋天日短，這一帶又是盜匪出沒的地方，一入黑，盜匪猖狂，遇着盜匪，問題就煩得很。

越過一片田野，走上一個山崗，大鎭已然在望，這山崗上是一個松林，秋風把松林吹得怒吼了，發出「呼呼」松嘯。

在下山崗的路口，站着幾個青年人，他們的背間懸掛着兵器，站在最前頭的一個青年，則戴着孝，一身麻衣。

只聽見站在他背後的一個青年人對穿孝服的人說：「岑永輝，是他，那個給消息的人眞靈通啊，一點也沒錯，是他。」

「啊，那是爹有靈了，想不到殺父的仇人那麼容易找到。」穿孝服的青年道。

一瞬間，背着雙劍的青年來到他的面前了，穿孝服的青年雙手握着劍，面露殺氣，兩眼瞪着迎面而來的青年，其他的人則向四週散開，採取包圍之勢。

「哼，你就是江湖怪客屠龍嗎？」穿孝服的人以劍指着青年問道。

「是啊，我就是屠龍了，不知這位兄台有何指教啊！」青年向他拱着手道。

「哼，殺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一劍向青年刺來了，跟着劍尖向上一劃，帶起了呼呼之聲。

屠龍是個使劍大行家，岑永輝這一劍雖然好，但還沒有到家，劍的勁力不足，所以只得「呼呼」之聲，若然到家，是沒有聲響的，所以，他也沒有拔出背後的雙劍，只是把身一側，躲過了他這一招一刺一劃的劍式，然後問道：「這位老哥恐怕誤會了吧，我與你毫不相識，爲甚麼會指我是你的殺父仇人。」

岑永輝一聲不哼，揮劍向屠龍的身上要害招呼。

包圍四週的青年說道：「屠龍，你不必抵賴了，岑永輝的爹叫岑福，是個有名的俠士，多少人對他崇拜，想不到你被盜匪利用，貪圖錢兩，把岑老俠士殺死。」

「我——我沒有做過這種事啊！」屠龍連忙解釋道：「岑俠士我雖然聽過他的名字，但却沒有見過面。」

「你無法抵賴了，俠士臨終的時候還留有幾個血字，寫着『殺我者屠龍』。」

岑永輝的劍密如雨下，屠龍不想生事，所以只是躲避，沒有還手。

「你們聽着，我沒有殺過岑俠士，你們不信我也無話可說，殺死俠士之人是另有其人的，這個人可能是借刀殺人。」

屠龍一壁閃避岑永輝的劍，一壁道。

「哼，屠龍，殺了人永遠想抵賴的，我決不放過你！」岑永輝咬牙切齒道。

「岑老兄，請想想吧，如果我眞是殺了你的爹，現在我還只是閃避嗎，我早就應該拔出劍來與你交手了。」

岑永輝想想也是道理，不過，爹既然在臨終時這樣說，自然不會有錯的，所以，岑永輝仍然不聽屠龍的話，劍劍向他身上招呼。

屠龍至此，知道多說也是無益，這件事情首先要離開這裏，然後慢慢探一個水落石出。

「那麼，岑兄，恕我屠龍得罪了。」

屠龍雙劍出鞘，眼看岑永輝一劍當胸刺來，屠龍兩劍一架，跟住雙劍一絞，岑永輝虎口一陣劇痛，劍已經脫了手。

其他的人見狀，大吃一驚，紛紛衝過來，但是屠龍已經使了一招旱地拔葱，人從地上飛起，身形越過衆人頭上而去。一瞬間便消失在松林裏。

岑永輝長嘆一聲，把地上的劍拾起來，其他的人走過來，問道：「永輝，沒有受傷吧？」

岑永輝把頭搖了，說：「沒有。」

「看來，剛才他要傷你也很容易啊，他爲甚麼不這樣做？」這是一個問號，任何一個人都無法解釋，照理屠龍應該斬草除根的，免了後患，但他却沒有這樣做。

莫非正如他說，殺岑福的另有其人。

他們雖然如此懷疑，但是，他們仍然要緊追屠龍，因爲岑福死時留下「殺我者屠龍」幾個字，他們相信岑福不會認錯人的。

且說屠龍突圍而去之後，便向市鎭投宿去了，在旅館中，他細細的想着，「岑福臨死時的遺言沒有假，分明是有人扮我形狀去殺死岑福，用借刀殺人的方法去殺我，這方法毒得很，可惜這一班人的武功太差，無奈我何。」

究竟誰人嫁禍我？屠龍自然無法知道，他決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外面，有夜行人出現的脚步聲，屠龍連忙把燈吹熄了，盤膝坐在床上，就聽到外面有幾個人在說話，其中一人道：「這個叫屠龍的就住在這一間旅館裏，他也眞够膽，殺死陳大俠，竟然敢在此出現。」

「哼，爹眞有靈，我要代父復仇。」

「哼，又是一個嫁禍之人。」屠龍心裏感到非常驚異。

正在這個時候，另一批夜行人出現了，他是張大俠的兒子，也是來代父復仇的，跟住還有吳大俠，黃大俠，陸大俠，李大俠的兒子到來，他們也是報父仇的。

「哼，這人也太壞了，殺死這樣多的俠義之士，他想這一班俠義道聯起來對付我。」屠龍暗暗吃驚，他不是怕這些人的武功，而是他也是個俠義道中的人，雖然他有許多怪異之處，是俠義道中認爲怪誕不覊的，然而，他始終都是行俠仗義。

跟住岑永輝也來了，他們在外面商量了一會，決定聯合對付屠龍，屠龍暗暗叫苦，他不知如何應付這一班俠義中人。唯一方法，是喬裝離開這旅館。屠龍的化裝術很高明，轉眼間把自己變成個老公公。然後推開門，扮成老態龍鍾般離開旅館。

「奇，怎會是個老公公，他們的報訊如此糟的。」

屠龍暗暗好笑，他終於瞞過這一班人了。屠龍對這鎭內的俠義中人很熟識，他知道還有一個何大俠還沒有被害，決定在那兒去等那嫁禍的人到來。

他伏在屋脊上，一直等到三更過後，還沒有聽到一絲兒的動靜，夜凉如水，屠龍暗想：今天恐怕沒事發生吧！

然而，三更過後，一條黑影出現在南方的屋脊上，這人的一身輕功非常了得，屠龍伏在那兒一動不動，祇見這個黑影來到何大俠的住宅，何大俠已經有了準備，身子從窗子射了出來，在庭院中一立，黑影也不跟他打話，回身便走。

何大俠道：「朋友，既然來了，爲何不留下來。」

黑影並不跟他打話，一直向郊外而去，在一個小樹林前的空地上，黑影定下來。何大俠向黑影拱手道：「朋友，午夜到訪，把我引到這裏來，有何指教。」

「哈哈，我告訴你，我憎恨你們這些俠義道。所以我要消滅你們。」黑影道。

「哼，你就是最近殺死了幾個俠義中人的屠龍嗎？」

「哈哈，你知道就好了。」

躲在一旁的屠龍不禁大怒，屠龍想不到這個嫁禍於他的人終於被他找到了。」

這時候，祇見何大俠和那黑影已然動了手，屠龍看得出，何大俠的武功不及那個黑影。

「哈哈，何大俠，你的武功就是如此。」黑影得意的道：「想不到你們這些所謂俠義中人，祇是虛有其名，哈哈！」

黑影快如閃電，一招「横掃千軍」，劍光攔腰向何大俠斬來，何大俠見劍招厲害，連忙向後一退，但已經遲了一步，這一劍把何大俠的衣服劃破了，嚇得何大俠冒出一身冷汗，何大俠雖然避過了這一招，但第二招「風捲殘雲」又到了，祇見滾滾劍光向何大俠打來，何大俠暗叫一聲「這一次我命休矣！」就在這個時候，只聽見「噹」的一聲，一個黑影電射而至，把那致命的一劍擋住，救了何大俠一命，那假屠龍的黑影連忙退後，喝道：「誰？」

「哈哈，假屠龍遇着眞屠龍，我看你今天逃到那裏去了。」那個救了何大俠一命的黑影就是躲在樹後的屠龍。

假屠龍也呵呵笑道：「屠龍，我終於找到你了。」

「你是誰？」

「你記得嗎，十年前，我被你趕到北方的人嗎？」

「哼，原來是你，」屠龍道：「韓冲，想不到仍然死性不改，殺人如麻。」

「十年前我給你趕絕，現在回來了，我要跟你算賬。」

韓冲道：「由北方回來，找不到你，我便祇得假你之名，把你引出來。」

「哼，今次我不會放過你了。」屠龍道：「你今次殺的人不少了，也該要塡人一命呵！」

「屠龍別誇海口，如我沒有眞功夫，就不敢回來找你了。」

韓冲的話還沒說完，一劍便向屠龍刺來，屠龍知道他這一招祇不過是虛招，所以也不退不避，看着他的劍招變化，果然不出所料，韓冲手腕一翻，劍招一變，風雷之聲大作，屠龍心裏暗道：「怪不得他如此猖狂，原來他學了風雷劍。」韓冲劍招如電，急射而下，這是風，雷，電的最後一招，屠龍看準了這麼一招與他硬拚硬。用一招開山劈石，一聲巨響，飛沙走石，祇見兩人都站在原來的地方，慢慢地，韓冲倒了下來，跟着屠龍也倒在地上，何大俠連忙走上前，把屠龍扶起來，道：「屠龍，沒事吧！」

屠龍咀角滲出血來，道：「沒事，不過剛才跟他硬拚這一招。受了內傷。」

天色太暗，反正臉紅對方也看不清，常氏兄弟如餓狗撲食，左右夾擊去搶那東西。王來順打個踉蹌，廢紙掉落在地上。

常氏兄弟現在都無意禮讓，都以最快速度去搶。王來順驀地彈起，拳出如風，「蓬蓬」兩聲擊中二人各一拳，廢紙被拳勁震飛，漫天飄舞。常氏兄弟倏覺上當，却被打掉了魂，一怔之間，王來順攻向常老大，拳出如風雷乍動，還擊或退閃都已不及，「吭」地一聲，常老大摔出，常老二嘶吼着撲上，由于剛才左肩中拳，左上半身不靈，攻出之掌落空，急退回頭時，閃電似的鐵拳已迎面砸到。「噗嗤」聲中，面骨全塌了下去。他們本不該死得這麼快，只怪鍾文啓把王來順說得單純了些。

王來順奔向內院時，護院也把常氏兄弟的屍體扛到內院。現在馬小怡在對付「兩面書生」郭儀，馬繼芳和鍾文啓在苦鬥，已經支持不住。秦雷重傷未癒，被五個護院纏住，一時無法脫身。

王來順落于院中時，馬繼芳被踢出，鍾文啓被王來順擋住，不由切齒道：「唐靖宇，爲了一條爛魚，你這樣做值得嗎？」

「老賊，值不值得是我的事。這次回來，我要你和馬家死去的無辜者一道去……」

鍾文啓等人去而復返，完全倚賴「武夷二叟」，沒想到他們在利慾薰心之下，垮得太快。當兩個護院把常氏兄弟的屍體扛在院中時，鍾文啓心神一分，瞬間便被擊中三拳，其中一拳把他的上下門牙全部擊落，牙床崩塌。

鍾文啓跪在地上，上身已無法直起，脊骨寸斷。

但是，當「兩面書生」郭儀自知大勢已去，邊戰邊移向牆邊時，牆外探出一個頭，撒下一蓬白粉，而馬小怡也倏出一聲慘呼。

郭儀竄上牆頭時，唐靖宇已到了牆外，攔住了正要逃去的趙雪嫦，道：「妳和妳師傅一樣，陰險毒辣，不擇手段，如果妳能有眞功夫殺死馬小怡，我絕不怪妳，用石灰暗算，註定了妳的下場——」鐵拳交瀉，在趙雪嫦的太陽穴上砸下。幾乎同時，唐靖宇奪過護院的一柄鬼頭刀，逃出十步外的「兩面書生」郭儀，發出半聲怪嗥，鬼頭刀穿膛而過……。

天還沒有亮，目已失明的馬小怡在唐靖宇的雙手按撫下和治療下停止哀號，馬繼芳含淚退出臥室，屋中有一度可怕的沉寂。

「在我答應你那條件時，我無意履行。」

「我知道……」

「可是到了末了，我……以爲我也許會履行諾言……」

「這個我也相信。」

「可是從今以後，我就是確有此意，你也不屑……」

唐靖宇拍拍她的肩胛喟然道：「如果妳相信我對妳有一份好感，也不是因爲妳那未失明以前的眼睛是唯一迷戀的部位。」

「無論如何？一個盲女……」哽咽而不能成聲。

「我要去了，小怡，如果妳能堅强地活下去，也不把我當作馬家的仇人，一年後，等我們的心情都平靜下來，我會來接妳……」

「接我？你要作一個盲女的枴杖……」

「不，我要作妳的眼睛。」

「靖宇，爲甚麼？是不是總覺得對馬家有些內疚？」

「不，那是因爲，當我第一次遇上妳被妳濺了一身泥漿時，我就對妳……」

「噢！靖宇……」

「小怡，一年後再見，別忘了這個約會……」他握握那冰冷而顫抖的手，毅然轉身出屋，沒于夜色中。

（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霸王槍（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喜帶領着鄧定侯到餓虎崗，挖開六座墳墓辨認出死者的身份，又從屍身上搜出六封信函，信中筆迹顯著是仿造鄧定侯筆跡，鄧定侯疑是歸東景所爲，但在他們找到了歸東景的時候，忽然醒悟是中了他人離間之計，丁喜提議趕返杏花村找尋萬通，詎知在杏花村後舖中只見到岳麟等人，丁喜詢問萬通下落，岳麟等帶他和鄧定侯往一尼庵，庵中躺着萬通的屍體，死因是爲少林神拳擊斃，岳麟一口咬定是鄧定侯下的毒手，要殺鄧定侯爲萬通報仇，鄧定侯而稱他有什理由要殺萬通，岳麟答稱想不出——

栽贓挑戰禍　受屈爲父仇

鄧定侯苦笑道：「我自已也想不出，我根本沒有理由要殺他。」

岳麟道：「但你殺了他，所以更該死。」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想到過，也許根本不是我殺了他的。」

岳麟道：「沒有。」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難道你眞是個完全不講理的人？」

岳麟道：「我若是時常跟別人講這種道理，現在早已死了不知多少次。」

他轉向丁喜忽然問道：「我是不是一直將你當做自已的兄弟？」

丁喜承認。

岳麟道：「我有酒喝的時候，是不是總會分給你一半，我有十兩銀子的時候，是不是總會分給你五兩？」

丁喜點頭。

岳麟瞪着他，道：「那麼你現在準備站在那一邊？你說。」

丁喜在心裏嘆了口氣，他早就知道岳麟一定會給他這麼樣一個選擇。

——不是朋友，就是對頭。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幹他們這一行的人，就像是原野中的野獸一樣，永遠有他們自已簡單獨特生活的法則。

岳麟冷冷道：「假如你想站在他那邊，幇他殺了我，我也不會怪你，賣友求榮的人很多，而你並不是第一個。」

丁喜看看他，又看了看鄧定侯道：「我們難道就這樣殺了他？」

岳麟道：「他既然來了，就非死不可。」

丁喜道：「我們難道連一點辯白的機會都不給他？」

岳麟道：「你想必知道，我們殺人的時候，絕不給對方一點機會，任何機會都不給。」

丁喜道：「因爲辯白的機會，時常都會變成逃走的機會。」

岳麟道：「不錯。」

丁喜道：「不過，我們若殺錯了人呢？」

岳麟冷冷道：「我們殺錯人的時候也很多，這也不是第一次。」

丁喜道：「所以他就算是寃枉的，死了也活該。」

岳麟道：「不錯。」

丁喜笑了笑，轉向鄧定侯，道：「這麼樣看來，你怕就只有認命了。」

鄧定侯苦笑。

丁喜道：「你本就不該學少林神拳的，更不該叫鄧定侯。」

鄧定侯道：「所以我錯了。」

丁喜道：「錯得很厲害。」

鄧定侯道：「所以我該死。」

丁喜道：「你想怎麼樣死？」

鄧定侯道：「你看呢？」

丁喜又笑了笑，道：「我看你最好買塊豆腐來一頭撞死。」

他忽然出手以掌緣猛砍鄧定侯的咽喉。

這是致命的一擊。他們的出手，也像是野獸撲人一樣，兇猛，狠毒，準確，絕不容對方有點一喘息的準備。先打個招呼再出手，在他們眼中看來，只不過是孩子們玩的把戲，可笑而幼稚。」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一個人只能死一次。

這一擊之迅速兇惡，竟使得鄧定侯也不能閃避，眼看着丁喜的手掌已切上他喉結，岳麟目中不覺露出了笑意。

這件事解決得遠比他想像中還容易。

——無論甚麼事情，只要你處理時用的地方正確，就一定會順利解決的。

岳麟對自己所用的方法覺得滿意時，丁喜這一擊竟突然改變了方向，五指突然縮回，接着就是一個肘拳打在岳麟左脅軟骨下穴道上。

這一擊更是迅速準確，岳麟竟完全沒有招架抵擋的餘地。

他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力神怒吼着揮拳，提槍的火速撕裂槍袋，用力抽槍，陳準，趙大秤想奪門而出。

只可惜他們所有的動作都慢了一步。

丁喜和鄧定侯已雙雙出手，七招之間，他們四個人也全都倒了下去。

鄧定侯長長吐出口氣，咀角滯着笑意，道：「我果然沒有看錯你。」

丁喜一笑，道：「你看得出我不會眞的殺了你？」

鄧定侯點點頭。

丁喜道：「你若看錯了呢？」

鄧定侯道：「看錯了就眞的該死了。」

丁喜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你倒是眞沉得住氣的。」

岳麟雖已倒在地上，却還是在狠狠的瞪着他，眼睛裏充滿了怨毒和仇恨。

丁喜微笑道：「你也用不着生氣，賣友求榮的人，我又不是第一個。」

鄧定侯笑道：「也絕不是最後一個。」

丁喜道：「何況我這麼樣做，只不過因爲我知道這個人絕對沒有殺死萬通，昨天晚上，我一直都跟他一起。」

鄧定侯道：「我雖然練過少林神拳，却沒有練過分身術。」

丁喜道：「只可惜你們根本不想聽他解釋，所以我只有請你們在這裏休息，等我查出了眞兇，我再帶着酒去找你們賠罪了。」

他實在不願再去看這些人惡毒的眼睛，說完了這句話，拉着鄧定侯就走。

鄧定侯道：「現在我們到那裏去呢？」

丁喜道：「去找人。」

鄧定侯道：「找尼姑？」

丁喜淡淡的道：「我對尼姑一向有興趣的，不管大尼姑，小尼姑都是一樣。」

剛才那兩尼姑本來還站在院子裏，現在正想開溜，却已遲了。

丁喜已竄出去，一隻手抓住了一個。

老尼姑嚇得整個人都軟了，顫聲道：「我今年已七十三，慧能只不過才四十，你……要找，就該找她。」

丁喜笑了，鄧定侯大笑。慧能本已嚇白的臉却漲得通紅，無論誰都絕不會想像到現在她心裏是甚麼滋味。

丁喜笑道：「原來尼姑也一樣會出賣尼姑的。」

鄧定侯大笑道：「尼姑也是人，而且是女人。」

他微笑着拍了拍慧能的肩道：「你用不着害怕，這個人絕不會做出甚麼太可怕的事，最多只不過……」

丁喜好像生怕他再說下去，立刻搶着道：「最多只不過問你們幾句話。」

慧能終於抬起頭看了他一眼，我也可以保證，絕沒有任何人能看得出，她的眼色是慶幸？還是失望。

丁喜只好裝作看不見，輕輕咳嗽兩聲，沉下了臉，說道「屋子裏那些人是甚麼時候來的？」

慧能道：「昨天半夜。」

丁喜道：「來的是幾個人？」

慧能顫抖着伸出一隻手。

丁喜道：「四個活人，一個死人？」

慧能道：「五個活人。」

老尼姑搶着道：「可是今天他們出去的却已只剩下四個人。」

丁喜眼睛亮了，說道：「還有一個人在那裏？」

老尼姑道：「不知道。」

丁喜道：「眞的不知道。」

老尼姑道：「我只知道昨天晚上他們曾經到後面的小土地廟裏去過一趟。」

丁喜道：「那裏有什麼人？」

老尼姑說道：「甚麼人都沒有，只有個地窖。」

鄧定侯的眼睛也亮了。

鄧定侯道：「你知道少了的那人是誰？」

丁喜道：「一定是小蘇秦，蘇小波。」

鄧定侯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呢？」

丁喜道：「是個很多咀的人，你若想要他保守秘密，唯一的法子就是……」

鄧定侯道：「就是殺了他？」

丁喜笑了笑，道：「但你若是他大舅子，就該怎麼辦呢？」

鄧定侯說道：「我當然不能讓我妹子做寡婦。」

丁喜道：「當然不能。」

鄧定侯道：「所以，就只有把他關在地窖裏。」

丁喜大笑，道：「小諸葛果然不愧是小諸葛。」

鄧定侯道：「小諸葛並不是他大舅子。」

丁喜道：「岳麟却是的。」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假如他妹妹也跟他是一樣的脾氣，蘇小波，就不如還是死了的好。」

丁喜忽然皺起了眉，道：「你不是他的舅子，那兇手也不是。」

鄧定侯道：「所以他隨時隨地都可能把蘇小波殺了滅口。」

丁喜道：「所以我們若還想從蘇小波咀裏問出一點秘密，就應該趕快到那土地廟去。」

× × ×

尼姑庵後面怎會還有個土地廟。土地廟裏怎麼會有個地窖？

丁喜眼睛裏帶着種思索的表情，注視着神案下的石板喃喃道：「這個尼姑庵裏面，以前一定有個花尼姑，才會特地蓋了個這麼樣的土地廟。」

鄧定侯忍不住問：「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在尼姑庵裏沒法子跟男人幽會，這裏卻很方便。」

鄧定侯笑了：「你好像甚麼事都知道。」

丁喜並不謙虛道：「我知道的事本來就不少。」

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大的毛病是甚麼呢？」

丁喜道：「不知道。」

鄧定侯道：「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聰明了。」

他微笑着，用手拍了拍丁喜的肩，又道：「所以我勸你最好學學那老烏龜偶而也裝裝傻。那麼你就會發現，這世界遠比你現在所看到的可愛得多了。」

× × ×

地窖果然就在神案下。

他們掀開石板走進去，陰暗潮濕的空氣裏，帶着種腐朽的臭氣，刺激得他們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

他們睜開眼，第一樣先看見的，就是一張床。

地窖很小，床卻不小，幾乎佔據了整個地窖的一大半。

鄧定侯在心裏嘆了口氣：「看來這小子果然沒有猜錯。」

有兩件事丁喜都沒有猜錯——

地窖裏果然有張床，床上果然有個人，這個人果然是蘇小波。

他的人已像是粽子般被綑了起來，閉着眼似已睡看，而且睡得很熟，有人進了地窖，他也沒有張開眼睛。

「他睡得簡直像死人一樣。」

「像極了。」

丁喜的心在往下沉，一步竄了過去，伸手握住蘇小波的脈門

蘇小波忽然笑了。

丁喜長長吐出口氣，搖着頭苦笑道：「你是不是覺得這樣子很好玩？」

蘇小波笑道：「我也不知道被你騙過多少次，能讓你着急一下也是好的。」

丁喜道：「你自己一點都不急？」

蘇小波道：「我知道我死不了的。」

丁喜道：「因爲岳麟是你大舅子？」

蘇小波忽然不笑了，恨恨道：「若不是因爲我有他這麼樣一個大舅子，我還不會這麼倒霉。」

丁喜道：「是他把你關到這裏來的？」

蘇小波道：「把我綑起來的也是他。」

丁喜笑道：「是不是因爲你在外面偷偷的玩女人，他才替他的妹妹管教你？」

蘇小波叫了起來，道：「你也不是不知道，他那寶貝妹妹是個天吃星，我早就被她淘完了，那有力氣到外面來玩女人。」

丁喜道：「那末，他爲甚麼要這樣子修理你？」

蘇小波道：「鬼知道。」

丁喜眨了眨眼，忽然冷笑道：「我知道，一定是因爲你殺了萬通。」

蘇小波又叫了起來，道：「他死的時候，我正在廚裏喝牛鞭湯，聽見他的叫聲，才趕快出來的。」

丁喜道：「然後呢？」

蘇小波道：「我已經去遲了，連那個人的樣子都沒有看清楚。」

丁喜眼睛亮起，道：「那個甚麼人？」

蘇小波道：「從萬通屋裏衝出來的人。」

丁喜道：「你雖然沒有看清楚，卻還是看見了他？」

蘇小波道：「嗯。」

丁喜道：「他是個甚麼樣身材的人？」

蘇小波道：「是個身材很高的人，輕功也很高，在我面前一閃，就看不見了。」

丁喜目光閃動，指着鄧定侯道：「你看那個人身材是不是很像他？」

蘇小波上上下下打量了鄧定侯兩眼，道：「一點也不像，那個人最少比他高半個頭。」

丁喜看着鄧定侯，鄧定侯也看了看丁喜，忽然道：「姜新和百里長青都不矮。」

丁喜道：「可惜這兩個人一個已病得快死了，一個又遠在關外。」

鄧定侯的眼睛也有光芒閃動，沉吟着道：「關外的人，可以回來，生病的人也可能是裝病。」

蘇小波看着他們，忍不住道：「你們究竟在談論着甚麼？」

丁喜笑了笑，道：「你這人怎麼越來越笨了，我們說的話，你聽不懂，別人對你好處，你也看不出。」

蘇小波道：「誰對我有好處？」

丁喜道：「你的大舅子。」

蘇小波又叫了起來，道：「他這麼樣修理我，難道我還應該感激他？」

丁喜笑道：「你的確應該感激他，因爲他本該殺了你的。」

蘇小波怔了一怔，又道：「爲甚麼？」

丁喜道：「你眞的不懂？」

蘇小波道：「我簡直被弄得糊塗死了。」

丁喜微微一笑，道：「那麼你就該趕快問他去。」

蘇小波道：「他的人在那裏？」

丁喜指一指道：「就在前面陪着一個死人，兩個尼姑睡覺。」

× × ×

黃昏。

後院裏更陰黯，屋子裏也沒有燃燈。

死人已不會在乎屋裏是光是亮？被點住穴道的人，就算在乎也動不了。

蘇小波喃喃道：「看來我那大舅子好像眞的睡了。」

丁喜微笑着道：「睡得簡直就跟死人差不多。」

說到「死人」兩個字，他心裏忽然一跳，忽然一個箭步竄過去，撞開了門。

然後他自己也變得好像個死人一樣，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

屋子裏已沒有一個活人。

那對百鍊精鋼打成的日月雙槍，竟已被人折斷了，斷成了四截。

一截釘在棺材上，兩截飛上屋樑，還有一截竟釘入他自己的胸膛。

但他致命的傷口卻不是槍傷，是內傷，被少林神拳打出來的內傷。

大力金剛的傷痕也一樣。

陳準，趙大秤，都是死在劍下的。

一柄很窄的劍，因爲他們眉心之間的傷口只有七分寬。

江湖中人都知道，只有劍南門下弟子的佩劍最窄，卻也有一寸二分。

越窄的劍越難練，江湖中幾乎還沒有人用過這麼窄的劍。

鄧定侯看着岳麟和大力神的屍身，苦笑道：「看來這兩個人又是被我殺了的。」

丁喜沒有開口，眼睛一直瞬也不瞬的盯着陳準和趙大秤眉心間的創傷。

鄧定侯道：「這兩個人又是被誰殺的？」

丁喜道：「我。」

鄧定侯怔了怔，道：「你？」

丁喜笑了笑，忽然一轉身，一翻手，手裏就多了柄精光四射的短劍。

一尺三寸長的劍，寬僅七分。

鄧定侯看了看劍鋒，再看了看陳準，趙大秤的傷口，終於明白：「那奸細殺了他們滅口，卻想要我們來揹黑鍋。」

丁喜苦笑道：「這黑鍋可眞的不小呢。」

鄧定侯道：「他先殺了萬通滅口，再嫁禍給我，想要你帮着他們殺了我。」

丁喜道：「只可惜我偏偏就不聽話。」

鄧定侯道：「所以他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你也拉下水來。」

丁喜道：「岳麟的咀雖然穩，到底是比不上死人。」

鄧定侯道：「所以他索性把岳麟的咀也一起封了起來。」

丁喜道：「岳麟的朋友不少，弟兄更多，若是知道你殺了他，當然絕不會放過你。」

鄧定侯說道：「他們不放過我，也少不了你。」

丁喜道：「我們在這裏狗咬狗，那位仁兄就正好等在那裏看熱鬧，撿便宜。」

蘇小波一直站在旁邊發怔，此刻才忍不住問道：「你們說的這位仁兄究竟是誰？」

丁喜道：「是個天才。」

蘇小波道：「天才？」

丁喜道：「他不但會模仿別人的筆蹟，還能模仿別人的武功，不但會用我這種袖中劍，少林百步神拳也練得不錯，你說，他是不是天才？」

蘇小波嘆道：「看來這個人眞他媽的是個活活的大天才。」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小馬呢？」

丁喜道：「我們現在正要找他。」

蘇小波道：「我們？」

丁喜道：「我們的意思，就是你也得跟我們一起去找他。」

蘇小波道：「我不能去，我至少總得先把岳麟的屍首送回去，不管怎麼樣，他總是我大舅子。」

丁喜道：「不行。」

蘇小波怔了怔，道：「不行？」

丁喜道：「不行的意思，就是從現在起，我走到那裏，你也得要跟到那裏。」

他拍着蘇小波的肩，微笑道：「從現在起，我們已變得像是一個核桃裏的兩個仁，分也分不開了。」

蘇小波吃驚的看着他，道：「你有沒有攪錯？我既不是女人，又不是相公。」

丁喜笑道：「就算你是相公，我對你也沒有什麼興趣的。」

蘇小波叫道：「那末，你跟我這麼親熱幹嗎？」

丁喜道：「因爲我要保護你。」

蘇小波道：「保護我？」

丁喜道：「現在別的人死了都沒關係，只有你千萬死不得。」

蘇小波道：「爲什麼？」

丁喜道：「因爲只有你一個人見過那位天才兇手，也只有你一個人可以證明。老大他們並不是死在我們手裏的。」

蘇小波盯着他看了半天，長長嘆了口氣，說道：「就算你要我跟着你，最好也離我遠一點。」

丁喜道：「爲什麼？」

蘇小波眨了眨眼，道：「因爲我老婆會吃醋的。」

× × ×

到過杏花村的人，都認得老許，卻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這個人好吃懶做，好酒貪杯，以紅杏花的脾氣，就算有十個老許也該被她全都趕走了。

可是這個老許卻偏偏沒有被她趕走。

他只要有了六七分酒意，就根本沒有把紅杏花看在眼裏。

若是有了八九分酒意，他就會覺得自己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到這裏來做伙計只不過是爲了要隱姓埋名，不再管江湖中那些閒事。

據說他眞的練過武，是當過兵，所以他若有了十分酒意，就會忽然發現自己不但是個大英雄，而且還是位大將軍。

現在他看起來就像是個大將軍，站在他面前的丁喜，只不過是他部下的一個無名小卒而已。

丁喜已進來了半天，他只不過隨隨便便往旁邊櫈子上一指，道：「坐。」

將軍有令，小卒當然只有坐下。

老許又指了指桌上的酒壺，道：「喝。」

丁喜就喝。

他實在很需要喝杯酒，最好的是喝上個七八十杯，否則他眞怕自己要氣得發瘋。

他們來的時候，小馬居然已走了，那張軟榻上只剩下一大堆白布帶——本來紮在他身上的白布帶。

看到這位大將軍的樣子，他也知道一定問不出什麼來的。

但他卻還是不能不問道：「小馬呢？」

「小馬？」大將軍目光凝視着遠方：「馬都上戰場去了，大馬小馬都去了。」

他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大聲叫嚷道：「前方的戰鼓已鳴，士卒們的白骨已如山，血流已成河，我卻還坐在這裏喝酒，眞是可恥呀，可恥！」

鄧定侯和蘇小波都已看得怔住，想笑又笑不出，丁喜卻已看慣了，見怪不怪。

老許忽又一拍桌子，瞪着他們道：「你們身受國恩，年青力壯，不到戰場上去盡忠効死，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丁喜道：「戰事慘烈，兵源不足，我們是來找人。」

老許道：「找誰？」

丁喜道：「找那個本來在後面養傷的傷兵，現在他的傷已痊癒，已可重赴戰場了。」

老許想了想，終於點頭道：「有理，男子漢只要還剩一口氣在，就應該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屍。」

丁喜道：「只可惜那傷兵已不見了。」

老許又想了想，想了很久，想得很吃力，總算想了起來：「你說的是副將？」

「正是。」

「他已經走了，跟粱紅玉一起走的。」

「粱紅玉？」

「難道你連粱紅玉都不知道？」大將軍可光火了：「像她那樣的巾幗英雄，也不知比你們這些貪生怕死的小伙子强多少倍，你們還不慚愧？」

他越說越火，拿起杯子，就往丁喜身上擲了過去，幸好丁喜溜得快。

鄧定侯和蘇小波的動作也不慢，一溜出門，就忍不住大笑起來。

丁喜的臉色，卻好像全世界每個人都欠他三百兩銀子沒還給他一樣。

蘇小波笑道：「馬副將，小馬居然變成了馬副將？他以爲自己是誰？是岳飛？」

丁喜板着臉，就好像全世界每個人都欠他四百兩銀子。

蘇小波終於看出了他的臉色不對：「你在生什麼氣？生誰的氣？」

鄧定侯道：「粱紅玉。」

蘇小波道：「他又不是韓世忠，就算粱紅玉跟小馬私奔了，他也用不着生氣。」

鄧定侯道：「這個粱紅玉並不是韓世忠的

老婆。」

蘇小波道：「是誰？」

鄧定侯道：「是王大小姐的老搭檔。」

蘇小波詫異道：「霸王槍王大小姐？」

鄧定侯點點頭，道：「他不喜歡王大小姐，所以也不喜歡這個梁紅玉了。」

蘇小波道：「可是小馬却跟這個梁紅玉私奔了。」

鄧定侯道：「所以他生氣。」

蘇小波不解道：「小馬喜歡的女人，爲什麼要他喜歡？他爲什麼要生氣？」

鄧定侯道：「因爲他天生就喜歡管別人的閒事。」

馬車還等在外面。

趕車的小伙子叫小山東，脾氣雖然壞，做事倒不馬虎，居然一直都守在車上，連半步都沒有離開。

蘇小波道：「現在我們到那裏去？」

丁喜板着臉，忽然出手，一把就將趕車的從上面揪了下來。

他並不是想找人出氣。

鄧定侯立刻就發覺這趕車的已不是那個說話總是像抬槓的小山東了。

「你是什麼人？」

「我叫大鄭，是個趕車的。」

「小山東呢？」

「我給了他三百兩銀子，他高高興興的到城裏去找女人了。」

丁喜冷笑一聲，道：「你替他趕車，却給了他三百兩銀子，叫他去找女人，他難道是你老子。」

大鄭道：「那三百兩銀子，並不是我拿出來的。」

丁喜道：「是誰拿出來的？」

大鄭道：「是城裏狀元樓的韓掌櫃叫我來的，還叫我一定要把你們請到狀元樓去。」

丁喜看看蘇小波。

蘇小波道：「我不認得那個韓掌櫃。」

丁喜又看看鄧定侯。

鄧定侯道：「我只知道兩個姓韓的，一個叫韓世忠，一個叫韓信。」

丁喜什麼話都不再說，放開了大鄭，就坐上車。

「我們就到狀元樓去？」

「嗯。」

「但你却連那位韓掌櫃是誰都不知道？」

「就因爲我不知道，所以，才非去看看不可。」

狀元樓，是個大酒樓，韓掌櫃的氣派也不小。

他們入城的時候，夜已很深了，狀元樓已打烊，韓掌櫃却還在樓下等着。

丁喜看着他，道：「是你找我來的？」

韓掌櫃陪着笑，點點頭。

丁喜道：「你認得我。」

韓掌櫃搖搖頭。

丁喜道：「那末你爲什麼要找我？」

韓掌櫃陪笑道：「這是一位好客人吩咐我的，叫我一定要把丁公子請到。」

丁喜道：「他叫什麼名字。」

韓掌櫃道：「不知道。」

丁喜道：「你連他的貴姓大名都不知道，怎能知道他是個好客人？」

韓掌櫃又笑了笑，道：「不管誰能花一千兩銀子請客，都是我的好客人，只要是好客人，不管他要我幹什麼，我都照辦。」

丁喜道：「你已準備好酒菜？」

韓掌櫃點頭道：「早就準備好了，就在樓上的狀元廳裏。」

丁喜什麼話都不再問，就走上了樓。

蘇小波忍不住道：「你想幹什麼去？」

丁喜道：「去喝酒。」

蘇小波道：「你連請客的人是誰都還不知道，就去喝酒？」

丁喜笑了笑道：「不管誰肯花一千兩銀子請我喝酒，我都會去喝的。」

× × ×

酒是好酒，菜是好菜。

丁喜一坐下來，就大吃大喝。

鄧定侯笑道：「你倒一點都不客氣。」

丁喜道：「主人這麼慇懃，我們太客氣，他反而會生氣。」

鄧定侯道：「可是他現在還沒有來。」

丁喜道：「他會來的。」

這句話剛說完，主人就進來了。

鄧定侯吃驚的看着她。

丁喜臉上的表情，也像是天上忽然掉下一塊肉骨頭來，打着了他的鼻子。

他們實在想不到，花了一千兩銀子請他們客的人，竟是前兩天還想用亂箭對付他們的王大小姐。

× × ×

王大小姐就像是已變了個人，已經不是那位眼睛在頭頂上，把天下的男人都看成王八且的大小姐了，更不是那位帶着一丈七尺多長的大鐵槍，到處找人拚命的女英雄。

她身上穿着的，雖然還是白衣服，却已不是那種武裝勁服，而是件曳地的長裙，料子也很輕，很柔軟，襯得她修長苗條的體態更婀娜動人。

她臉上雖然還是沒有胭脂，却淡淡的抹了一點粉，明朗美麗的眼睛裏，也不再有那種咄咄逼人的鋒芒，看着人的時候，甚至還會露出一點溫柔的笑意。

——女人就應該像個女人。

——聰明的女人都知道，若想征服男人，絕不能用槍的。

——只有溫柔的微笑，才是女人們最好的武器。

——今天她好像已準備用這種武器，她想征服的是誰？

鄧定侯看着她，臉上帶着酒意的微笑。

他忽然發現這位王大小姐非但遠比他想像中更美，也遠比他想像中更聰明。

所以等到她轉頭去看丁喜時，就好像在看着條已經快要被人釣上鈎的魚。

丁喜的表情却像是條被人踹疼了尾巴的貓，板着臉道：「是妳？」

王大小姐微笑着點點頭。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若要找我們，隨便在路上挖個洞就行了，又何必這麼破費？」

王大小姐柔聲道：「我正是爲了那天的事，特地來向兩位賠罪解釋的。」

丁喜道：「解釋什麼？」

王大小姐沒有回答這句話，却捲起了衣袖，用一雙纖柔的手，爲蘇小波斟了杯酒。

「這位是——」

「我姓蘇，蘇小波。」

「餓虎崗上的小蘇秦？」

蘇小波道：「不敢。」

王大小姐道：「那天我沒有到熊家大院去，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還得請你們原諒。」

蘇小波笑道：「我若是你，我也絕不會去的。」

王大小姐道：「哦。」

蘇小波笑道：「一個像王大小姐這樣的美人，又何必去跟男人舞刀弄劍，只要大小姐一笑，十個男人中，已至少有九個要拜倒在裙下了。」

王大小姐嫣然道：「蘇先生眞會說話，果

然不愧是小蘇秦。」

丁喜冷冷道：「若不會說話，岳家的二小姐怎會嫁給他？」

王大小姐眼珠子轉了轉，道：「我早就聽說岳姑娘是位有名的美人兒了。」

蘇小波嘆了口氣，道：「也是條有名的母老虎。」

王大小姐道：「既然如此，我勸蘇先生還是趕快回去的好，不要讓尊夫人在家裏等得着急。」

她含笑舉杯，柔聲續道：「我敬了蘇先生這一杯，蘇先生就該動身了。」

她笑得雖溫柔，可是只要不太笨的人，都應該聽得出她這時是在下逐客令。

蘇小波不笨，一點也不笨。

他看了看王大小姐，又看了看丁喜，苦笑道：「其實我也早就想回去了，只可惜有個人一直都不肯放我走啊！」

丁喜道：「這個人現在已改變了主意。」

蘇小波眨了眨眼，道：「他怎麼會忽然又改變了主意的？」

丁喜道：「因爲他很想聽聽王大小姐要解釋的是什麼事？」

蘇小波喝乾了這杯酒，站起來就走。

鄧定侯忽然道：「我們一起走。」

蘇小波道：「你？……」

鄧定侯笑了笑，道：「我家裏也有條母老虎在等着，當然也應該趕快回去才對。」

丁喜道：「不對。」

鄧定侯道：「不對？」

丁喜道：「現在我們已經被一條繩子綁住了，若沒有找出繩上的結，我們誰也別想走出這裏。」

鄧定侯已站起來，忽然大聲道：「殺死萬通他們的那個天才兇手，究竟像不像我。」

蘇小波道：「一點也不像。」

鄧定侯道：「他是不是比我高得多？」

蘇小波道：「至少高半個頭。」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攪錯？」

蘇小波道：「沒有。」

鄧定侯這才慢慢的坐下。

蘇小波道：「現在，我是不是已經可以走了？」

鄧定侯點點頭，道：「只不過你還是要千萬小心保重。」

蘇小波笑道：「我明白，我只有一個腦袋，也只有一條命。」

他走出去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剛從死牢裏放出去的犯人一樣，顯得既愉快，又輕鬆，一點也不担心別人來暗算他。

丁喜看着他走出去，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好像又想追出去。

只可惜這時王大小姐已問了一句他不能不留下來聽的話。

「我那麼急着想知道，五月十三那天你在那裏，你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是的。」

「你一定想不通我是爲了什麼？」

「我想不通。」

「那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王大小姐端起酒杯，又放下，明朗的眼睛裏，忽然現出了一層霧。

過了很久，她才慢慢的接道：「家父就是在那天死的，死得很慘，也很奇怪。」

鄧定侯皺眉道：「很奇怪？」

王大小姐道：「長槍大戟，本是沙場上衝鋒陷陣的兵器，江湖中用槍的本不多，槍法成名的高手更少。」

鄧定侯同意道：「江湖中以長槍成名的高手，算來最多只有十三位。」

王大小姐道：「在這十三位高手中，家父的槍法可以排名第幾？」

鄧定侯想也不想，立刻道：「第一。」

他說的並不是奉承話，近三十年來，江湖中用槍的人，絕沒有一個能勝過他。

王大小姐道：「但他是死在別人槍下。」

鄧定侯怔住，過了很久，才長長吐出口氣，道：「死在誰的槍下？」

王大小姐道：「不知道。」

她又端起酒杯，又放下，她的手已抖得連酒杯都拿不穩。

王大小姐道：「那天晚上夜已很深，我已睡了，聽見他老人家的慘呼才驚醒。」

鄧定侯道：「可是等你趕去時，那兇手已不見了。」

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咀唇，道：「我只看見一條人影從他老人家書房的後窗中竄出來。」

鄧定侯立刻搶着問道：「那個人是不是很高？」

王大小姐遲疑着，終於點了頭，道：「他的輕功也很高。」

鄧定侯道：「所以你沒有追。」

王大小姐道：「我就算去追，也追不上的，何況我正急着要去看他老人家的動靜。」

鄧定侯道：「你還看見了有什麼可疑的事沒有？」

王大小姐垂下頭，悲咽着道：「我進去時，他老人家已倒在血泊中……鮮血般的淚，蒼白的臉，眼睛突出，充滿了驚訝與憤怒的神色。」

這老人，死也不相信自己會死在別人的槍下。

王大小姐道：「他的霸王槍已撤手，手裏却握着半截別人的槍尖，槍尖還在滴着血，他自己的血。」

鄧定侯道：「這半截槍尖還在不在？」

王大小姐已經從身上拿出個包紮很仔細的白布包，慢慢的解開。槍尖是純鋼打成的，槍桿却是普通的白蠟竿子，折斷的地方很不整齊，顯然是槍尖已刺入他的致命處之後才被他握住折斷的。

鄧定侯皺起了眉。

這桿槍並不好，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在普通的兵器店就可以買得到。

王大小姐道：「我從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練槍，我們鏢局裏練槍的人也不少，可是，我們從這半截槍尖上，却連一點綫索都看不出來。」

鄧定侯道：「所以你就帶着他老人家留下的霸王槍，來找江湖中所有的槍法名家挑戰，你想查出有誰的槍法能勝過他。」

王大小姐垂頭嘆息，道：「我也知道這法子並不好，可是我實在想不出別的法子。」

鄧定侯道：「你看見丁喜的槍法後，就懷疑他是兇手，所以才逼着要問他，五月十三那天，他在那裏？」

王大小姐頭垂得更低。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他的槍法實在很高，我甚至可以保證，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勝過他，但是我也可以保證，他絕不是兇手。」

王大小姐道：「我現在也明白了，所以……所以我……」

丁喜忽然打斷了她的話，道：「你父親平時是不是睡得很遲。」

王大小姐搖搖頭，道：「他老人家的生活一向很有規律，起得很早，睡得也早。」

丁喜道：「出事之時，夜却已很深了？」

王大小姐道：「那時已過了三更了。」

丁喜道：「他平時睡得雖早，那天晚上却還沒有睡，因爲他還留在書房裏。」

王大小姐皺眉道：「你這麼樣一說，我才想到那天晚上他老人家的確有點特別。」

丁喜道：「一個早睡早起已成習慣的人，爲什麼要破例？」

王大小姐抬起頭，眼睛裏發出了光。

丁喜道：「這是不是因爲他早已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要來，所以才在書房裏等着？」

王大小姐道：「我進去的時候，桌上的確好像還擺着兩副杯筷，一些酒菜。」

丁喜緊接着問道：「你好像看到？還是的確看到？」

王大小姐道：「那時我的心已經亂了，對這些事實在沒有注意。」

丁喜嘆了口氣，拿起杯酒，慢慢的喝了一口，忽又問道：「那桿霸王槍，平時是不是放在書房裏的。」

王大小姐道：「是的。」

丁喜道：「那麼他就不是因爲知道這個人要來，才把槍準備在手邊。」

王大小姐同意。

丁喜道：「可是他卻準備了酒菜。」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來，道：「現在我想起來了，那天晚上我進去的時候，的確看見桌上有兩副杯筷。」

丁喜道：「你剛才還不能確定，現在怎麼又忽然想了起來？」

王大小姐道：「因爲當時雖然沒有注意，後來卻有人勉强灌了我一杯酒，他自己也喝了兩杯。」

她又解釋着道：「那時我已經快暈過去，所以剛才一時間也沒有想起來。」

丁喜沉吟了一會，又問道：「那書房，有多大？」

王大小姐道：「並不太大。」

丁喜道：「就算是個很大的書房，若有人用兩桿槍在裏面拚命，那房裏的東西，只怕也早被打得稀爛。」

王大小姐道：「可是……」

丁喜道：「可是你進去的時候，酒菜和杯筷卻還是仍好好的擺在桌上。」

王大小姐終於確定：「不錯。」

丁喜說道：「這半截槍尖，只不過是半截槍尖而已，槍桿可能一丈長，也可能只有一尺長。」

王大小姐道：「所以……」

丁喜道：「所以，殺死你父親的兇手，並不一定是用槍的名家，但卻一定是你父親的朋友。」

王大小姐不說話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這個年青人。

她眼睛裏的表情，就好像是個第一次看見珠寶的小女孩。

丁喜道：「就因爲他一定是朋友，所以你父親才會準備着酒菜在書房裏等他，他才有機會忽然從身上抽出桿短槍，一槍刺入你父親的要害，就因爲你父親根本連抵抗的機會都沒有，所以連桌上的杯筷都沒有撞倒。」

他又慢慢的喝了口酒，淡淡道：「這只不過是我的想法而已，我想得並不一定對。」

王大小姐又盯着他看了很久，眼睛裏閃耀着一種無法形容的光芒，又好像少女們第一次配戴了珠寶一樣。

鄧定侯微笑道：「你現在想必已明白，『聰明的丁喜』這名字是怎麼來的。」

王大小姐沒有說話，卻慢慢的站了起來。

現在也已夜深了，窗外閃動着的星光，就像是她的眼睛。

風從遠山吹來，遠山一片朦朧。

她走到窗口，眺望着朦朧的遠山，過了很久，才緩緩道：「我說過，五月十三是個很特別的日子，並不僅是因爲我父親的死亡。」

鄧定侯道：「這一天，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王大小姐道：「我父親對自己的身體一向很保重，平時很少喝酒，可是每年到了這一天，他都會一個人喝酒喝到很晚。」

鄧定侯道：「你有沒有問過他爲什麼？」

王大小姐道：「我問過。」

鄧定侯道：「他怎麼說？」

王大小姐道：「我開始問他的時候，他好像很憤怒，還教訓我，叫我最好不要多管長輩的事，可是後來他又向我解釋。」

鄧定侯道：「怎樣解釋？」

王大小姐道：「他說，在閩南一帶的風俗，五月十三這一天，是天帝天后的誕辰，家家戶戶，都要祭祀天地，大宴賓朋，以求一年的吉利。」

鄧定侯道：「但他卻並不是閩南人。」

王大小姐道：「先母卻是閩南人，我父親年青的時候，好像也在閩南躭過很久。」

鄧定侯道：「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件事？」

王大小姐道：「這件事他從來就很少在人面前提起過。」

鄧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忽然打斷了他的話，道：「最奇怪的是，每年到了五月十三這一天，他脾氣都會變得很暴躁，本來他每天早上都要練一趟槍的，這天連槍都不練了，從早就一個人躭在書房裏。」

鄧定侯道：「你知不知道他在書房裏幹什麼？」

王大小姐道：「我去偷看過幾次，通常他只不過坐在那裏發怔，有一次我卻看見他居然畫了一幅畫。」

鄧定侯道：「畫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畫完了之後，他本來就好像準備把那幅畫燒了的，可是看了幾遍後，又好像不捨得，就把那幅畫捲好，藏在書架後面複壁中，一個秘密的鐵櫃裏。」

鄧定侯道：「你當然也去看過了。」

王大小姐點點頭，道：「我雖然看過，卻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地方來，他畫的只不過是幅普通的山水，白雲青山，風景很好。」

丁喜忽然問道：「這幅畫還在不在？」

王大小姐道：「不在了。」

丁喜失望地皺起了眉。

王大小姐道：「我父親去世後，我又打開了那鐵櫃，裏面收藏的東西一樣都沒有少，偏偏就只有這幅不值錢的畫，居然不見了。」

丁喜道：「你也不知道是誰拿走的？」

王大小姐搖搖頭，道：「可是我已將這幅畫看得很仔細，我小的時候也學過畫。」

丁喜眼睛又亮了，道：「現在你還能把這幅畫再一漠一樣的畫出來看看好嗎？」

王大小姐道：「也許我可以試試看的。」

她很快的就找來筆墨和紙，很快的就畫了出來——

藍天白雲，白雲下一片青色的山崗，隱約露出一角紅樓。

王大小姐放下了筆，又看了幾遍，顯得很滿意：「這就是了，我畫的就算不完全像，也差不了多少。」

丁喜只看了一眼，就轉過頭來，淡淡的道：「這幅畫的確沒有什麼特別，像這樣的山水，天下也不知有多少。」

王大小姐道：「可是，這幅畫上還題了八個很特別的字。」

鄧定侯道：「寫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又提起筆。

「五月十三，遠避青龍。」

× × ×

青龍！

看到了這兩個字，鄧定侯的臉色竟像是忽然變得很可怕。

王大小姐轉過頭來，凝視着他，緩緩道：「家父在世的時候，常說他朋友之間，見識最廣的人，就是神拳小諸葛。」

鄧定侯笑了笑，笑得卻很勉强。

王大小姐道：「我知道他老人家從來不會說謊話，所以……」

鄧定侯忽然嘆了口氣，道：「你究竟想問我什麼？」

王大小姐道：「你知不知道青龍會？」

她忽然問出這句話，鄧定侯竟好像吃了一驚。

青龍會！

他當然知道青龍會。

可是他每次聽到這組織的時候，背脊上都好像有條毒蛇爬過。

王大小姐盯着他，緩緩道：「我想你一定知道的，據說近三百年來，江湖中最可怕的組織就是青龍會。」

鄧定侯沒有否認，也不能否認。

因爲這的確是事實。

沒有人知道這青龍會究竟是怎麼組織起來的，也沒有人知道這組織的首領是誰。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青龍會組織之嚴密，勢力之龐大，手段之毒辣，絕沒有任何幫派能比得上。

王大小姐道：「據說青龍會的秘密分舵遍佈天下，竟多達三百六十五處。」

鄧定侯道：「哦。」

王大小姐道：「一年也恰巧有三百六十五天，所以青龍會就以日期來作爲他們秘密分舵代號的，『五月十三』，想必就是他們的分舵之一。」

鄧定侯道：「難道你認爲青龍會和你父親的死有什麼關係？」

王大小姐道：「他雖然已是個老人，耳目卻還很靈敏，那天我在外面偷看的時候，他也許早就發現了。」

鄧定侯道：「難道你認爲那幅畫是他故意畫給你看的嗎？」

王大小姐道：「很可能。」

鄧定侯道：「他爲的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也許他以前在閩南的時候，和青龍會結下過仇怨，他知道青龍會一定會派人來找他的，所以就用這法子來警告我。」

鄧定侯道：「可是……」

王大小姐又打斷了他的話，道：「他活着時雖然不故意跟我說明，卻又怕不明不白的遭了別人的暗算，所以才故意留下這條綫索讓我知道害他的人就是『五月十三』，這秘密的組織就在這麼樣一片青色的山崗裏。」

鄧定侯嘆道：「就算眞的如此，你也不該忘了下面的四個字。」

遠避青龍。

王大小姐緊握着雙手，眼睛裏已有了淚光，道：「我也知道青龍會的可怕，但我卻還是不能不爲他老人家復仇的。」

鄧定侯道：「你有這麼大的力量？」

王大小姐道：「不管怎麼樣，我都要試試的。」

她用力擦了擦淚痕，又道：「現在我只恨還不知道這片青的山崗究竟在那裏。」

鄧定侯道：「別的事你難道都已知道？」

王大小姐道：「我至少已知道『五月十三』這分舵的老大是誰了。」

鄧定侯聳然動容道：「是誰？」

王大小姐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緩緩道：「這個人的確是我父親的朋友，那天晚上我的父親的確是在等着他。」

她轉過臉，凝視着丁喜，道：「有些事我本來都沒有想到，可是你剛才的分析，卻讓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事情來。」

丁喜淡淡道：「我剛才也說過，我的想法並不一定正確。」

王大小姐勉强笑了笑，忽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沒有到熊家大院去。」

丁喜冷冷道：「大小姐說去就去，說不去就不去，根本就不必要有什麼理由的。」

王大小姐道：「我有理由。」

她好像並沒有聽出丁喜話中的刺，居然一點也不生氣，接着又道：「因爲那天早上，我忽然在路上看見一個人。」

丁喜道：「路上有很多人。」

王大小姐道：「可是這個人卻是我做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看見的。」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道：「那時候天還沒有完全亮，他臉上又戴着個人皮面具，一定想不到我會認出他來，但我卻還是不能不特別小心。」

丁喜道：「爲什麼？」

王大小姐道：「因爲那時我就已想到，我父親很可能就是死在他手裏的，他若知道我認出了他，一定也不會放過我。」

丁喜道：「所以，嚇得連熊家大院都不敢去。」

王大小姐眼圈又紅了，咬着咀唇道：「因爲我知道我自己絕不是他的對手。」

鄧定侯忍不住道：「他究竟是誰？」

王大小姐又避開了這問題，道：「但那時我還沒有把握確定。」

丁喜道：「現在呢？」

王大小姐道：「剛才我聽了你的分析，才忽然想到，我父親死的那天晚上，在書房裏等的人一定就是他。」

丁喜道：「現在你已有把握能確定？」

王大小姐道：「嗯。」

丁喜道：「但你卻還是不敢說出來。」

王大小姐道：「因爲……因爲我就算說了出來，你們也未必會相信的。」

丁喜道：「那麼，你就不必說出來了。」

他自己倒了杯酒，自斟自飲，好像居然眞的不想聽了。

他喝了口酒，又吃了塊醬爆田鷄，放下酒，喃喃地自言自語，說道：「讓我自己想想。」

這時，靜了一陣子，王大小姐望着他。

鄧定侯再把酒杯斟滿，酒已幾乎溢出杯外，但幸好仍舊不能在酒杯瀉下來。

似乎有種吸引力在酒杯，吸着了那杯酒，就像月圓吸起潮水一樣。

鄧定侯苦苦地想了片刻，他仍舊想不出什麼似的。

他嘆了口氣，把酒杯端起，又喝了一大口酒。

這樣的酒便永遠不會溢出酒杯外，除非再有人再倒酒到杯裏去。

王大小姐便在這時道：「本年五月十三日，是了，會有什麼事發生？」

他再次倒滿了酒，這次卻不是喝了一口，而是一飲而盡。

鄧定侯忽然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道：「這個人眞的戴上人皮面具，沒有看錯吧？」

王大小姐道：「那時候雖然天還沒有亮，不過，我是清楚看到的。」

鄧定侯道：「那人如果眞的戴上面具，這倒不是人皮面具，或者是紙糊的面具，甚至幪

奇人奇技

一踢成名天下知

金龍

廣東武技，人人都知道廣東十虎最是了得。

在廣東十虎中，周泰的事跡却很少為人所知，原因是周泰設館在陳村，很少到廣州，所以事跡較小。周泰在廣東十虎中，是最擅長腿擊法的，現今之武術名家及著名世界的已故電影明星，也是以腿擊著名。

周泰的腿擊法屬於蔡家功夫，東莞的莫家脚法是著名的，蔡家脚法和莫家有點不同，莫家是直蹴的，蔡家脚法多是橫掃的，各具奧妙，不過都是同師少林武術，但用法各自不同，有異曲同工之妙。

周泰學蔡家脚法是在肇慶，當時肇慶最負盛名的麥家腿擊，正如東莞莫家脚一樣，麥家腿的主人是麥繩武，却是高要蔡九儀的門下弟子，蔡九儀却是蔡家拳術的鼻祖，不過他所學功夫，有虎爪，有腿擊，麥繩武所學的，却以腿擊為主，因而技成之後，返肇慶教人，却以麥家腿法為標榜，很得人信仰。

麥繩武是個富家子，他學得腿擊之後，返回肇慶，也沒有傳技給門徒，只是教他幾個兒子，有些人仰慕他的武技，踵門求教的都被拒絕。

麥繩武所擅長的「掃堂腿」，「落地金錢」，「掃把腿」，都是獨步功夫，不過外面人雖然知道他有這種絕技，可是參觀一下也不可能，只有私心竊慕。

周泰是順德陳村人，自幼喪父，後母偏愛自己親生兒子，虐待周泰，周泰無法忍受，便離家出走，想到廣西梧州，投靠他的母舅，周泰離家獨自步行廣西，可是到了梧州之後，找得母舅地址，才知母舅已經去世，周泰在此處境，只得四處流浪，沿着西江返廣東，到達肇慶的時候，便聽見有人說：麥繩武的家中，正想買一個家奴。

當時家奴，俗稱娣仔，也有人稱為二分二的，賣了身後，便屬於主人的僕役，由主人替他娶妻，生了兒子，也是主人的家奴，身份降低，世世都作主人的僕役。

周泰心想，自己既然無家可歸，得個藏身之所於願已足，也不理會將來怎樣，況且他更聽人家說，麥繩武是個武術世家，他的腿擊法是神秘厲害的，周泰是個愛好武技的人，得知這一件事，心花怒放，便毫不攷慮的投到麥繩武的家去當家奴。

麥繩武問起周泰的家世，知道他是個流浪孤兒，同時看見他精乖伶俐，因此也樂意用他，於是便立刻買下他作家奴，麥繩武當時的年齡也不少了，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人，還患上了哮喘症，畧為勞動，便覺氣喘，因此，極需要人服侍，眼看周泰年富力强，可以操勞工作，因而對他也很重視，使他作自己的隨從。

麥繩武的腿擊是不傳外人的，即使教授兒子也不公開，一般家人都沒有見過麥繩武教兒子練武的，因為麥繩武教武的時間是在夜間，待到家中的僕役都睡熟之後，才閉門教授。

周泰本來是無法看見的，因周泰是個愛武如命的人，所以要立意偷窺，首先暗中在演武室中鑽了一個洞穴，每晚故意提早登榻佯睡，待到父子都進入演武之後，便潛起從小穴偷窺，看清楚他們的動作之後，便自返回自己的寢處自練，這樣經過十多年的自學，已盡得秘傳脚法，但這件事，麥繩武却是全不知道，當時麥繩武已是七十多歲的人了，氣血兩虧，還幸的是他幾個兒子深得眞傳，心以為慰。

麥繩武有四個兒子，天龍，天虎，天彪，天豹，四兄弟年青不懂事，况且他們認為自己兄弟四人，獨得秘傳，沾沾自喜，揚言麥家腿擊，獨步南中。

想不到這件事傳了出去，惹來煩惱，差不多麥家家盛譽全毀。

一天，突然來了一個大漢，誓言要和麥繩武相見，麥繩武父子出而相見，問他來意。大漢自稱區鐵手，是從德慶來，因聞麥家腿法獨步南中，想來領敎。

麥繩武知道來者不善，同時，亦很想對自己的四個兒子來一個考驗，於是拈鬚微笑道：「好的，原來你是求較技而來，你想較量，我就讓你和我最幼的一個兒子向你領教吧。」

麥繩武這樣說，外表似看不起來人。其實四個兒子中，以最幼天豹武功最好，因此，他舉出天豹來，實則對來人已經非常看重了，因為練武之人，一看眼神，體形，就知道來者武功相當了得。

天豹一聽到老父之言，便得意洋洋一躍而出，向區鐵手道：「你也胆大包天，我麥家功夫遠近馳名，你居然敢來挑戰，我叫你拆骨而去。」

說罷揮拳搶攻，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自恃年富力强，一出手便把來人打倒，全不知一拳打出，區鐵手來一招「二展手」，兩手如鐵剪般展去，天豹立刻右臂格斷，當堂痛到倒地，麥繩武見狀面也變色，天龍天虎天彪也相顧失色，不敢動手，麥繩至此也不能不親自動手，拚了老命，正當這候，周泰從他的身後一躍而出，大聲說道：「割鷄焉用牛刀，主人且退下，待我替你和他一較。」

麥繩武大感意外，四個兒子也大大吃驚，因為他們都知道周泰從來都沒有學過武技的，現在突然而來的和區鐵手較量，無異是送死的，麥繩武正想制止，可是已然太遲了。周泰已經和區鐵手動上了手。

周泰手法沉雄矯捷，令到麥繩武都覺奇異。

區鐵手雖名鐵手，但招架周泰的手也感吃力，區鐵手知遇勁敵，趁周泰迫近他的身時，突施「黃鶯鎖喉」手法，希望以此一絕招直取周泰咽喉。

周泰連忙把身向下一伏，兩手微微着地，伸出右脚，向區鐵手的脚猛掃，這招正是麥家的「掃把脚」，區鐵手連忙收招退後避過，但周泰全不放鬆，用低莊輾脚腿擊法進攻，全是麥家腿擊法，而熟練非常，看得麥繩武父子暗暗吃驚，區鐵手被周泰低莊法弄得手法大亂，最後為周泰所乘，突然大喝一聲，由低莊變為騰脚向上飛蹴，區鐵手措手不及，胸中踢而跌倒在地，吐血數口狼狽而逃，臨行時還向他道：「麥家腿擊，僕役也是如此厲害。」

自此以後，周泰之名响了開來，麥繩武死後，周泰便返回陳村設館，以腿法教人成為廣東十虎之一。（完）

上了面，那倒是害怕給人看到他的面貌了。」

王大小姐道：「這點是可以確定的。」

鄧定侯忽然又道：「你猜這個會不會是你很熟識的一個人？」

王大小姐點點頭道：「這點我也曾想過，要是我熟識的人便不想給我看到，這個道理很淺，可是……」

鄧定侯接着又說道：「可是，你不以為是熟人？」

王大小姐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他的，他不但是我父親的朋友，而且去年五月十三的晚上，他也出現過。」

鄧定侯第三次問：「這個人究竟是誰？」

王大小姐深深的吸了口氣，終於一個字一個字的說出了他的名字：「就是百里長青！」

「百里長青？」鄧定侯接着唸了一遍。

他對於這個名字，似乎聽過了，但是一時之間，却也想不出來。

王大小姐道：「他這個名號很陌生吧？」

鄧定侯喝了一口酒，道：「不錯，百里長青這個名號，在江湖人物中，是無人不曉的，只不過到底他的眞實姓名，我即使見過他面，恐怕也不知他就是百里長青吧了。」

丁喜忽然道：「我們何不試試去找他？」

王大小姐道：「怎樣去找？連他的眞姓名是什麽也不清楚，又到那裏去找？」

丁喜道：「試試去熊家大院，或者可以探到多少消息的，我這樣的想，其實也有些少道理的，是嗎？」

他對鄧定侯看着，樣子一似平常，逗人見到了他，有說不出的好感。

丁喜的話說完了，鄧定侯哈哈的笑起來，道：「我看這也得要去熊家大院看看了，是嗎？你的理由，就是王大小姐自從那晚她令尊被害之後，嚇得不敢去熊家大院了，但是這個人却會在熊家大院住下來？」

王大小姐漲紅了臉，道：「當時我實在胆子太小，自忖不是那人的敵手。」

丁喜這時又接口道：「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你遇到了這個人，可以對付他了！」

王大小姐沒有作聲，只是悄悄看了丁喜一眼。

丁喜道：「要是不在熊家大院，到那裏去呢？」

鄧定侯又喝了一口酒，道：「這樣，你的意思是非到熊家大院一去不可了？」

丁喜道：「你不同意？你有點顧慮？因為，你不以為青龍會的分舵，就在熊家大院！」

鄧定侯這時只是拿起酒杯，連酒也不喝，好像想到了什麼的事，好一會，才道：「熊家大院是什麼地方，那裏不會是青龍會分舵所在地的。」

丁喜立即道：「所以你不想去看就是這個道理，但是世事有好多是不能猜得到的，此外還有一個理由……」

鄧定侯不等丁喜說完，接上他道：「還有什麼理由，我不贊成去熊家大院，因為恐怕去了是白走一遭。」

丁喜搖了搖頭，微笑道：「不會是白走一遭吧？」

鄧定侯可沒有說話了。

頓時全場沉寂了起來，誰也沒有再說話。

忽然，王大小姐道：「另外一個理由，我猜這件事情，與你們沒有什麼關係，青龍會勢力龐大，會中人個個都是手段毒辣，那是任何幫派都知道的。」

王大小姐又道：「不去也好，現在我說百里長青一點事給你們聽聽。」

丁喜道：「哦！原來你知道百里長青很多的事？」

鄧定侯笑了笑道：「哦！」

× × ×

百里長青也許並不是江湖中武力最高聲名最顯赫的人，但是由他直接統轄的長青鏢局却無疑是最成功的。

他不但善於用人，做事也極有系統，極有效律，而且還是個很慷慨，很夠義氣的朋友。一個人能被稱為「大俠」，並不是件容易事。

「你說的是遼東大俠，百里長青？」

「就是他。」

鄧定侯搖着頭道：「假如你說的就是他，那麼你一定看錯了。」

他不讓王大小姐開口，又道：「去年他雖然到中原來過，却已是七月間的事，我和西門勝親自去迎接他入關的，所以你去年看見的絕不是他。」

丁喜道：「你昨天看見的不會是他。」

王大小姐道：「為什麼？」

丁喜道：「因為他已經出關了。」

王大小姐又開始用力咬着咀唇，道：「可是……可是我也絕不會看錯的。」

丁喜道：「你說你是在那裏看見他的。」

王大小姐說道：「好像是在一個尼姑廟附近。」

丁喜冷冷道：「但那時天還沒有亮，他臉上又戴着面具，你怎麼能看得清楚？」

王大小姐反問道：「你有沒有見過他？」

丁喜搖搖頭。

王大小姐道：「你若見過他，也許你就會發現，他這人有兩點很特別的地方。」

丁喜道：「哦，是嗎？」

王大小姐道：「他有氣喘病，常常會喘得透不過氣來，所以他身上總是帶着一種救急的藥，據說是用天竺的異花『罌粟』煉成的，氣味就很特別。」

丁喜笑道：「看來，你的鼻子一定也特別靈。」

王大小姐道：「其實去年五月十三的晚上，我到書房去的時候，他已走了。可是書房裏却還留着他的藥味我一聞知道他曾經來過。」

現在丁喜無論怎麼諷刺她，她居然都能忍得住，裝作聽不見，她又道：「昨天早上我遇見他的時候，他恰巧用過那種藥，我遠遠的就嗅到了，所以我根本不必看清他的臉，也知道他是誰。」

她接着又道：「就因為他有這種病，所以他呼吸的聲音也跟別人不同，你只要仔細聽過兩次，就一定可以分辨出來。」

鄧定侯雖然沒有開口，但臉上的表情却已無疑證實了她的話。

他實在沒有想到這位從小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竟是個心細如髮的人。

王大小姐盯着他，道：「我想你如果見到他，就一定可以分辨得出。」

鄧定侯只有點點頭。

王大小姐道：「五月十三距離七月還有四十七天，這段時間已足夠讓他趕回關外，等着你去接他。」

鄧定侯道：「可是今年……」

王大小姐道：「我也知道今年他是在兩個多月前出關的，這段時間也足夠讓他偷偷的溜回來。」

鄧定侯長長吐出口氣，道：「你說的並不是沒有道理，但你却忘了一點。」

王大小姐道：「哦。」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和你父親的交情不錯，他為什麼要害死你父親？」

王大小姐道：「也許因為我父親堅決不肯參加他們的聯盟，而且很不給他面子，所以他

懷恨在心，也許因爲他就是青龍會『五月十三』的舵主，想要脅我父親做一件事，我父親不答應，他就下了毒手。」

鄧定侯問道：「難道你已認定了他就是兇手？」

王大小姐又握緊雙手，道：「我想不出別的人。」

鄧定侯道：「可是你的理由實在不够充足，而且根本沒有證據。」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一定要找出證據來。」

她又補充着道：「要找出證據來，就得先找到百里長青，因爲他本身就是個活證據。」

鄧定侯道：「你知道他現在在那裏？」

王大小姐道：「一定就在那片青色的山崗上。」

鄧定侯道：「你知道這片山崗在那裏？」

王大小姐道：「我不知道。」

她黯然嘆息，又道：「何況，就算我能找到這地方，就算能找到百里長青，我也絕不是他的對手，所以我也不………」

鄧定侯說道：「所以，你一定要先找個幫手。」

王大小姐點頭，道：「而且要找個有用的幫手。」

鄧定侯道：「你準備找我？」

王大小姐道：「不是。」

她的回答簡單而乾脆，她實在是個很爽直的人。

鄧定侯笑了，笑得却有點勉强。

這是件麻煩事，能避免最好，但也不知爲了什麼，他心裏却又覺得有點失望。

王大小姐道：「百里長青不但武功極高，而且是條老狐狸。」

鄧定侯道：「所以你一定要找個武功比他更高的幫手，而且還得是條比老狐狸更狡猾的小狐狸。」

王大小姐點點頭，眼睛已開始盯着丁喜。

丁喜在喝酒，好像根本就沒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

鄧定侯瞄了他一眼，微笑道：「而且這個人還很會裝傻。」

王大小姐忽然站起來向丁喜舉杯，道：「經過了那些事後，我也知道你絕不會幫我忙的，可是爲了江湖道義，我還是希望你答應。」

丁喜道：「答應你什麼？」

王大小姐道：「陪我去找百里長青，查明這件事的眞象。」

丁喜看着她，忽然笑了，但却絕不是那種又親切，又討人歡喜的微笑。

他笑得就像是把椎子。

王大小姐還捧着酒杯，站在那兒，咀唇好像已快被咬破了。

丁喜道：「你並不是個糊塗人，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王大小姐道：「你說！」

丁喜道：「連自己親眼看見的事，都未必正確，何況是用鼻子嗅出來的，就憑這一點，你就說人家是個兇手，除了你自己外，只怕沒有第二個人會相信。」

王大小姐捧着酒杯的手已開始發抖，道：「你……你也不信？」

丁喜道：「我只相信我自己。」

王大小姐道：「那末你爲什麼不自己去查出眞象來？」

丁喜冷冷道：「因爲我只有一條命，我不想把這條命送給別人，更不想把它送給你。」

他忽然站起來，掏出錠銀子，擺在桌上：「我喝了七杯酒，這是酒錢，我們誰也不欠誰的。」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王大小姐臉色已發青，一把抓起桌上的銀子，好像想用力摔出去，最好能摔在丁喜的鼻子上。

但是她這隻手又慢慢的放下，居然還把這錠銀子收進懷裏，臉上居然還露出了微笑。

鄧定侯反而怔住了，忍不住道：「你不生氣？」

王大小姐微笑道：「我爲什麼要生氣？」

鄧定侯道：「你爲什麼不生氣？」

王大小姐道：「百里長青的確是個很可怕的人，青龍會更可怕，我要他去做這麼冒險的事，他當然應該考慮考慮。」

鄧定侯說道：「他好像並不是考慮，是拒絕。」

王大小姐道：「就算他現在拒絕了我，以後還是會答應的。」

鄧定侯道：「你有把握？」

王大小姐眼睛裏發着光，道：「我有把握，因爲我知道他喜歡我。」

鄧定侯道：「你看得出？」

王大小姐道：「我當然看得出，因爲我是個女人，這種事，只要是女人就一定能看得出的。」

鄧定侯大笑道：「這種事就算男人也一樣看得出的。」

他大笑着走出去，追上丁喜。

丁喜道：「你看出什麼事？」

鄧定侯笑道：「我看出前面好像又有個大洞，不管你怎麼避免，遲早還是會掉下去。」

丁喜板着臉，冷冷道：「你看錯了。」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掉下去的那個人，不是我，是你。」

馬車還在外面等着，趕車的人，却已不見了。

丁喜跳上前座，抽出了揷在旁邊的馬鞭，鄧定侯也只有陪他坐在前面了。

他知道丁喜一定會趕馬車，却想不到丁喜趕起車來，就好像孩子急着去撒尿一樣。

馬車飛馳，直奔城外。

「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

「找個地方睡覺去。」

「城外有地方睡覺？」

「這輛馬車裏，就可以睡得下兩個人。」

鄧定侯嘆了口氣後，就不再說話了。

有些人好像天生就有本事叫別人跟着他走，丁喜就是這種人。

假如你遇見了這種人，你也只有陪他睡在馬車上。

× × ×

出城之後，馬車走得更快。

丁喜板着臉，鄧定侯也只有閉着咀，兩個人都顯得心事重重。

誰知道丁喜反而先問道：「你爲什麼不說話？」

鄧定侯笑了笑，道：「我在想……」

丁喜道：「想什麼？」

鄧定侯道：「據說黑道上也有很多人組織成一個聯盟，爲的就是要對付紅花五犬旗。」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自從岳麟死了後，他們當然更要加緊行動了。」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這個黑道聯盟，若是眞的跟我們火併起來，一定天下大亂。」

丁喜說道：「鷸蚌相爭，得利的，只有漁翁。」

鄧定侯道：「可是要做漁翁，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丁喜道：「不錯。」

鄧定侯道：「你認爲，誰够資格做這個漁翁？」

丁喜道：「青龍會。」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只有青龍會。」

丁喜目光閃動，道：「你是不是想說，也只有百里長青够資格點起這場大火？」

鄧定侯沒有直接回答這句話，却嘆息着道：「看來這的確是場大火，每個人都可能要被燒得焦頭爛額，除非……」

丁喜揷咀道：「除非我們能先查出那個天才的兇手是誰？」

鄧定侯點點頭，道：「我總認爲殺死王老頭的兇手，也就是殺死萬通和岳麟的兇手。」

丁喜道：「所以出賣你們的奸細一定也是他。」

鄧定侯道：「王老頭的死，一定跟這件事有很密切的關係，他堅決不肯參加我們的聯營鏢局，也一定有很特別的原因。」

丁喜道：「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

鄧定侯道：「你怎麼想？」

丁喜淡淡道：「我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而已，隨便怎樣想都沒有關係的。」

鄧定侯道：「有關係。」

丁喜道：「哦！」

鄧定侯盯着他，道：「因爲我看得出你心裏一定是隱藏着很多秘密，你若不肯說出來，這件事只怕就永遠不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他的眼睛好像已變成了兩把椎了。

丁喜笑了。

不是那種椎子般的笑，是那種親切而討人歡喜的笑。

——椎子碰椎子，就難免會碰出火花來。

——但是像他這種討人歡喜的微笑，就連椎子也刺不下去了。

鄧定侯也笑了，忽然改變話題，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最可愛的地方？」

丁喜搖搖頭。

鄧定侯道：「是你的眼睛。」

丁喜在揉眼睛。

鄧定侯又問道：「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睛爲甚麼是最可愛的？」

丁喜道：「你說爲甚麼？」

鄧定侯道：「因爲你的眼睛不會說謊，只要你一說謊，你的眼神就會變得很特別，很奇怪。」

丁喜道：「你看見過？」

鄧定侯道：「我至少看見過三四次。」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只要你一提起王大小姐，你的眼睛就會變成那樣子。」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你看見過她畫的那片青色山崗時，眼神也是那樣子的。」

丁喜道：「因爲我心裏雖然喜歡她，咀裏却故意說討厭，因爲我明明知道那片青色山崗是甚麼地方，却故意說不知道。」

鄧定侯道：「一點也不錯。」

丁喜又笑了。

鄧定侯道：「還有，你發現別人在騙你時，眼睛也會變得很奇怪。」

丁喜道：「你也看見過？」

鄧定侯道：「看見過兩次。」

丁喜道：「那兩次？」

鄧定侯道：「蘇小波走的時候，你就是用那種眼色看着他的。」

丁喜道：「你認爲我是在懷疑他了？」

鄧定侯道：「也許他才眞正是餓虎崗的奸細，萬通只不過是受了他的利用而已，所以，後來才會被殺了滅口的，岳麟發現了他的秘密，才會把他關在那地窖裏。你雖然救了他，可是，當他回到餓虎崗之後，還是不會說老實話的。」

丁喜終於嘆了口氣，道：「他說起謊來，的確可以把死人騙活，活人騙死。」

鄧定侯道：「所以我不懂。」

丁喜道：「甚麼事你不懂？」

鄧定侯道：「你明明已經在懷疑他，爲甚麼還把他放走？」

丁喜道：「你說呢？」

鄧定侯道：「是不是因爲你想在他身上，找出那個天才兇手來，因爲他本身就是條活綫索。」

丁喜又嘆了口氣，道：「我心裏想的事，你好像比我自己還淸楚。」

鄧定侯笑了笑，道：「還有一次，我看見你那種眼色，是在杏花村，在小馬養傷的屋子裏。」

丁喜道：「難道我當時也是用那種眼色看他的？」

鄧定侯道：「那時候你一定已看出他有點不對了。」

丁喜道：「因爲他忽然變得太老實，居然肯規規矩矩的躺在那裏。」

鄧定侯道：「而且他跟我們聊了半天，居然連一句『他媽的』都沒有說。」

丁喜嘆息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個人若是忽然變了性，多多少少總會有點毛病的。」

鄧定侯道：「你發現他已經跟杜若琳私奔了，雖然生氣，却一點也不着急。」

丁喜板起臉，冷冷道：「這是他自己心甘情願這樣的，我爲甚麼要着急？」

鄧定侯道：「你看見王大小姐時，居然也沒有提起這件事。」

丁喜冷冷道：「她既然不提，我爲甚麼要提？」

鄧定侯道：「她的確應該問問你的，你也該問問她，可是你們都沒有提起這件事，這是爲甚麼呢？」

丁喜忽然冷笑道：「她沒有問，也許只因爲她根本就不必問。」

鄧定侯道：「因爲小馬就在她那裏。」

丁喜道：「哼。」

鄧定侯道：「因爲他的脾氣雖然大，心腸却很軟，王大小姐若要杜若琳去找他幫忙，他一定不會拒絕。」

丁喜道：「既然他自己願意做傻瓜，我又何必多管閒事。」

鄧定侯笑了笑，道：「總要有幾個人去做傻瓜，假如天下人全是聰明人，這世界豈非更無趣？」

丁喜冷笑道：「只可惜這年頭眞正的傻瓜已越來越少了。」

鄧定侯冷笑道：「至少我就不能說我自己傻。」

丁喜說道：「你不傻，那位王大小姐也不傻。」

鄧定侯道：「哦！」

丁喜道：「我當然知道那片青色山崗是甚麼地方，你看得出我是在說謊，她又何嘗看不出。」

鄧定侯道：「但是她並沒有追問。」

丁喜道：「因爲她根本不必追問。」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她早就知道那是甚麼地方了。」

鄧定侯微笑道：「因爲你雖然不告訴她，

小馬也一定會告訴她。」

丁喜道：「哼。」

鄧定侯道：「就算小馬眞的是個傻瓜，也應該看得出那地方就是餓虎崗。」

丁喜忽然揚起手，一鞭子抽在馬屁股上。

他實在想重重的打小馬一頓屁股，竟將這四馬，當做了小馬。

拉車的馬也憤怒起來了，長嘶一聲，竄入道旁的疏林，再也不肯往前走。

丁喜居然就讓馬車在這裏停下來。

他慢吞吞的下了車，將馬鞭打了個結，掛在樹枝上，喃喃道：「一個人若是已決心去做傻瓜，你只有讓他去做，一四馬若是已決心不肯往前走了，你也只有讓牠停下來。」

鄧定侯看着他，忽然又笑了笑。

鄧定侯道：「也許你本來就準備在這裏停下來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有些人做事總喜歡兜圈子，明明他要做的事，他卻寧願多花好幾倍氣力讓別人替他去做。」

丁喜道：「這人有毛病。」

鄧定侯道：「一點也沒有。」

丁喜道：「那末他爲了甚麼？」

鄧定侯道：「因爲他做的很多事都只有傻瓜才肯做，他不願別人認爲他也是個好心的傻瓜，卻寧願讓別人把他當做冷酷的人。」

丁喜道：「你認爲我就是這一種人？」

鄧定侯道：「一點也不錯。」

丁喜道：「你把我當傻瓜？」

鄧定侯道：「你也怕我問你，城裏大大小小的客棧至少有七八十間，你爲甚麼不住，卻偏偏要到這種鬼地方來受罪。」

丁喜道：「你好像並沒有問。」

鄧定侯道：「我根本不必問。」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因爲我也知道，要到餓虎崗去，就一定得經過這裏。」

丁喜道：「你還知道甚麼？」

鄧定侯道：「我還知道你算準了小馬一定會陪王大小姐到餓虎崗去，他們都是性急的人，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會動身。」

丁喜道：「所以就在這裏等着？」

鄧定侯笑道：「若是別人要去做傻瓜，你也許會讓他去做的，但小馬卻不是別人，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兄弟。」

他微笑着，拿起掛在樹枝上的馬鞭，又道：「等他來的時候，你是不是準備用這馬鞭套住他的頸子？」

丁喜看着他，忽然也笑了笑，道：「我只想問你句一話。」

鄧定侯道：「你問吧！」

丁喜道：「你認爲自己是甚麼？你是我肚子裏的虫？」

鄧定侯要笑，卻沒有笑出來。

風聲中忽然傳來了一陣車輪聲，聲音很輕，車馬還在很遠。

丁喜卻已竄出了樹林，伏在道旁，把一隻耳，貼在地上。

鄧定侯也跟過來，壓低聲音道：「是不是他們來了？」

丁喜道：「不是。」

鄧定侯忙問道：「你怎麼知道不是？」

丁喜道：「車廂是空的，沒有人。」

鄧定侯道：「你聽得出？」

丁喜道：「嗯。」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原來你的耳，比王大小姐還靈。」

車聲忽然已近了，已隱約可以聽到鞭梢打馬的聲音。

既然只不過是輛空車，爲甚麼如此着急趕路？

丁喜忽然又道：「車上雖然沒有人，卻載着很重要的東西。」

鄧定侯道：「有多重？」

丁喜道：「總有七八十斤。」

鄧定侯道：「你怎麼知道那不是人？」

丁喜說道：「因爲，人不會用腦袋去撞車頂。」

他的耳朵還沒有離開地面，聽得出有樣東西把車廂撞得不停的發響。

一樣七八十斤重的東西，能夠撞到車頂。

鄧定侯眼睛亮了：「莫非是霸王槍？」

丁喜道：「很可能。」

鄧定侯說道：「趕車的，莫非就是王大小姐？」

丁喜沒有開口。

他已看見了一輛黑漆大車，在夜色中飛馳而來。

趕車的一身黑衣，頭上還戴着頂馬連坡大草帽。

假如這個人眞的就是王大小姐，她這樣做，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她的行動一定要秘密，絕不會讓對方發現她的行踪，所以她雖然急着趕路，卻還是沒有騎馬，馬走得雖然比車快，卻沒有地方可以收藏她的霸王槍。

——小馬爲甚麼不在？

——是不是他們已約好了地方會合？

鄧定侯聲音壓得更低，問道：「我們跟着去看怎麼樣？」

丁喜冷冷道：「有甚麼好看的？」

鄧定侯道：「你不去，我去。」

這時馬已從他們面前急馳而過，趕車的急着趕路，根本沒注意到別的事。

鄧定侯一伏身，突然箭一般竄了出來。

鄧定侯淩空翻了個身，一隻手輕輕的搭上了馬車後的橫架，就像是片楓葉般掛了上去。

車馬已衝出十丈外，轉眼間又沒入黑暗中，鄧定侯好像還向丁喜揮了揮手。

丁喜目送着車馬遠去，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假如前面也有人在聽着這輛馬車的動靜，一定會覺得奇怪，明明是一輛空車廂的，爲什麼會忽然多出一個人來？」

他翻了個身，躺在地下，靜靜的看着天上的星光。

星光照在他眼睛裏，他眼睛裏的確像是隱藏着很多秘密。

× × ×

前面的黑暗中，的確也有個人像他一樣，用一隻耳朵貼在地上，凝神傾聽。

他的臉灰白平板，仔細看着，就能看出他臉上戴着個人皮面具。

另外還有個人動也不動的伏在他身邊，除了遠處的車馬聲外，四週只能聽見他們兩個人的呼吸聲，其中有個人的呼吸很急促。

「奇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忽然道：「明明是輛空車廂的，怎麼會多出一個人來？」

「是不是有個人在半路上了車？」

「可是車馬並沒有停。」

「也許他是偷偷上車的，也許連趕車的都不知道車上已多了一個人。」

這人看着他的同伴時，神色顯得畏懼而恭敬，一雙靈活狡黠的眼睛，總是在不停的東張西望着，赫然竟是蘇小波。

他的同伴是誰呢？

蘇小波道：「假如這人眞的能在別人不知不覺中上了車，輕功一定不弱，說不定就是丁喜。」

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冷笑了一聲，道：「你

們兩個都該死。」

蘇小波怔了怔，臉色大變道：「我……我們兩個人？」

黑衣人冷冷一哼，道：「你太多咀，他太多事。」

蘇小波立刻緊緊閉上了咀，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了。

黑衣人的呼吸更急促，忽然從身上拿出個玉瓶，倒出顆黑色的藥丸，吞了下去。

一拔開瓶塞，風中立刻傳出一種奇異的藥香。

——難道這個人眞的就是百里長青？

——難道百里長青眞的就是那殺人兇手？

車馬已近了。

黑衣人剛閉上眼睛，又張開，眼睛裏精光四射，忽然道：「你帶着暗器沒有？」

蘇小波點點頭。

黑衣人道：「用你的暗器打馬，我對付車上的兩個人。」

蘇小波又點點頭。

他還是不敢開口，這黑衣人輕描淡寫的一句話，竟似比沙場上的軍令還有效。

黑衣人目光閃動，冷笑道：「不管來的是什麼人，只要來，就得死！」

——來的若不是他要找的人呢？他不管。

就算殺錯了人，他也不在乎，別人的死活，他從來不放在心上。

神拳遭挫折　窄劍顯神威

車馬急行，冷風撲面。

鄧定侯輕飄飄的掛在馬車後，對自己的身手覺得很滿意。

他成家已多年，他的妻子細腰長腿，是個需要很強烈的女人，經過多年的恩愛生活後，更能和他配合無間，他也一直對她很滿意。

可是，一個女人生過了孩子後，情況不同了。

所以近年來他很少睡在家裏，外面的女人，總是比妻子更體貼，更年靑的。

在這方面，他一向很有名。

老天也好像對他特別照顧，過了七八年的荒唐生活，他的體力居然還很好，反應依舊靈敏，身手依舊矯健的，看來還是個年青人。

他的妻子腰肢却已粗得多了，一個女人的性生活若是不能滿足，往往就會用「吃」來作發洩。

她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因爲無論什麼事都不能代替她的丈夫，她雖然吃得好，穿得好，心裏還是有很多苦悶無法發洩。

想到初婚時的纏綿恩愛，他忽然對自己的妻子有了種歉疚之意。

他決定這次回去後，一定要在家裏多躭幾天，也許還可以多生一個兒子。

車子一陣顫動，他忽然從玄想中驚醒，忍不住笑了。

「這種時候，我怎麼會想起這種事的？」

人們爲什麼總是會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情況中，想起一些不該想的事？

是什麼事讓他聯想到他妻子的？是不是因爲他的妻子也來自閩南？……

——五月十三，天帝誕辰。

他還有個朋友的生日，好像也是五月十三日，他好像在無意中聽見過的。

這朋友是誰？

鄧定侯的瞳孔突然收縮，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就在這時，拉車的馬忽然一聲驚嘶，往道旁直衝了過去。

車馬忽然翻倒。

鄧定侯雙臂一振，淩空拔起。

道旁的草叢中，還有一道寒光射出，打在已倒下的馬腹上。

還有個人也從道旁的草叢中竄了出來，身法竟似比暗器還快。

只聽趕車的大呼：「是你！我早就知道你會來找我的。」聲音尖銳，果然是王大小姐的聲音。

她衝過來拉車門，想拿車廂裏的霸王槍，黑衣人却已淩空向她撲下。

鄧定侯本來可以乘這時候走的，這黑衣人的目標並不是他。

他沒有走。

他不能看着王大小姐死在這人的掌下，他一定要撕下這人的面具來。

黑衣人凌空下擊，如鷹搏兔，王大小姐竟連閃避招架的機會都沒有。

一擊致命，不留活口。

這黑衣人雙手幾乎已觸及了她的頭髮，突聽「呼」的一聲，一股勁風從旁邊撞了過來。

少林神拳！

據說這種拳法練到爐火純靑時，在百步外就可以致人於死！

鄧定侯的神拳雖然還沒有這種威力，但一拳擊出，威力已十分驚人。

黑衣人只有先避開這一拳，招式雖撤回，餘力却未盡。

王大小姐還是被他的掌風掃及，「砰」的一聲撞在馬車上，幾乎暈了過去。

幸好鄧定侯已擋在面前。

黑衣人冷笑道：「好一個護花使者，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們，讓你們死在一起。」

他的聲音沙啞低沉，顯然是逼着嗓子說出來的。

他是不是怕鄧定侯聽出他本來的聲音？

鄧定侯忽然笑了笑，道：「我勸你最好還是不要出手。」

黑衣人道：「爲什麼？」

鄧定侯道：「因爲我知道你一定認得我，我也一定認得你，所以你只要一出手，五招之內，我就能看出你是誰了。」

黑衣人冷笑道：「你看着。」

這三個字說出，他已攻出兩招，鄧定侯剛閃避開，還擊了一招，他又攻出三四招。

他的出手不但迅急狠毒，變化奇詭，出手五招，用的竟是五種不同門派的武功。

他第一招攻出時，五指彎曲如鷹爪，用的是淮南王家的「大鷹爪功」。

這一招還未用完，他的身子忽然轉開，出手已變成武當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法」。

鄧定侯還擊一招，他雙手乍發，連消帶打，竟是岳家散手中的殺着「烈馬分鬃」，就在這同一刹那間，又踢出了一着北派掃堂腿。

這一着很快又變成了「拐子鴛鴦脚」，然後忽然又沉腰坐馬，進逼中宮，雙拳帶風，直打胸膛，竟變成了鄧定侯的看家本領「少林神拳」。

這五招間的變化，實在是瑰麗奇幻，叫人看得眼花繚亂。

黑衣人冷冷道：「你看出我是誰？」

鄧定侯看不出。

他只看出了一件事，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他實在也不是這個人的敵手。

「神拳小諸葛」縱橫江湖多年，什麼樣的厲害角色他都見過，這還是他第一次覺得自己技不如人。

少林神拳走的是剛猛一路，全憑一口氣，現在他的氣已餒，拳勢也弱了。

黑衣人招式一變，竟似北派劈掛掌，混着大開碑手使出來。

這正是掌法中最剛烈最威猛的一種。

他以剛尅剛，以强打强，七招之間，鄧定侯已被逼入死角。

車輪還在轉動，馬的嘶聲已停頓，王大小姐從車窗裏抓住了她的槍，還沒有拔出來。

突聽「喀喇」一聲，轉動的車輪被打得粉碎，接着又是「格」的一响，竟像是骨頭折斷的聲音。

王大小姐轉過頭，才發現鄧定侯的一條手臂已抬不起來。

黑衣人出手更兇，更狠，他已決心不留下一個活口。

王大小姐臉上汗珠滾滾，還是拔不出這桿也不知被什麼東西嵌住了的霸王槍。

鄧定侯肘間關節被對方掌鋒掃着，也已疼得汗如雨落了。

這種劇烈的痛苦，却激發了他的勇氣，使得他更爲清醒。

他以一隻手擊出的招式，竟比兩隻手還有效。

他的聲名本就是由血汗和性命去拚來的，他當然不會這麼容易就倒下去。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有寒光一閃，像流星般飛了過來。

黑衣人一側身，這道流星般的光芒就「奪」的釘在馬車上，竟是一柄短劍。劍鋒奇窄，光芒四射的短劍。

鄧定侯立刻鬆了口氣，他已看出黑衣人臉上起了種連面具都掩不住的變化。

他精神一振，奮力攻出三拳。

黑衣人却忽然凌空躍起，倒翻了出去。

就在這時，又是寒光一閃，王大小姐終於拔出了她的霸王槍。

鄧定侯一回手，乘着她這一拔之力，將這桿槍標槍般的擲了出去。

一丈三尺長，七十三斤重的霸王槍，槍風破空，是多大的威力！

只見黑衣人凌空一個翻身，忽然反手抄住了這桿槍，借力使力，向下一戳。

一聲慘呼，一個人被槍鋒釘在地上。

黑衣人却又借着這一槍下戳的力量，彈丸般從槍桿上彈了起來，又是凌空幾個翻身，竟掠出十餘丈，身形在遠處樹梢又一彈，就看不見了。

鄧定侯幾乎已看得怔住。

少林門下雖然並不以輕功見長，他自己却一向喜歡輕功。

他的輕功身法別有傳授，在這方面，他一向很自負，總認爲江湖中已很少有人的輕功比得上他。

可是現在他跟這個黑衣人一比，這個人若是飛鷹，他最多只不過是隻麻雀。

直到這時候，他才發現自己的確應該回去多躭幾天了。

他花在女人身上的功夫實在太多了。

就在他覺得自己以後應該遠離女人之時，已有個女人走過來，扶住了他。

王大小姐的手雖然冰冷，聲音却是溫柔的：「你傷得重不重？」

鄧定侯苦笑搖頭。

有些人好像命中註定就離不開女人的，就算他不去找女人，女人也會找上他。

他在心裏暗嘆了口氣，忽然問道：「丁喜呢？」

王大小姐怔了怔，道：「他來了？」

鄧定侯已不必回答這句話，他已看見丁喜慢吞吞的從黑暗中走了出來。

王大小姐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釘在馬車上的短劍：「這是你的劍？」

丁喜道：「嗯。」

王大小姐道：「剛才那個黑衣人好像已認得你這柄劍？」

丁喜道：「哦？」

王大小姐目光閃動，盯着他，道：「他是不是也認得你？」

丁喜淡淡道：「我也不知道他認不認得我，我只知道我不認得他。」

王大小姐道：「你連他長得是什麼樣子都沒有看清楚，怎麼知道不認得他？」

丁喜板起臉，冷冷的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看清楚？」

王大小姐眼珠子轉了轉，忽然笑了笑，道：「也許你真的比我們看得都清楚一些，他剛才就是從你那邊逃走的。」

丁喜搖頭道：「哼。」

王大小姐忽然又沉下臉，道：「他剛才既然是從你那邊逃走的，你爲什麼不攔住他。」

丁喜冷冷道：「因爲你的霸王槍，先替他開了路。」

王大小姐說不出話來了。

丁喜走過來，拔起了霸王槍，忽又冷笑道：「他的確應該謝謝你們，本來他已來不及把這個人殺了滅口，你們却及時把這桿槍送給了他。」

鄧定侯輕咳兩聲，苦笑道：「他殺的這個人是誰？」

丁喜道：「蘇小波。」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你果然沒有看錯，蘇小波果然眞是跟他串通的。」

丁喜又慢慢的走過來，拔出了車上的劍。

鄧定侯道：「這的確是口好劍。」

他還想再仔細看看，却已看不見了。

丁喜一反手，這柄劍忽然縮入他的衣袖。

鄧定侯道：「你剛才那一劍雖然並不想傷人，却已把別人嚇走了。」

丁喜道：「你怎麼知道，我那一劍不想傷人？」

鄧定侯笑了笑，道：「這柄劍釘在馬車上，只釘入了兩寸。」

這是事實，車上的劍痕猶在。

鄧定侯道：「以你的腕力，再加上這柄劍的鋒利，若是眞的想傷人，這一劍擲出，就算打在石頭上，至少也應該打進去五六寸。」

丁喜冷冷道：「你也未免把我的力氣估量得太高了一些。」

鄧定侯又笑了笑道：「不管怎麼樣，那黑衣人總是被這一劍嚇走的。」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他怕的當然並不是這口劍，而是你這個人。」

丁喜淡淡道：「或者他也把我估量得太高了。」

鄧定侯道：「他至少知道這是你的劍，至少知道你是個甚麼樣的人，所以他才會走。」

丁喜看了他兩眼，說道：「你究竟想說甚麼？」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有很多的話我都想說出來，只不過現在……」

丁喜道：「現在怎麼樣？」

鄧定侯道：「現在我只想問你一句話。」

丁喜道：「你爲甚麼不問？」

鄧定侯盯着他的眼睛。

鄧定侯道：「你心裏究竟隱藏着甚麼事？爲甚麼不肯說出來？」

丁喜冷冷道：「你既然知道，我又何必再說。」

鄧定侯道：「我怎麼會知道？」

丁喜冷笑道：「你既然不知道，憑甚麼斷定我心裏有事。」

鄧定侯怔了怔，苦笑道：「其實我心裏也

藏着件事，沒有說出來。」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我知道有個人雖然是在關外成名的，但是他成長的地方，却是閩南。」

丁喜聽着。

鄧定侯道：「閩南是個很偏僻的地方，少年人想在那裏出頭，很不容易，所以他們就到外面來闖天下，有的人到了中原，有的人出了關。」

王大小姐道：「他們？」

鄧定侯道：「當然在一起闖蕩江湖的，當然不止一個人。」

王大小姐臉色又發了白，道：「你是說，我父親也是他們其中之一？」

鄧定侯道：「我現在說的只是一個人，他在閩南闖過天，下却在關外成名，所以他跟你父親是老朋友。」

王大小姐臉色更蒼白，握緊他的手，道：「你說的是百里長青。」

鄧定侯點點頭，道：「一個人發跡之後，總不願再提起以前那些不得意的往事，所以他和你父親在閩南那一段經歷，江湖中很少有人知道。」

王大小姐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鄧定侯道：「因爲我老婆的娘家恰巧也是閩南的武林世家，她的一個大伯以前還跟百里長青有過往來。」

提起他的妻子，他就在有意無意間，輕輕掙開了王大小姐的手。

王大小姐沒有注意。

鄧定侯又道：「閩南的武林世家，大多數都很保守，因他們的鄉土觀念很重，語言又和中原完全不同，所以他們的子弟，很少到中原來。」

王大小姐道：「所以百里長青在閩南的往事，中原很少有人知道。」

鄧定侯道：「可是我老婆却在我面前提起過，她的大伯是遼東大俠的老友，她也覺得有光采，她甚至還知道百里長青的生日。」

王大小姐說道：「是嗎？她又怎麼會知道的？」

鄧定侯道：「因爲她的大伯曾經告訴過她，百里長青的生日，跟她是在同一天。」

王大小姐道：「是那一天？」

鄧定侯道：「五月十三。」

× × ×

繁星在天，大地更安靜，暖風吹過樹梢，柔軟如情人呼吸。

丁喜忽然道：「你們爲甚麼不說話了？」

沒有反應。

丁喜道：「不說話的意思，是不是因爲你們都已認定了，百里長青就是那該死的天才兇手。」

王大小姐恨恨道：「看來他還是個該死的奸細。」

鄧定侯道：「我們的聯營鏢局若是組織成功，青龍會的勢力就難免要受到影响，所以他就把我們的秘密出賣給你。」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他這麼樣做，不但破壞了紅花五犬旗的威信，而且還可以坐收漁利。」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但他却想不到聰明的丁喜也有失手的時候，這一次的計劃既然已注定失敗，他就只有再發動第二次。」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幸好早已將青龍會的勢力，滲透入餓虎崗，餓虎崗恰巧發起了一個黑道聯盟，他就決心要把這組織收買了，讓黑道上的朋友和紅花五犬旗火併。」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只可惜餓虎崗上的兄弟們，還有些不聽話的，他既然無法收買到這些人，於是就索性把他們殺了滅口。」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然後他再讓我們來替他背這個黑鍋，叫你也回不了餓虎崗，因爲他對聰明的丁喜多少還有些顧忌。」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大王鏢局堅決不肯加入紅花五犬旗，也許就是因爲王老爺子早已知道了他的陰謀，他們早年在閩南時，本是很親密的朋友。」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據說青龍會的發祥地，本來也在閩南……。」

鄧定侯接道：「王老爺子早年時，說不定也會加入過他們的組織。」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道：「等到青龍會要把努力擴展到中原鏢局時，當然就會要王老爺子爲他們効力，但這時王老爺子已看透了他們的眞面目，雖然被他們威逼利誘，也不爲所動，所以才會慘死在他們手下。」

丁喜道：「有理。」

鄧定侯笑了笑，道：「你已經說了九句有理，一定是眞的認爲我有理了。」

丁喜也笑了笑，說道：「我承認你說的，每句話都有理，只可惜我連一點證據都沒有看見。」

鄧定侯道：「你要甚麼樣的證據？」

丁喜道：「隨便甚麼樣的證據都行。」

鄧定侯道：「假如沒有證據，我們就不能把百里長青當做兇手？」

丁喜道：「不能。」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他是王老爺子的朋友，早年也曾經在閩南鬼混過，我們走鏢的路綫和秘密，只有他完全清楚，他不但武功極高，而且還練過百步神拳，甚至連你用的兵器他都知道。」

他嘆息着，又道：「所有的條件，只有他一個人完全符合，這難道還不够。」

丁喜道：「還不够。」

鄧定侯道：「爲甚麼？」

丁喜道：「因爲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並不是只有他一個。」

鄧定侯道：「除了他還有誰？」

丁喜又笑了笑，道：「至少還有你。」

鄧定侯道：「我？」

丁喜道：「你也是王老爺子的朋友，你的妻子既然是閩南人，你當然也到閩南去過，你們鏢局的秘密，你當然也知道。」

鄧定侯苦笑道：「而且我當然也練過百步神拳，而且練得還很不錯。」

丁喜微笑道：「我當然也知道你絕不會是兇手，我只不過在提醒你，符合這些條件的人，並不一定就是兇手。」

鄧定侯看看他，忽然也笑了笑，道：「你只忘了一點。」

丁喜道：「哦。」

鄧定侯道：「這些條件，我並不能完全符合，因爲我直到昨天晚上爲止，還不知道你用的是甚麼兵器。」

丁喜不能否認。

鄧定侯道：「近來你的名氣雖然已不小，可是江湖中人見過你用兵器的却不多。」

丁喜也不能否認。

他的確一向很少出手，要解決困難時，他使用的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劍。

鄧定侯一直都在盯着他，又笑了笑，道：

「其實我當然知道，你絕不會和那兒手串通的，只不過……」

丁喜道：「只不過怎麼樣？」

鄧定侯道：「我總覺得你應該認得百里長青。」

丁喜道：「為甚麼？」

鄧定侯道：「因為他對你的事，好像很瞭解，你對他的事，好像也很關心。」

王大小姐忽然冷笑道：「不但很關心，而且一直都在為他辯白，難道……」

丁喜也在冷笑，道：「難道你們認為我是他兒子？」

王大小姐道：「不管你是他的甚麼人，你既然要為他辯白，也應該拿出證據來。」

丁喜道：「所以，我就該跟你們到餓虎崗去。」

王大小姐道：「不管『五月十三』是不是百里長青，現在都已到了餓虎崗。」

丁喜說道：「所以，我現在就應該跟你們去。」

王大小姐終於承認：「我就是要你現在就去。」

丁喜道：「哈哈。」

王大小姐道：「哈哈是甚麼意思？」

丁喜道：「哈哈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說甚麼，我不去就是不去。」

王大小姐怔住。

她看看鄧定侯，鄧定侯也只有看看她。

丁喜悠然道：「兩位還有甚麼高論？」

王大小姐真的着急了，連眼圈都已急紅了，忽然大聲道：「你為甚麼不問問我小馬的下落？」

丁喜道：「為甚麼要問？」

他冷冷的接着道：「他又不是個小孩子，難道還要人一天到晚的跟着他，餵他吃奶。」

王大小姐臉也紅了，終於忍不住道：「可是……可是他們也已經去了餓虎崗，你難道——難道就一點也不着急？」

鄧定侯已經先着了急，搶着問道：「他們是幾時去的？」

王大小姐道：「我到酒樓去跟你們見面的時候，本來是叫他們在客棧裏等待我的，誰知道……」

鄧定侯道：「誰知道等你回去時，他們兩個人已經走了。」

王大小姐咬着咀唇，點了點頭，道：「小琳告訴我，小馬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他的丁大哥。」

鄧定侯道：「他知道你去找丁喜，當然不敢再等在那裏挨罵。」

丁喜沉着臉道：「我唯一要罵的人，就是我自己。」

鄧定侯道：「不管怎麼樣小馬總是你的好兄弟，現在餓虎崗雖然是把你當做叛徒，當然也不會放過他。」

丁喜道：「哼。」

王大小姐道：「他們臨走的時候，還交待着客棧的帳房，說他們要到餓虎崗去看看，不管結果怎麼樣，他都會有話留給老山東的。」

鄧定侯道：「現在他們到餓虎崗去，簡直就等於是送羊入虎口，所以……」

王大小姐搶着道：「所以不管怎麼樣，我們都應該儘快趕去。」

丁喜道：「哼哼。」

王大小姐道：「哼哼又是甚麼意思。」

丁喜冷冷道：「哼哼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們到那裏去，我都要去睡覺了。」

× × ×

駕車的馬，本來不會是好馬，但歸東景的馬，卻沒有一匹不是好馬。

丁喜剛才臨走的時候，已將這匹馬繫在樹上，他看來雖然是個粗枝大葉的人，其實做事一向很仔細，因為他從小就得自己照顧自己。

他也不管別人是不是在後面跟着，一個人走回來，從車廂裏找出半罈酒一口氣喝下去，就跳上車頂，舒舒服服的躺下，放鬆了四肢。

能有這麼樣一個地方，他已經覺得很滿意了。

鄧定侯和王大小姐，當然也只有跟着他來了。

他們找了些枯枝，生了一堆火。

——這裏雖然不會有虎狼，蛇虫卻一定會有的，生個火總是安全些。

鄧定侯也是個做事仔細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活到現在。

「你手臂上的傷怎麼樣？」

「還好。」

「我帶着有金創傷，我替你看看。」王大小姐忽然顯露了她女性的溫柔。

她輕輕撕開了鄧定侯的衣袖，用一點燒酒為他洗淨了傷口，倒了一點藥在上面，再撕開自己一條內裙，替他包紮了起來。

她的動作溫柔而體貼，只可惜丁喜完全沒有看見。

他脫下了自己的衣服，捲起來作枕頭，睡得好舒服。

王大小姐好像也沒有看見他，卻又偏偏忍不住道：「你看看這個人，在這種地方他居然也能睡得着。」

鄧定侯笑了笑，道：「據說他從小就在江湖中流浪了，像他這種人，有時連站着都能睡覺的。」

王大小姐咬着咀唇，沉默很久，又忍不住道：「他難道一直都沒有家？」

鄧定侯道：「好像沒有。」

王大小姐彷彿在嘆息，卻還是板着臉，冷冷道：「據說沒有家的人，總是對朋友特別够義氣的，他卻好像是個例外。」

鄧定侯說道：「你認為他對小馬，不够義氣？」

王大小姐道：「哼。」

鄧定侯道：「也許他只不過因吃的苦太多，所以做事就比別人小心些。」

王大小姐冷笑道：「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不管吃了多少苦，都不該像他這麼樣怕死。」

鄧定侯看着她，微笑道：「你好像對他不滿意。」

王大小姐道：「哼哼。」

鄧定侯微笑着道：「你又認為他不喜歡你了。」

王大小姐道：「我……」

鄧定侯打斷了她的話，道：「有些人心裏雖然喜歡一個人，咀裏卻絕不會說出來的，有時他心裏越喜歡，表面上反而越冷淡。」

王大小姐道：「為甚麼？」

鄧定侯道：「因為他的身世孤苦，生活又不安全，而且隨時隨地都可能死在別人的刀劍下，所以他們若是真的喜歡一個人時，反而要儘量疏遠。」

王大小姐道：「因為他不願連累了他喜歡的這個女孩子。」

鄧定侯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你認為丁喜是這種人。」

鄧定侯道：「他是的。」

他嘆息着，又道：「他表面看來雖然很洒脫，很開朗，其實心裏卻一定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王大小姐凝視着他，柔聲道：「你好像總是在替別人着想，總是很能瞭解別人。」

鄧定侯笑了笑，道：「這也許只因為我已

經老了，老頭子總比較容易諒解年青人的。」

王大小姐嫣然一笑，道：「像你這樣的老頭子，世界上只怕還沒有幾個。」

這時一陣仲夏之夜的柔風，正吹過青青的草地。

星光滿天，火光閃動，照紅了她的臉，屋中充滿了綠草的芬芳，綠草柔軟如氈。

她笑得又那麼溫柔。

鄧定侯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在跳得很快。

他並不是那種一見了美麗女人就會心跳的男人，可是這個女孩子……

他絕不能讓這種情況再發展下去，勉强笑了笑，道：「看樣子我們也沒有甚麼地方可去了，不如也將就在這裏睡一夜，有甚麼話，等到明天再說。」

王大小姐點點頭，道：「現在並不太熱，我們就睡在火旁邊好不好？」

鄧定侯好像嚇了一跳：「我們？」

王大小姐道：「你流了很多血，一定會覺得冷的，當然應該睡在火光旁邊。」

鄧定侯道：「可是你……」

王大小姐道：「我當然也睡在這裏，我怕蛇。」

鄧定侯道：「你……你可以睡到車上去。」

王大小姐微笑道：「蛇難道不會爬到車上去？」

她嫣然一笑，又道：「假如你怕我，可以睡得離你遠一點，我會睡得很好，絕不會滾到你身邊去的。」

× × ×

她的睡像並不好。年青的女孩子，睡像都不會太好，何況，一個像她這麼樣嬌生慣養的大小姐，睡在這種草地上，當然睡不安穩。

睡夢中，她忽然翻了身，一雙手竟壓到鄧定侯胸口上了。

她的手柔軟而纖美。

鄧定侯連動都不敢動。

他也不是那種坐懷不亂的君子，對年青美麗的女孩子，他一向很有興趣。

可是這個女孩子……

他嘆了口氣，禁止自己想下去。

他開始想到丁喜——

這個年青人的確有很多長處，他喜歡他，就好像喜歡自己的親兄弟一樣。

他又想到了他的妻子——

這幾年來，他的確太冷落她了，她卻一直都是個好妻子。

他需要時，她就算已沉睡，還是從來也沒有拒絕過他。

想起了他們初婚時那些恩愛纏綿的晚上，想起了她的溫柔與體貼，想起了她柔軟的腰肢，想起了豐滿修長的雙腿……

他又禁止自己再想下去。

又是一陣柔風吹過，他輕撫着臂上的傷口，忽然覺得很疲倦，非常疲倦……

他睡着了。

× × ×

丁喜卻還沒有睡得着，他們剛才說的話，一句他都聽得清清楚楚。

「就算他心裏喜歡你，咀上也絕不會說出來的，……」

「他心裏一定有很多解不開的結……」

鄧定侯的確很瞭解他，但卻還瞭解得不够深。

他疏遠她，冷淡她，並不是因為他怕連累了她，而是因為他不敢！

他不敢，因為他總覺得自己配不上，一種別人永遠無法解釋的自卑，已在他心裏打起了結，生下了根。

根已很深了。

他心裏的結，也不是現在打起來的，遠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飢餓，恐懼，寒冷，像野狗般蜷伏在街頭，為了一塊冷飯被人像野狗般毒打。

只要一想起這些往事，他身上的衣服就會被冷汗濕透，就會不停打冷戰。

他的童年，實在比噩夢還可怕。

現在這些悲慘的往事雖然早已過去，他身上的創傷也早已平復。

可是他心裏的創傷，卻是永遠也沒法子消除的。

「你好像總是在替別人着想，好像總是這麼樣瞭解別人……」

他又想到：鄧定侯的確是個好朋友，好漢子，他已經欠他很多，幾乎也很難還清。

丁喜知道他很喜歡她。

雖然他已有了家，有了妻子，可是這些事對丁喜說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是絕不能對不起朋友的。

「一個從來沒有家的人，對朋友總是特別够義氣的。」

「你認為他對小馬不够義氣？」

丁喜在心裏嘆了口氣，小馬不但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兄弟，他的手足。

小馬這一去，的確是送羊入虎口的。

難道他真的就這麼樣看着？

他閉上眼睛，決心要小睡片刻，明天還有很多很多事要做。

繁星滿天，夜風溫柔。

明天一定是好天氣。

× × ×

旭日東升。第一綫陽光衝破晨霧，照射在大地上時，鄧定侯就醒了。

他醒來的時候，陽光正照在王大小姐烏黑柔軟的頭髮上。

她的睫毛也很長，她的雙頰嫣紅，柔髮上帶着種醉人的幽香。

她就睡在他身旁，睡得就像是個孩子。

鄧定侯大醉後醒來時，常常會在自己身邊發現一個陌生而年青的女人，他通常都要想很久，才能想起這個女人是怎麼到他床上來的。

可是這一次……

他沒有想下去，悄悄的站起來，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晨郊外的清新空氣。

然後他就忽然怔住。

睡在車頂上的丁喜已不見了，繫在樹上的那匹馬也不見了。

清晨郊外的空氣很新鮮。

鄧定侯見到馬車還停在原來之處，不過那匹馬和丁喜去了那裏？

馬匹不會自己走脫的，一定有人把馬匹解開。

這是丁喜所做的嗎？

他再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但似乎還沒有把醉後的酒意消除，腦子有點模糊。

他在想着，丁喜已走了，為甚麼不說一句話？

「丁喜真的走了？」

他是真的走了，不但帶走了那匹馬，還帶走了一罈酒，卻在車板上留下了兩個字：「再見！」

再見的意思，有時候就是永不再見。

「他為甚麼不辭而別？是不是我們逼他上餓虎崗？」王大小姐用力咬着咀唇：「我實在想不到他居然是個這麼怕死的懦夫。」

「他絕不是。」鄧定侯說得很肯定：「他不辭而別，一定有原因。」

「甚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鄧定侯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認爲我已經很瞭解他。」

王大小姐道：「可是你想錯了。」

鄧定侯嘆道：「他實在是個很難瞭解的人，誰也猜不透他的心事。」

王大小姐道：「我想他一定認得百里長青，說不定是跟百里長青有甚麼特別的關係。」

鄧定侯道：「看來的確好像是有一點，其實却絕對的沒有。」

王大小姐道：「你知道？」

鄧定侯點點頭，道：「他們的年紀相差太多，也絕不可能有交朋友的機會。」

王大小姐道：「也許他們不是朋友，也許他眞的就是百里長青的兒子。」

鄧定侯笑了。

王大小姐道：「你認爲不可能？」

鄧定侯道：「百里長青是個怪人，但從來沒有娶過妻子，我甚至從來也沒有看見他跟女人說過一句話。」

王大小姐道：「他討厭女人？」

鄧定侯點點頭，苦笑道：「也許就因爲這原因，所以他才能成功。」

他也知道這句話說得有點語病，立刻又接着道：「說不定丁喜也是到餓虎崗去的。」

王大小姐說道：「爲甚麼他不跟我們一起去？」

鄧定侯道：「因爲我受了傷，你……」

王大小姐板着臉道：「我的武功又太差，他怕連累我們，所以寧願自己一個人去。」

鄧定侯道：「不錯。」

王大小姐冷笑道：「你眞的認爲他是這麼够義氣的人？」

鄧定侯道：「你認爲他不是？」

王大小姐道：「可是他總該知道，他就算先走了，我們還是一定會跟着去的。」

鄧定侯道：「我們？」

王大小姐盯着他，道：「難道你也要我一個人去？」

鄧定侯又笑了，又是苦笑。

他這一生中，接觸過的女人也不知多少，却從來也不懂應該怎麼拒絕女人的要求。

——也許就因爲如此，所以女人也很少拒絕他。

「你到底去不去？」

「我當然去。」鄧定侯苦笑着，看着自己脚上已經快被磨穿了的靴子：「我最近肚子好像已漸漸大了，正應該多走點路。」

× × ×

「你走不動時，我可以揹着你。」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當你在走不動時，也要我揹住你。」

× × ×

「我們是不是先去找老山東。」

「嗯。」

「你知道老山東是誰？」

「不知道。」

「我只希望這個老山東還不太老，我一向不喜歡跟老頭子打交道。」

「難道看不出我就是個老頭子？」

「你若是老頭子，我就是老太婆了。」

× × ×

兩個人若是有很多話說，伴結同行，就算很遠的路，也不會覺得遠。

所以他們很快就到了餓虎崗。

他們並沒有直接上山，鄧定侯的傷還沒有好，王大小姐也不是那種不顧死活的莽漢。

山下有個小鎭，鎭上有饅頭店。

「老山東，大饅頭。」

× × ×

「老山東饅頭店」資格的確已很老，外面的招牌，都已被烟燻得發黑了。

店裏老板，跑堂，廚子，都是同一個人，這個人也叫做老山東。

這個人倒還不太老，却因被烟燻黑了，只有笑起來時候，才會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

除了做饅頭外，他還會做山東燒鷄。

饅頭很大，燒鷄的味道很好，所以這家店的生意總不錯。

只有在大家都吃過晚飯，饅頭店已打了烊時，老山東才有空歇下來，吃兩個饅頭，吃幾隻鷄爪，喝上十來杯老酒。

× × ×

老山東正在喝酒。

一個人好不容易空下來喝杯酒，却偏偏還有人來打擾，心裏總是不愉快的。

饅頭店雖然已打烊了，却還開着扇小門通風，所以鄧定侯和王大小姐就走了進來。

老山東板着臉，瞪着他們，就好像把他們當做兩個怪物。

王大小姐也在瞪着他，也把這個人當做個怪物——有主顧上門，居然是吹鬍子瞪眼睛的人，不是怪物是甚麼？

鄧定侯道：「還有沒有饅頭，我要幾個熱的。」

老山東道：「沒有熱的。」

鄧定侯道：「冷的也行。」

老山東道：「冷的也沒有。」

王大小姐忍不住叫了起來：「饅頭店怎麼會沒有饅頭？」

老山東翻着白眼，道：「饅頭店裏當然有饅頭，打了烊的饅頭店，就沒有饅頭了，冷的熱的都沒有，連半個都沒有。」

王大小姐又要跳起來，鄧定侯却拉住了她，道：「若是小馬跟丁喜來買，你有沒有？」

老山東道：「丁喜？」

鄧定侯微笑道：「就是那個討人喜歡的丁喜。」

老山東道：「你是他的朋友？」

鄧定侯道：「我也是小馬的朋友，就是他們要我來的。」

老山東又瞪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饅頭店當然有饅頭，冷的熱的全都有。」

鄧定侯也笑了：「是不是還有燒鷄？」

老山東道：「當然有，你要多少都有。」

× × ×

燒鷄的味道實在不錯，尤其是那碗鷄鹵，用來蘸饅頭吃，簡直可以把人的鼻子都吃歪。

老山東吃着鷄爪，看着他們大吃大喝，好像很得意，又好像很密實。

鄧定侯笑道：「再來條鷄腿怎麼樣？」

老山東搖搖頭，忽然嘆了口氣，道：「鷄腿是你們吃的，賣燒鷄的人，自己只具有吃鷄爪的命運。」

王大小姐道：「你爲甚麼不吃？」

老山東又搖頭道：「我捨不得。」

王大小姐道：「那麼你現在一定已是個很有錢的人。」

老山東道：「我像個有錢人？」

他不像。

從頭到尾都不像。

王大小姐道：「你賺的錢呢？」

老山東道：「都輸光了，至少一半是輸給丁喜那小子的。」

王大小姐也笑了。

老山東又翻了翻白眼，道：「我知道你們一定把我看成個怪物，其實………」

王大小姐笑道：「其實你本來就是個怪物了。」

老山東大笑，道：「若不是怪物，怎麼會跟丁喜那小子交朋友？」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王大小姐，又道：「現在我才眞的相信你們都是他的朋友，尤其是你。」

王大小姐道：「因爲我也是個怪物？」

老山東喝了杯酒，微笑道：「老實說，你已經怪得够資格做那小子的老婆了。」

王大小姐臉上泛起紅霞，却又忍不住問道：「我那點怪？」

老山東道：「你發起火來脾氣比誰都大，說起話來比誰都兇，吃起鷄腿來像個大男人，喝起酒來像兩個大男人，可是我隨便怎樣看，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還是覺得你連一點男人味都沒有，還是個十足不折不扣的女人。」

他嘆了口氣，又道：「像你這樣的女人，若是還不奇怪？要怎麼樣的女人才奇怪？」

王大小姐紅着臉笑了。

她忽然覺得這個又髒又臭的老頭子，實在也有很多可愛之處。

老山東又喝了杯酒，說道：「前天跟小馬來的那小姑娘，長得雖然不錯，而且又溫柔，又體貼，可是，要我來挑，我還是會挑你做老婆。」

鄧定侯生怕他們再扯下去，搶着問道：「小馬來過？」

老山東道：「不但來過，還吃了我兩隻燒鷄，十來個大饅頭。」

鄧定侯道：「現在他們的人呢？」

老山東道：「上山去。」

鄧定侯問道：「他有沒有什麼話，交待給你？」

老山東道：「他要我一看見你們來，就儘快通知他，丁喜那小子爲什麼沒有來？」

王大小姐又開始咬起咀唇——認得她的人，有很多都在奇怪：她一生氣就咬咀唇，爲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把咀唇咬掉？

鄧定侯立刻搶着道：「現在我們已來了，你準備怎麼通知他？」

老山東道：「這些日子來，山上面的情況雖然已有點變了，但是他却還是有幾個好朋友，願意爲他們傳訊的。」

鄧定侯道：「這種朋友他還有幾個？」

老山東嘆了口氣，道：「老實說，好像已只有一個。」

鄧定侯道：「這位朋友是誰？」

老山東道：「拚命胡剛。」

鄧定侯道：「胡老五？」

老山東道：「就是他。」

王大小姐忍不住插口道：「這個胡老五是什麼樣的人？」

鄧定侯道：「這人驃悍勇猛，昔年和鐵胆孫毅並稱爲『河西雙雄』，可以算是黑道上有名的好漢。」

老山東插咀道：「他每天晚上都要到這裏來的。」

鄧定侯道：「來幹什麼？」

老山東道：「來買燒鷄。」

王大小姐笑了，道：「這位黑道上有名的好漢，天天自己來買燒鷄？」

老山東瞇着眼笑了笑，笑得有點奇怪：「他雖然天天來買燒鷄，自己却也只有吃鷄脚的命。」

王大小姐笑道：「燒鷄是買給他老婆吃的嗎？」

老山東道：「不是老婆，是老朋友。」

王大小姐道：「看來這個人非但是條好漢，而且還是個好朋友。」

現在夜已剛深，寂靜的街道上，忽然傳來「篤，篤，篤」，一連串聲音。

老山東道：「來了。」

王大小姐道：「誰來了？」

老山東道：「拚命胡老五。」

王大小姐笑道：「他又不是馬，走起路來怎麼會『篤，篤，篤』的响？」

老山東沒有回答，外面的响聲已越來越近，一個人彎着腰走了進來。

他彎着腰，並不是因爲他在躬身行禮，而是因爲他的腰已直不起來。

其實他的年紀並不大，看起來却已像是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子，滿頭的白髮，滿臉的刀疤，左眼上蒙着塊黑布，右手拄着根拐杖，一走進門，就不停的喘息，不停的咳嗽。

這個人就是那驃悍勇猛的拚命胡老五？就是那黑道上有名的好漢？

王大小姐怔住。

胡老五用拐杖點着地，「篤，篤，篤」，一拐一拐的走了進來，連眼都沒有往王大小姐和鄧定侯這邊看一眼。

老山東居然也沒有說什麼，從柜枱後面拿出了一個早已準備好油紙包，又拿出根繩子，把紙包紮起來，還打了兩個結。

胡老五接過來，轉過身，用拐杖點着地，「篤，篤，篤」，又一拐一拐的走了。

他們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王大小姐忍不住問道：「這個人就是那拚命胡老五？」

老山東道：「不錯。」

王大小姐道：「可是你們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老山東道：「我們用不着說話。」

鄧定侯道：「小馬看見那油紙包上繩子打的結，就知道我們來了，來的是兩個人。」

老山東笑道：「原來你也不笨。」

王大小姐道：「可是小馬在山上打聽出什麼，也該想法子告訴我們呀。」

老山東道：「他在山上暫時還不會出甚麼事，因爲孫毅跟他的交情也不錯，等到他有消息時，胡老五也會帶來的。」

王大小姐點點頭，忽又嘆了口氣道：「我實在想不通，拚命胡老五怎會是這樣的人。」

老山東喝下了最後一杯酒，慢慢的站起來，眼睛裏忽然露出一種說不出的悲傷，過了很久，才緩緩道：「就因爲他是拚命胡老五，所以才會變成這漾子。」

× × ×

寂靜的街道，黯淡的上弦月。鄧定侯慢慢的往前走，王大小姐慢慢的在後面跟着，月光把他們的影子拖得很長。

老山東已睡了，用兩張桌子一拼，就是他的床。

「轉過這條街，就是一家客棧，五分銀子就可以睡一宵了。」

這種小客棧當然很雜亂。

「到餓虎崗上的人，常常到那裏去找姑娘，你們最好留神些。」

王大小姐並沒有帶着她的霸王槍，她並不想做箭靶子。

鄧定侯忽然嘆了口氣，道：「做强盜的確也不容易，不拚命，就成不了名，拚了命又是什麼下場呢？那一身的內傷，一臉的刀疤，換來的又是什麼？」

王大小姐道：「做保鏢的豈非也一樣？」

鄧定侯勉强笑了笑，道：「只要是在江湖中混的人，差不多都一樣，除了幾個運氣特別好的，到老來不是替別人買燒鷄，就得自己賣燒鷄。」

王大小姐道：「你看那老山東以前也是在江湖中混的？」

鄧定侯道：「一定是的，所以直到今天，他還是改不了江湖人的老毛病。」

王大小姐道：「什麼老毛病？」

鄧定侯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管他娘。」

王大小姐笑了，笑得却不免有些辛酸：「所以丁喜畢竟還是個聰明人，從來也不肯爲別人拚命。」

鄧定侯皺眉道：「這的確是件怪事，他居然眞的沒有來。」

王大小姐冷冷道：「這一點也不奇怪，我早就算準他不會來的。」

鄧定侯沉思着，又道：「還有件事也很奇怪。」

王大小姐道：「什麼事？」

鄧定侯道：「餓虎崗那些人明明知道小馬是丁喜的死黨，居然一點也沒有難爲他，難道他們想用小馬來釣丁喜這條大魚？」

王大小姐道：「只可惜丁喜不是魚，却是條狐狸。」

一陣風吹過，遠處隱約傳來一聲馬嘶，彷佛還有一陣陣淸悅的鈴聲。

他們聽見馬嘶時，聲音還在很遠，又走出幾步，鈴聲就近了。

這四馬來得好快。

王大小姐剛轉街角，就看見燈籠下，「安住客棧」的破木板招牌。

鄧定侯忽然一把拉住了她，把她拉進了一條死巷子裏。

她被拉得連站都站不穩了，整個人都倒在鄧定侯身上。

她的胸膛溫暖而柔軟。

鄧定侯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這是什麼意思？

王大小姐忍不住要叫了，可是剛張開咀，又被鄧定侯掩住。

他的手雖然受了傷，力氣還是不小。

王大小姐的心也在跳得快了起來，她早已聽說過江湖中這些大亨的毛病。

他們通常只有一個毛病——

女人。

難道這才是他的眞面目？就在這種時候，這種地方……

王大小姐忽然彎起腿，用膝蓋重重的往鄧定侯兩腿之間一撞。

這並不是她的家傳武功，這是女人們天生就會的自衛防身的本能。

鄧定侯疼得冷汗都冒了出來，却居然沒有叫出來，反而壓低了聲音，細聲道：「別出聲，千萬不要被這個人看見。」

王大小姐鬆了口氣，終於發現前面已有兩匹快馬急馳而來，其中一匹馬的頸子上，還繫着對金鈴，「叮叮噹噹」不停的响。

也就在這時，「砰」的一聲，客棧旁的一排房間，忽然有一扇窗戶被震開，一張櫈子先打出來，一個人跟着竄出。

這人的輕功不弱，伸手一搭屋簷，就翻上了屋頂。

馬上繫着金鈴的騎士彷佛冷笑一聲，忽然揚手，一條長索飛出，去勢竟比弩箭還急。

屋頂上的人翻身閃避，本來應該是躲得開的。

可是這條飛索却好像又變成了條毒蛇，緊緊的釘住他，忽然繞了兩繞，就已將這人緊緊纏住。

馬上的騎士手一抖，長索便飛了回來。

後面一匹馬上的騎士，早已準備好一口麻袋，用兩隻手張開。

長索再一抖，這個人就像塊石頭一樣掉進麻袋裏。

兩匹馬片刻不停，又急馳而去，霎眼間就轉入另一條街道，沒入黑暗中，只剩下那淸悅而可怕的金鈴聲，還在風中「叮叮噹噹」的响着。

然後就連鈴聲都再聽不見了。

× × ×

兩匹馬倏忽來去，就彷佛是來自地獄的騎士，來拘拿逃魂。

王大小姐已看得怔住。

這樣的身手，這樣的方法，實在是駭人聽聞，不可思議的。

又過了片刻，鄧定侯才放開了她，長長吐出口氣道：「好厲害。」

王大小姐才長長吐出口氣，道：「他剛才用的究竟是繩子還是魔法？」

用飛索套人，並不是什麼高深特別的武功，塞外的牧人們，大多數都會這一手。

可是那騎士剛才用出的飛索，却實在太快，太可怕，簡直就像是魔索。

鄧定侯沉吟着，緩緩道：「像這樣的手法，你以前從來沒有見過？」

王大小姐眼睛亮了。

她見過一次。

丁喜從槍陣中救出小馬時，用的手法好像也差不多。

鄧定侯却見過兩次。

他的紅花五犬旗也是被一條毒蛇般的飛索奪走的。

王大小姐道：「難道那人就是丁喜？」

鄧定侯道：「不是。」

王大小姐道：「你知道他是誰？」

鄧定侯道：「這個人叫『管殺管埋』包送終。」

王大小姐勉强笑了笑，道：「好奇怪的名字，好可怕的名字！」

鄧定侯道：「這個人也很可怕。」

王大小姐道：「江湖中人用的外號，雖然大多數都很奇怪，很可怕，可是這麼一個名字，我只要聽過一次就絕不會忘記。」

鄧定侯道：「你沒有聽見過？」

王大小姐道：「沒有。」

鄧定侯道：「關內江湖中的人，聽見過這名字的的確實在不多。」

王大小姐道：「這個人是不是一直都在關外？」

鄧定侯點點頭，道：「他的名字雖兇惡，却並不是個惡徒。」

王大小姐道：「哦？」

鄧定侯道：「他殺的才是惡徒，若果有人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時候，却還能逍遙法外，他就會忽然出現的。」

頓了頓，鄧定侯又道：「他便會用飛索把這人一套，用麻袋裝起就走，這個人通常就會永遠失踪了。」

王大小姐目光閃動，道：「也許他並沒有眞的把這個人殺死，只不過帶回去做他的黨羽的。」

鄧定侯居然同意：「很可能。」

王大小姐道：「那些惡徒本就是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的，爲了感謝他的不殺之恩，再被他的武功所脅，當然就不惜替他賣命。」

鄧定侯也同意。

王大小姐道：「他在暗中收買了這些無惡不作的黨羽，在外面却博得了一個除奸去惡的俠名，豈非一舉兩得？」

鄧定侯冷笑。

他顯然也已想到了這一點。

王大小姐道：「那天兇手做的事，豈非也總是一舉兩得的。」

鄧定侯道：「嗯。」

王大小姐眼睛顯得更亮，道：「你有沒有想到過，這位『管殺管埋』的包送終，很可能也是一個青龍會的人。」

鄧定侯道：「嗯。」

王大小姐道：「只要是正常的人，絕不會起『包送終』這種名字的，所以……」

鄧定侯道：「所以你認爲這一定是個假名字。」

王大小姐點點頭，反問道：「你認爲他是誰改扮的？」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老實說，我也早就懷疑他是百里長青了。」

王大小姐眨了眨眼，故意問道：「除奸去惡，本是大快人心的事，爲什麼要用假名字去幹？」

鄧定侯道：「因爲他是個鏢客，身份跟一般江湖豪傑不同，難免有很多顧忌。」

王大小姐道：「還有呢？」

鄧定侯道：「因爲他做的本就是見不得人的事，所以難免做賊心虛。」

王大小姐道：「他生怕這秘密被揭穿，所以先留下條退路。」

鄧定侯道：「他本就是個思慮周密，小心謹愼的人。」

王大小姐道：「所以他的長青鏢局，才會是所有鏢局中經營得最成功的一個。」

鄧定侯道：「他本身就是個很成功的人，無論做什麼事，都從未失手過一次。」

王大小姐嘆了口氣，道：「這麼樣看來，我們的想法好像是完全一樣的。」

鄧定侯道：「這麼樣看來，百里長青果然來到餓虎崗了。」

王大小姐冷笑，道：「管殺管埋的行踪一向在關外，百里長青若然沒有到這裏來，他怎麼又會到達這裏來的。」

鄧定侯道：「用這一點就可以證明，這兩個人，就是一個人。」

王大小姐道：「他剛才殺的，想必也是餓虎崗上的好漢，不肯受他的挾制，想脫離他的掌握，想不到還是死在他手上。」

鄧定侯道：「老山東剛才說過，這裏時常有餓虎崗的兄弟走動，也不願讓弟兄們發現他手段的毒辣，所以又用了包送終的身份。」

王大小姐道：「借刀殺人，栽贓嫁禍，本就是他的拿手本事。」

鄧定侯接着又道：「他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一點。」

王大小姐道：「哦？」

鄧定侯沉吟着，道：「世上的武功門派雖多，招式雖然各不相同，但基本上的道理，却完全是一樣的，就好像……」

王大小姐道：「就好像寫字一樣？」

鄧定侯點點頭道：「不錯，的確就好像寫字一樣。」

世上的書法流派也很多，有的人學柳公權，有的人學顏魯公，有的人學漢隸，有的人學魏碑，有的人專攻小篆，有的人偏愛鐘鼎文，有的人喜歡黃庭小楷，有的人喜歡張旭狂草。

這些書法雖然各有它特殊的筆法結構，巧妙各不相同，但在基本上的道理，也全都是一樣的，「一」字就是「一」字，你絕不能變成「二」，「十」字在「口」字裏面，才是「田」，你若果把它寫在口字上面，就變成「古」字了。

鄧定侯道：「一個人若是已滲透了武功中基本的道理，那麼，他無論學那一門，那一派的武功，一定都能舉一反三，事半功倍，就正如……」

王大小姐道：「就正如一個已學會了走路的人，再去學爬，當然是很容易。」

鄧定侯微笑着點了點頭，目中充滿讚許，她實在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王大小姐又道：「這道理我已明白了，所以我也明白，爲什麼丁喜第一次看見霸王槍，就能用我的槍法擊敗我。」

鄧定侯閉上了咀。

他好像一直都在避免着談論到丁喜。

王大小姐又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你不願懷疑他，因爲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自己剛才也說過，他用的飛索，手法也跟百里長青一樣。」

鄧定侯不能否認。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們無論怎麼樣看，都可以看出丁喜和百里長青之間，一定有某種很奇怪，很特別的關係存在着。」

鄧定侯道：「只不過……」

王大小姐打斷了他的話，道：「我也知道他絕不可能是百里長青的兒子，但是他有沒有可能是百里長青的徒弟呢？」

鄧定侯嘆息着，苦笑道：「我不淸楚，也不能隨便下判斷，但我却可以確定一件事。」

王大小姐道：「什麼事？」

鄧定侯道：「不管丁喜跟百里長青有什麼關係，我都可以確定，他絕不是百里長青的帮兇。」

王大小姐凝視着他，美麗的眼睛裏充滿了讚許和仰慕。

够義氣的男子漢，女人們總是會欣賞的。

黑暗的長空，朦朧的星光。

她的眼波如此溫柔。

鄧定侯忽然發現自已的心又在跳，立刻大步走出去。

「我們還是快找個地方睡一下，明天一早，我們就得起來等小馬的消息。」

× × ×

小馬是不是會有消息？

現在他是不是還平安無恙？是不是已查出了「五月十三」的眞象。「五月十三」是不是百里長青？

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人能明確回答，幸好今天已快過去了，還有明天。

明天總是充滿了希望的。

「我們不如還是回到老山東那裏去，相信他那裏還有桌子。」

「可是前面就已經是客棧了。」

「我看見，但客棧裏太雜，太亂，耳目又多，我們還是謹愼些好。」

王大小姐忽然笑了：「你是不是很怕跟我單獨相處在一起？」

鄧定侯也笑了：「我的確有點怕你，剛才那一脚踢得實在不輕。」

王大小姐脹紅了臉。

「其實你本來用不着害怕的。」她忽然又說。

「哦？」

「因爲……！」她抬起頭來，鼓起勇氣來接着又道：「因爲我本來只不過想利用你來氣氣丁喜，我還是喜歡他的。」

鄧定侯很驚奇，却不感到意外。

這本是他意料中的事，令他驚奇的，只不過因爲連他都想不到王大小姐居然會有勇氣說出來。

他只有苦笑：「你實在是個很坦白的女孩子。」

王大小姐又有點不好意思了，紅着臉道：「後來我雖然發現你是個很了不起的人，可是……可是你已經有了家，我也只能把你當做我的大哥。」

鄧定侯笑道：「你是在安慰我？」

王大小姐臉更紅，過了很久，才輕輕道：「假如我沒有遇見他，假如你……」

鄧定侯打斷了她的話，微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能够做你大哥，我已經感到很開心

武林掌故

酒增拳威

金華

武林名宿林天良與梁兆光相對而立，各人擺起招式，隨時準備進招。

他倆曾經比試已經兩次了，今次是三次，兩次都是梁兆光贏了，林天良敗下。

「天良，今次是第三次了。」梁兆光冷笑道：「若然敗了應該服輸了吧！」

「你放心，今次我已經想到破你的招數，你只管施展出來吧，敗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你啊！」林天良得意的笑道。

「別多說，進招吧，等會就分曉。」

林天良果然不再說話，一個箭步走上前去，這是虛招，將到梁兆光的面前的時候，突然轉了一個圈從側面向梁兆光一拳打出。

梁兆光冷笑一聲，道：「天良，你這一招聲東擊西雖然好，但瞞不過我。」

梁兆光把頭一側，讓過林天良打他的頭的一拳，跟着身一矮，左脚橫撑而出，向林天良的膝蓋踢去。

這一招若然踢中，膝蓋立刻被踢碎，林天良知道厲害，但是一拳走空，回不過身來，他只得順勢向前，身體落地，在地上打一個大滾，然後使一招「鯉魚打挺」，身體輕飄飄的站起來。

然而，梁兆光怎會放過他，如影隨形的跟林天良的身後進招。因此，林天良脚還沒有站穩，梁兆光的拳頭已到，林天良不得不連退幾步，避過梁兆光的拳頭，但是梁兆光那會放過他，一招跟着一招，招招緊迫着林天良。林天良心裏焦急得很，一招失勢，便被他着着緊迫，如此下去，一定又要敗在梁兆光的手下。

林天良正在焦急之時，梁兆光已經大喝一聲，「着。」梁兆光這一招旨在擾敵，因爲他見林天良已經退得有點方寸大亂了，有機可成，便喝一聲，擾亂林天良，然後雙掌向林天良退的位置推下，跟住右脚向林天良的下盤掃去。

林天良避得梁兆光的雙拳，却避不過下盤的一脚，林天良仰天一個翻身，直跌出丈多遠。

「林天良，怎麼，還有話說嗎？」梁兆光得意地說道。

林天良坐在地上，雙手放在膝頭上，長長地嘆一口氣，道：「唉，梁兆光，我眞沒有你的辦法，不過，我仍然不服輸的，終有一天，我要勝你。」

「好吧，我是會等着的。」

梁兆光長笑一聲，緩緩地離去了，林天良仍然坐在地上，細想剛才敗的一招。

「唉，我得要從新再練過，否則我無法勝過他的。」

林天良非常頹喪，他到一間酒家去，飲酒消愁。希望借着酒精，忘却失敗的痛苦。

天良飲過一杯又一杯，不經不覺，飲得有點醉了。

「不成，我一定要再找梁兆光比劃過，」林天良喃喃自語地道。「我一定要勝過他！」

林天良好像充滿了信心，立刻結了賬，向梁兆光住的地方走去。

「喂梁兆光，我……我要和你再……再比過。」林天良的身體，好似隨風擺柳般。

梁兆光笑道：「哈哈，我看你站也站不穩，如何向我進招。」

林天良沒有出聲，身體搖幌着向梁兆光而來。梁兆光有點詫異，只見林天良好似幾十個方向進攻。

林天良醉眼紛花的伸手向梁兆光拍去，這一招却拍實了，梁兆光應聲仆倒了下去。

「哈哈，哈哈……梁……梁兆光，我……我……我把你打倒了！」林天良手舞足蹈的，非常開心。

梁兆光抓抓頭皮，從地上爬起來，心裏很不服氣，心想：眞不相信，只短短的幾個鐘頭，林天良的武功竟然高深了這許多。

但是，事實擺在眼前，不由得梁兆光不相信，然而，因何林天良的武功會在短短的幾個鐘頭內會進步得如此神速呢？那簡直是一個謎。

且說林天良把梁兆光打敗之後，好不開心，因爲經過三次比武，林天良都敗在他的手下，今天竟然這樣輕易就把他打敗了，眞是他自己亦無法想得到的事情。

林天良回到家裏，酒氣上升，倒在床上呼呼睡去。第二天醒來，抓抓頭皮，想起昨天跟梁兆光比武得勝的事情，他也感到有點莫明其妙。

「我是怎樣把他打敗的呢？——莫非他見我醉了，不還手打我？」林天良喃喃地道：「如果是這樣的話，我不是眞的把他打敗啊！」

然而，他又想到那時梁兆光凝神以對，似乎又不知如何抵禦一樣，結果被他所敗。他又想到自己的身形幌忽，究竟那時如何向他進招的呢？他亦百思不得其解。

門響了，林天良翻起身來，把門打開，進來的是梁兆光，他的神情有點頹喪。

林天良見了他，笑嘻嘻的道：「這麼早就來找我？」

梁兆光說道：「昨晚我整夜也沒有睡過。」

「想些甚麼啊？」

「唉，林天良，我眞不明白，昨天我怎會敗在你的手上的？」

林天良笑道：「哈哈，你承認是敗在我的手上了。」

「是的，我確是敗在你手上。」梁兆光道，「昨天中午時我把你打敗了，可是，只隔了幾個鐘頭，我却被你所敗，而且敗得那麼慘的，只一招就敗下來。」

「你沒想到吧！」林天良道。

梁兆光道：「是的，所以今天 找你比一比。」

他倆來到一個山坡的平原，兩人互相對立的站着。

梁兆光對林天良道：「你進招吧，就用昨晚打敗我的一招好了。」

林天良說了一聲「好」，身形向前一標，突然脚步左搖右擺，忽東忽西的向梁兆光進招，但梁兆光看得很清楚，林天良的方向只是朝他的兩方面進招的，而是不似昨天的那樣，向他十幾個方向而來。

梁兆光一聲冷笑，身形驀地標前，也不等林天良出手，便自截了他的方向，後發先至地使了一招「穿心掌」。

林天良想不到梁兆光會用這一招的，急切之間連忙換招，才危險萬分地避過這一招。

梁兆光站下來，沒有及時向他進攻。

「林天良，那眞是奇怪得很的事情，昨天你同時是使這一招，但當時你使的一招和現在這一招相差太遠。」

「是的，我也有此感覺，我是力不從心呀！」

「昨天這一招，一幌身進招，就好像有十幾個身影，向我四方八面而來，使我看不透你從那一面向我進招。」梁兆光的眉頭皺起來了，「現在嘛，我一看 看出來了，你只有兩個身影，而且一看便看出，你是如何進招的，所以我能够先你一步而發制，若然我佔了先着，你這一次比試，一定要敗在我手上。」

「是的，你的解釋很對。」林天良道：「我就是不明白，昨天好像有神帮助似的。」

「這是迷信的說法。」梁兆光道：「我想，一定是與酒有關！」

「與酒有關？」林天良笑道：「我也曾經這麼想過，但喝醉了酒的人，理應使不出什麼功夫來。」

「可能你是特殊的。」梁兆光道：「好，立刻買些酒回來，喝過之後，再來和你比試。」

兩人一陣風似的跑到酒家去，在酒家買了些酒，又買了些送酒的肉，然後跑回比武的小山崗上。

林天良喝了幾杯酒之後，感到有點醉意了，便一躍而起，說道：「梁兆光，我們現在比試比試好了。」

梁兆光也從地上站起來，說道：「林天良，我見你剛才躍起的身法，的確與你平日有點不同，看來你的功夫，是要喝了酒之後，才可以盡量發揮出來。」

「別多說了！我們比過後才談吧！」

林天良幌着身體向梁兆光進招了，這一幌身體，在林天良來說，十分輕鬆，但在梁兆光來說，就好比十幾個人，從四面八方向他進襲一樣，他一個人只有兩隻手，毫無可能憑兩隻手去抵抗十幾個人在進襲的，梁兆光至此，只得長嘆一聲，但是，短短的一聲長嘆，他已然中掌，像斷了綫的風箏，跌出丈外。

「梁兆光，你……你……你怎麼不動手呀？」林天良的酒氣上冲了，但酒醉三分醒，他看出梁兆光只是發呆，沒有一點防禦的動作。

梁兆光翻起身來，拍拍身上的塵土，說道：「林天良，你這一招玄妙得很，我無法抵擋，因爲我看見十幾個林天良向我進招，我不知如何是好。」

「呀，那眞是奇妙不過的事情呀……」林天良道。

他感到非常興奮，即刻在這山崗上，表演他的一套拳，梁兆光站在一旁，看得呆了，只見林天良的一套拳，變幻莫測，好像幾百人在打拳，身法實在快到絕頂，而且身法飄忽無定。

後來，梁兆光問林天良，這一套拳是那兒學來的，林天良告訴他，是從一個醉酒鬼學來的，每教一招，便換一瓶酒。梁兆光至此才明白林天良喝酒後使的拳和不喝酒完全是兩回事。（完）

了。」

王大小姐輕輕吐出口氣，就像是忽然打開了一個結，道：「就因爲我喜歡他，所以才生怕他會做出見不得人的事。」

「他不會的。」

「我也希望他不會。」

兩個人相視一笑，心裏都覺得輕鬆多了。

然後他們就微笑着走出暗巷，這時夜已很深，他們都沒有發覺，遠處的黑暗中，正有一雙發亮的眼睛在看着他們。

那是誰的眼睛？

× × ×

命運是什麼？

命運豈非也正像道條魔索。有時它豈非也會像條毒蛇般緊緊的把一個人纏住，讓你空有滿腹雄心，滿身氣力，却連一點也施展不出。

有時它又會忽然飛出來，奪走你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就像是丁喜奪走那紅花五犬旗。

有時它還會忽然把兩個本來毫無關係的人，緊緊的纏在一起，讓他們分也分不開，甩也甩不脫。

× × ×

這小鎭上最高的一棟屋子，就是萬壽樓。丁喜正躺在萬壽樓的屋脊上。

他靜靜的躺着，靜靜的仰視着滿天星光。

他沒有動。

命運已像是條魔索般，將他整個人都綑住了，他連動都不能動。

他心裏，也有條繩子，還打了千千萬萬個結。

什麼結可能解得開？

只有自己打的結，自己才能解開。

他心裏的結，却都不是他自己打成的。

噩夢般的童年，凄凉的身世，艱辛的奮鬥，痛苦的掙扎，無法對人傾說的往事。

每一件事，都是一個結。

何況還有那永無終止的寂寞。

好可怕的寂寞！

寂寞的意思，不僅是孤獨，剛才他看見鄧定侯和王大小姐依偎在暗巷中，又微笑着走出來的時候，他的寂寞更深。

他忽然有了一種被人遺忘了的感覺，這種感覺無疑也是寂寞的一種，而且是最難忍受的一種。

只不過這是他自找的，他先拒絕了別人，別人才會遺忘他。

所以他並不埋怨，却在祝福，祝福他的朋友們能永遠和好。

他的祝福誠懇而眞摯，却也是痛苦的。

——假如你知道他的痛苦有多麼深，你就會瞭解「誤會」是件多麼可怕的事了。

風從遠山吹過來時，傳來了更鼓聲。已是三更。

遠山一片黑暗，那青色的山崗，已完全被遮遍的黑暗籠罩。

× × ×

黑暗永遠不會太長久的。

青色的山崗又浸浴在陽光下，陽光燦爛。燦爛的陽光，從窗外照進來，這破舊的饅頭店，也顯得有了生氣。

王大小姐正在吃她的早點，用饅頭蘸着燒鷄鹵吃。

饅頭是剛出籠的，熱得燙手，燒鷄鹵却冷冰冰的，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

比鄧定侯拳頭還大的饅頭，她已經吃了兩個。

雖然這兩天都沒有睡好，可是一清早起來，躲在厨房裏偷偷的冲了個冷水澡後，她的精神却特別振奮，胃口也特別好。

她畢竟還年靑。

鄧定侯的胃口就差得多了，老山東更不行，他宿酒未醒，又沒有睡好，正在喃喃的嘀咕着：「放着好好的客棧不去睡，却偏偏要來睡我的破桌子，你們這些年青人，我眞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毛病。」

王大小姐道：「不是我有毛病，是他。」

老山東道：「是他？」

王大小姐道：「他怕我，因我不是……」

她沒有說下去，她的臉已紅了。

老山東瞇着眼笑道：「因爲你不是他的情人，是丁喜的。」

王大小姐沒有否認。

沒有否認的意思，通常就是承認。

老山東大笑，道：「丁喜這小子，果然有兩手，果然有眼光。」

他站來起找酒：「這是好消息，我們一定要喝兩杯慶祝慶祝。」

喜歡喝酒的人，總能找出個理由喝兩杯。

鄧定侯也笑了。

老山東已找出三個大碗，倒了三碗酒，倒得滿滿的。

鄧定侯道：「我們少喝點行不行？」

老山東用眼角瞄着他，道：「你是不是想喝醋？」

鄧定侯苦笑道：「就算我要吃醋，吃的也是乾醋。」

老山東道：「那麼你就快點喝酒。」

鄧定侯道：「可是今天……」

老山東道：「你放心，胡老五一定要等到晚上才會來，因爲他的孫大哥一定要等到晚上宵夜時才吃燒鷄，而且要吃新鮮的。」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要我們坐在這裏乾等一天，滋味倒眞不好受。」

老山東道：「你可以放心，我不會讓你們『乾』等的，我們的酒足够把你兩個人都泡得完全濕透。」

他舉起了他的碗。

王大小姐忽然道：「現在我們就喝酒來慶祝，未免太早了些。」

老山東皺着眉道：「爲什麼？」

王大小姐也嘆了口氣，道：「因爲……因爲我雖然對他好，可是……」

老山東道：「可是那小子却總是對你冷冰冰的，有時還故意要氣你。」

王大小姐咬起了咀唇，道：「他就是這樣子。」

老山東又大笑，道：「這你就不懂了，因爲他喜歡你，所以才會故意作出這樣子來，我早就說過，這小子是個怪物。」

王大小姐眼睛裏立刻發出了光，立刻用兩隻手捧起酒碗，好像準備一口就喝下去。

鄧定侯並沒有阻止。

他知道王大小姐要喝酒時誰也攔不住的。

就在這時，突聽門外「篤」的一响。

門還沒有開，門外已貼上了一張紅紙。

「老板有病，休業三天。」

可是「篤」的一聲响過之後，又是「砰」的一响，一個人撞開了門，踉踉蹌蹌的衝了進來，撞翻了一張桌子，桌子又撞翻了王大小姐手裏的碗。王大小姐居然沒有發脾氣，因爲這個人竟是胡老五。

老山東皺眉道：「難道你已經喝醉了？」

胡老五扶着桌子，彎着腰，不停的喘氣，並不像喝醉酒的樣子。

老山東又問道：「是不是孫毅急着要吃燒鷄？」

胡老五搖搖頭，忽然又踉蹌的衝了出去。

王大小姐看看鄧定侯，鄧定侯看看老山東：「這是怎麼回事？」

老山東苦笑道：「天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本來就是個怪物，現在……」

他沒有說下去。

他忽然看見桌縫裏多了個小小的紙卷，鄧定侯當然也看見了。

胡老五剛才就是扶着這張桌子的。

他特地趕來，一定就爲了送這個小紙卷。

孫毅並沒有要他下山來買燒鷄，他却非急着送來不可，所以只有偷偷的趕來。

他已是個殘廢人，走這段路並不容易，簡直也等於是在拚命。

鄧定侯嘆了口氣，道：「果然不愧是拚命胡老五，爲了朋友，他也肯這麼拚命。」

王大小姐道：「他既然這麼拚命，這紙卷上一定有很重要的消息。」

三個人的手一起去拿紙卷，手伸得最快的當然是鄧定侯了。

展開紙卷，上面只寫了七個字：「今夜子時，大寶塔。」

× × ×

粗糙的紙，字跡很是歪斜潦草。

王大小姐道：「這是什麼意思？」

鄧定侯道：「這意思就是說，今夜子時，要我們到大寶塔去。」

王大小姐道：「因爲那裏一定有很重要的事發生。」

鄧定侯道：「那件事說不定就是揭破這秘密的關鍵。」

王大小姐道：「大寶塔是個地名？」

老山東道：「大寶塔是座寶塔。」

王大小姐道：「在什麼地方？」

老山東道：「就在山神廟後面。」

王大小姐道：「山神廟在那裏？」

老山東道：「就在大寶塔前面。」

王大小姐道：「你能不能說清楚點？」

老山東道：「不能。」

王大小姐道：「爲什麼？」

老山東把碗裏的酒一口喝下去後，才嘆了一口氣，說道：「因爲那地方是個去不得的地方。」

他的表情忽然間變得很是嚴肅，慢慢的接着道：「據說到了那裏去的人，就從來也沒有一個人還能活着回來的。」

王大小姐笑了，笑得却有些勉强，道：「那地方難道有鬼？」

老山東道：「不知道。」

王大小姐道：「你沒有去過？」

老山東道：「就因爲我沒有去過，所以我現在還活着。」

他說得很認眞，並不像是開玩笑。

王大小姐看看鄧定侯。

鄧定侯沉思着，道：「這麼樣看來，大寶塔本身一定就有很多秘密，所以……」

王大小姐道：「所以我們更非去不可。」

鄧定侯也笑了，笑得也很勉强，他想得比王大小姐更多。

——說不定這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圈套，要他們去自投羅網。

但他們還是非去不可。

鄧定侯道：「既然有大寶塔這麼一個地方，我們總能找得到的。」

王大小姐跳起來道：「我們現在就去。」

鄧定侯急道：「現在不能去。」

王大小姐不解道：「爲什麼？」

鄧定侯道：「我們現在就去，若是被餓虎崗的人發現了，豈非打草驚蛇。」

老山東立刻道：「說得有道理。」

王大小姐道：「難道我們就這麼乾坐着，等天黑？」

老山東笑道：「我也絕不會讓你們乾坐着的。」

（下期續完）

俠情短篇小說

魯帝·文
盧令·圖

青出於藍

賣俏爲奪產　逞潑徒惹羞

自從武林大豪張九如死後，由於沒有後代，他留下這份不動產——挹翠山莊，引起很多人的興趣。有些精通堪輿學的武林人物，以爲此莊的風水絕佳；而大多數武林人物，則以爲此莊背山面水，視野開曠，龍蟠虎踞，風景如畫。作爲歸隱後養老之地是再好也沒有了。

但是，張九如的忠僕「絕命三鈎」郝象乾却根本不攷慮賣掉這幢大宅。

據傳說，張九如臨死前把這山莊送給郝象乾了，也有人說，張九如不是死在仇人手中。也有人說這裏藏有……

儘管這種風傳對郝象乾十分不利，但是，由於近數十年來他跟隨張九如，形影不離，生死與共，即使郝象乾並不能算是武林耆宿，可是武林中人最尊敬這種忠誠不貳的人，因此，正邪兩道人物，似乎有個默契，凡是找郝象乾麻煩的人，即爲公敵。

這觀念無形中等於「太公在此，諸神退位」，誰與郝象乾師徒過不去，也就等於和黑白兩道過不去。

設若這種觀念和情勢，是有意造成的，製造這事實的人是相當聰明的。

就這樣，即使很多人對挹翠山莊感興趣，甚至於和死去的張九如曾有過節，通統因郝象乾之受人尊敬而暫時不談了。

× × ×

挹翠山莊附近，新搬來一戶人家，臨時搭了個小茅屋。一對中年夫婦，和一位妙齡少女就是茅屋的主人。

男主人身體很瘦弱，像是有癆病。婦人僅二十七八歲，儘管打扮樸素，根本不重修飾，却十分艷麗動人。

至於他們的女兒妙玉，更是嬌嬈動人，像水葱而似的。

第一天傍晚，妙玉到溪邊去汲水時，郝象乾的首徒周隆業就殷勤地替她提着水桶。

「大……大哥，這怎麼好意思？」妙玉嬌羞地要接過水桶。一不小心，那柔若無骨的玉手，在周隆業手上蹭了一下。

一個二十七歲，從未碰過任何女人的小伙子，乍見這種貨色，心湖中本已風浪大作，這一觸蹭，好像全身都酥了，他囁嚅着道：「姑娘別……別見外，俗語說，遠親不如近隣……互……互相帮忙是應該的……。」

「眞不好意思！謝謝你啦！」

就連說話的聲音都能使他心跳。眞不爭氣啊！周隆業在恨自己。多好的機會？說話嘛！本來不結巴，現在居然結巴起來了。況且自山溪到她的小茅屋，才不過一箭之地，一會就到了。越是想趁機說幾句傾慕的話作暗示，就愈是想不出適當的話來。

「眞他奶奶的窩囊到家咧！」周隆業暗自詛咒着，內心一急，額上就滲出汗珠子了。

「大哥，還是我來提吧！看你都累出汗來啦！」妙玉作勢要去接水桶。

周隆業內心直發狠，他奶奶的！早也不流汗，晚也不流汗，偏偏這檔口流汗，俺周隆業從師學藝，也有十來年咧！不用說一桶水，才五六十斤，就是兩三百斤也難不倒俺……。

內心一激動，就忘了他是郝象乾身邊最穩重的首徒了。稍一加勁往上一提，水桶上升，而且已經撒手，滿滿一桶水涓滴未溢出，平平穩穩，落在他彎曲的右肘上。

「噢！」妙玉驚愕了一下，拍着手道：「

大哥，眞想不到，你會變戲法啊！」

「不是變戲法，這全憑力氣。」

「你有這麼大的力氣？噢！不！大哥，就算你的力氣大吧，爲甚麼連水也沒有流出來的呢？」

周隆業這下子可神氣啦，揚揚眉說：「眞功夫嘛！就是這樣，光有蠻力還不成，一定要收發由心，恰到好處。」

他放開大步，面帶笑容，因爲他發現自己不結巴了。山風徐來，上風頭的她，身上的幽香飄了過來。

「姑娘貴姓啊？」

「我叫黃妙玉，這位大哥你……」

「俺叫周隆業，就住在揭翠山莊裏面。黃姑娘要是每天準時在這兒提水，俺可以抽空爲妳效勞咧！」

「那太不敢當了！」黃妙玉說：「周大哥，揭翠山莊可眞氣派呀！」

「這話可也不假，自從主人死後，就由我們師徒看門的！其實嘛，這山莊也等於俺師傅的產業啦！」

「周大哥，令師是誰呀？」

「總該聽說過武林中的『絕命三鈎』吧？家師就是『絕命三鈎』郝象乾。」

「眞抱歉！小女子可沒聽說過甚麼絕命三鈎。周大哥，你不累嗎？要是累了，就放下來休息一會再去吧！」

放下休息一會固然好，可以趁機多談一會，可是放下來她會以爲我眞的累了呢！他奶奶的！反正以後還有機會，心急可不能吃熱湯圓哪！

「不，不累，不累！黃姑娘，不是俺吹牛，就是托着三百斤一桶的水，也用不着中途休息咧！」

「周大哥，你眞了不起……。」

周隆業心頭有軟酥酥的感受，抬頭望去，一位美婦自茅屋中走出來，而且快步迎上來，道：「妙玉這孩子眞是的，不認生，自來熟，剛認識了就讓你偏勞……。」

「大娘您也不用見外，這一桶水嘛，有六十多斤，姑娘提不動，反正俺也閑着沒有事。」周隆業說：「大娘，水缸在那裏？」

「在裏面，小哥放下來，讓我來吧！」

「大娘，您不用和俺客氣，俺剛才對姑娘說過，隣居嘛！要互相照應着，以後有重任，大娘您自管吩咐！」

周隆業離開小茅屋以後，對自己剛才說的話頗感滿意。這樣下去，憑自己的殷勤，以及黃家缺乏人手，也不能說沒有可能咧！

× × ×

山溪潺潺，清澈見底，因此，當黃妙玉吃力地灌滿了一桶水要往上提時，一個健壯的青年人影倒映水中。

「請問姑娘，有沒有看到一把鑰匙？」青年人說：「不久以前，我來挑水失落的。」

妙玉回頭上望，這青年和昨天那個周隆業不一樣，高大，英俊，年輕，而且神色爽朗而帶些稚氣。

她抿抿嘴，搖搖頭，道：「沒有看到。」

青年人攤攤手自語着道：「也不知道掉到那裏去了！看來也只好回去再做一把了……」

剛要離開，似乎突然發現她要自溪中提上那一桶水，恐怕要費很大力氣呢。

的確如此，妙玉也這樣想，昨天的桶裝六十斤水，今天的能裝七十五斤。這當然不是她的主意。

「咦？姑娘妳要一個人提這桶水？」

「可不是嘛！我師父有病，我師娘要侍候他，這些活兒當然要作徒兒的効勞了。」

「你們一天要用多少水？」

「洗衣服到溪邊來，光是煮菜和洗碗用水，有三四桶也足夠了！」

「乾脆！從明天開始，妳帶兩個桶來，我提兩次就行了！」

「那怎麼好意思麻煩您呢？」

「沒有關係。反正我這人很願意爲我喜歡的人幹活兒！」他伸手提起水桶，笑笑道：「像這桶水，在我手上，就像一根鷄毛一樣。」用小指挑着這桶水，神色自若。

「噢！」妙玉掩着嘴吃驚地道：「這位大哥會邪術吧？」

「妳別說外行話，這是眞玩意了。妳如果有興趣，我教給妳。也只有妳，別人要我教他，門兒也沒有。」

妙玉笑笑，道：「大哥貴姓啊？」

「妳就叫我小胡好了！我的本名，叫胡振宇。」

「你眞了不起！這樣的功夫，是怎麼練的呢？」

胡振宇得意地說：「其實這是外家功夫，就是妳站在我的小指上，我也能挑起妳。這算不了甚麼。可貴的是內家功夫。」

「胡大哥，甚麼叫內家功夫？」

「內家功夫嘛！難練更難精，比喻說，越冷越出汗，越熱越打顫。這就是內家功夫。」

黃妙玉笑起來，銀鈴似的聲音，在山野中迴盪，因而，在小徑旁岩石後一雙忿怒的眸子，噴射着火焰。

到了茅屋前，胡振宇聽到屋內有人吵架，男的喘着說：「我是快死的人啦，妳又何必折磨我？」

女的冷笑道：「要死就快死，反正活不久，何苦糟塌糧食！」

男的斷聲道：「妳留點口德行不行？我雖然有病，可還不想死，妳這婆娘要是不耐煩了！就把我宰了吧！」

「你以爲我不敢？」

黃妙玉揚聲道：「師娘，小說幾句成不成？讓客人聽見，成甚麼體統？知道的人無所謂，要是不瞭解的人，還眞以爲你會殺死我師父呢！」

胡振宇提着水要進去，黃妙玉道：「胡大哥，讓我來吧！我師娘和我師父經常爲點小事吵架，您可別見笑。」

「不會，不會的，我還是順便把水提進去吧！」他進入茅屋中的明間，把水倒入缸內，順便向左邊暗室望去，發現床上的男人面如金紙，一雙眸子內陷，看人的神色好可怕。

「這位是……」婦人走出內間。

黃妙玉道：「師娘，這是胡大哥，也是住在揭翠山莊的人，胡大哥，這是我師娘。」

臨去時，胡振宇又帶了一個桶，一次提回兩桶。告辭時婦人叫他常來玩，黃妙玉望着他笑。

一個女人笑得可人，往往能使一個人覺得自己沒有白活，或者以爲僅是爲了這種笑活下去也值得。

返回山莊，正是練功習武的時候，胡振宇無心練功，一個人躺在床上回想剛才那銀鈴似的聲音及迷人的笑。過了很久，屋子裏暗下來他都不知道。

這時一個人走進來，冷冷地道：「振宇，起來！」

「是師兄，有甚麼事啊？」

「你剛才到那裏去了？」

「到……到溪邊隨便走走……」

「你敢說謊？」周隆業道：「今天的晚課，你爲甚麼不練功？」

「大師兄，傍晚肚子痛，不想練了……」

胡振宇扯謊道。

「混帳！你給我滾起來。」

「大師兄，有話好說嘛！何必動肝火？」

「你……你給我跪在床前，我不叫你起來你就不用起來！」

胡振宇平時很服從師兄的話，可是今天，他隱隱猜到大師兄處罰他的主要動機。他大聲道：「師父也沒有叫我跪過，我沒有犯錯，我犯不着下跪！」

「你跪不跪？」周隆業一掠而至，扭住小胡的右臂，道：「師父雖然沒有叫你跪過，但師父既然要我管束你，我就可以讓你跪。」

小胡光火了，嘶吼着道：「你用不着公報私仇，我知道你爲甚麼動肝火，你看上了黃妙玉，厚着臉皮去獻殷勤，可是，人家並不歡迎你。」

「誰說不歡迎我？」脫口而出，他本不想和這事扯上關係的。

「當然不歡迎，妙玉的師娘叫我常去玩，至於妙玉自己嘛……」下文沒有說出來，是因爲周隆業心頭惱火，手上加勁，小胡受不了。也正因爲下文斷了，等於吊周隆業的胃口。

下文會是甚麼呢？第一次見面，難道黃妙玉會給他甜頭不成？他奶奶的！這怎麼會呢？可是，小胡人品好，會說話又比較年輕。想到這裏，脖子和太陽穴上冒起青筋。甚至於他記得主人生前也對小胡好。

周隆業狠聲道：「你要是不跪，我就揍你個半死。」

「你……殺了我吧！大師兄，你這樣霸道……我永遠不服……你打死我……我……我也不跪……」

周隆業想起自己是二十七歲的人了，成年累月住在荒山野嶺，很少人烟，好不容易遇上一個合適的，師弟居然從中搗亂，而他才不過十九歲，這種事根本不用焦急。就不免怒火中燒，再一加勁，小胡尖叫起來。

「誰在大聲吆呼？」「絕命三鈎」郝象乾在院中喝問。

周隆業道：「師父，師弟他不接受徒兒教誨……」

「不，師父，師兄假公濟私，想女人想瘋了，自己又不爭氣，就揍我出氣……」

「不要胡說！」郝象乾沉聲道：「馬上到我的屋子來。」

二人聽到師父走出院子，周隆業鬆了手，道：「如果在師父面前你再胡說，哼！有你的好看。」

小胡比較聰明些，好漢不吃眼前虧，大步往外走。

揭翠山莊太大，有三重院落，如果要分配的話，三個人每人有十五個房間。

本來張九如生前住在中院，郝象乾爲了保持對主人的尊敬，中院空着不住，住在前院廂房中，至於二徒，則住在以前的傭工房內。

二人進入廂房內，郝象乾停止踱步，面色凝重，才四十六歲的人，又無家世之累，看起來却比他實際年齡略老些。

「師父……」周，胡二徒知道這頓訓斥免不了的。

郝象乾忽然嘆口氣，道：「咱們師徒在主人棄世以後，本來羣雄環伺，有的覬覦揭翠山莊，有的似乎爲了主人昔年結下的仇，但由於我們師徒忠義感動武林同道，終能相安無事，可是，你們不要以爲咱們今後能永遠過太平日子……。」

周隆業道：「師父是不是發現和主人有過節的人在附近露面了？」

「那倒不是。」郝象乾肅然道：「能讓我們一眼看出來路的貨色，縱然來意不善，也成不了氣候，倒是那種平平凡凡的，不露行跡的人，却要特別留意。」

胡振宇道：「師父，我們相信附近沒有那種人。」

「哼！」郝象乾冷冷地道：「你們二人剛才在吵甚麼？」

「師父，沒……沒有甚麼。」周隆業說道：「只不過師弟曠課，今天沒有練功，我責備他……」

郝象乾沉聲道：「僅是爲了這件事嗎？混賬！你身爲首徒，居然花言巧語矇蔽爲師。」

「師父，徒兒不敢。只是怕惹師父生氣……」周隆業道：「師弟不練功却去接近新搬來的女人，徒兒責罰他，他還不服。」

胡振宇比較聰明，長得又惹人喜歡，而爲師的也和作父母的差不多，都是比較溺愛小的，因此，小胡在郝象乾面前的態度就比較隨便些。他大聲道：「是大師兄吃醋，我不過爲那剛搬來的姑娘提了一桶水，一回來他就要罰我跪下，而且想扭斷我的胳膊，還說要打我個半死。」

郝象乾道：「你胡說甚麼？」

「師父，我沒有胡說，昨天大師兄看到那姑娘在溪中汲水，就跑過去套近乎，硬要帮她提水，人家不要他帮忙，他是非帮不可，急得那姑娘差點哭出來！」

周隆業以爲，充其量他把昨天的事原盤端出，可沒想到，除了基本作料油鹽醬醋之外，還加了胡椒粉。不由羞忿交集，雙目充血。

本來老早就看師弟不順眼，不過是碍着師父的面子。拙於詞令的周隆業氣極之下，又結巴起來，指着胡振宇道：「你……你這個小子……你敢胡說八道……」

「隆業，有這回事嗎？」

「師父，順便帮一個女流之輩，提提水，徒兒以爲並沒有觸犯門規，況且，師父常以『莫以小善而不爲，莫以小惡而爲之』來教誨我們……」

「哈！」胡振宇冷笑一聲道：「說的可眞冠冕堂皇，恐怕你是想吃天鵝肉吧，你也沒撒泡尿……」

郝象乾大喝一聲：「孽徒住口！」轉而面對胡振宇道：「你呢？今天也爲那姑娘提過水嗎？」

「師父，我是因爲柴房門上鑰匙丟了，以爲掉落溪邊，去找鑰匙的時候，正好那姑娘去汲水，桶太大，她提不動，我不能不……」

「哼！你以爲你很聰明，心腸也好，是不是？」

「『絕命三鈎』門下，難道會隱惡揚善不成……」

「拍拍」兩個耳光，把胡振宇打到門外去了。這種盛怒和無情的狠摑，非但使一向受寵的小胡大爲吃驚，連周隆業也認爲有點怪異。

小胡說話隨便，並非始自今日，如果是由於接近陌生女人，周隆業不也一樣該打嗎？是不是小胡犯了師父的忌諱？

郝象乾的忌諱是甚麼？小胡剛才僅說了兩句話：「絕命三鈎門下，難道會隱惡揚善不成？」是不是爲了這兩句話呢？有些風言風語說，他們已故的主人並不是光明正大的人。

任性的胡振宇，被打固然會痛，但在師兄面前挨打，痛是次要的問題，他捂着雙頰望了郝象乾一會，扭頭就走。

「師弟，師父打你是爲你好，怎麼可以這樣？還不回來……。」

「別理他！待會會好的。」郝象乾也許知道自己打重了些，踱着步喟然道：「爲師不是怕事的人，但是，爲師知道，這種安全的日子過不久了……」

「師父，您是說有仇人要來找麻煩？」

「如果僅是找麻煩，又何懼之有？」

「難道說會有人向『絕命三鈎』挑戰不成？」周隆業道：「況且，凡是向師父挑戰的人，就等於與整個武林為敵。誰有這份膽量和身手？」

郝象乾苦笑道：「很難說，也許是為師杞人憂天，其實如果真有人找我們，不必兼具膽量和超凡身手，僅是具有過人膽識就够人調理的了。」

「師父，徒兒以為，這是師父過慮。」

又嘆口氣，郝象乾喟然道：「年輕人，你們知道甚麼？為師只希望你們安份守己，切勿招惹是非，陌生女流之輩更不可接近。像剛搬來的……」

「師父，那不過是一對潦倒的夫妻和一個女兒，倒是有點可憐哪！」

「哼！可憐？說不定你才可憐，或者我們師徒才可憐。」郝象乾道：「記住為師的話，從此以後，切勿接近她們。」

「是……是師傅……」周隆業顯然是不大甘心的。

現在胡振宇在莊院後門外，黃妙玉正在用纖摩他那火紅的雙頰，前此，他對她說了被師父摑過的事。

「你的師父真狠心！到底你不是他的親生骨肉啊！」

「我也是這樣想，我又沒有做出敗壞門風的事來。」他感覺雙頰被她的玉手摩過，已經不痛了。而且抓住了她的手道：「妙玉姑娘，我……我……」

她笑着收回手，扭頭就跑。胡振宇忘了剛才師父打他的事，只覺得她跑起來很好看，如果她能不斷地跑，他也能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地跟着她跑，於是他追上去。

在前面跑的黃妙玉邊跑邊發出銀鈴似的嬌笑聲，又驚動了郝象乾和周隆業，二人站在院內的一株古槐枝幹上向外望去，也就看到了二人的追逐。

「他奶奶地！你是誠心要我的好看……」周隆業咬牙切齒，他希望師父下令要他把那小子逮回來處理，但郝象乾沒出聲，似在傾聽甚麼？

周隆業凝神靜聽，果然有人在那小茅屋中吵架，男的道：「我崔七狠了一輩，也打了一輩子的不平，想不到老來病倒，受妳這婆娘的狗氣。妳不是使毒名家嗎？妳乾脆把我毒死算了！」

女的道：「老娘的確善使毒，不過老娘不毒貓，也不毒老鼠和狗輩，值得我毒的必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在晚風中，這些話斷斷續續可以聽清。周隆業道：「師父，崔七是個甚麼人物？」

「三十年前，在塞外有個怪傑，綽號『霹靂刀』，傳說名叫崔七，可能就是他了。」

「那婦人善使毒，又是甚麼人物呢？」

郝象乾想了一下道：「當今武林善使毒的人物，大約有三五人，女的却只有一個，那是『毒水仙』余佩嫦。」

「師父過去見過這兩個人物嗎？」

郝象乾道：「只聞其名，都沒見過，真想不到，這兩個人會在一起，還生了個女兒，這怎麼會呢……」

「師父是說，這二人志不同道不合嗎？」

郝象乾道：「不錯，『毒水仙』善善惡惡，捉摸不定，但『霹靂刀』崔七，却是個受人敬仰的人物。」

周隆業道：「師父，據說崔七病得很重，也十分潦倒。」

「為師知道，只是，不大方便加以援手而已。」

現在黃妙玉仆倒草叢中，胡振宇也把身子攢進草叢中，二人笑着，喘着，而且，喁喁情話。

年輕人氣血方剛，在黑夜，山中，草叢中，甚麼事做不出來？

可是一點也不意外，他們互握着手，依偎着或者脈脈互視，誰也沒有想到做些進一步離譜的事。

而且，他們所談的還不僅是郎情妾意的情話，還涉及其他方面。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句話的確發人深省。

在此同時，郝象乾帶着周隆業來到小茅屋前。郝象乾道：「請問，崔大俠在家嗎？」

「是那一位？」美婦走出來，展顏一笑，道：「莫非這位就是挹翠山莊的郝大俠？」

「不敢當！小可正是……。」郝象乾活了四十六歲，一直未娶，在過去，由於嗜武如命，從未考慮成婚，歲月流逝，他也從不後悔。但現在，陡然之間覺得蹉跎的歲月，有點不值，而現在却仍不算太晚呢！

由此可見，青春，是在人的心中而不在臉上。

「他出去了！郝大俠如不嫌棄，就請進來坐吧！」

在郝象乾來說，定力不謂不够，功力不謂不強，當今之世，能和「絕命三鈎」折騰上三五十招的人物不多。可是，在婦人艷光照下，麗質天生和那美眸流盼之下，郝象乾心湖中不平靜了。

「謝謝大嫂，不知崔大俠去了何處？」

「他近年來身體不好，大夫叫他到溪流上游去，利用潔淨溪水把藥服下。」

「原來如此，」郝象乾道：「小可只是久慕大俠之名，聽說大俠隱居於此，既是鄰居，理應前來拜訪一下。」

「那太不敢當了！他回來，叫他到挹翠山莊去好啦！」

「不，崔大俠有病，怎敢勞駕？」郝象乾道：「還是小可明天再來吧！」

這天晚上郝象乾心湖起伏不定，幾乎一夜未睡，這使他自己感到吃驚，過去並非未見過婦人，何以這次不同？

× × ×

第二天黃妙玉到溪邊去取水，周隆業乾脆就等在那裏。

雖是初秋，山居較冷，黃妙玉已穿了一套海藍夾襖，杏黃坎肩，長髮自然披散下來，周隆業覺得，不管是聽或看，她都像溪中清澈的水一樣。

提水到中途，是一條羊腸小徑，小徑兩邊草深及腰，周隆業在她的後面走着，他忽然覺得一股衝動無法控制，他的臉紅了，眼睛大概也紅了。道德，自尊以及師訓，在這一刻都擋不住那股子衝動。

他放下水桶，像一頭山豬，自後面撲上，二人倒入草叢中。

「救命啊……救命啊……」黃妙玉在被撲倒的刹那，已脫出他的摟抱，大叫着在草中狂奔。

周隆業有一會的怔忡，驚悸終於驅退了慾火，竄起來疾走，他現在的目光紅得更可怕。當他張開五爪，伸手可及黃妙玉背心時，左邊傳來了一聲大喝。

周隆業駭然停止，發現郝象乾和那美婦站在左邊，怒目望着他，而黃妙玉，已抽泣着奔到胡振宇身邊。

「孽障，為師一直以為你比較老誠，那知你是個人面獸心的東西。留你何用——」郝象乾大步走上，已提起了右手。

「郝大俠，姑念他初犯，自該受罰，但死罪可以免了。」

美婦說情，郝象乾不便違背她的心意，手起掌落，把周隆業劈倒，沉聲道：「振宇，把他弄回去關起來！」

「是，師父……」胡振宇扛走了周隆業，郝象乾深深嘆口氣道：「崔夫人的仁慈，使小可汗顏無地，這都是我素日教導不嚴……」

「郝大俠，千萬別自責，年輕人血氣方剛，加之妙玉這孩子有時也不知收斂些，難免使對方想入非非，這也是人之常情。」婦人道：「郝大俠如果要見他，他正在家。」

「也好！那我就打擾了……」

美婦在前帶路，郝象乾在後，現在，他忽然體會到，也許自己的首徒剛才就是這樣把持不住而犯了錯。郝象乾是個見過世面，極有閱歷的人，自不會像徒弟一樣。

只不過，要控制自己的眼睛，移開那婀娜多姿的腰臀之間，幾乎是不可能的。

就在這時，美婦忽然回眸一笑，郝象乾內心「噗」地跳了一下，那一笑包含了太多的意思，也許是笑他色授魂與，或許對他頗有好感，本來嘛，郝象乾四十郎當歲，人品不算英俊瀟洒，可也不醜，起碼，身體是健壯的，聲譽之隆，也是遐邇知名的。比起她那口子可就高明了。

「嗨——」美婦嘆口氣，道：「我是個苦命人。」

「大嫂，您太自謙了……」

「郝大哥，我久聞您的大名，心儀已久，所以一見如故，不當您作外人，想不到您見外了。」美婦幽幽地道：「這大概就是交淺不言深的道理吧。」

郝象乾忙不迭地道：「大嫂莫要見責，小可只是不能不避些嫌疑而已……」

「他已經不行了！我也盡了力，過去曾到川南及天山去為他採過藥，」美婦喟然道：「可是據大夫背後告訴，他過去內傷太重，恐怕不會再熬過三個月了。」

返回小茅屋時，有三個中年人在半里子崖頂上下瞰，恰巧看到了郝象乾和美婦進屋，由於後窗開着，二人在屋內的情形，在崖頂上也能看到。

「噢！真合巧！他又不在。」美婦到內間看了一下，道：「既然來了，就吃杯茶再去了吧！」

郝象乾以為，崔七不在，他應該馬上告辭才對。可是他不想走。

他說不出為什麼不想走。是否僅是為了她那句話：他已經不行了。

其實，「他愈是不行了」，郝象乾愈是應該走的。

她在泡茶，道：「郝大哥的『絕命三鈎』自是無人不知，據說郝大哥對詩詞歌賦的造詣也很深。」

「大嫂，你把我捧得太高了。」

「郝大哥要是不見外，就叫我的名字好了，我叫余佩嫦。道上朋友都叫我『毒水仙』，郝大哥放心，這茶裏可不會有毒啊！」

郝象乾大笑道：「就是有毒又有何妨？只要不湮沒好茶的香味就行了！」

「真不愧為張九如的良朋益友，這份豪氣可够瞧的啊！」余佩嫦道：「我在等着欣賞郝大哥的佳作哪！」

「總要有個題目吧？」

「隨興，隨興……」端上一盤五香花生和瓜子，流盼的眼波，帶來了郝象乾的靈感，也可以說引發了他的勇氣，她端來了紙及筆硯，而且溫婉地為他研墨。

他的老誠持重，數十年如一日，是人所共知的，那是因為以前他從未見過這種動人心肺的眼波吧？

他自然沒有想到，現在的他，和不久前首徒周隆業的情況相差幾許呢？

他縱目窗外，山巒疊翠，霧鎖深谷，研墨的人兒皓腕似雪，暗香盈袖，在江湖中奔波了數十年的郝象乾，迫切需要一個安定的家了。

他提筆蘸飽了墨寫道：「翠嵐乍看遠，烟雨渾不分；若有明朗意，撥雲自傳真！」

放下筆撫掌自嘲地笑道：「別見笑！別見笑！」

這首詩是藉雲烟山景，抒寫內心的情意，稍具詩詞根基的人，一看就心照不宣。

「郝大哥，你真是捷才，這首五言絕句，對仗工整，寓意深遠綿長，多謝，多謝！」

「我該走了，以後再來拜訪崔大俠。」

她把郝象乾送到門外道：「明天，他要下山去找另一個名醫，總要三五天才回來呢！」

「噢！噢！」郝象乾只看了她一眼，那雙會說話的眼神，他似乎可以寫出詩來，再也不敢看第二眼，回到挹翠山莊，心情還沒有恢復平靜。

× × ×

武林中的知名人物，三三兩兩，到挹翠山莊附近來，這些人大多數認識郝象乾，甚至於素日十分景慕他的為人。當然，也有些和茅屋中的主人是朋友。

但現在，他們都在附近出沒，沒有到挹翠山莊或茅屋去作客。

崔七下山後的第一夜，郝象乾又沒有睡好，甚至於他聽到胡振宇和黃妙玉在莊外的嬉戲聲，也不願多管。

第二夜郝象乾發現胡振宇和黃妙玉在溪邊濯足，本想趁此機會到茅屋去，可是走了一半又折回來。

數十年的處世經驗告訴他，這件事有幾分危險性。尤其是他是武林知名，忠誠感人的「絕命三鈎」郝象乾啊！

第三夜，郝象乾以為她的態度至為明朗，大好機會豈可失之交臂？

出了山莊，忽見月下有一女人在徘徊，郝象乾不禁責備自己的怯懦，在一個美女來說，這暗示不是已經十分露骨了嗎？說不定她已在茅屋外等了三兩夜呢？

但是，當他走向茅屋時，似乎余佩嫦並未發現他，突然向屋後山徑走去。

郝象乾心跳如撞，是了，家裏還有個黃妙玉，怎能在茅屋裏。於是也遠遠跟着。

「萬一被徒兒或者同道看到，我郝象乾還能作人嗎？」他停下來，山風吹來，始終吹不散身上的熱氣。

「我不能沒有主見，順理成章的事，怎能半途而廢呢？況且崔七反正也不久人世了。崔七一走，我把她們接入山莊內，也等於照料她們，崔七地下有知，也該感激我的……」

儘管他為自己找了很多理由，兩條腿總是不能快走幾步拉近變方的距離，但不久，眼見余佩嫦縱上山壁，進入一個山洞中。

郝象乾搔搔頭皮，身上熱，還有點癢，雖已四十六了，這種事兒，可還是第一遭。真難為她，居然找到這種隱秘的地方。她想得多麼周到？

越想越得意，望着絕壁上的洞口，就像望着新婚的洞房一樣。他沒有再猶豫，一式「斜飛」，輕飄飄地落在洞口邊。

他的心又跳起來，進去後，四目相對，第一句話說甚麼？他的詩的第三、四句是「若有明朗意，撥雲自傳真」，這片雲是如何撥法？他又有點趦趄不前了。

他畢竟不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為人之

師，這件事如何能做呢？

忽然隱隱聽到石洞傳出余佩嫦的嬌笑聲，以及一個極年輕男人的說話聲。

一股涼意直透髮梢，郝象乾要馬上衝進去。但他終于打住，她要偷人養漢，干我屁事？倒是我站在這兒爲他們把風，這算甚麼？

縱回原處，心頭懊惱窩囊極了。本想回去，又改變了主意，何不看看這個小白臉是何人物？

他居然吃起飛醋來了。

于是他退出了三五十步，隱于雜草中，只要洞中人掠上削壁，他就可以看到。

「眞是個淫婦！我才不過猶豫了兩三天，妳就等不及了！勿怪像崔七那等人物，也被你弄得乾癟，只剩一口氣了。」

大約半個時辰，首先掠上削壁的是一個年輕人，由于是深夜，郝象乾的目力雖好，也只能看出這年輕人約十八九歲，頗英挺。待余佩嫦上了削壁，青年人揮一揮手，頭也不回的就去了。

余佩嫦叫道：「別忘了！後天還是這老地方。」

青年人突然止步道：「他呢？」

余佩嫦低聲道：「已經回老家去了！」

青年人不再說話，回頭就去了，余佩嫦也回茅屋中去了。郝象乾細想一陣之後，忽然冷哼一聲道：「好毒的淫婦，八成崔大俠被她害死了。像她這年紀，居然姘上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

想想自己這幾天的行爲，又有甚麼資格處罰周隆業呢？

×　×　×

胡振宇和黃妙玉相處很近，郝象乾既然認定余佩嫦是個淫毒的女人，接近她們無好下場，第二天立即嚴厲告誡小胡，不准他和妙玉繼續往來。

胡振宇說道：「師父，妙玉是個好姑娘，弟子並未犯過錯。況且，本門之規，也沒有禁止門徒成家之規定，而成家立業之事，也總要先——」

「胡說！」郝象乾厲聲道：「爲師並非不准你成家立業，你還年輕，連你大師兄尚無成家之意，你急甚麼？」

「師父，不是徒兒急，而是像妙玉這樣好的姑娘，徒兒自信再也找不到了！」

「爲師不許你和她來往，自有深意。」

「師父……」小胡跪下來道：「徒兒愚昧，可否請師父示知不可與她來往的深意？」

郝象乾冷笑道：「混帳！師父不許你和她來往，一定有理由，根本用不着說明。」

胡振宇道：「師父，徒兒和她已有盟誓，徒兒非她不娶，她也非徒兒不嫁，此情永世不渝……」

郝象乾怒極，但不久又停息下來，以他和二十歲的人來比，樣樣都比徒兒高明，不也差點走錯一步，幾乎弄得身敗名裂嗎？他喟然道：「振宇，你太年輕，世道艱險，人心難測，你是無法體會的。」

「師父是說妙玉是個壞女人？」

「妙玉爲人如何？爲師不敢武斷，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知道！師父以爲崔大俠夫婦不是好人是不是？」

郝象乾漠然道：「崔大俠是否仍然活着？還大有疑問，至於那婦人，爲師敢斷定她不是好人。」

胡振宇道：「師父一定是聽到他們夫妻吵架，就認爲那婦人會虐待她的丈夫。其實一個病人心情不好，侍候病人的人心情更壞，俗語說：『久病無孝兒』。連兒子侍候久病的父母尙且如此，對于久病的夫婦又何必苛求？」

「孽徒，聽你的口氣，爲師的話一無是處了。」

胡振宇道：「師父請息怒，徒兒只是說，妙玉絕對不是壞姑娘，她很善良。」

「可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不，師父，您老人家弄錯了！崔大俠姓崔，婦人姓余，而妙玉却姓黃，她怎會是他們的女兒呢？」

「這……」郝象乾說道：「他們是甚麼關係？」

「她是她的養女，爲她做飯，洗衣及做些粗活。」

郝象乾想想余佩嫦的一些下流行爲，以及自己差點失足，羞忿猶在，不假思索地道：「振宇，爲師是過來人，明知你在玩火，如果你不能馬上和她斷絕往來，爲師決定把你逐出門牆。」

「師父，您不知道，妙玉眞的不是——」

胡振宇爭辯道。

「不用多費唇舌，爲師不會改變主張，你必須馬上決定。」

「師父，可否讓我觀察她一段時間？」

「不行。」郝象乾斷然道：「如果你仍願作我之徒，馬上閉關一年，你們自然一刀兩段，如果你認爲要她比作我的徒弟重要，在明天清晨以前，你必須離開挹翠山莊。」

「師父，您可否再考慮一下……」

郝象乾漠然走出屋外，胡振宇伏地默默流淚。

只聞周隆業道：「你寧願作一個叛徒而不放棄那個女人嗎？」

胡振宇根本不理他，他不以爲師兄是壞人，只是涵養差些，資質也差些而已，還有，那就是到了成家的年紀，偶爾看到一個女人，就像蒼蠅見了血一樣。

「愚蠢的東西……」周隆業走後，胡振宇出了山莊吹了幾聲口哨，妙玉就溜出茅屋。

×　×　×

「我要走了……」胡振宇道：「離開挹翠山莊，離開我師父。」

「爲甚麼？」她感到驚奇。

他們已找到一個相處的好地方，那是山崖上的大石縫，可以避風也可避雨，如被人發現，還有另一出口溜走。他們面對面側臥着，她已不再提防他會有離譜的動作。即使有，大概也不會認爲太嚴重的。

男女之間，打好了信用的基礎之後，往往會在一次不信用之下成爲眷屬。

而女人方面設防的原因，大多是爲了自尊，而不是眞的爲了身體。

「我師兄吃醋，大概在師父面前說了壞話，所以我師父不准我和妳繼續來往。」

「那你怎麼辦？」

「我很爲難，不知道該怎麼辦？」

「哼！我看很簡單，和我一刀兩斷不就結了。」

胡振宇道：「我師父也這樣說，一條路是和妳一刀兩段，馬上閉關一年，另一條路是被逐出師門！」

「噢！」妙玉摸摸他的面頰道：「我差點誤會你，在你沒有說明白之前，我還生你的氣呢！這件事如果換了我，我也不能馬上下決心的。」

胡振宇敲着前額道：「我既不願作叛徒，也不願離開妳。我好像得了要命的病似的。」

「不要緊，也許我能治你的病。」

「算了吧！妳會有甚麼辦法？」

「可別瞧不起人哪！我雖不是名醫，可是，我的偏方可以治大病。」

胡振宇道：「那妳就說說看。」

妙玉在他耳邊「唧唧喳喳」說了很久，胡振宇最初一臉惶惑不信之色，後來逐漸凝重冷漠起來。

她說完，他冷峻地道：「妙玉，妳不會是和他們……」

「不要說下去。」她幽怨地伸手梧住他的咀道：「再說下去，將來你會後悔的。」

胡振宇道：「眞會有這種事嗎？」

「你不信是值得原諒的。因爲道理很簡單，如果他們的計劃很容易被人悟通了。豈不是白忙一場了？」

胡振宇道：「這樣說來，我必須照妳的計劃去做了？」

妙玉道：「如果你有更好的計劃，不妨說出來聽聽。」

他的左臂伸出，箍住了她，這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本來可以作任何事，即使小胡想作大師兄那天想作的事，也絕對辦得到，但他們只知道摟緊，貼面，讓肌膚的觸磨，使自己或對方來享受這片刻的共鳴和銷魂。

即使她美眸凄迷，嬌吁喘喘，作了某些含蓄的鼓勵，他也沒有作攻城掠地的企圖。

他們終于決定了一件大事。

×　×　×

這幾天郝象乾和周隆業很忙碌，尤其是深夜，分頭偵察小茅屋中的行動。

他們再也未發現有病的崔七，却發現那年輕的小伙子，每隔一天，必在絕壁上的石洞中和余佩嫦見面。

郝象乾以爲，稱爲「幽會」比較恰當些，但自小徒和黃妙玉離去後，他內心很難過。而爲了黃妙玉的失踪，余佩嫦曾到挹翠山莊來過三次，向他要人。

當然，郝象乾也可以反咬一口，說是黃妙玉引誘他的小徒，叛師出走。

雙方的火氣愈來愈大，聲言絕不甘休，于是都發出了帖子，請來自己的武林好友，其實有些人物就在附近。

當初聲言要請人來解決紛爭的是余佩嫦，郝象乾並不同意，因爲和一個女流之輩鬧糾紛，多少有損他的名望，況且他曾有一度對她懷有異樣的心情。

既然她非這樣不可，他又不便反對，以免讓她以爲他感到理屈。

余佩嫦請到的有洞庭李鈞，中條雙雄邱氏兄弟以及紅衣魔姥筱桃紅等人。

郝象乾邀請的有金陵七友李天爵兄弟，太行三雁佟氏兄弟，及中原鏢局總鏢頭乾坤指裴元度等。

雙方所請的人物當中，尤以紅衣魔姥筱桃紅和中原鏢局總鏢頭乾坤指裴元度名頭最健，據估計，這二人的身手，和「絕命三鈎」郝象乾在伯仲之間。

接待客人的地點是挹翠山莊大廳內。周隆業獻上茶點之後，郝象乾道：「爲了些須小事，勞動各位遠道而來，郝某十分不安……」

余佩嫦道：「廢話少說，是你先說還是我先說？」

郝象乾道：「誰先說都不關重要，俗語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對呀！只要你有理，請來的各位高人，自有合理明斷。」

這時紅衣魔姥開了腔，道：「你們也不必爭論，其實我老婆子在沒有接到你們的請帖之前，已經在挹翠山莊附近徘徊了五七天啦！」

郝象乾心頭「咚」地跳了一下。人所共知，這個老妖婆說正不正，說邪也不太邪，却是喜怒令人莫測。她早已來此，是否和余佩嫦早有了聯繫和默契呢？

郝象乾說道：「筱大俠既已早來此地，何不到敝莊來盤桓幾日，也好讓郝某以盡地主之誼？」

這時中原總鏢頭乾坤指裴元度道：「筱大俠，吾等既是來此排解紛爭的，就讓他們把爭執的經過說出來吧！」

「不錯，」筱桃紅道：「你們兩位是誰先說？」

郝象乾道：「如果余大俠要說，本人不便搶先……」

筱桃紅冷笑道：「郝大俠才不過四十出頭，還沒有老昏了頭吧？在場諸人之中，那一位姓余啊？」

郝象乾心想，你這個老妖怪才是老糊塗了吧？他肅然道：「筱大俠，與在下爭執之人，不就是『毒水仙』余佩嫦嗎？」

筱桃紅「嘿嘿」怪笑，其餘大多數來客也笑了起來，只有中原鏢局總鏢頭，微愕之下，隱隱猜到，郝象乾八成受騙了。

因爲在場諸人當中，有二三人見過「毒水仙」余佩嫦，而這一個自然不是余佩嫦了。

筱桃紅冷冷地一哼，道：「郝大俠不至無理取鬧吧？和你爭執的人，乃是『鐵娘子』紀倩玉。」

郝象乾心頭大驚，一向老成持重的他，環視一周，覺得就連自己所請來的一些人，神色也不大好看了。可是他還有辯白的餘地，道：「各人諒都知道塞外大俠崔七其人吧？」

「太行三雁」佟氏兄弟齊聲道：「那是當然。」

郝象乾道：「崔大俠和此婦人同居于此，郝某稍後才發覺了崔大俠病重，此婦非但不顧夫妻之情，小心侍候，居然惡言惡語，聲言要殺害他……」

「嘎……」紅衣魔姥又怪笑起來，而乾坤指却忍無可忍道：「郝大俠，你近來是否感到記憶力減退，或者受過傷了？」

「沒有呀！裴大俠何出此言？」

紅衣魔姥厲聲道：「崔七去年死于怒山，知道的人雖然不多，可也也不算太少。如果他眞在此處，你八成見到鬼了！」

郝象乾尷尬地向乾坤指望去，乾坤指連連搖頭，一臉無可奈何之色。似因他說話顚三倒四，愛莫能助。

這時周隆業大聲道：「各位前輩，崔七崔大俠和這女人住在那小茅屋內，是千眞萬確的事，晚輩也曾聽到他們夫妻吵架，崔大俠說如果她嫌他累贅，就把他毒死吧！女的說，你以爲我不敢嗎？」

紅衣魔姥厲聲道：「小輩，你怎能憑這幾句話就認定他們是崔七和余佩嫦？」

周業隆道：「他們都自報過姓名。」

乾坤指揮揮手道：「你退下去，這件事簡直糟透了。我看還是請郝大俠自己來說吧！」

郝象乾道：「第一，崔大俠的確和她大吵過數次，以後突告失踪，郝某深信崔大俠已被殺害。其次，此婦不守婦道，在崔大俠未失踪之前，即與一極爲年輕的男子私通，說不定殺死崔大俠的人，就是那個年輕的姘夫……」

這次大笑的却是「鐵娘子」紀倩玉了。她指着自己的鼻尖道：「郝大俠，請別再擅自改變我的姓名，我姓紀，不姓余，我叫紀倩玉，不叫余佩嫦，至于我的丈夫，也絕不是塞外大俠崔七，而是『八卦刀』蕭昆。」

郝象乾混身一陣燒熱，事情錯到這般田地，豈是一個素日倍受黑白兩道尊敬的人所應犯的過錯？不錯，這女人如果眞是「鐵娘子」紀倩玉，基于龍配龍鳳配鳳的原則，她的丈夫自不會是塞外大俠崔七了。

周隆業見師父受窘，也想不出好辦法來，

他却也親耳聽到他們夫婦大吵的事，他大聲道：「那麼請問，妳的丈夫失踪，以及妳和那個年輕小伙子在山壁石洞中每隔二三天幽會一次，又作何解釋？」

「大膽的小輩，待會再和你算帳，」紀倩玉冷漠地道：「我夫蕭昆四年前爲了救我，和武夷雙兇火併，受傷極重，大夫叮囑，不可再動武用勁，也要按時服藥，而且服藥水質必須是甘冽山泉才有效。因此他去了此溪上游源頭處，暫住石洞中，由我子蕭繼元陪他，但我子正在跟我學習掌法，所以每隔二三天又必須回來當面練習一次，以便糾正他的錯誤。小茅屋地方狹窄，不克練功，在屋外又不方便，只好利用那壁上的石洞了！」

郝象乾面色漲紅，額上滲出汗珠。

但金陵七友老大李天爵，素日與郝象乾私交不錯，道：「雙方各執一詞，並不難弄清。紀大俠既然否認殺死自己的丈夫，以及和一年輕人有染，只有把有關人證請來當面對證，才能證明誰是誰非？」

紀倩玉道：「不錯，如果不能證明這一點，郝象乾如何能心服口服？」說畢撮口一吹，聲如裂帛。然後對周隆業道：「到門外把人帶進來！」沒有多久，周隆業帶進二人，老的骨瘦如柴，正是前幾天躺在床上的人。少的俊逸瀟洒。不超過二十歲。郝象乾一看，腦中「嗡」地一聲，幾乎昏倒，在這刹那，他才體會到這個姓紀的女人和這個癆病鬼是如何深沉狡詐了。這是一個巧妙的陷阱，要他們師徒自動入陷。然而，他們的眞正企圖又是甚麼呢？

乾坤指一看郝象乾的臉色，就知道任何方法都無法使郝象乾回扳顏面了。他肅然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郝大俠的爲人，該不必在下贅述，我想他所以如此，也是基于一份悲天憫人，好打不平的善心。既然是誤會，我看雙方……」

「鐵娘子」紀倩玉厲聲道：「郝象乾，看清了沒有，你說被我害死的人是不是他？你說的年輕人是不是他？」伸手一指其夫和其子，來勢洶洶，不可一世。郝象乾還能說甚麼呢？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

「既然這樣，咱們打的賭，應該就此決定了。你說過，你說的要是不實，願將挹翠山莊讓給我們……」

郝象乾大驚，原來他們旨在挹翠山莊，用心不謂不苦，計謀不謂不毒。像「鐵娘子」和「八卦刀」都不是甚麼舉足輕重的人物，但是，武林中人是一言九鼎，儘管郝象乾根本未和他們打賭，在場諸人却發現郝象乾師徒根本佔不上一個理字。現在似乎否認也無人相信了。

郝象乾一生中爲別人排解不少的紛爭，而今天，他自己明明被人陷入彀中，却是有口莫辯。「八卦刀」蕭昆道：「另外，郝象乾之徒胡振宇，引誘愚夫婦愛徒黃妙玉私奔，另外，郝象乾這個善名滿天下的僞君子，還以一首打油詩……」

郝象乾心身震動，下文一旦說出，被毀的豈止他一個人？他的主人，師父，以及他的祖宗三代，都將因他而蒙羞。因此，他立卽打斷了「八卦刀」的話，道：「蕭大俠，郝某一向言出必踐，打賭之事，勝負巳見，自應履行諾言，當年主人臨終，曾叮囑此宅由郝某自行處理，雖有相贈之意，唯因打賭輸掉，難免愧對主人地下之靈。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多說無益，謹此向各位朋友致謝並致歉，讓各位跋涉辛勞，徒勞往返，此恩此情，容後圖報……。」然後對周隆業道：「馬上打個簡單行囊，在各位公證人未離開本莊前，咱們師徒就把此莊移交與蕭大俠伉儷，也好離去了！」

「不，師父，這分明是他們的詭計……」

「混帳！這裏那有你說話的份兒？」郝象乾沉聲道：「還不快去收拾！」

既然郝象乾在蕭昆指點及暗示（指那首挑逗的詩，如不放聰明些，他們會當場公佈該詩）。巳自動讓出挹翠山莊，「鐵娘子」以目示意蕭昆，不爲巳甚，就此打住。因爲抓破了臉皮，一旦動手，郝的「絕命三鈎」他們雖知並不完全可靠，但乾坤指等人的實力，似比紅衣魔姥等人大些。目的巳達，何必多生枝節。

于是盞茶工夫，周隆業扛着一個行李，手提一個，而且含着悲忿的淚水，和師父向衆人告別。乾坤指等人雖也覺得這事似乎早有安排，但兩邊當事人無異議，局外人也不便硬出頭作梗。師徒二人立卽告別出莊而去。

乾坤指及紅衣魔姥等人要走，「八卦刀」蕭昆夫婦二人堅留，一定要請諸人喝幾杯再走。就在衆人剛入席時，胡振宇和黃妙玉突然出現了。黃妙玉揭穿了「八卦刀」夫婦二人的陰謀，並告訴在座諸人，她是他們的侍女，並非女徒，而且倍受虐待，並且說他們爲了奪產，曾計議了三個月之久。

蕭昆雖恨黃妙玉背叛，但「鐵娘子」似乎仍然有恃無恐，派蕭繼元回去取那首挑情詩來。但蕭繼元空手而回，他說藏在秘密之處的詩不見了。于是乾坤指等人抓到了把柄。他們並非重視這挹翠山莊，而是郝象乾的俠名。

最後由紅衣魔姥提出折衷解決辦法，讓「鐵娘子」和胡振宇決勝負，勝者據有此莊。老妖婆這樣做自是一份私心。因當年「鐵娘子」之師敗在張九如手下，苦研破「絕命三鈎」之法傳了「鐵娘子」，所以他知道郝象乾只會三招，胡振宇最多會兩招——「絕命二鈎」。而「鐵娘子」却連「絕命三鈎」的破解之法都研成了。只是她的師父並未研出三招以上的破解之法。在場諸人都爲小胡揑一把汗，但是，誰也沒想到，小胡比他師父還多學了一鈎「絕命第四鈎」，把「鐵娘子」的頭皮削去一片。這一招就連紅衣魔姥和乾坤指也未必能接得下來，「鐵娘子」等人含羞帶恨離去。

當兩小送走了見證人，胡振宇暗暗撕了盜來的那首詩，把師父師兄接回來，保存了郝象乾的俠名。

（完）

下期預告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　神奇旅程

馬雲著

鐵枴俠盜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這對江湖兒女，有情人終成眷屬。婚後他們決心離開江湖，到世界各地去遊覽，以爲從此不會再有麻煩，豈料麻煩偏偏與他們結了不解之緣；他們每到一處地方，都遇到一些驚險重重的事情！

「神奇旅程」是鐵枴俠盜故事集進入另一個新階段的第一篇，到底都市三俠又有一些什麽遭遇？「鐵枴俠盜故事」又有一些什麽改變？請注意下期刊出的「神奇旅程」吧。

精選俠情短篇

江一明・文　盧令・圖

邪不勝正

正義尅邪魔　巾幗勝鬚眉

這一天是中秋過後不久，八月下旬，天色很好。傍晚時候，有一騎黑驢從萬寶山下經過，驢背上駄着一個人，他伏着，驢走得很慢，似乎走了許多路，現出疲態。牠在河邊喝水，背上人却不言不動，不知是病了，傷了，還是死了？沒有人知道！

揹了一綑枯柴返家的郭老頭，也許出自好心，也許由於好奇，他走近黑驢，查看牠背上的人。

「唔，還有一口氣。」郭老頭臉上出現了笑容，心情似乎輕鬆了許多。

驢子駄來的一位年紀很輕，大約只有十七八歲的小伙子，手脚都受了傷，面色蒼白，大約失血過多吧！老人慈悲爲懷，把他連驢子都牽了回家，才看得見家門就嚷起來了，他說：「老伴，快去燒一鍋開水，有客人來了！」

「什麼客人，這麼緊張！」一位老婦在一間茅房中喃喃自語，但她說是這麼說，開水還是燒了。當她看到老頭牽着一頭黑驢回來，便驚奇地問道：「老頭，你說的客人呢？不是指這驢子吧？」

「當然不是，你瞧淸楚點，客人可闊氣呢，他騎着驢子來！」老頭心情極好，說話也輕鬆。

經他一說，也由於雙方距離近了，老婦也發現驢背上的客人了。

「他怎麼了？」老婦神情焦急地問。

「他受了點傷！失血過多，暈了！你給他一碗熱薑湯喝了，就會沒事了！」

「你呀，怎不早說？人都快死了，還這麼慢吞吞的，眞是老油條！」

「你放心，死不了！」

「別說了，去宰頭鷄，我先替他止血！」過了一會兒，老婦出來了，她叮囑丈夫：「她剛醒過，又睡了，你別進去吵她！」

「你替他換過衣服了？」

「換過了！」

「你，怎麼不讓我……，唉眞是！」

「你怎麼啦？幾十歲人，還不正經？你想挨罵不是？」

「你說什麼？我不正經？我看你有神經病才眞！」

「除非你瞎了眼睛，怎麼會連人家是個姑娘也沒瞧出來？不會是眞的吧？嗯！」

「什麼？她是個姑娘？不是小子？」

「誰騙你了？不信，等一會兒你自己問她去！」

半夜，公鷄叫了，那位姑娘才淸醒過來，張開眼皮溜望，凝神沉思了片刻，陡然坐起來，驚惶地問：「這是那裏？」

「姑娘，你總算醒過來了！現在覺得怎樣？渴不渴？喝點水好不好？」

「謝謝！老人家，這是那裏？」

「你放心，我們不是壞人！喝吧！喝了就會快好了！」老婦把留下來的鷄湯遞至姑娘唇邊，姑娘嗅到一陣强烈的薑味，喝一口，皺起眉頭說：「噢，好辣喲！」

「當然辣，這是老薑煮鷄湯，你受了傷，流了許多血，伏在驢子上昏迷了，我老頭子看見了，把你接回來，姑娘，你在這裏也歇了半夜啦，快喝吧，趁熱喝，再睡一覺，明天醒來就沒事了！」

「老人家，我現在已經沒事……哎喲！」她話聲未完，手一伸，牽動了傷口，痛得皺了

眉頭。但她十分倔強，不理老婦勸慰，便問：

「我的小黑驢呢？牠沒事吧？」

「你放心，牠沒事！」

「謝謝你老人家！請你替我把驢牽來，我該走了！」姑娘想下地，老婦按着她的胳膊，勸阻她：「你走到那裏？黑天半夜，你又人生路不熟，怎麼走得了？」

「老人家，我不是想走的，但不得不走！你們一片好心，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忍心把你們牽入漩渦？累你們受害？」

「姑娘，你不說我們也猜出你不是個普通人！你改扮男裝，騎驢，受傷，這都說明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受到敵人的追擊？還是別有原因？」

「我是受人之託，去找人的！」

「你受什麼人所託？去找什麼人？能說給我聽聽嗎？或者我可以幫你一點忙！」

「老人家你……」

「我年輕時也喜歡舞劍，趁趁熱鬧的，只是現在老了，已經快二十年沒有動過刀槍了！姑娘，你如果信得我過，就說給我聽聽吧！」

「我當然信得過！我姓方，叫小眉！我外公叫竹青，原是個務農爲業的，不知怎的得罪了一個當地惡霸，竟要把我外公一家趕走，連祖墳也掘掉，我爹爹自然不答應，找姓林的惡霸理論，惡霸說我外公不走也可以，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把所有耕地送給惡霸，另一條是不用送耕地，只要把我表妹送給惡霸做第七房侍妾就行了。惡霸今年已五十六歲，我表妹才只有十六歲，怎可以做他的第七房侍妾？所以我爹一口回絕他，還警告他，假如他傷害到我外公家的一豬一鷄，也要找他算賬！他不聽，竟然叫莊丁護院毆打我爹，結果我爹雖然打傷了他們十多人，衝了出來，自己也受了傷，這一來，他怕我爹眞找他算賬，倒不敢過分迫害我外公。但這只是表面，暗裏竟是向外邀請武林敗類，要對付我爹，我爹也有他一班朋友，都願意相助。不料上個月有個消息傳來，不知他用什麼方法說動了江標，大約下個月可以到達，到時，將會由林家擺設擂台，由江標和他的朋友爲台主，公開向我爹挑戰，我爹自知決非江標對手，所以也由他的朋友去約人來助，我奉命去青龍溝去見袁大俠夫婦，希望他們能來相助。我爹說，若果請得袁大俠來助，就不怕江標了！不料我在路上跟林家的人碰了頭，他們不放過我，結果我受了傷，在昏迷中，來到這裏！」

「嗯，江標，他確是一個人物，我早年也聽過他這個人！人倒是不壞的，壞就壞在爲人好勝，有人把他捧讚幾句，便連祖宗姓什麼也忘了！他這次肯爲林家出力，想必也是受了別人矇閉所致。至於姓袁的，年來已少到江湖走動，你去找他，只怕不易請得動！你爹怎麼不自己去，却叫你去請？這一點，我不明白！」

「是這樣的，我小時候很得袁大俠喜歡，他說過要收我做乾女兒的，所以爹叫我去！」

「哦，原來你們是認識的，這就怪不得了！你們是世好？」

「我娘是他師姐，我叫他師叔！」

「哦，原來你是袁大俠師侄，你大約可以請得他動了！」

「我希望他還記得我！」她回憶地說：「我和師叔已經有十一年不曾見面了，不知師叔還記不記得我！」

「記得的，你放心去吧！我也許久不曾到外面去過了，到時，如果老頭肯陪我一起去，我或者也會去看看這一場熱鬧！」

「老人家如果肯，那就太好了！我要好好陪你老人家周圍走走，看看！」她興奮，但掩不了困態，一個呵欠，引起老婦注意，她打一下自己的前額，帶笑自責：「我眞是老胡塗了，忘記了你要歇息！姑娘，你睡吧，天亮之後，我自然會叫醒你！」

翌日，天色微亮，方小眉便起來了，她急於要上路，連早點也不想吃了，老婦那肯答允，她先替方小眉檢查傷處，認爲並未復原，不准她走，要她多躭擱一天，她也不肯，兩個在爭持中，老頭出來打圓場道：「姑娘，這樣吧，你不必急，就多留一天，明天，你上路的時候，我給你寫封書帶去給袁大俠，他卽使沒有空，也不好意思不來了！逗留一天，換一封書，你願意不願意？」

方小眉聽得他如此說，怕他不高興，也希望他夫婦將來眞能去參加他爹爹這一方，增加聲勢，所以她不想觸怒他們，結果是答允了！

方小眉在郭老頭夫婦苦苦挽留之下，多住了一天，然後帶了郭老頭給她那封書上路，直上青龍溝！這一段路，倒是非常平靜，輕易便到了青龍溝！

青龍溝的一切都顯得十分平靜，恍如世外桃源。方小眉對眼前風景甚感興趣，不免勒住黑驢欣賞一番！她想：青龍溝所以如此寧靜，大約是因爲有袁大俠住在這裏，外邊宵小之輩不敢來犯，內裏的人又生活過得安定，不做作奸犯科之事，所以，變得平靜！

方小眉這時又回復了男裝，是一位眉目清秀，神情瀟洒，容貌俊逸的少年。她的出現，已經引起別人注意，她勒住黑驢欣賞，更引起別人的警惕，覺得她形跡可疑了！因此，當她向人家打聽袁大俠的住處，有個女人就說：「小伙子，你來得不巧，遲了！如果你早來三天，還能見到袁大俠，現在，他只怕已在百里以外了！」

「大嬸，你是說袁大俠出去了？不在留家裏？」

「怎麼，袁大俠不許出去？定要在家？」

「我不是這意思，我是有事找袁大俠，希望到能見他老人家！」

「年中要見袁大俠的人多着呢，也不止你一個，你回去吧，他出了門，誰也說不準他什麼時候回來！」

「怎麼，袁夫人呢？她也出去了？」

「你想見袁夫人？袁大俠不在家的時候，她從不接見客人！」

「這麼說，她是在家了？」

「你少給她找麻煩吧，她年來身子不大舒服，不見客！」

「大嬸，我可能是例外！」

「你會是例外？憑什麼？」

「這個，你叫我怎麼說呢！大嬸，請你給我引路，假如袁夫人說不見我，我也只好認命，死了這條心！請你老人家行行方便！」

「唉，你這小子倒眞會纏人！」

那大嬸引着方小眉走了一段路，來到一間屋子門口，說：「這就是袁大俠家了，你叫什麼？你自己對看門的說吧！我陪你來，沾上了一點關係，得在這裏陪你，若果袁夫人不見你，你就得跟我走！」

看門那老頭見方小眉好端端一個少年却起了一個少女的名字，心中先自奇怪了，但細看之下，也看出了眉目，知道她是女扮男裝的，別看他年過五旬，有點老態，其實却是十分精明幹練，他的老態，純粹是裝出來的！

他叫方小眉在門外等一下，他去通報，還搬了一張椅子給她，請她歇歇！

「謝謝你老人家，不用客氣了，我等你回音！」方小眉也客氣地說。

看門人見方小眉十分安詳，似極有信心可以見到袁夫人，心中頗爲奇怪！他代不少人通報過，那些人都是焦灼不安的，甚少有她這份

安詳，所以不敢怠慢，急急向主人通報。

「什麼事，阿洪！」一個漢子的聲音突然從書房中傳出來。

阿洪就是看門人！他在走廊經過，正要直入後堂，並未留意到書房有人，聽得呼喚，立卽停下來，恭敬地答：「老爺，有個人……」

「有人要見我？你告訴他我出去了，說不定那一天才回來！」

「我早說了，全溝的人都知道！所以，他要見夫人！」

「什麼？他要見夫人？你不是不知道，夫人是不輕易見客的！」

「我說了，她說她會是例外的，要求我通報，假如夫人不見，她馬上就走！」

「嗯，有這種事！他是怎麼一個人？」

「他是個少年，但我看出是女子扮的！」

「易釵而弁？多大年紀？」

「十六七歲！」

「叫什麼？」

「方小眉！」

「方小眉？那裏人？她說了沒有？」

「萬年縣石鎭！」

「萬年縣石鎭，方小眉，你去請她進來，我去通知夫人！」

「是，老爺！」阿洪轉過身，已聽到老爺高興地叫：「阿鳳，快出來，有客人來了！」

阿鳳就是袁夫人的小名，只有袁大俠一個人叫的，他們在家往往是互相以名字相稱。

等待的時間特別長，雖然阿洪只入屋了片刻，方小眉也覺得許久了！那位大嬸更安慰她，叫她不必灰心，許多人都見不到袁大俠的，見袁夫人更難，見不到嘛，算是白走一遭就是！但方小眉十心有信心，她反過來安慰與多謝那位大嬸，說只要袁大俠或夫人在家，必然見她！正說間，門開了，出來的竟然不是阿洪，是一個中年女人！那位大嬸愕然一怔，脫口叫了一聲「袁夫人」！

「大嬸，你也在這裏？」袁夫人向大嬸打招呼！

「小眉叩見嬸嬸！」方小眉向袁夫人行禮，又轉對袁大俠說：「師叔！我以爲你眞出門去了呢！」方小眉見到袁大俠時開心極了，連行禮也忘了！

「我原是要出門去的，後來心血來潮，知道你要來，所以只好在家等你！」

「你怎知我會來？我不信，你騙人！」她嬌憨地看看袁大俠！

「誰不知道袁大俠是個信人？說一句，是一句，怎會騙你？」袁夫人笑睨丈夫一眼。

「我就是不信，嬸嬸，你偏心，幫着他！」方小眉顯得十分熟絡，大胆，佻皮，和小時候一模一樣！袁大俠夫婦就喜歡得哈哈大笑，連隔得遠遠的阿洪也聽到笑聲，分享了歡樂。

方小眉隨身帶有一套衣服，是在那對老夫婦處帶來的，袁夫人却給她換上一套杏黃花紅的便服，再梳洗一下，當堂變了樣，美極了！袁夫人連連稱讚，袁大俠也看得呆了，頻說：「女大十八變，越變越漂亮，這話眞不假，想不到當年的小丫頭，會變成這樣一個美人！阿鳳，我們行走江湖，見過的人也不算少了，像小眉這樣漂亮的，還是少有！」

「是啊！我的乾女兒，還能輸給了人家！」袁夫人一把抱住方小眉，親了她一下！

方小眉觸景傷情，在歡笑中突然淌下淚來，雖然急急揩去，未爲袁夫人所覺，却已瞞不過袁大俠，被他看在眼內了！

「小眉，你不要瞞我了，你這次來，到底有什麼事？你說給我和嬸嬸聽，如果能幫得你忙的，我一定幫的！你說吧！」

袁夫人聽得丈夫這麼說，知道必有原因，也放開抱住方小眉的手，對她說：「你有什麼事嗎？說呀！說給嬸嬸聽，有誰欺負你了？」

她見方小眉淚湧而出，便替她抹拭，安慰她，叫她說出來，有她和師叔作主，決不叫她吃虧。方小眉自己抹乾眼淚，把來意盡說了，却沒有立卽拿出老人家寫給袁大俠那封書！

袁大俠在沉思，袁夫人默默地想，三個人在一起，却誰也沒有出聲，方小眉的心向下沉，對師叔嬸嬸倆的看法有點變了！

過了一會，袁夫人先開口道：「志雄，你怎麼了？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管啊！」

「管是當然要管，但怎麼管，我却一時想不到辦法！下個月中，再加到石鎭去的路程，留下的只有二十三天左右了！」

「你計這時間做什麼？」

「我在想辦法，你和小眉回房去聊聊，我自己想想！」

「志雄，我們不錯是少管江湖事了，但這是有關你師門榮辱，也關係小眉一家的，你可不能再忍啊！別人全無關係，只爲了幾兩臭錢也肯出頭，我們沒有道理不出頭的！我話說在前頭，到時你就是忍得了，我也受不住，我會自己陪小眉去石鎭的！」

「阿鳳你眞是，我的性子別人不了解，難道你也不知道？我幾曾說過不管？但我們與江標的關係你不是不知道，打起來誰勝誰敗是另一件事，但不管是勝是敗，都會惹人笑話，是必然的！所以，能避免跟他正面衝突總是最好的！眞避免不了，那就顧不了許多啦，可是今天，我們還有時間，應該想個更好的辦法！」

「好你想吧，我陪小眉到花園去走走！」

「好的！你最好也想想，想到了什麼，晚飯時，我們再談談！」

方小眉聽了袁大俠夫妻的談話，心中泛起陣陣疑雲，她萬想不到袁大俠和江標之間竟然似有特殊關係！她巧妙地向袁夫人探詢。袁夫人倒是坦率，她告訴方小眉，袁大俠與江標曾有同門之緣，後來，因爲離開，轉投與方小眉媽媽同一師門。在江袁同門之時，感情極好，分手之後，仍有來往，直至袁大俠聲譽日隆，蓋過江標之後，江標受人挑撥，才對袁大俠有意見，但表面上仍然有來往的，而且，他有幾次遇到困難，都由袁大俠暗中代爲解圍，他後來都知道，所以對袁大俠的意見也消除了。但江標爲人雖不算壞，却剛愎自用，身邊又有一班興風作浪的人，便漸漸使江標的名聲攪壞，他們借江標之名四出幹壞事，江標受到矇閉，却要承担罪名，因此時日一長，江湖上便把江標看作一個壞蛋，俠義道恥之遠之，黑道人物則諂之諛之，他自己却懵懵然以俠者自居，走進壞人安排好的圈套，做了壞事還以爲立了功德！袁大俠曾修函勸告，叫他自己親自調查一下自己的言行，他却不聽，反說袁大俠有妒忌之心，怕他名頭超過自己，把袁大俠氣壞了！

方小眉聽了之後，也爲江標惋惜，認爲江標少了一個値得他敬佩的人在身邊直言提點，否則，不會有今天！袁夫人喟然道：「話是這麼說，須知忠言逆耳，阿言悅耳，聽忠言，辛勞多而享受少，聽阿言，辛勞少而歡樂多，兩者之間相距甚遠，惟眞英雄才能聽忠言甘受苦；但世界眞英雄實在太少，也不好做！所以，江標有今天，他自己當然責任最大，但也有可原諒之處。」

方小眉不知道師叔想到什麼辦法，所以在晚飯前總是悶悶不樂。

距離晚飯還有一段時間，袁大俠突然把妻子與方小眉叫到後園，方小眉這一次是前後三個時辰之內，第二次到後園了。但心情却和先前一次不同。她不知道師叔叫她到後園做什麼。袁夫人也不知道，因爲她一直和方小眉在一

起，根本不會見過丈夫一面，無從猜測，唯一可以想到的是與對付江標的問題有關。

方小眉與袁夫人來到後園，袁大俠已經先到了，他的表情很輕鬆，看來他是想到應付辦法了，袁夫人笑問：「看來你這麼開心，可是想到辦沒了？」

「辦法是想到了，還得跟你商量，得你同意才行！」

「你說吧，只要不是忍讓，我都同意！你可以放心啦！」袁夫人說。

「你最好先別同意得這麼快，聽了我的再表示意見！現在，我想先看小眉這幾年來練了些什麼好功夫！看看師姐教了她一些什麼！」

「那也好，我也想知道我們的乾女兒的身手到底怎樣！小眉，你就練給乾爹看看吧，他看了，總不好意思是白看的！」

「哎呀，你這個做乾娘的，怎麼偏偏幫着乾女兒，這成什麼道理？」

方小眉領會袁夫人的心意，立即下場演了一套拳，再練了一趟劍，袁大俠看得皺了眉頭道：「怎麼，你娘就教你這麼多了？」

「是！就只這兩套了！」

「這麼說，師姐是太老實了！」

「志雄，你這話怎麼說？」袁夫人有點不解！自然，方小眉更加不懂。兩個人都注視着袁大俠。

袁大俠似是要找尋適當的字眼，想了一想，然後說道：「我記得離開師門時，師父曾說：本門功夫，未得掌門許可，不能私自傳予外人！師姐大約也聽到這一句，所以不敢把本門功夫傳給小眉。其實，師姐是太呆板了！所謂外人，當然是指無關係之人，更是指壞人，要是遇上好人，遇上對國家民族，對天下人都有大利之人，那就當得例外！至於父母，子女，乃骨肉至親，豈屬外人！再者，武功固足以强身，也可以助人！師姐是應該參透這一點的！小眉，你娘是太遵守師門教訓了！」

袁夫人一直都信服丈夫言行，想不到他竟是如此豁達，把師門的教訓如此參透活用！對丈夫更有進一步了解。

袁大俠說這一番話之後，走了過去，站在方小眉面前道：「小眉，來，你用足全力打我兩掌，或者兩拳，讓我試試你的功力怎樣！」

方小眉不敢動手，袁夫人催她，她看看他，仍不敢動手。袁夫人說：「小眉，你照她的話做好了，他受得起的，不要怕！」

「嬸嬸！」

「動手呀，別怕！沒事的！」

「師叔，我打啦！」方小眉突然衝前，一掌擊在袁大俠左胸上。袁大俠兩臂一張，臉現驚異之色，叫她再來，她又一拳擊袁大俠的右脇，袁大俠身子一晃，足下沉低近寸，臉上又現出了詫異之色，道：「行了！這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志雄，你沒事吧？」袁夫人頗為焦急的問。因為她看到丈夫足下沉下近寸，臉上又有驚異色，知道小眉的功力必出他意料之外，所以關懷地問。她這一問，嚇壞了方小眉，她驚急地問：「師叔，怎樣了？」

「沒事！你們放心！」袁大俠說，「不過，小眉，看你剛才練拳練劍，甚為平常，這一拳一掌却極具勁道，是怎麼回事？」

「師叔！早先練的是我娘教的，剛才這兩式是一位師太教的！」

「她教你練了甚麼？你都練一趟我看！」

「她總共教了我十三招！不是一下子教的！我有時替她挑水，替她燒飯，她高興了就教我一招，是不能成套練出來的！」

「你練過內功了？你娘教過你了？」

「沒有，那位師太教過我坐禪吐納功夫，我爹說是內功！」

「你說說，是怎樣坐禪吐納！」

方小眉說了，袁大俠道：「這麼說，她似乎是屬於密宗派。不過，不管怎樣，對你都有好處！好了，該吃飯了吧，吃飽了再說。」

方小眉去了洗澡的時候，袁大俠和妻子詳談了，並且很快就決定了一件事：要在這短短的二十三日裏把夫妻二人所學都傳給方小眉，讓方小眉代表去對付江標。

這個計劃原定第二日開始的，但袁夫人却提前在當晚就開始了。

在方小眉來說，這當然是辛苦的，但也是高興的。她專心一意的學，進境甚速，還在袁大俠夫妻預計以上。所以教的也十分開心。

方小眉在袁家是開心的，但她的爹爹方大元可就急得如熱鍋中的螞蟻了。

這一天，距離比武的日子只有五天了，再過五天，比武就要開始了！

方大娘原是患了病的，這次一急急出幾身冷汗，病反而不藥而癒，康復了！方大元當然十分高興，但一喜一憂，都是抵消不得。

日子過得眞快，轉眼又過了兩天，距離比武的日子更近了，只有三天就到了！江標已經到了林家，在石鎭唯一的食肆出現了。這消息很快就傳到方大元耳中，方大元心急了。他這一邊也有十來個朋友，但都是同級的，出類拔萃的却沒有，對方的人物中到底有多少高手未清楚，最少有一個江標就不是他們所能對付得了的，這怎麼辦？只有三天就開始比武了，女兒還沒有來，連消息也沒有，怎不叫方大元担心？

「大元，你看小眉怎樣了？袁志雄不管肯不肯來，她自己都應該回來呀！小眉也眞是，不會出了甚麼岔子吧？她還是第一次出遠門呢！」方大娘向丈夫嘮叨！做丈夫的除了加以安慰之外，還能怎麼樣？

一天又過去了，距比武的日子只有兩天了，方小眉還沒有回來，晚上，却來了敵人，當方大元等人發覺，一柄明亮亮的短刀已插到桌上，各人追出去，來人已不知去向了！

敵人擲下的短刀附有一張字條，上面寫得明白，叫方大元先預備好棺木才好上台，免得臨時周章。還教他們計算預備棺木的辦法，說是可以用上台人數計算，凡二人上台，便須預備兩副棺木，一張担架，少了就不夠用！方大元等看了這字條，當然是氣得五內生烟，兩眼冒火，每個人都握緊拳頭，表示決心，發誓要拚個明白。但各人又都心中有數，這一拚嘛，實在難以佔得便宜！

睡覺之前，方大娘悄悄地問丈夫：「嗯，你對這次比武有甚麼把握嗎？看情形，小眉和袁志雄未能及時趕回來，你打算怎樣？」

「還能打算甚麼呢？朋友都這麼熱心，我總不能矮人一截，臨陣退縮呀！小眉也眞是，就是袁志雄不肯來，她自己也應該回來！」

「我就怕她的師叔外出了，她在等他，一天等一天，結果……」

「等到了今天，是不是？」

「你以為無此可能？」

「不是沒有，是很少有此可能！」

「那麼，不會眞是中途出了岔子吧？」

「唉，誰知道呢！睡吧，大約敵人不會再來了！」

方大娘第二天起來，丈夫已經出去了，她經過女兒房門口，聽得房內有異聲，大感奇怪，正考慮着該如何查看，忽聽得房內傳出低微的歌聲，一聽，正是女兒的聲音，不禁嚇了一跳，以為女兒在路上出了事，鬼魂回到家來，這一驚可眞不少呢！她感到一陣頭暈目眩，心內悲痛，怎料就在此時又聽女兒低叫：「娘，

你怎麼啦？不舒服？」

方大娘覺得有人摻扶着自己，精神為之一振，清醒許多，同時也見到女兒。兩眼一張，愕然地問：「小眉，你眞回來了？」

「娘，你怎麼啦？看到了，還這樣問？」

「哎，這麼說，是眞的了！你可知道，剛才幾乎嚇死我了！」

「這是怎麼回事？我怎會嚇倒了娘？」

方大娘說了原因，引得方小眉吃吃笑個不停。她笑過之後便說，因回來得太夜，又不知娘已經病好，不想驚動大家，便悄悄的回房睡覺，沒想到却嚇倒了娘！

方大娘也不追究，只問見着師叔沒有，肯不肯來！方小眉說，她回來的時候，師叔說盡可能來，但怕到時已遲了，所以不必等他們！

方大娘長長嘆了口氣，眼中淌出眼淚，隨對女兒說：「小眉，你回來還沒人見到，今天不要出去了，等到晚上，再悄悄離開，找個地方隱起來。你是一個女孩子，我也不指望你替我們報甚麼仇了，但願你帶眼識人，將來好好找個丈夫，安安穩穩過一輩子，我與你爹九泉之下也放心了！」方大娘淚下如雨，哭了。

「娘，你這是怎啦？」驚愕地看着母親。

方大娘告訴女兒，說她所指望的是袁師叔來對付江標的，現在江標已經來了，袁師叔却不肯來，這一次比武勢非全軍盡墨不可，她知道，丈夫不肯臨陣脫逃，自己也不會在此危難關頭獨自逃生，但小眉年輕，而且終要嫁人，實在沒有陪死必要，所以要叫她趁早逃命！

「娘，你放心吧！我以為是甚麼事，原來是為了一個江標！別說只有一個江標，再加一個海標，河標，我也不怕！娘，你太長他人志氣了！我不怕！」

「唉，你懂甚麼！你越是這麼說，娘就越不放心！就是你逃了出去，娘也不放心！」

「娘，我說的是眞話，師叔說，只要我小心提防，不貪功，別大意，就能打敗江標！」

「眞的，你師叔眞這麼說？」

「當然眞，我怎敢欺騙娘！」

「你師叔憑甚這樣說？」

「娘，我問你昨晚我回來，可有人知？」

「不知道！我與你爹就沒發覺！」

「這就是了！有刺客來，你們都知道，我回來了，你們全未發覺！憑這一點，娘就請相信我今非昔比，功力大進啦！」

方大娘一聽，覺得也有道理，注視女兒一眼，却覺得依然一樣，和過去完全沒有變化，同時想到，相隔不過短短個多月，縱有奇遇，也不會有甚麼方法可以速成，所以念頭一轉之後，便說：「不行！你還是要走！說眞的，就是你師叔來，也未有必勝把握……」

「對呀！師叔也說，他知江標已有十年過外未見面，自己的技藝雖未丟荒，江標也一樣不會擱下，所以他沒有把握可以必勝江標，所以才叫我代表他。他說我必然可以打敗江標。還叫我念在他與江標有一份交情，江標為人雖然胡塗，好勝，本身却不算太壞，不可傷他性命呢！」

「小眉，你越說我越胡塗了！」

「娘，你別急，聽我說！師叔說你太呆板，太遵守師門教訓，不會把師門眞功夫傳我，害他多費許多精神呢！」她把師叔與嬸嬸輪流教她武藝的經過告訴娘，說完，抽出一柄劍道：「娘，你看，我這柄劍好不好？」

方大娘看上一眼，神色詫然，脫口問道：「小眉，你怎麼得來的？噢，這柄劍，眞鋒利！」她接過劍，用手指輕彈，劍受震動，發出一陣悅耳的嗡嗡聲。

「娘，你想不到的，是一位姓郭的老人家送給我的！他說，這是一柄可以鎭惡驅邪的古劍，他說女孩子大都胆小，怕魔怕鬼的，送給我壯胆！」

「他叫甚麼名字？告訴你沒有？」

「沒有！我也沒有問他！」

「你怎麼見到他的？」

「我給姓林的打傷了，昏迷了，他見到，救了我！」小眉再把郭老頭救她脫險的經過告訴娘。原來她見師叔已經同意去石鎭，便把老人那封書藏起，沒有再給袁大俠，回頭的時候，再去找老人家，交回那封書，老人家在大笑中送了她一柄劍，說是可以驅邪治鬼，但是男人用的，將來她得到如意郎君，可以用作信物！她沒有把這些話對娘說，但臉上却紅了！

稍過了一會兒，方大元有事找妻子，見到女兒，為之愕然，方小眉告訴爹爹，師叔要遲一些才能到，不過，有甚麼準備給師叔做的，可以交給她做，她代表師叔。方大娘代為解釋一下所謂代表的意思，方大元沒說甚麼，對妻子交待了幾句，便轉出去了。

這一天已經是最後一天，第二天天色一亮就是比武之期了，所以這一天各人的心情特別緊張。到了下午，有個五十歲左右的和尚來到方家，自稱是天德和尚，是五台山和尚，因路過石鎭，聽得傳言說方林兩家要在擂台中比武，他知道林家為人缺德，方家仗義行俠，所以願助方家一臂之力。

方大元和各人雖然都不認識天德和尚，但見他說得動聽，又是自己請纓，也不願拒人千里，妥為招呼。不過天德和尚並不忌葷腥，毋須另製齋菜，倒也方便，加以他說話風趣，各人也願意交他這個朋友！

天德和尚在各人口中聽到不少東西，心中甚為高興，二更過後，借上毛坑便悄悄溜出了方家，直奔林家，方家的人並未發覺，及至久久不見他回來，找也找不到，才懷疑是奸細，已經無法找到他了。

天德和尚回到林家，林家的人還沒睡，見他安然回來，都圍上來問長問短，他可神氣了，把聽到的東西加鹽加醋說給大家聽，引得各人大樂。後來他掏手帕，却掏掉了一方紙，有人給他拾起來，他奇怪自己怎會有這一方紙在袋內，拆來看，立時變色，郝通問是什麼，他不想說，並把紙一團想毁掉，給大家喝止了，郝通拿過去一看，忍不住哈哈大笑。人都是有好奇心的，郝通一笑，大家便爭着要看了。於是有人大聲唸出來道：「老禿奴，六根未淨，說謊話，四大未空，講因果，提防報應，示儆戒，報在主人！」

各人聽得第一句已經哈哈大笑了，再聽下去，更是笑彎腰。各人笑了一會，突然有人想到最後一句，嚷道：「壞了，我們上當了！」

「什麼事上當？」

「他說報在主人，那是說林老爺呀！」

「對！第一句是禿奴，最後一句是主人，一主一奴，必是指老爺，我們快去看看！」

六七個人一哄而散，衝向後堂，後堂此時剛好傳出拿刺客叫聲，各人更為心驚胆顫，分頭追進後堂。

叫刺客之聲剛起，便有人奔赴崗位把守，但未見有人外出，反而在鬧了一會之後，林家已有三處地方發現火光熊熊，給燃燒着了。

被發現起火的地方是柴房穀倉與馬房，柴房火最先被發現，各人去了搶救，馬房起火了，林家有不少馬，各人又騎了不少馬來，馬房火勢蔓延極快，才發現已經燒得甚旺，不易撲救了。馬被拴在馬房中，火光與熱度影响了馬，跳踢長嘶，十分驚人，有的掙脫了，四處亂竄，吸引了許多人，在這時候，穀倉的火也被發現了。這時有風，風勢甚烈，風助火勢，火借風威，風過處，烈火給帶出老遠，灌救的人

都給燒了頭髮，灼傷面手，誰還敢再拚命？

在混亂中，有人驚叫：「拿放火賊，快拿放火賊，是他放火的！」

有人叫，自然有人注望，一點不錯，有一個男子背影閃入各人眼中，於是，有人追趕，但對方跑得很快，幾個轉彎之後，失踪了，跟着，一處房子起了火，各人驚叫中找去，仍然找不到人影。

江標這一晚不在，他與兩個朋友出去了，所以林家的事他第二天才知道。他感到丟臉，怪責各人無能與失責，他把大家罵了一頓，非但無補於事，反傷了和氣，有兩個受不住的，索性告辭了。

去夕攪了半夜，早上又發生不愉快事，這兆頭，對林家是十分不好的。方大元他們聽得林家去夕發生的事故，都是又驚奇又高興，卻也奇怪是什麼人所爲，互相猜測，設辦法找到站得住脚的道理。

「我猜是袁大俠，除了他誰有這個胆？誰有這本事？一定是他！」有人會這樣肯定。但是，很快就給否定了，因爲熟知袁大俠性格的人都知道，袁大俠是明人不作暗事的，他決不會這樣去放火！

除了袁大俠之外，還會是誰？沒人能提出更好人選與證據了。不過，方大娘卻想到一個人，她走進女兒房中，問女兒：「你怎麼啦，對鞋沾滿了泥，昨夜去那裏了？」

「娘，你已經知道了，還問人！爹也知道了？」方小眉撒嬌的搖着娘親的肩膊。

方大娘輕輕嘆一口氣，抱怨地說：「你也眞是，何苦呢，要幹就在擂台上光明正大的幹，這樣偷偷摸摸的算什麼？還是個女兒家呢，給抓住了怎辦？」

「他們昨晚派人來臥底，前晚又派人來寄簡留刀，根本不把我們方家的人放在眼內，我實在氣不過，非給點顏色他瞧瞧不可，叫他們也知道我們方家不是好欺負的！」

「可是你可想到有多危險？」

「有什麼危險？一點危險也沒有！」

「我才不怕！他們根本看不起我們，怎會想到我會來這一招？這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亂其軍心，折其銳氣！」

「哦，哦！還拋書包呢！」

「這是師叔說的！」方小眉不好意思的把臉埋在娘的懷裏。

翌日，林、方雙方的人都到了擂台，姓林的安排在右邊，姓方的人安排在左邊，都有椅子坐，有茶水喝，招呼得倒是不錯。

林光宗穿了禮服，在兩個人摻扶中上了台，講了話，一再聲明刀劍無眼，拳脚無情，怕死的最好是別上台，上了台，動上手，生死各安天命，絕無賠償。

林光宗說過話之後，村長宣佈開始比武，同時也宣佈比武條例。一，參加比武的人可以選用自己的武器，但不能限制對方所用何種武器。二，練武各有所長，一方不能阻止對方使用武器，儘管自已空手赤拳也無此權力，但可以退出比武，對方也不能阻止。三，雙方比武，以一方認輸，或傷死至不能再鬥爲止，但一方已認輸，對方就不能再加攻擊。四，一方須二人或三人整體作戰者，對方亦可以用二人，三人，或更多人合作，但必須於動手前取得對方同意，否則，不同意之一方可以退出，對方不許阻攔。五，勝的一方有選擇繼續比武或中止比武的權利，對方不許攔阻。六，除在台上賭命之外，亦可以賭錢，但須預先聲明，並把賭注交公證人。七，可以使用暗器，但必須在比武開始之前說明，使對方有所準備等。

林姓方面坐了十七個武師，首先上台的是鄺興，三十七歲，五短身材，四肢粗壯，一臉驕人神氣，八字脚，蟹形走路，步上台去。他在台口一站，大聲說：「姓方的，你們算過命沒有？那一個最短命的就先上吧，拜土地，祭白虎，誰願上來做犧牲品！」

這是第一場，總不能折了銳氣，但對方是個無名小卒，己方總不能太抬舉他，派出個主將，洩了底！因此，方大元與王川兩個低聲商量，還沒有作出決定，人叢中已走出一個泥腿小子了。他一身破舊衣服，紮塊舊灰白色頭布，尖尖瘦瘦，黑黑實實的樣子，拾級而上，到了台上才說：「你別叫姓方的了，我是姓袁的，打架我不大在行，打狗打狼卻是內行，你來吧，我倒想看看你是長命還是短命！」

鄺興拳風甚勁，雖在台下，亦可聽到風聲，可見其勁，姓袁的身子瘦小，實在不易抵受得一拳半掌的，所以外人對他甚爲担心，但他卻非常滑溜，滴溜溜地轉，轉得極快，因爲他轉得很快，鄺興的攻勢總是遲了半步，傷不了他，反以被他牽着鼻子走，失去主動，變成小丑，因此觀覺漸漸覺得開心了。

林姓那些武師開始騷動了，爭論了，有人忍不住，大聲呼叫了。

擂台上只見兩個人在轉，一個在外圈，一個在內圈，轉到急時，各人只看到外圈的袁姓小子快似一溜烟，內圈的鄺興則越轉越慢了，連拳也不發，掌也不發了，再後，只見他脚步蹌踉歪斜，身形搖幌不穩了，姓袁的小子突然向外一閃，退出幾步，鄺興不知怎樣竟然退向台口，嚇得姓林的人大叫，但叫也沒用，他還是掉了下去，折了一腿一臂，他是自行失足跌下的，村長因此說，這一場是打和！

第一場比武的過程與結果都是出人意外的，氣壞林家的人了，第二場、第三場都是林家的人勝，方家的人敗了兩場，其中一個受了腿傷！第四場由那個曾經到方家去臥底的和尙上台，王川恨透了他，親自上台去打過一場，可惜技不如人，傷了左脚，跌下台了！和尙不肯走，指名挑戰方大元，結果，方大元又吃敗仗，雖未受傷，都是敗了！

方家兩個主將都敗了，和尙更加囂張，揚威耀武不休，言語無禮已極，觀衆中有人看不過眼，上台去接他的招，要跟和尙打一仗！

這次上台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俊俏瀟洒極了。他身穿長袍，手拈摺扇，一下一下的把扇打在左手手心中。他上台，台下響起無限掌聲，尤其那些姑娘們，拍得更響，這表示了她們的心聲。

「大和尙，你已經打了兩場，勝了兩仗，該歇歇啦，還不肯下台，眞要摔下去才舒服？」少年人口齒伶俐，語音清晰。

澄光和尙受激諷，兇性大發，揮動蒲扇般的大手，又拍又抓，都抓對方不住，少年人不知怎的突然欺近和尙身前，口中叫一聲「我打！」隨即見他的手影一動，摺扇疾起疾下，唸出一句：「當頭棒喝」！聲未已，摺扇已「拍」一聲打在和尙光頭上，清脆玲瓏，台下各人都聽得清晰！看到，聽到，各人都忍不住轟然一哄。少年人朗聲唸道：「摺扇打光頭，扇落衆樂」！聲音傳到台下，各人又是一陣哄笑，有的笑得腰彎淚下，眞個觀衆大樂。

澄光和尙被戲弄，恨不得把對方吞進肚去，但他無法打到人家，反而光頭不時挨打，「拍拍」有聲，血也流了。少年突然轉了興趣，飛起一脚，在和尙肥臀踢去，把和尙踢得大叫，少年又朗聲唱誦：「皮靴踢屁股，靴起羣喜」！台下又是狂叫大笑，引以爲樂。

和尙在台上本來是個勝利者，因爲貪勝不知輸，竟然變成小丑，成爲台上台下的共同笑料，他自己難堪，江標等人一樣難堪。江標要上台去對付那少年，清水道人卻先他一步。

「好功夫，我也想領教領教！」道人對少年人說。

「道爺，你是個出家人，不能不講道理，我已打過一場，不想打了，你要打，另找對手吧！對不起，我不奉陪了！」

少年人要走了，道人不答允，截住他的去路，迫他動手，他要走不獲，結果恨恨地站定了，說：「好吧！你這是自尋死路，可別後悔！動手吧！」「拆」一聲，張開摺扇，輕輕地搧着，瀟洒絕頂。道人看到那把摺扇，神色倏變，說道：「你這把扇子……」

「怎麼？不値得你一盼？那我摺起它就是！往左手一拍，「拆」一聲，摺起來了！

道人認得這扇子是袁大俠之物，知道少年與袁大俠必然有關，只怕勝得了他，也有後患，勝不了，更是丟臉！他後悔了，後悔自己不該如此魯莽，未明對方身份就盲目動手。可惜已經遲了，無法挽回了。

道人在悔恨中動手，心理受到影响，出手有了顧忌，結果敗在少年的扇子下，但少年也沒有下殺手。他看得出，少年對他手下留情，按當時情形，少年本來可以重傷他的，但少年並沒有這樣做！

道人回到江標身邊，告以所見，江標憤然道：「袁志雄太欺人了，明知我幫林家，還叫徒弟幫助方家，存心和我過不去！哼，我不怕他！他既不念曾同門學藝之情，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各憑本領分個高下就是！」

江標背後指責袁志雄，袁志雄仍在途中未能趕到，原來他夫妻倆把武功傳授給方小眉之外，連內功力也傳送給了她，失了內力，他們變得普通人一樣了，所以雖然騎馬，卻無法飛奔趕跑！這一點，連方小眉也未曾知道的。

翌日，江標抱着與袁志雄一拚的決心上台挑戰，方小眉以女粧出場，佩上郭老爹送的古劍，效法江標一樣，不經梯級，由地面一躍而上，姿式美妙，尤勝江標許多！贏得台下一片掌聲與喝彩聲。

方小眉向江標深深一揖道：「江前輩，你好！」

「你是方大元的女兒？」

「不錯！我也是袁師叔的師侄，我轉告師叔的話，希望江前輩不要受外人矇閉，趁早離開林家，免爲江湖朋友所笑！」

「你師叔是袁志雄？你爹和他同門？」

「不！我娘是他師姐，他不願在這台上與你相見，希望你離開林家，要不，就由我代袁師叔向你老人家求教！」

「哦，原來你娘是袁志雄師姐，這倒是我錯怪他了！祗是你爹恃技欺人……」

「江前輩，耳聞不如目睹，你昨日已見到，林家的人勝了，人羣寂然無聲，有的只是欷歔嘆息，方家的人勝了，便滿場爆出掌聲，人心向背，你江前輩早該明白了！是我爹恃技欺人，還是林家恃技凌人，我不想分辯，江前輩你只要親自到村人中打聽一下，自會明白，到時你就知道你受人欺瞞，還是我說謊話了！」

「那是將來的事，袁志雄既然派得你來，當然認爲你已到火候，我就看看這十年來袁志雄有什麼進境，敢以一個年輕門人來接我的風雷掌吧！你小心了，我發招啦！」

「好！我會小心的。」方小眉說。「我先提醒你老人家，到了需要時我會出劍的，也請你老人家留意！」

兩個人各站一方，凝視片刻，猝然雙雙發招硬拚了一掌，方小眉打了個觔斗，江標也退了兩步，看來是相去不遠，都未吃虧，但江標卻心寒了！他不但看出對方未有受傷，且覺出未盡全力，自己卻感到心胸發熱，內臟已受到震蕩了。自己是漬數十年苦練而有今日成就，對方才不過十六七歲，自己練功的年齡也比她的歲數多，都似乎吃了虧，若果袁志雄親自動手，那還了得？一種技不如人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氣餒了。

方小眉打了個觔斗，卸去了江標的掌力五成以上，身上所受的不過四成多，自然不會有事，所以身形一穩之後，便叫道：「江前輩，我又來啦！」雙掌一錯，竟是師太傳她的一招佛門絕學「普渡衆生」，掌影如山，漫天蓋地而來，令人眼花繚亂！江標不敢怠慢，急以一招「夜戰八方」招架，還是封閉不住，左脇給按了一下，被震得又退了一步，方小眉也被反震倒退步數，看來還是平手。但江標已知自己實在是輸了一招，對方倒退是假的，只是給他面子，他倒退卻是眞實的，但對方未用全力，否則，他決不僅僅是倒退一步麼這輕鬆！

方小眉兩次留力未用，江標心中已明白這是她不想傷害他，也必然是受到了袁志雄所囑咐！

他本來爲人不壞，此刻更受感動，站定之後說：「拳脚功夫我見到了，拔劍吧！我要看看袁志雄教了些什麼給你！」

「恭敬不如從命，請江前輩多多指教！」

方小眉把古劍拔出來，一縷寒光入目生寒，江標驚叫道：「你這劍怎麼得來？」

「是一位老人家送給我驅邪鎭魔的！」

「他可是姓郭？」

「不錯，是姓郭，你也認識他？」

「認識的，他在那裏？」

「我不知道！他說過來瞧熱鬧的，不知來了沒有！」

「這一仗不用打了，我輸定了！你見到他老人家就說我馬上離開這裏，林家的事，我不管了！」

「江前輩，你眞走？不見他老人家？」

「不見了，我沒臉見他老人！好姪女，你代我說句好話吧！」江標急急下了擂台，連向林家的人打個招呼也省了，遙向場外走去。

但是，他出到場外，給一個老頭子叫住了！他向老頭子跪下去叩頭，叫了一聲師叔！老頭子扶起他，說：「阿標，過去的不必再提了！你有錯，我也有錯，我不該只顧自己，放任你走錯路也不加援手的！你還不老，再來還未遲！剛才我見到志雄了，你不必自卑，也不用奇怪！志雄他知道勸你不來，又不忍和你拚命，便把夫妻倆的內外功都傳給了方小眉，她身上合數人功力，自然比你强！不過，志雄這做法令人感動，這苦心也是！你們從小就是好朋友，以後應該也是！你不用追悔，志雄夫妻的功力我會助他們一臂，使他們快速恢復，大約三個月時光，他們就可以完全一樣了！你要走，我不留你，志雄在前面，你很快就可以遇上他們的！去吧！以後有空就來探望我們吧！」

老頭子目送江標走後，和老伴緩緩行，被方小眉見到，老遠就叫郭老人家，郭老爹！要介紹他給父母認識，怎知父母都起立相迎，叫他做師叔，還叫方小眉呼爲師叔祖。方小眉瞪着眼，看情景，現出一臉驚異，問道：「娘，他是師叔祖？」

「怎麼，你以爲是假的？不相信是不是？」郭老頭子已經聽到方小眉的說話了。

方小眉伸伸舌頭，說：「師叔祖，你的耳朶眞靈！你早知道我了？」

「當然知道，要不是，怎會要你帶封書給袁師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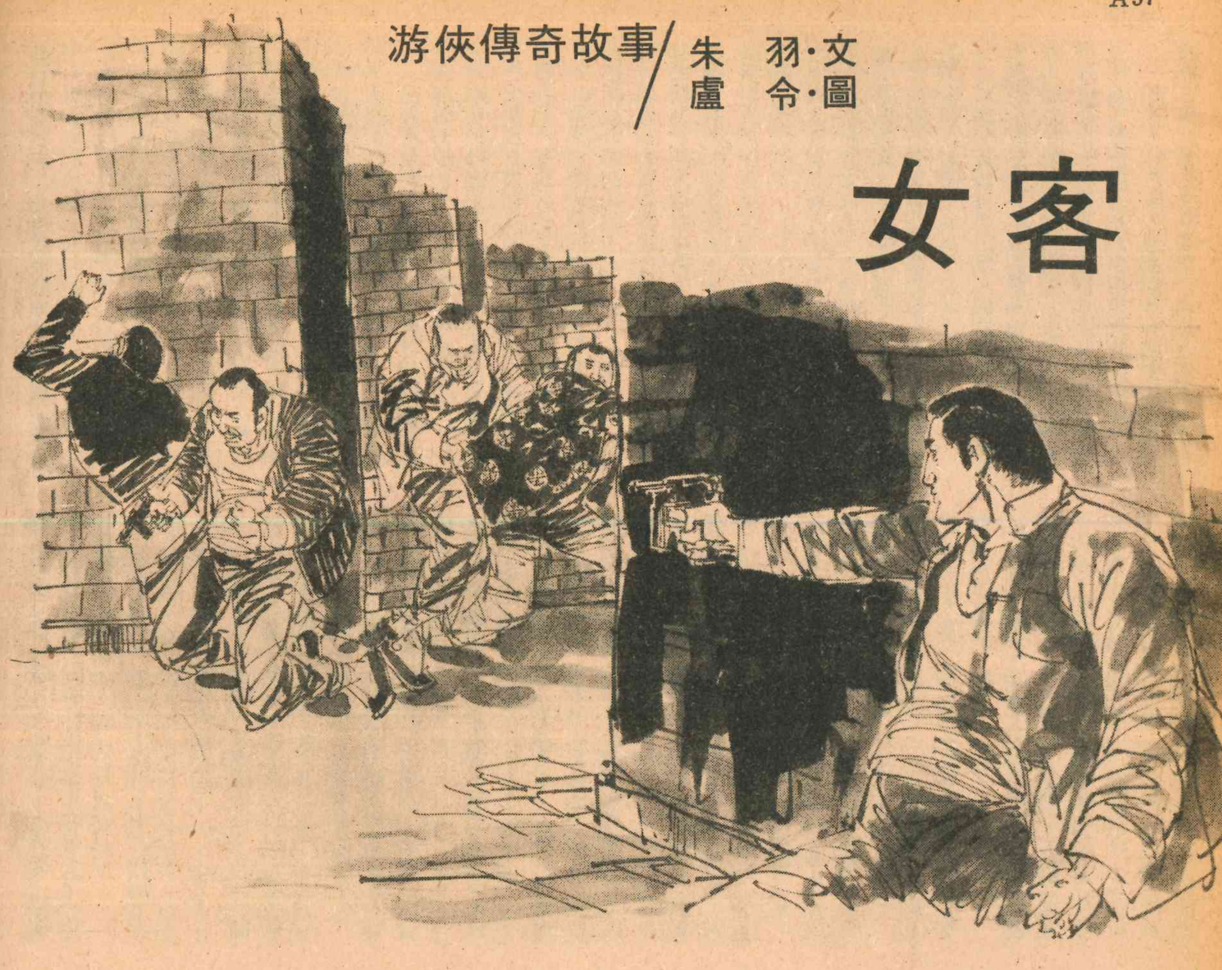
方小眉後來正式拜了袁志雄做乾爹，並知道他夫妻傳她武功的後果，感動得哭了一場！

但在幾個月後，在郭老頭的幫助之下，袁志雄夫妻的功力，不但復原，而且更勝過以前了。

（完）

游俠傳奇故事／朱　羽·文　盧　令·圖

女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女客答允蔡崗請求，代他拯救被日本憲兵囚禁經年的胞兄冀東游擊隊首領蔡雲出獄，女客試向中村請求，出乎意外的順利完成使命，中村唯一條件便是要女客察看蔡雲，夏紫林先還疑蔡雲是中村的傀儡，裝成圈套，安排女客身邊，以監視一切，後經查實，蔡雲身份絕對可靠，女客稍爲放心，那晚陳九到來找女客，告訴她，重慶方面、日寇、僞軍和走私客，全都注意她的行踪，要她千萬小心，女客答稱自會小心照顧自己，送走陳九之後，女客來到蔡崗的房間，蔡崗和蔡雲兩兄弟對她到來似感意外——

街頭演喋血　密室說心聲

女客很隨和地落了座，向他們兄弟倆敬了一杯酒，然後緩慢地說：「有一件事想和你們兄弟倆商量一下。」

「哦！」蔡崗沉不住氣地問道：「是什麼事？」

「此地絕非久留之地……」

「我知道。」蔡雲很快地接上了口。「說句老實話，我若想溜，再多的鬼子特務和狗腿子也釘不住我，只是怕給妳惹麻煩。」

「現在有一個機會。」

「哦！」兩兄弟相互望了一眼，未作任何表示。

「我有一票貨要送過去，你倆可以跟我一道動身，萬一被鬼子截住，也有托辭，過去之後，我也不想再回來了。」

兄弟倆並沒有很高興的神采，反而陷入了沉思。

過了許久，蔡崗才開口問道：「妳認爲這樣妥當嗎？」

「有什麼不妥？」女客反問。

蔡雲代替他的弟弟回答：「崗弟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怕連累妳。」

「這倒沒有什麼，」女客輕描淡寫地說：「中村將你交給我察看，如果不是隨時在一起，如何察看？」

「好吧！」蔡雲結束了這個問題：「我們兄弟倆接受妳的安排……何時動身？」

「隨時。」

女客又舉舉杯子，站起告別，當她跨出他們的房間時，心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她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兄弟倆爲什麼不和她研究中村的動機，這是任何人都不會忽略的問題。而他們却絕口不提，爲什麼？

爲什麼？女客再次打了一個冷顫。

×　　×　　×

一艘單艙快船靠上了東渡口，從蘆葦蕩子中立刻奔出了一條矯健的人影，他一躍上了快船。

船尾的舟子將手中長篙一點，那條船立刻如箭矢一般射向河心。然後速度慢下來，緩緩向下游淌去。

船艙內本來坐着兩個人，他們都很年輕，却都很穩重，從他們的坐姿，從他們的眼神，從他們的……都可以看出他們作起事來一定很老練。

跳上船來的人是夏紫林，他進入篷艙，在兩個年輕人面前坐下，靜靜地沒有說話。

晚風拂動水波，輕拍船舷，那是唯一的聲響。

過了許久，夏紫林才開口問：「人什麼時候到？」

其中一個回答：「明天擦黑光景。」

「到時候，你們正大光明地到五福客棧投宿。」夏紫林愼重其事地交代：「有一件事要特別注意——身上絕不能携帶任何武器。」

「知道！」

「你們很可能立刻就被鬼子抓去，也可能安然無事。不過，你們一定要有心理準備。」

「這一點請夏先生放心，我們兩人的供辭早就聯繫好了。」

夏紫林語氣沉重地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也是一個很艱鉅的任務，成敗完全在你們兩人身上。到最後關頭，你們很可能要爲任務而犧牲。」

「我們願意光榮地死，不願屈辱地活。」二人異口同聲，語氣鏘鏘。

「祝你們成功。」夏紫林伸出手去和那兩個年輕人重重一握。

這一次短暫的聚會很快結束，舟子又將快船靠了岸。夏紫林一躍登岸，目送快艇去遠，這才轉回身來。

他突然發現面前站了好幾個人，內中一個竟是吳保成，叼着烟捲兒，趾高氣昂的模樣兒眞是令人憎厭。

「夏先生！」吳保成拿下唇間的烟捲兒，一指彈飛。緩緩向他走過去。「你眞忙啊！」

夏紫林笑笑，在沒有弄清楚對方來意之前，最好少說話。

「我奉中村隊長之命向你傳句話，」吳保成一根指頭險些戳到了夏紫林的鼻尖，「他要你三天之內離開此地。」

「哦？」夏紫林多少有點感到意外，他眞想不透中村的用意何在。

「從此刻算起，」吳保成有意無意地炫露了他的銀鍊掛錶。「現在是六點差五分，明天，後天，大後天，倘若大後天這個時候你還沒有走，我就要抓你，這回你恐怕只有被人抬出來了。」

夏紫林仍在笑，不管多麼老練的人，有時也會犯錯誤；中村正是如此，他明明知道夏紫林要有行動，而他却故意給夏紫林一個機會。

但是，這一着却太笨了。

「有什麼好笑的？」吳保成寒着臉問。

「因爲我很高興。」

「高興？」

「當然，能够離開此地實在太愉快了。」

「那就祝你一路順風吧！」

「放心！我會請女客帶路，路上是絕不會出問題的。」

吳保成好像很火，他一定奉了中村的命令不要去惹夏紫林，不然他一定會狠狠摑夏紫林兩個耳光。

夏紫林擺脫這羣狗腿子之後，立刻來到五福客棧。

他直趨女客閨房，小心翼翼地關上門，壓低了聲音說：「明天晚上就展開行動。」

「這麼快？」女客似乎微感意外。

「待一會兒妳就去找中村。」

「幹什麼？」

「向他報信呀！別忘了，妳是替他幹事的人。」

「我怎麼說呢？」

「就說人明天晚上到，立刻動身，走洛河綫。」

「就怕他不信，」女客憂心忡忡地說：「中村是頭老狐狸。」

夏紫林很有自信地說：「我是一個專抓老狐狸的獵人。」

「別太自信。」

「這件任務太重要，太緊急，根本無法作太週詳的考慮，就算冒險，也得冒了。」

「我是一個最怕失敗的人。」

「放心！絕不會失敗。」夏紫林很輕鬆地拍打着她的肩頭。「從現在開始，我們就不見面了。」

「不，我們還需要見一面，最少你該知道中村的反應如何。」

「不必，」夏紫林斬釘截鐵地說：「他當然會指出妳應該如何作。妳對他是假的，但一切要和眞的一樣，他教妳怎麼樣作，妳就怎麼樣作。」

「他如果教我殺你呢？」

「我相信他不會這樣作，如果眞是這樣，那麼，妳就殺我。」

女客困惑地搖着頭：「我眞弄不清楚你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妳不需要知道，只有照着我的話去作就好了。」

「好吧！」女客勉强笑笑。「我是絕對信任你的。」

「那麼，我走了。」夏紫林說完之後，立刻開門走了出去。他走得很快；走得很決絕，似是還有許多忙不完的事。

女客剛打算出門，胡奇却來了。她不耐煩地問道：「什麼事？」

「金隊長要我來提醒妳一下……」

「有什麼好提醒的？」

「他說妳是聰明反被聰明誤，」胡奇特別加重語氣說：「他教妳千萬不要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這四個字有令人心驚肉跳的感覺，而女客却故作不解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唉！」胡奇竟然嘆起氣來。「金隊長早就料定妳會執迷不悟的。」

「胡參謀！」女客笑笑，揶揄，諷刺的笑。「別跟我打啞謎好不，有話何不明說呢？」

「告訴妳，中村跟夏紫林鬥法，雙方都在利用妳，妳好比一個夾在兩塊石頭當中的鷄蛋，到最後倒楣的一定是妳。」

「這話倒眞嚇人，不過我有些想不透，金飛虎爲什麼要提醒我，這樣作好像喪失了他的立場。」

「女客！這妳都不明白，大家都是中國人，而且……他一直都很照顧妳的。」

「現在我好像騎在老虎背上……」

「放心！」胡奇眉飛色舞地說：「金隊長就是能够救妳離開虎背的人。」

女客一向就沒有將這一撮小漢奸當人看過，然而這一撮却經常能起破壞作用，所以不得不敷衍，不得不應付。現在，她突然發現胡奇的來意不單純。

夏紫林千方百計要將那位工業家護送到大後方去。

中村則是千方百計地阻撓這件事。

那麼，金飛虎的目的又何在呢？

他在表面上是受中村的指揮，其實暗中又有一套，這種人永遠是牆頭草，風吹兩邊倒。

「胡參謀！」女客也要起陰柔的手段來了。「不管我怎麼行，總是一個女人，你說，我該怎麼辦？」

「有金隊長保駕，妳怕什麼？」

「我要動的啊！他能跟着我到處跑嗎？」

「能。」

「哦！」

「所有的行動細節都告訴我，我們會一路暗中跟隨，只要妳一有危險，我們就出面。」

不管金飛虎的目的何在，胡奇此行的用意已經非常明顯——套消息。

女客心中在冷笑，而臉上却笑得更甜：「這倒是好辦法，不過……」

「妳又有什麼顧忌？」

「不是顧忌。而是到目前爲止，我一點情況也不了解。」

「女客！」胡奇危言聳聽地說：「妳眞是太糊塗了。妳立刻找夏紫林和中村攤牌，要他們說出整個行動計劃，態度要强硬一點。」

「他們會低頭？」

「絕對會，因爲他們任何一方面都少不了妳。」

「好！我試試。」

「深夜我再來一趟。」

「希望有消息告訴你。」

「一定要有。」胡奇以命令似的語氣說。

× × ×

女客來到了日本憲兵隊。但她却不得其門而入，隊長不在，吳保成不在，她想見的人全不在。

她空跑一趟無所謂，但是她想不通：中村應該是全副精神在注意她這邊，怎會與她中斷連絡呢？

果然有花樣，原來中村在途中等候她：眞不愧是一頭老狐狸。

「我懷疑我的隊部中有外奸，」中村解釋說：「所以我寧願在這裏跟妳見面，是不是有了行動消息？」

「嗯！明晚行動。」

「人已經到了？」

「明晚到。」

「是怎麼樣一個人。」

「聽說是一個老先生。」

「是幹什麼的？」

「好像是一個大老闆。」在這一方面夏紫林沒有指示，因此她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將工業家說成大老闆，總覺得安全一些。

「很好！很好！」中村向她豎起了大姆指說。

女客頓感莫名奇妙，只好笑笑。

「妳是眞正的皇軍之友，這次事情辦成之後，我一定要請上面頒獎給妳。呃……」中村突然壓低了聲音：「聽說胡奇剛才到妳那兒去過？」

「嗯！」

「有什麼事？」

女客的警覺性很高，她突然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陷阱，中村用這種方法來測試她的忠誠，如果……

於是她很快地直答：「他想知道這一次行動的細節……」

「哦？」中村顯得很驚奇。

女客現在已顧不得胡奇和金飛虎了，反正他們是漢奸，出賣了他們也不會受良心責備。她繼續說下去：「他說他是受金飛虎之命，不但要知道隊長這邊的行動計劃，也要知道夏紫林那邊的行動計劃。」

「好！」中村咬牙切齒地說道：「我宰了他們。」

「我應該怎麼應付呢？」

中村冷冷地說：「你不必應付。」

「等一下胡奇還要來。」

「他不會來，永遠也不會來。」

女客自然懂得中村這句話的意思，她一點也不心寒，更不覺得有虧心之處，一個工業家的安全比起那兩個小漢奸的生命實在是太重要了。

「請問隊長還有什麼指示？」

「我想明天在他們行動之前就解決這個問題，妳要特別注意一件事：當夏紫林告訴妳開始行動的時候，妳堅持要先見到那位老先生。」中村道。

「如果他不同意？」

「妳就以不合作爲要脅。」

「他會被我要脅？」

「會。」

「隊長最好不要太肯定。」

「沒有妳，他要送的人絕對過不了界。」

「好！就算他答應了……」

「妳去見那位老先生，別的事妳一概不要管。」

「我明白，你的人靠我引路。」

「不錯。」

「隊長！我要提醒你兩件事。」

「那兩件事。」

女客道：「夏紫林並不笨，他可能發現你的陰謀。」

「還有呢？」

「夏紫林可能安排一個假的老先生跟我見面，那時你的人一定會不分眞假就動手，其結果怎麼樣，隊長也該明白。」

一個優秀的日本特務，會不注意這些情況嗎？

中村好像從未想到似的，竟然認眞地考慮了許久，方才問道：「以妳的意思，該怎麼辦呢？」

「上路才動。」

「夜長夢多。」

「那我也只好遵命了，我只是覺得萬一砸了鍋，對我來說，很沒有面子。」

「這樣吧！」中村有些猶豫地說：「還有二十四個小時讓我考慮，有了結果之後，我會盡快通知妳。」

女客匆匆走了。

黑暗中又湧現了不少人，其中自然有吳保成在內。他恭敬地站在中村身邊，似在等待這位頂頭上司的差遣。

中村很得意地說：「以我看，女客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吳保成却持反對意見：「我認爲還是不能全信。」

「我們現在作最後一次測驗，」中村說：「如果她和夏紫林合作是眞，跟我們合作是假，那麼，她一定會將我的話盡快通知夏紫林。你帶領最精練的幹部去監視她。如果這一關通過，我們就決定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

「報告隊長……」吳保成似乎還有話說。

「你是不是對女客有成見？」中村的口氣已顯露不悅：「這樣是不對的。」

「不！絕不是對她有成見，我只是覺得，以她的性格，她不可能和大日本皇軍合作。」

「爲什麼？」中村咆哮了：「她難道不把皇軍看在眼裏？」

「這……這……？」

「我對她已經作了種種試驗，我認爲她是忠誠的；最少她不敢不忠誠。」

「是！是！」吳保成只得緘默了。「隊長卓見。」

如果中村眞的認爲女客是不敢不忠誠的話，他就未免太愚蠢，太具有優越感了。其實呢？他對吳保成說的也未必是心裏話，因爲吳保成也是中國人。

× × ×

這一夜，女客睡得很香，很甜，無憂，無慮，甚至無夢。多少天來，不！應該說多少年來她都沒有這樣酣暢的睡眠。

醒來後的第一個意念就是「今晚行動」，行動要精力，精力要儲備，一夕安睡，心理上的安全感也跟着提高了。

紅日滿窗，好天氣，也是好兆頭。她精神抖擻地起身下床，梳頭，洗臉，當她拿起梳子時，心頭忽然一涼，滿窗紅日突然變成了一個大冰球。

她是一個不拘細節的人，梳子上經常纏滿了亂髮，小杏子不知爲這件事嘀咕了她多少次，說她不像一個女人，最後總是小杏子將她的梳子清理乾淨；這幾乎變成了小杏子的日常工作，只要一到她的房裏，就習慣地爲她清理梳子。

現在，她正拿着一把乾淨的梳子，而昨天這把梳子上却纏滿了髮絲，她記得很淸楚，絕不會錯。

小杏子昨夜來過了？

可是，小杏子死了呀？死得那樣慘，女客還親自去看過屍首……一槍自後腦穿過，臉上全是血……對，因爲臉上全是血，她當時不忍看，也沒有看清楚，她只是憑死者身上那套衣服，手上那枚戒指而認定的，也許……

也許小杏子沒有死！

不！那是不可能的。她猛力地拍打着自己的額頭，怎麼回事喲？晚上沒作夢，白天倒作起夢來了。

她拿着梳子發楞。許久，然後她的目光緩緩從房中每一個地方掃過，她的眼睛並沒有看見什麼東西，但她的感覺上却愈來愈强烈——昨夜某一個時刻，小杏子一定來過，也許她的魂……

女客突然打了一個强烈的冷顫，她再次摸額，又輕輕拍打，她幾乎懷疑，自己是不是病了。

她站起來，甩頭，甩手，踢脚……一切正常，她沒有病。她仍然拿着那把梳子，這也不是幻覺。這一切的一切，結合成一個謎，她決心要打破這個謎。

說作就作，她立刻叫店裏的侍役，去喊胡奇。

胡奇很快就來了，一進門就笑嘻嘻地說：「女客！妳眞辣手！跑到中村那兒告了一狀，害得咱們金隊長差一點丟了腦袋……」

「對不起！」女客冷冷地說：「爲了表示我對中村的忠誠，什麼事都該告訴他……胡奇！我要你帮我辦一件事。」

「請吩咐。」胡奇那種神態，活像一個小丑。

「立刻去選幾個可靠的兄弟，帶鎬，鏟等工具，在七里墳等我。」

「幹嗎？妳要盜墓？」

「不錯。」

「什麼？」胡奇大吃一驚。「妳眞要盜墓？盜誰的墓？」

「我要挖開小杏子的墳。」

「什麼？」胡奇差一點跳了起來。「挖小杏子的墳，爲什麼？」

「現在不要問。」

「不！我不幹，」胡奇是個講迷信的人。「我不願得罪小杏子的鬼魂。」

「棺材裏睡的可能不是小杏子。」

「哼！我不上妳的當。」

「胡奇！」女客緩慢地說：「你想想看，我和小杏子，情如姊妹，拖了好幾天，血仇還沒有報，怎會去挖她的墳呢？這一定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呢？」

「我懷疑小杏子沒有死。」

「我還夢見她沒有死哩！」胡奇調侃地說道。

「我的懷疑是多少有些證據的。」

「算啦！妳這幾天老是疑神疑鬼的，讓她安心睡在墳墓裏吧！」

「胡奇！」女客聲音俱厲地說道：「我要搶時間，你別跟我窮磨菇，我不希望這個消息漏出去，所以才找你。你若不帮忙，我就去找別人。」

「女客！妳別發脾氣好不好，小杏子若是眞的沒有死，眞是天大的好消息，可是那天我們都……」

女客道：「你看清楚了嗎？嗯？臉上破了相，而且我們又不忍看，我們只不過憑衣服，憑身裁……」

「如今下土已兩天，屍首只怕已經爛了，是不是小杏子，妳更難認了。」

「小杏子上門牙有一顆鑲了金，這是絕對假不了的，走！我們的動作要快。」

「大白天……」

「大白天怎麼樣？」

「大白天挖墳，不明白內情的人一定會起鬨。鬧開來可就事大啦！」

「你不會帶幾個兵去佈崗戒嚴，不讓閑人走近墳地？眞驢！」

「好！好！我這就去辦。」

× × ×

太陽還沒有到當頭，這會兒約莫才上午十點多鐘。

女客蹲在溪邊洗手，洗洗，放到鼻尖上嗅嗅，她總感覺那股子屍味沒有洗掉，再洗，甚至抓起一把沙來猛擦。這種動作是很好笑的，然而坐在一塊石頭上的胡奇却沒有笑，望着溪水直發楞。

「胡奇！你在想什麼？」

「想小杏子。」

「她還好好地活着。」

「女客！若不是妳細心，我們差點上了當。她在耍什麼花樣？」

「你說呢？」

「我？」胡奇聳聳一肩，說：「我可說不上來。」

「這有兩種可能。」女客似乎已經找到了答案。

「說出來聽聽。」

「第一可能是她目前受人挾制，身不由主；另一種可能就是她自己在耍花樣，目的是想反倒我，她要做頭頭。」

胡奇直覺地說：「我看第一種可能性比較大。」

「昨夜她曾經去過我的房間，一定是我去見中村的時候。」

「去幹甚麼呢？」

「搜查。」

「哦？」

「所以我的結論和你正好相反，我認爲第二種可能性比較大。」

「何以見得呢？」

「從她替我整理梳子的動作看來，她的心情很輕鬆。絕不是被人押着來的。」

「這也不見得，」胡奇突然變得聰明起來。「她也許利用這把梳子告訴妳她還活着。」

女客對小杏子並沒有成見，因此沒有立刻將胡奇的意見駁斥掉，她楞楞地望着胡奇，許久許久都沒有說話。

「妳想正面，我就想反面，」胡奇有些訕訕地說：「絕不是我故意袒護她。」

「我本來就該從兩面去想的，凡事都不應該太武斷，現在，我們假定小杏子是受人挾制，那該怎麼辦？」

「搜救。」

「從那裏着手？」

「我現在不能回答妳，晌午我到五福客棧來吃飯，到時再告訴妳我將從那方面着手。」

「好！我等你。」

「女客！」胡奇望着她，緩慢地說：「小杏子沒有死，使許多事都改變了。」

「哦？那些事？」

「任何事。」胡奇說得很含糊，却是若有所指。「自然也包括妳的許多事，在小杏子沒有出面之前，妳所有的行動都要停止。」

女客深鎖眉尖，沒有說話。

胡奇又加强了語氣說：「今晚的行動更需要暫停。」

「理由呢？」

「很可能一切都是圈套。」

「我不怕任何人算計我，只怕一個人佈下的圈套。」

「怕誰？」

「小杏子。」

胡奇理直氣壯地說：「我敢拿性命跟妳打賭，她對妳絕無異心。」

「你這樣有把握？」

「當然，」胡奇拍打着胸脯。「她一直很滿意她的生活方式，知足常樂，妳明白嗎？這種人絕不會有什麼野心的。」

女客那兩道眉毛愈鎖愈緊，她的門牙也用力咬着下唇，似是深深爲這件事情所困。良久，她才自言自語地說：「小杏子會被人挾制？誰有這麼大的能耐？我實在想不通，實在想不通！」

「我們不要在這裏空談了，」胡奇說。「我得去全力搜查，我總覺得小杏子每一分鐘都有生命的危險。」

「好吧！我在五福等你吃晌午。」

「我一定到。」胡奇急急地走了。

女客坐在溪邊發了一會兒楞，也匆匆地趕回了五福客棧。一進門，就看見陳九坐在店堂裏等她，他的手裏還有一籃金山橙。她也沒有跟陳九打招呼，只是默默無聲地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這籃金山橙是從上海帶來的，」陳九將竹籃順着桌面推到她的面前。「送給妳開開口味。」

「多少？」女客瞥了一眼，低聲問。

「三磅。」

「白的？」

「嗯！」

「每個裏頭都有。」

「一共有二十個，十二個裝了貨。」

「交給誰？」

「自然會有人來接，」陳九又遞過來半張鈔票。「接貨的人手裏拿着另半張鈔票，對上了，就沒錯。」

「貨欵呢？」

「不用妳管。」

「這是什麼話？」女客瞪了眼。

「怎麼啦？」陳九陪着笑。

「我給你運貨是有特殊條件的，除了一筆運費之外，還要按全部貨欵抽成，這是你當初答應的，貨欵不經我手，如何抽法？」

「數量妳知道了，行情也瞞不了妳，回來再算賬，不行麼？」

「不行。」女客說得斬釘截鐵。

「爲什麼？」

「不信任你。」

「嘿嘿！」陳九聳肩笑了。「我倒是頭一次聽別人對我說這種話，我的行當改不了，也撇不了家，別人怕我，妳會怕我？」

女客冷冷道：「江湖上一句老話——不見兔子不撒鷹。」

「女客！」陳九扳起了面孔，凝重地說：「到了這種節骨眼上妳可不能故意拿我的蹺，交貨欵的事很複雜，風險也大，是無法臨時改變的。」

「我明白，但是你總該給我一點保障。」

「妳說吧！」

「先拿三根條子交給我，回頭再算。」

陳九冷笑道：「女客！妳拿我當富翁？」

「你富不富，我不知道，」女客冷漠地說。「三根條子你總是拿得出來的。」

「有沒有是一回事，但是不能這樣作。」

「爲什麼？」

「單帮綫上沒有這條規矩。」

女客冷冷地說：「九尾龜！你最好弄清楚你自己是幹什麼的，單帮綫上沒有你的份。」

「哦？那麼妳說我是幹什麼的？」

「單帮客什麼貨都帶，就是不帶這個貨，你賺的是昧心錢，難道你不明白？」

「女客！」陳九的臉色難看極了，說話的聲音也難聽極了：「九爺對妳已經是非常客氣了，妳別不識抬舉。給臉不要臉。」

「怎麼！九爺！」女客這樣稱呼他，明顯地是在譏諷。「你要翻臉？」

「我耐着性子，就是不想翻臉。」

「我倒很想看看你九尾龜翻臉之後像個什麼樣子。烏龜翻身，四脚朝天的怪模怪樣我倒是見過的。」

這番話陳九是無論如何消受不了的，而他却沒有發火，目光烱烱地凝注女客許久，才緩慢地問：「妳是不是想毀約？」

「沒那個意思。」

「妳拿話刺我，出題目難我，是存了心的。女客！別拿我當洋盤。」

「洋盤！哈哈！」女客旁若無人地笑了。「販嗎啡，賣大烟的陳九爺，會是洋盤，誰相信？」

「妳輕聲點行不行？」

「怎麼！怕人知道？」女客似乎存心跟陳九鬥上了。「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陳九霍地站了起來，鐵青着臉說：「女客！妳的意思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算我栽，不過妳也要栽。」

「怎麼栽法？」女客還在笑，似乎沒把陳九的話當一回事。

「我要妳栽到墳墓裏去。」

女客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千方百計地刁難陳九，剛開始時她也沒有想到彼此會鬧僵，她也沒有什麼險惡的用心，她只是不願帶那一籃花旗橘子，不願讓那三磅毒品流到大後方去毒害許許多多的人。

如今陳九毛了臉，她不禁楞住了，事先沒有計劃，到這種局面自然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另一個人却出現了，那個人是蔡崗。

他好像早已在注意他們的言談，坐下來之後，也沒有看誰，勾着頸子問道：「九爺！你要女客栽到墳墓裏去，爲什麼？」

陳九萬萬沒有料到半路裏會殺出一個程咬金，眞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個年輕人。他畢竟是老江湖，沒有去理會蔡崗，冲着女客問道：「這位是誰？」

「打抱不平的。」女客似乎存心要挑起這場戰火了。

「兄弟！」陳九倚老賣老地喊了對方一聲，他似乎想以這種親暱的稱呼拉攏彼此間的距離。

孰料蔡崗却非常冷漠無情，冷冷說：「我知道你是誰，你在黑帮中要你的老大，誰也管不着，在我面前少倚老賣老，這一聲兄弟，你還不配叫。」

陳九發覺事情已經圓不了，只得又回過頭來找女客：「女客！如果這是妳安排好的一着棋，妳不妨點明，我也不必多費精神了。」

「我方才就說過了，他是打抱不平的。」

「好！」陳九眞是個光棍，態度立刻變回軟：「算我剛才脾氣發得不對，改日再賠罪，行不行？」

不待女客有何反應，蔡崗先一步加以拒絕：「不行。」

陳九畢竟不是一根蘿蔔，或者一棵白菜，任人高興栽在那塊地上就栽在那塊地上，拳頭在桌子上驚天動地般一擂，怒叱道：「不行又怎麼樣？」

「別要狠！陳老九，」蔡崗根本就沒有把這個黑帮老大放在眼裏。「這裏可不是你的樑子窰。我也不故意找你的碴兒，只要你交代一句話。」

「什麼話？」

「怎麼？剛說過就忘了？你不是要把女客栽進墳墓嗎？」

「那只不過是一句氣話。」

「以你的身份，不該說這種氣話。」

「我剛才已經道過歉了。」

「道歉不行。」

「你說怎麼辦？」陳九原本已經壓低的嗓門此刻又高了起來。

蔡崗指着自己的鼻尖說：「你把我栽到墳墓裏去，我要看看你怎麼栽法。」

陳九還是忍住氣，嗓門微顫地說：「小老弟！你不要逼人太甚。」

「我就是喜歡逼人。」

陳九猛地一揚拳頭，似乎又要來一次驚天動地般一擂。

「陳九！」蔡崗的話聲很快，態度非常嚴厲。「你的拳勁千萬不要落下來，我知道這一擂是個訊號，你埋伏在店裏的兄弟夥立刻就要行動。不過，我要打聲招呼，先死的，一定是你。」

陳九高舉的手臂竟然在空中僵住了。

女客放眼一掃，這才發覺蔡崗這小傢伙眞不簡單，店堂裏果然混雜了陳九的人。

「陳九！」蔡崗的語氣很輕緩，却有明顯的嘲弄意味。「手臂那麼舉着，可不是滋味，放下來吧！慢慢地放，輕輕地落。」

陳九聽話得很，當眞慢慢地放下了高舉的手臂。

「陳九！」蔡崗很得意地說：「我倆樑子算是結定了，過節也攀上了，遲了斷不如早了斷，你說文了還是武了？」

「文了怎麼了法？武了怎麼個了法？」

「武了，咱們就找地方去比劃比劃，刀槍拳脚由你挑。」

陳九笑笑，大有不屑之意，又問道：「文了又如何呢？」

「帶走你這籃花旗橘子，從此以後別再惹女客生氣。」

陳九並沒有去回答蔡崗的話，却拿眼光望着女客，她是當事人，她的決定才是眞正的決定。

女客實在也很爲難，她很不願意替陳九運送這批貨，但是她也不願意蔡崗用這種方法去對付陳九，明明不是事先約定的，但是人家會怎麼說呢？她愛惜名聲，勝過愛她的生命。

她看看蔡崗，想找出他如此作的動機何在，可惜她看不出什麼端倪。從外表看，他完全是一副打抱不平的姿態，至於內心，誰又能看透？

於是，她心平氣和地說：「陳九！我知道你心裏怎麼想，我也不管你怎麼想。東西我應該收，因爲我是個一諾千金的人，不過你的態度太壞，這位朋友教訓你一番也是應該的。」

蔡崗瞪眼了，他忿忿地說：「妳怎麼可以作這種事？」

女客冷冷地說：「什麼事該作，什麼事不該作，我心頭有數。別人管不到，我也不喜歡別人管。」

蔡崗發覺面前這個年輕的女單帮客非常善變，簡直使人難以捉摸，如果再說下去，必然會討更大的無趣，於是一句話也沒有說，站起來就走。

陳九鬆了一口氣，緩緩地說：「女客！妳眞不愧是女中丈夫。妳給我面子，我也給妳面子，那三根黃貨，我隨後就送到。」

「不要。」

「不要？爲什麼？」

「等我將這籃橘子送到你指定的人手裏之後，再來向你拿還不遲。」

「好！一句話，我絕不少妳一分一厘。一路順風。」陳九話一說完，就站起來走了。同時，座上也有好幾個大漢相繼離去。

陳九剛轉過一條街，突然發現蔡崗攔住了他的去路，跟在他身後的幾個大漢立刻圍了上去。

蔡崗雙手環抱胸前，冷冷地說：「用不着窮緊張，我只不過跟九爺說幾句話。」

蔡崗又走近了一步，低聲說：「陳九！你所托非人。」

「什麼意思？」

「那批貨半路上要丟。」

「哦？除非你打算半路行刦。」

「哼！」蔡崗冷笑了一聲。「九爺只怕看錯人啦！信不信由你，如果這批貨能够安然送到，你不妨來挖我的眼睛。」

陳九並沒有說話，他似是在研究蔡崗的動機。

過了許久，他才問道：「你認識了女客多久？」

「不久。」

「既然不久，那麼你對她的認識就不清楚，所托非人那句話也就說得太輕率了。」

「我雖然認識她不久，對她的了解却一定比你要深刻得多。」

「哦？」陳九微感詫異，他打量面前這個驃悍冷傲的年輕人，不像是吹牛誇口的人，於是又問道：「那麼，你了解些什麼？」

「比如說，她這次走的路綫……」

「那不稀奇，她總是在動身之前，先派人去打通關節，誰都知道她這次要走洛河綫。」

「錯了。」

「錯了？」陳九滿臉不屑的神色。

「她要走黑塘綫。」

「黑塘綫？」陳九幾乎想笑，但他並沒有眞的笑出來。「女客會走黑塘綫？小老弟！你完全不了解行情，那條路只有亡命徒才會走。女客跟鬼子，僞軍，那邊的都有關係，根本不必冒那種險。」

「這一回不同。」

「有什麼不同？」

「這我可就不能說了，總之一句話，這一趟，女客還要護送更貴重，更危險的東西，那東西是無價的，必定有風險，你那單貨在她眼裏又算得了什麼？一有情況，準丟無疑。」

「小老弟！你是不是在攪生意？」

「這句話就不像是黑九爺問的了，你怎麼會把如此大的一票貨交給一個陌生人？」

「也許我會。」陳九在作進一步試探。

「可惜，我不是來攪生意的。」

「那麼，你告訴我這些內情的用意，又何在呢？」

「我在帮女客的忙。」

「這話怎麼說？」

「她是個守信的人，答應過你的事她就決心要實現，其實，她心頭有數，沒有把握將你

的貨安全送到。萬一丟了，你陳九會放她過門嗎？」

「小老弟！你的話也許可信，但是你這樣作却犯了一個大忌諱。」

「哦？」

「你無形中洩漏了女客的秘密。」

「我不怕你洩漏。」

「你有把握？」

「並非我有把握，而是我放不過你。」

「小老弟！你太嫩啦！」陳九突然嗓門一壓：「也許另有動機——轉彎抹角地想出賣女客。」

「陳九！」蔡崗面色鐵青地說：「你犯了大錯。」

「什麼大錯？」

「禍從口出……」蔡崗一揚手，响起了怒吼的槍聲。

陳九眞不愧是老江湖，蔡崗的臉色一變，他就有了警覺，待他聽到那個「禍」字，更加明白了對方的心意，因此當蔡崗手一揚之際，他立刻就閃身躲避，這一槍竟然沒有射中他。

他手下幾個兄弟紛紛掏槍還擊，但是誰也沒有蔡崗快，在一陣槍聲怒吼之後，那些人全都躺下了。

這樣一來，倒給了陳九一個機會，他從容地找好了掩蔽，掏出了槍。然而蔡崗也精得像兔子，飛快地撲進了一道橫巷。

陳九是大江大海都走過，如今在陰溝裏翻了船，又看見他的弟兄夥橫七豎八地躺臥在血泊之中，不禁怒火中燒，那裏會放蔡崗過門，也立刻向蔡崗逃逸的方向追去。

蔡崗距他約莫有二十幾步的距離，陳九正要舉槍向蔡崗射擊，突然有人向他喊了一聲：「老九！」

他側頭一看，叫他的人是女客；她正貼身站在一家人家的屋簷下，向他連連地搖手。

雖然只不過一霎眼的時間，蔡崗已經轉了彎，消失了踪影。

陳九怒氣冲冲地問道：「女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別發火！我都知道……」

「你知道我可不知道。」

「別說氣話，先看看你的兄弟夥，有救沒有救。」

她說完後，立刻向血案現場奔去，陳九也只得跟在她後面。當女客仔細地看了之後，心頭不禁一寒，蔡崗的槍法實在狠毒，全是一彈穿心。

「趕快離開，」女客拉着陳九，快步向一條小巷逸去，邊走邊說：「有話慢慢說。」

二人轉彎抹角，來到一家小酒舖，女客將他拉了進去。店主人也沒有問什麼，就送上來一盤花生，一壺酒，兩隻酒杯。

女客斟上酒，和聲和氣地說：「先喝一杯，定定神，沉住氣。」

陳九喝了酒，吁吐了一口長氣，怒容並未消失，氣吁吁地說：「女客！我只問一句話，剛才妳爲什麼阻止我殺那小子？」

女客心平氣和地說：「我是爲你着想。」

「爲我着想？」

「嗯！我怕你手頭失準，一槍落空，對方一還擊，你就沒命。」

陳九冷笑了一聲：「哼！如此說來，我倒該謝謝妳啦！」

「別說氣話！你那幾個兄弟的血仇交在我身上，我會替他們報。」

「我眞不相信我的耳朵。」

「你應該相信我。」

「我只問一句話，那小子跟妳到底是什麼關係？」

「毫無關係。」

「既然毫無關係，他爲什麼要爲妳打抱不平？」

「其實他不是打抱不平。」

「那麼，他是幹什麼？」

「這還用問？」女客冷笑了一聲：「哼！當你提到他可能是在出賣我的時候，他突然起了殺機，唉！眞是禍從口出，你差點爲這句話送命。」

「好！女客！我信任妳，妳打算如何處理他？」

「你等着瞧吧！」女客喝乾了杯裏的酒，「你慢慢喝，我要先走一步。」

她也不待陳九是否同意，就快步離開了那家小酒舖，回到了五福客棧。

她一脚就去了蔡崗的房間，蔡崗很穩定地坐在房中，就好像方才什麼事情都不會發生似的。

女客冷靜得很，她先問：「你哥哥呢？」

「上外面走走去了，妳要找他？」

女客道：「嗯！想跟他聊點事，我待會兒再來吧！」

「不坐一會兒？」這是場面話，蔡崗並不希望她就擱下去，那是看得出來的。

「不了，回頭見。」

女客的鎮定功夫眞是到了家，蔡雲不見，那是一明一暗，稍有動靜，潛伏在暗中的必定先發制人，她不找這個痲煩。

剛回到房裏，胡奇就步履匆匆地來了。

「四個，又是四個。」胡奇嘶聲窮吼。

「什麼四個，五個的？」女客故作不知地問。

「剛才又幹倒了四個，妳沒有聽到槍聲？」胡奇的態度就像是跟誰吵架。「大白天，就在鎮上，那裏將咱們看在眼裏？」

「米貴，多死幾個也好。」

「女客！」胡奇鐵青着臉，惡聲惡氣地說：「妳少說風涼話！」

「怎麼啦？」

「怎麼？」胡奇翻了臉：「這四條命案和妳大有關係。」

「和我有什麼關係？」

「死者是陳九的人，陳九剛剛在這兒和妳起了爭執，別以爲我不知道。」

女客也翻了臉，冷笑着說：「爲什麼不直截了當說這四個人是我殺的？」

「女客！妳和金隊長的交情完了。」

「哦？」

「他對妳處處照顧，而妳絲毫不給他留餘地……」

「胡奇！」女客語氣森冷地說：「我可沒有時間和你在這裏閑扯談，只問你一件事——小杏子的下落，查得怎麼樣了？」

「毫無踪跡。」

「那就繼續去查，陳九的人死了幾個沒什麼大不了，不必如此窮緊張。」

「女客！」胡奇的態度和往常完全不同。「不要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我沒有吃妳的飯，除了金隊長之外，誰也不敢命令我。」

女客立刻發現了胡奇在態度方面的變化，她的態度也跟着變了，尖聲尖氣地叫道：「喲！胡參謀！誰敢命令你啊！冲着你跟小杏子的交情，你也該盡盡心呀！」

「我來，只談妳，不談小杏子。」胡奇的語氣還是硬梆梆的。

「那就談吧！」

「金隊長很想知道妳對他的態度。」

「我不明白這話的意思。」

「很簡單，妳是不是從此以後再也不需要他了。」

「這一說，我更糊塗了。」

胡奇道：「別裝糊塗，妳以往有什麼事都會和金隊長商量，現在理也不理他，他可不願裝糊塗。」

「啊！他在吃醋。」

「女客！妳不要故意扯開正題。」

女客臉色一沉，很嚴肅地說：「我要請你帶一句話回去，告訴金飛虎，他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

「這話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也是中國人，你自然會明白。」

胡奇的神色有一瞬間的冷凝，他似乎領悟到什麼，輕緩地點着頭。

「明白了嗎？」

「明白。」胡奇又提到了正事：「關於那四條命案，妳知道多少？」

「很多。」

「我只要知道一件事。」

「說吧！」

「誰是兇手？」

「說出來又怎麼樣？」

「抓他。」

女客心中突然一動，壓低了嗓門：「你眞要抓他？」

「當然是眞的，大白天，又是大街上，一响槍，躺下四個，那還得了？」

「我可以告訴你是誰，不過，你一定要答應我幾個條件。」

「什麼條件？」

「抓進去之後，只准問，不准打。」

「不打他不招供。」

「我可以指證。」

「好！我答應。」

「胡奇！你知道我的個性，答應我的事若是辦不到，我一定饒不了你。」

「別來這一套啦！」胡奇不耐煩地加以催促：「快說那小子是誰。」

「他也住在這家客棧，住那間房你可以到櫃上去打聽。」

「他叫什麼名字？」

「蔡雲。」那四個人明明是在蔡崗的槍下，女客却將這個罪過加在他哥哥的頭上，眞不知道她又安排了什麼巧計。

胡奇瞪大眼睛，目光中包含了詫異和懷疑，許久之後，才以凝重的語氣問：「妳親眼看見的？」

「我剛才不是說過了麼？必要時我可以出面指證。」

「妳可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聽說他是豫東區抗日游擊隊的首領。」

「唉！」胡奇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如果眞是他，這一起命案又成爲懸案了。」

「爲什麼？」

「我不能抓他。」

「不能？難道有什麼顧忌？」

胡奇道：「我們奉到中村隊長的命令，不得搔擾他？」

「他公然殺人，應當法辦，這怎麼能算是搔擾他？」

「女客！」胡奇氣呼呼地說：「妳知道什麼叫命令嗎？尤其是日本鬼子的命令。而且中村特別交代，不管任何理由都不能去動他。」

「他豈不是成了特權人物？」

「女客！妳又何必說旁人，妳不也是特權人物嗎？」

女客沉默了，她只是作個試驗，然而這個試驗却證實了她的判斷；蔡家兄弟的身份的確大有問題，他們顯然是在中村的保護之下。不管任何原因，中村如此「保護」敵人，似乎太過份了。

但也有她想不通的地方——夏紫林如此精明，他怎麼沒有發覺這其中大有問題呢？……對！女客突然想到了一點，豫東區游擊隊首領是蔡雲不會錯，他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也是事實。但是這個蔡雲是不是眞蔡雲呢？蔡雲本人也許已經死了，或者尚在獄中，現在這個却是冒名頂替的日本間諜。

想通了！終於想通了！女客臉上綻露了笑容。

「妳笑什麼？」胡奇問。

「你說我是特權人物，」女客搪塞地說：「我怎麼不高興？」

「我勸妳還是不要高興。」

「爲什麼？」

「突然死亡也是特權人物的特權之一。」

女客不想在這方面談下去，她又回到小杏子身上：「胡參謀！既然殺人兇手是特權人物，你又沒事可作了，還是去找找小杏子吧！」

「沒有事？我的事可多着哩！」

「你要忙什麼？」

「這件案子是非破不可的，現在我要去找個替死鬼，先讓他在供詞上畫押，然後拖出去槍斃，這比抓一個眞的兇手還要費事。」

「胡奇！」女客的面色突然冷了下來。「我勸你少作點缺德昧良心的事。」

胡奇吼了起來：「妳以爲我願意幹缺德昧良心的事？如果那家豪門顯貴娶妳去當少奶奶，妳願意當私客，走單帮嗎？」

「怎麼啦？滿肚子的牢騷。」

「這就叫幹一行，怨一行……」胡奇突然將話停住，凝視着女客一言不發。

「看什麼？難道我臉上描着花？」

「妳要當心。」

「當心什麼？」

「我要說的除了『當心』兩個字之外，再也沒有別的了……好啦！我要走了，小杏子的事，我會盡力，只不過希望不大。」

「胡奇！」女客千叮萬囑地說：「我只求你一件事，千萬別去抓無辜的人來頂罪……」

「姑奶奶！」胡奇諷刺地說：「這是亂世啊！每天要死多少人？有幾個又是該死的？」

胡奇走了，留下了一大堆煩惱和惆悵。

現在，女客對於蔡雲，蔡崗兩兄弟的疑問愈來愈深了。但是，她還是有一點想不透，如果他們二人肩負特殊任務，就不該節外生枝，招惹痲煩，而蔡崗却在不久之前由於野性難馴而殺了人，這種行爲那裏像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人作出來的？

她決定去找蔡崗，進一步找出事實眞相。

蔡崗在他的房裏，態度很沉靜，好像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過似的。

女客一進門就說：「蔡崗！年輕人要坦白，我問你一件事，你一定要誠實地答覆我。」

「什麼事？」

「剛才你到那裏去了？」

「外面。」

「幹什麼？」

「跟陳九談談。」

「談什麼？」

「我不希望他托妳帶貨。」

「爲什麼？」

「我不願許多人受毒害。」

「談的結果如何？」

「沒有結果。」

「可是陳九的四個手下全被殺了。」

「是我殺的。」蔡崗回答得非常平靜，好像他只不過殺了四隻鷄。

「你生性嗜殺？」

「不！我是被逼殺人的，否則，我就要被殺。」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洛七雄中的丁老二和胡三火併，結果，丁二身亡，胡三重傷，事後，老大高敬如發出賞格，徵求揭發送他棺材和火焚高府的兇徒，這一來，把剛欲離開蜈蚣鎮的四方豪雄又自動逗留下來，冀能找出兇手撈一大票，茶樓酒館和賭場，自是這般人留連和打探情報的地方，如意賭坊這日來了位怪客，輸掉二十五兩黃金後，竟取出十張冒名高敬如簽署的銀票落注，總管黑心老八獲知怪客原意欲見高敬如後，立請高敬如前來。怪客要高敬如付他三萬兩，給他看件東西，如不照辦，後果堪虞，這是種敲詐——

揭穿嫁禍計　安排抽薪謀

高大爺火冒三丈，正待發作之際，公冶長忽然插口道：「既然利害關係如此重大，我們東家自然不會在乎這區區三兩萬銀子花費。」

他輕輕碰了高大爺一下，又轉向黑心老八道：「老八，時間不早了，你快去設法張羅一下。」

黑心老八應了一聲是，慢慢的站起來，一邊以眼角偷偷溜向高大爺。

總管的話，他不能不聽，除非高大爺適時搖頭否決，他就只有去遵命照辦了。

高大爺沒有任何表示。

沒有表示，便是默認。

黑心老八只好帶着一股迷惑的心情下樓而去。

高大爺是不是眞的贊同公冶長這種越俎代庖的作法呢？

答案是：不僅贊同，而且於心底還充滿了感激！

因爲若不是公冶長及時出面打圓場，他幾乎又鑄成一次大錯。

他爲什麼一定堅持要對方先說出交易的內容呢？

對方收下他的銀子，第一件要做的事，無疑便是交出那件必須付出三萬兩銀子才能看一眼的東西。

那件東西如果眞有一看的價值，他不算吃虧；如果對方誇大其詞，或是存心整他的寃枉，他一樣還可以讓對方得到應得的教訓！

他既然不必担心吃虧上當，卻一股勁的要在口舌上作無謂的意氣之爭，並非不智之至？

公冶長知道高大爺一時轉不過臉來，爲了冲淡眼前這種不諧和的氣氛，於是他又向那位金四郎笑着道：「金爺要談的交易，共有兩樁，如今第一樁已經談成，另外的那一樁，能不能也請金爺先行開個價錢？」

金四郎微微搖頭道：「慢慢來，談交易信用第一，等你們對這第一樁交易感到滿意之後，接下去再談第二樁，還不爲遲。」

正在說着，黑心老八已提着一個小包裹走了進來。

三萬兩銀票，五隻金元寶，當面點交清楚後，金四郎起身頭點道：「好，請跟我來！」

×　×

出鎮西行不遠，由官道岔出去，有小徑通向一片起伏的山丘。

太陽已下西山，天色尚未黑盡。

轉過一片斜坡之後，金四郎停下腳步，指着一處微微隆起的地面道：「就是這裏，掘下去！」

同行諸人之中，以鬼影子楊四身份最低，這樣一份差事，自是非他莫屬。

高大爺點點頭，鬼影子楊四立即從腰裏拔出一把小刀，蹲下身去，在金四郎手指之處挖掘起來。

楊四只挖了兩刀，一隻腳尖便從泥土中露了出來。

儘管在場諸人個個都經歷過無數的血腥場面，同時他們也已預感到這位金四郎要他們看的東西是什麼，但在這種暮色四合的荒山中，突然看到這樣一隻死人足尖，依然不免寒透脊樑，人人爲之倒吸一口冷氣。

高大爺心裏，尤其不是滋味。

不論他的銀子來得多容易，他也不願別人向他索取這樣一筆代價，爲的只是要他來看一個不相干的死人。

如果這姓金的說不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抱歉得很，等會這裏埋的就不止是一個死人了！

只聽鬼影子楊四突然發出一聲驚呼道：「啊，是潘大頭！」

的確是潘大頭。

可憐的潘大頭！要不是他那顆腦袋大得出奇，在頭臉週身一片血汚的情況下，還眞不容易一下就辨認出來。

不過，在高大爺來說，是潘大頭又怎樣？潘大頭怎麼說，也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藝人罷了。難道潘大頭爲他唱過一次台戲，如今遭人謀害他高某人就該拿出三萬兩銀子來？

高大爺剛在心底哼了一聲，忽聽金四郎冷冷接口道：「最好再看看殺死他的兵刃，是一種什麼兵刃。」

黑心老八湊過去，楊四連忙讓開。

黑心老八撥轉尸身，從頭到腳，仔細察看了一遍，一語不發，又默默的站了起來。

高大爺沉着面孔道：「什麼兵刃？」

黑心老八道：「蜈蚣鞭。」

他這三個字說得又低又輕，每一個字都像串在繩子上，被人硬是從喉管裏給拉了出來似的。

高大爺幾乎跳了起來道：「什麼？蜈蚣鞭？想嫁禍於老夫？」

他眼如銅鈴，狠狠瞪着黑心老八，彷彿意圖嫁禍之人，就是這位黑心老八一般。

金四郎又從旁冷冷接着道：「江湖上使蜈蚣鞭的人，並不是你高大爺一個，單是一根蜈蚣鞭，並不能作爲罪證。」

高大爺萬沒料到這位怪客竟會爲自己辯護，忍不住脫口道：「除了兵刃，還有什麼？」

金四郎沒有回答，忽然轉向黑心老八道：「如意坊後面，有沒有一座石庫？」

黑心老八不覺一怔，說道：「有啊！怎麼樣？」

金四郎淡淡道：「等下回去，請貴管事最好馬上將石庫打開，否則潘家那兩個丫頭，恐怕就要由『對活美人變成一雙艷尸了。」

這樣一說，就很明白了。

有人以蜈蚣鞭打死潘大頭，而將他兩個貌美如花的女兒，切藏於如意坊的石庫之中。

下一步要做的，不問可知。

那就是設法讓這件血案洩露出去。

一旦消息傳出，他金蜈蚣高敬如縱然跳進黃河，恐怕也無法洗刷得清了！

高大爺氣得渾身發抖，連聲音也似乎走了樣：「那麼，你一定……已看清楚……這是誰幹……幹的好……好事了？」

金四郎居然淡淡地笑了一下道：「我如果沒看清楚就向你大爺報告，豈非惹火燒身，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高大爺道：「誰？」

金四郎微笑着一字字地道：「病太歲史必烈！」

×　×

病太歲史必烈正陪着孫七爺在燈下喝酒。

魔鞭左天斗忽然探頭進來道：「七爺，我們三爺請您過去一下。」

孫七爺放下酒杯，站起身子道：「老三他今天有沒有舒泰一點？」

魔鞭左天斗點點頭道：「是的，托七爺的福，已經硬朗多了。」

孫七爺朝病太歲交代了一下，便跟着魔鞭左天斗走了。

病太歲史必烈一個人又喝了幾杯悶酒，覺得沒有意思，正想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間，要茶房悄悄喊個粉頭來消遣消遣之際，房門口燈光一暗，忽然又走進來一個人。

這次走進來的是公冶長。

病太歲微微感到有點意外道：「公冶總管還沒有安歇？」

公冶長苦笑一下道：「那有那種好命。」

他眼光四下一轉，接道：「七爺不在？」

病太歲道：「到胡三爺那邊去了，剛走不久，是不是高大爺要找他？」

公冶長點點頭。

病太歲道：「請總管稍候片刻，我去喊他回來。」

公冶長點頭說了一聲好。

病太歲才走出兩步，冶公長忽然道：「史兄慢走。」

病太歲轉身霎着眼皮道：「總管還有什麼吩咐？」

公冶長思索着走過去，皺起眉頭，面露爲難之色道：「我想——」

病太歲神色一動，似有所悟，不禁壓低了嗓門道：「最好別讓胡三爺知道，是嗎？」

公冶長也壓低了聲音道：「有你史兄的！佩服佩服！」

病太歲低聲道：「是不是高大爺那邊又得到了什麼新消息？」

公冶長朝房門口溜了一眼，又湊上一步，悄悄地道：「事情是這樣的……」

病太歲偏頭湊上一邊耳朵。

公冶長悄聲接着道：「有人告了你哥子一狀，想煩你哥子去對對口供。」

病太歲正錯愕間，公冶長出手如電，已一下點中他身上三處穴道。

病太歲搖晃着呻吟道：「你……這……」

公冶長伸手一拍，又加封了他的啞穴，同時扭頭向房外低喝道：「你們可以進來了！」

三條人影，相繼閃入。

進來的正是萬家兄弟，以及鬼影子楊四。

公冶長指揮若定，他吩咐萬家兄弟先將病太歲綁好從院後翻牆離去，然後親爲鬼影子楊四把風，以便楊四搜索房中有無其他罪證。

鬼影子楊四不僅跟踪技藝高明，抄查隱私似乎也是個大行家。

不消片刻，他便從壁板中找出一個青布條包，布包中收藏的，正是一根血斑猶在的蜈蚣鞭。

公冶長於燈下檢視着那根蜈蚣鞭，不禁微微點頭，說：「大爺的三萬兩銀子，總算沒有白花！」

×　×

花廳中燈光朦朧，潘家兩姊妹像一對墜巢的小鳥，瑟縮地坐在大廳一角，兩雙眼睛呆滯地瞪着大廳入口處，兩張秀麗而蒼白的面孔上，佈滿了緊張和不安之色。

就在這時候，一名勁裝蒙面人，提着一根

粗長的蜈蚣鞭，從大廳外面緩緩走了進來。

兩姊妹一看到這名蒙面人，雙雙發出一聲淒厲的尖叫，同時昏厥過去。

高大爺手一灑，燈頭全部剔亮，花廳中登時大放光明。

萬家兄弟從大廳外一個箭步竄入，分左右將蒙面人夾住，一面伸手摘去蒙面人臉上那幅紗布。

蒙面人穴道似已受制，任由兩兄弟擺佈，絲毫未作抵抗。

除去紗布，露出本來面目，原來這名蒙面人不是別人，正是燕雲七殺手中的那位病太歲史必烈。

萬家兄弟挾持着病太歲，眼望高大爺，等候命令行動。

高大爺鐵青着面孔道：「先押下去，跟孫七綁在一起，等三爺四爺他們來了再說。」

病太歲押離大廳之後，又進來兩名僕婦，將潘家姊妹暫時移入房。

遠遠坐在大廳另一角的怪客金四郎，忽然輕咳了一聲道：「手續已經交代清楚，金某人該可以告辭了吧？」

高大爺緩緩轉過身去道：「弟台不是還有一樁交易未談嗎？」

金四郎淡淡一笑道：「這第二樁交易，最好改日再談。」

高大爺一哦，面露不悅之意道：「弟台是不是担心老夫一時籌不出足夠的疑項來？」

金四郎微微搖頭道：「金某人沒有這個意思。」

高大爺道：「否則，爲什麼一定要改日再談？」

金四郎笑笑道：「因爲大爺您今天心緒欠佳，接着再談這些，只有使您大爺更不愉快。」

高大爺此刻的心情的確不大好，而且他也沒有一定要再談第二樁交易的意思，只是經過這樣一解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因爲從對方的語氣裏，誰也不難聽出，這第二樁交易的重要性，顯然較第一樁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他身邊還隱伏着一個比殺人嫁禍更嚴重的危機，試問又叫他如何能夠放心得下？

但他高大爺從來沒有開口求過人，金四郎如此推托，他雖急着想完成這第二樁交易，一時却不知道如何措詞才好。

遇上這種情形，公冶長自然不能繼續保持緘默。

公冶長也笑了笑，道：「你金兄這就看錯了我們高大爺了，如果你金兄不是昨晚剛來蜈蚣鎭，就該知道最近這幾天，鎭上前前後後共計發生了多少稀奇古怪事。有那件事讓他老人家皺過眉頭？他老人家照樣寬容，喝酒，聽戲！」

高大爺聽得遍身舒坦，身子也跟着坐直起來。

要不是公冶長如此一指，他幾乎一直都忘了自己竟是這樣的豪邁偉大。

金四郎點點頭，隔了片刻，才慢慢的抬頭望着高大爺道：「既然高大爺是個爽快人，我金四郎當然用不着再賣關子。」

高大爺扳着面孔，沒有開口，他不想破壞了自己的嚴肅態度。

金四郎緩緩接着道：「這第二樁交易的代價，仍然是紋銀三萬兩，同時必須當場先行交付。」

高大爺徐徐地點了一下頭，表示這個條件不算苛刻，他可以接受。

金四郎接下去道：「這樁交易跟第一樁交易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金某人收了酬勞之後，却不能直接告訴您大爺交易的內容。」

高大爺道：「老夫聽不懂你弟台這句話的意思。」

聽不懂金四郎這句話意何所指的人，並不止高大爺一個。

黑心老八，鬼影子楊四，甚至包括公冶長在內，這時臉上全都露出迷惑之色。

高大爺是出錢交易的正主兒，如果交易的內容不能告訴正主兒，又該告訴誰？

這樣的交易，又算什麼交易？

金四郎微微一笑，從容接下去道：「我說不能直接告訴大爺的意思，是要請大爺指派一名心腹，跟金某人私人談過後，再由這位使者，秘密轉達大爺。」

公冶長忍不住插口道：「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金四郎搖頭道：「恕我不便回答。」

公冶長道：「爲什麼？」

金四郎道：「因爲這正是此項交易中，最大的秘密之一！」

高大爺也忍不住追問道：「如果弟台的用意是爲了防止秘密外洩，這樣做的效果豈非適得其反？」

金四郎搖搖頭，笑道：「交易不成仁義在，答應不答應，是大爺的事，金某人可不能再解釋了。」

公冶長忽然輕輕一咳道：「金兄該不是另有打算吧？」

金四郎微微一怔：「什麼打算？」

公冶長道：「如果大爺派的人，不幸適遇意外，那時三萬兩銀子已經進了金兄的荷包，我們又去那裏找金兄理清這團麻絲？」

這番話的意思，當然人人懂得。

高大爺的臉色，不由得又難看起來。

如果這位金四郎被公冶長一語戳中要害，眞的是爲了想趁火打刧，再吃他高敬如三萬兩銀子的冤枉，那可就怪不得他金蜈蚣心狠手辣，連第一次的三萬兩也要收回來了。

不意金四郎臉上又浮起了笑容，道：「畢竟還是這位總管精明，只可惜這位總管少問了一句話。」

公冶長不理對方的諷刺，注目接着道：「少問了一句什麼話？」

金四郎微笑道：「大總管應該先問交易將在什麼方式之下進行！」

公冶長打蛇隨棍上道：「交易將在什麼之下進行？」

金四郎微微笑道：「只要總管認爲安全，可由總管任意指定！」

公冶長道：「譬如說：——？」

金四郎微笑道：「譬如說：你們可以選定一塊空曠之處，或是一座僻靜的院落，先於四週加以重重包圍，等在下與貴方特使密談完畢，並經高大爺認爲這樁交易確屬誠實不欺，再由金某人滯着銀子走路！」

公冶長聽了，不覺微微一楞，似乎頗感意外。

他原以爲對方並無第二樁交易可談，只不過想玩個花招，再發一注橫財，如今證明他顯然是疑錯了。

高大爺的臉色也爲之緩和下來，連連點頭道：「好，好！遵辦，遵辦！」

三萬兩銀子，就是在他高大爺來說，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對方這雖然只是隨便舉的一個例子，但無形中却正合上了他的胃口；因爲唯有以這種方式交易，方能保障萬無一失。

如果不是對方提出，他即使想上三天三夜，恐怕也想不出這樣的一個完美無疵方式來。

所以他並不因對方表現得落落大方，就疏忽了應有的防範，樂得做個順水人情，一口應

承下來。

高大爺接受了金四郎的建議之後，又轉向黑心老八道：「這裏能不能再籌三萬兩出來？如果湊不足數，可去找關老總想想辦法吧。」

黑心老八輕輕咳了一聲，露出不安神色，道：「票子不成問題，只是……」

高大爺道：「只是怎樣？」

黑心老八道：「三爺和四爺他們，馬上就要來，時間又這麼晚了，安排起來，是否來得及……」

高大爺忍不住暗暗地罵了聲：「混蛋！」

這個他不知道？

他選了這個時刻，便是因爲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他們來了之後，正好多幾個監視的幫手，否則這半夜三更，到那裏去徵調人馬，湊定一道堅實的包圍圈？

他沒料到一向心機玲瓏的黑心老八，竟連這一點也想不透！

公冶長似已看穿了高大爺的心思，連忙接着道：「沒有關係，三爺他們都是自家人，來了之後，請他們等等就是了。」

黑心老八經公冶長這一提，迅即領悟過來，於是不再多說什麼，趕緊起身出廳而去。

不一會，黑心老八將第二次的三萬兩銀票湊齊，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也帶着自己的殺手相繼來到。

胡三爺因爲是這次計擒孫七爺的功臣，雖仍不良於行，但蒼白的面孔上，却閃爍着得意的光彩，因而冲淡了不少病態。

衆人入廳落座，高大爺毫不避諱，他不但爲衆人引見金四郎，而且將金四郎兩次交易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衆人對孫七爺和病太歲史必烈的毒辣心腸，倒不怎麼驚異，反而是怪客金四郎這個人，一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尤其是金四郎第二次交易所提的條件，更使衆人感覺新奇。

誰也想不出直接向高大爺說出交易內容，跟由第三者代爲轉達之間，究竟有什麼分別？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這時所有的眼光，幾乎全落在金四郎一個人身上。

金四郎在睽睽衆目交集之下，依然坦然自若，毫無困窘之態。

他等高大爺說完，微微一笑，從容接着道：「銀票在下已經點收，大爺另外還有什麼吩咐？」

高大爺道：「就在這花廳中進行如何？」

金四郎滿廳四下掃了一眼，點點頭道：「好！」

這座花廳深廣各四五丈，如有人於大廳中央併坐細語，大廳外邊的人，就是貼得再近，也聽不到的。

高大爺胸有成竹地咳了咳，又道：「至於特使，老夫打算就派我們這位公冶長總管。」

他指指公冶長，停頓下來，等候對方的反應。

金四郎的反應相當奇特。

這位神秘怪客，從進如意坊到現在，神態上一直都顯得滿不在乎，就連高大爺變臉時，他都只當沒有看到，但當高大爺說出要派公冶長爲接談代表時，這位怪客竟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

不過，那只是神色之間，極其短暫的一種變化，能覺察到這種變化的人當然沒有幾個。

金四郎神色恢復得很快，幾乎是不着痕迹地點了一下頭道：「好，只要是您大爺信得過的人，誰都可以。」

高大爺辦事，一向講究干脆。

三言兩語一敲定，他立即領先起身，揮手將衆人全部帶出大廳。

如今靜蕩蕩的大廳中，就只剩下公冶長和金四郎兩個人了。

這到底是樁什麼交易呢？

× × ×

金四郎望着大廳門口，直到衆人背影全部消失，方轉過身來朝公冶長微微點了一下頭。

公冶長緩緩走過去。

金四郎手一擺道：「請坐。」

從語氣和神氣上聽起來，他似乎已經變成了這座大廳的主人。

公冶長依言坐下。

金四郎笑笑道：「總管知不知道，在下跟貴東家如今要談的是樁什麼交易？」

公冶長注目道：「告密？」

金四郎微笑道：「猜對了！現在請再猜金某人告密的對象是誰？」

「是誰？」

「閣下！」

公冶長微微一怔道：「你想在高大爺面前告發我？是我公冶長做錯什麼事？還是有什麼把柄落在你手裏？」

金四郎但笑不語，彷彿這是些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公冶長眼珠子一轉，又道：「你要告發的人既然是我，高大爺指派我代表時，你爲何不表示反對？」

金四郎笑道：「那樣做未免太明顯了。」

公冶長道：「什麼明顯？」

金四郎笑道：「明顯的指出這第二樁交易必與閣下有關！」

公冶長道：「你不願因而得罪了我公冶某人？」

金四郎微笑道：「是的。」

他笑了笑，又補充道：「這也正是我建議高老頭採取這種方式交易的主要原因。我相信高老頭一定非常歡迎此一方式。因爲他一定會覺得，只有以這種方式交易，才能保障他三萬兩銀子的安全。」

公冶長道：「其實你是爲了自己的安全着想？」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同時也爲了你閣下。」

公冶長道：「爲了我？」

金四郎笑道：「因爲到時候只要包圍圈一收，就可置你閣下於刀俎之上！」

公冶長點點頭，似乎非常欽佩對方的設想週到。

他緘默了片刻，才又接着道：「話又回到老問題了：你打算在高老頭面前告發我什麼罪狀？」

金四郎仍然面帶笑容道：「我只想請問這個老迷糊：巫五爺死了，如今證實這位巫五爺死得十分冤枉——這個傻主意當初究竟是誰想出來的？」

公冶長沒有開口。

金四郎笑着道：「同時，我要請這個老迷糊冷靜的想一想：靈台誅心劍，專蕩奸邪，靈台一脈，綿延八代，莫不譽重一時，何以如今竟有靈台弟子甘爲五百兩月俸淪爲殺手？」

公冶長仍然沒有開口。

因爲金四郎提到的這兩件事，聽來雖極其煽惑力，但顯然尚不足以作爲一種罪證。

第一：收拾巫五爺，並不是他一個人作的決定，而且那時丁二爺和花十八的密謀尚未揭發，人非神仙，安能預卜未來？

如說他在這件公案上蓄意不良，高大爺本人豈非也成了共謀之一？

第二：他出身靈台門下，這一點他並未掩瞞任何人，他相信高大爺當初也是經過鄭重攷慮，才決定錄用他的。

名門弟子中途爲財色而墮落者，比比皆是，他並不是唯一的一個例子。

除此而外，他尚有另一仗恃。

那天他去美人酒家逼問花十八的口供，鬼影子楊四當時就潛伏在後窗下，他相信事後這位鬼影子一定在高大爺面前證明他耿耿忠心！

所以，金四郎雖然自鳴得意，說來頭頭是道，他聽了根本就無動於衷。

金四郎輕輕咳了一聲，微笑着又道：「當然了，高老頭說起來也是個老江湖，只是這幾句空口白話，自然無法動搖他對你這位大總管的信任。」

公治長改變了一下坐姿，同時點了一下頭，表示他正在等候下文。

金四郎笑笑道：「如果高老頭仍然執迷不悟，在下看在三萬兩紋銀的情份上，說不得就只好祭起最後一件法寶了。」

他停下來，含笑望着公治長，似是有意留段空檔，以便公治長追問那是一件什麼法寶。

但公治長並未發問。

他只是等待。

如今不論就那一方面講情勢都對他有利。

他願意保持這份優勢。

如今受威脅的人並不是他，而是這位金四郎！

他隨時都可以結束這場會談，起身走出這座大廳；而這位金四郎卻辦不到。

即使這位金四郎宣稱願意放棄這筆交易，甚至連第一次的三萬兩銀子也願意一併吐出來，還是辦不到。

金蜈蚣高敬如不是一個輕易可以逗着玩的人。

這位金四郎今夜若想活着走出這座大廳，只有一個辦法。

鼓起如簧之舌說服他！

使他不得不向高大爺轉達，這一次交易的確具有三萬兩銀子的價值！

至於那是一件什麼交易？能否爲高大爺衷心接受？那也是這位金四郎的事，用不着他公治長多操心。

所以他即使不發問，也不愁這位金四郎不說出來。

對方如想賣關子，吊胃口，他作弄的，不是別人，而正是他金某人自己！

金四郎見他一無表示，忽然面孔一側，悠然道：「閣下知不知道，在高老頭子壽辰前兩天，府中那位葛老夫子曾在萬花樓後園偷偷會晤過青衣蒙面人？」

公治長道：「不知道。」

金四郎悠然接着道：「我想高老頭對這件事一定感興趣，如果高老頭眞對這件事感興趣，金某人倒可以略効棉薄。」

「如何効力法？」

「請他先拷問葛老頭有沒有這回事？相信要那老傢伙說實話，決非難事；據我所知，黑心老八在這一方面，便是個難得的人才。」

「葛老頭招認了又怎樣？」

「然後我就可以替他們找出那個神秘的青衣蒙面人來！」

「用什麼方法找？」

「用剛才在病太歲史必烈身上用過的那種方法。」

接着是一陣沉默。

可怕的沉默。

隔了很久很久，才聽公治長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嘆息道：「我懷疑你金朋友是不是眞想我將這些轉告給高大爺。」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當然不想。」

公治長一哦，緩緩側臉道：「否則你想什麼？」

金四郎笑道：「你應該知道，我不惜口舌，說了這許多，目的只有一個。」

「什麼目的？」

「展示我的本錢。」

「什麼本錢？」

「跟你閣下談判的本錢！」

「我聽不懂你的話。」

「我當然還可以說得更明白一點。」

「歡迎！」

「我們攜手合作，共同爲剪除關洛道上這七名惡棍努力！」

公治長開始重新打量眼前這位怪客。

難道他早先看走了眼？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是不是不太相信金某人的話？」

公治長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的眼光，仍然停留在金四郎的面孔上。

現在，他可以確定了，早先他並沒有看走了眼。那也就是說：這位金四郎無論如何也絕不是個正派人物！

如今使他困惑不解的事，只有一件。

那便是這位金四郎何以會對他的秘密知道得如此淸楚？

這位金四郎的武功如何，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若論跟踪的本領，這位金四郎絕不會比鬼影子楊四更出色。

如果自從他來到蜈蚣鎭之後，這位金四郎就暗地裏綴上了他，何以他始終未能發覺？

金四郎又笑了笑，道：「怎麼樣？」

公治長道：「讓我想想。」

這不是推托，也不是故意拖延時間，他的確需要想一想。

事實上，他接下來思攷的，也正是這個問題。

他要不要答應這個傢伙的建議呢？

利害關係，是很顯明的。能不答應，最好不答應；若是答應下來，勢必後患無窮，只有害處，絕無好處！

然而，不答應行嗎？

要想不答應，只有兩種情況之下，才能成立。

第一：葛老矢口否認。或是，葛老雖然承認有這回事，當他像病太歲史必烈一樣易裝之後，葛老無法肯定他是不是那天的那個青衣蒙面人！

第二：非常簡單，他立即下手宰掉這個傢伙！

但是，形勢很明顯，這兩件事都絕無法如願。

他要宰掉這個傢伙，也許不太難，但那將無異自承他是在殺人滅口。

如今守在大廳外面的殺手有三名之多，他不可能以一敵三。

尤其血刀袁飛跟他之間，至今舊恨未消，單這小子一個，就够麻煩的。

至於葛老方面，更不足倚賴。老傢伙連皮帶骨，就那麼一把，只要稍爲上點勁，不胡招一通才怪。

所以，他可以說，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金四郎望着他，悠然含笑道：「想好了沒有？」

公治長點點頭，同時深深吸了口氣。

他是在儘量克制自己。

如果他不吸一口氣，冲冲心火，他準會一拳對着金四郎泛起笑容的咀角打過去。

金四郎笑道：「決定合作？」

公治長又點了一下頭，然後緩緩地道：「不過，在付諸行動以前，在下很想先弄淸一件事。」

「一件什麼事？」

「在下到底是在跟什麼人合作？」

「你不是已經知道了麼？」

「金四郎？」

金四郎道：「是的，金——四郎，金家——第四郎！」

好怪的斷句法。

好怪的語音！

「金」與「金家」後面的尾音，拉得長長的，前後兩個「郎」字，也說得特別的低沉得緊。

公治長不覺微微一呆！

郎？

狼？

第四號金狼長老？

金四郎微笑道：「够了沒有？還有沒有別的疑問？」

公治長眨了眨眼皮道：「原來外面的謠言並非空穴來風？」

「當然不是。」

「如此說來，閣下的行踪，豈非也已落入別人的眼內？」

「並不盡然。」

「何以見得？」

「因爲，謠言實際上就是從我這裏傳出去的。」

公治長不覺又是一呆道：「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渲染氣氛。」

「爲今夜的這兩樁交易鋪路？」

「不錯！」

「這樣一說，送棺材和放火，都是貴會的傑作了？」

「不是！」

「不是？」

金四郎微笑道：「如果是的，我用不着瞞你。」

公治長輕輕嘆了口氣道：「很好，我們要做的事，現在就只剩下一件了。」

「哪一件？」

「我不說你也應該明白。」

「如何向高老頭交代？」

「我們耗去的時間已經不少了，但願你早已胸有成竹。」

金四郎咀角又浮起那種令人拳頭作癢的笑容，詭秘地笑了笑道：「這一點當然用不着你操心。」

接着，他稍稍傾身向前，不知低低說了幾句什麼話，公治長不覺瞪大了眼睛，驚訝地道：「眞有這種事？你自信沒有看錯人？」

金四郎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一掀出來，就非十足兌現不可，你以爲我會拿自己的腦袋瓜兒開玩笑？」

× × ×

密談結束，衆人陸續走回大廳。

依照原定的交易程序，現在該輪到公治長跟高大爺咬耳朶了。

大廳中這時雖然坐滿了人，但滿廳一片沉寂，大家除了一雙眼珠子還在活動之外，人人都像廟裏的泥菩薩一般，正襟危坐，凝神屏息，等待着局面的進一步演變。

這時每個人坐的位置，雖未經過露骨的安排，實際上卻如陣法般暗含玄機。

金四郎仍然坐在老位置上。

離他最近的，是胡三爺艾四爺和花六爺帶來的三名殺手：魔鞭左天斗、血刀袁飛、雙戟溫侯薛長空！

很明顯的，如果這次交易不能令高大爺滿意，或是高大爺認爲對方在這件交易上欺騙了他，金四郎無疑馬上就得嚐嚐這三位殺手的手段！

胡三爺、艾四爺、花六爺等三兄弟坐在大廳中央，離高大爺和公治長坐處較近，含有衞護之意。

萬家兄弟，黑心老八，以及鬼影子楊四則坐在大廳門口，以防外人貿然闖入。

公治長附在高大爺耳邊，還沒有說上幾句，便見高大爺臉色大變，兩眼環瞪如鈴，像是要有火燄噴出來。

公治長急忙拉了他一把，不知又說了幾句什麼話，高大爺的臉色才慢慢平復下來。

這樣一來，大廳中的氣氛更緊張了。

誰也不難看出，高大爺的一股無名火，顯然是被公治長曉以利害硬給壓下去的，這使得大廳中每個人心頭，都不禁泛起一種不祥的預感。

是什麼樣的事情，竟使一向沉穩自持的高大爺如此勃然震怒呢？

難道這第二樁交易的內容，竟比孫七爺和病太歲史必烈殺人嫁禍事件還要嚴重得多？

高大爺慢慢的裝了一袋烟，黑心老八連忙過去點火。

大廳中沒有一個人談話，甚至連一聲咳嗽也沒有；這時大廳唯一的聲音，便是高大爺那根象牙烟筒發出的呼嚕呼嚕聲。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每個人幾乎都可以淸晰地聽到自己心房跳動的聲音。

人人心裏有數，這是一種暴風雨來臨之前的片刻平靜。

這種平靜，絕不是一種好朕兆。

高大爺每次動肝火，必定有人要見血光之災。這也正是使每個人都感覺如坐針氈的原因：底下這個倒楣的人是誰？

這個人目前是不是也在這座大廳中？

高大爺爲什麼還不發作？

就在衆人游目四掃，心情惶惑不定之際，只聽高大爺忽然低沉地道：「萬老二，你過來一下！」

站在大廳門口的萬老二像是嚇了一跳，他稍稍遲疑了一下，才向高大爺快步走過去，臉上的神色陰晴不定，顯得很不自然。

衆人無不大感意外：原來金四郎第二次告發的人，竟是這位有無孔不入之稱的萬老二萬通？

萬家兄弟可以說是高大爺身邊紅人中的紅人，一向忠心耿耿，他們兄弟犯了什麼錯？

如果犯錯的是他們兄弟兩個，高大爺爲什麼又只喊萬老二一個人過去？

正當衆人暗暗納罕不已之際，疑問馬上有了解答。

只見高大爺目注萬老二，冷冷吩咐道：「去鏢局把葛老夫子請來！」

衆人這才長長鬆了口氣，原來大家緊張過度，人人犯了杯弓蛇影的毛病！

萬老二也好像鬆了口氣，必恭必敬的應了一聲是，轉身便擬離去。

高大爺忽然低聲道：「慢點！」

萬老二一楞，只好刹住脚步。

高大爺板着面孔道：「請他衣服穿得快一點，如果他腿上火傷尚未完好，不能行走，就叫人馱着他來！」

「是。」

「去吧！」

大廳中又恢復一片沉寂。

衆人心底又開始慢慢的泛起另一個疑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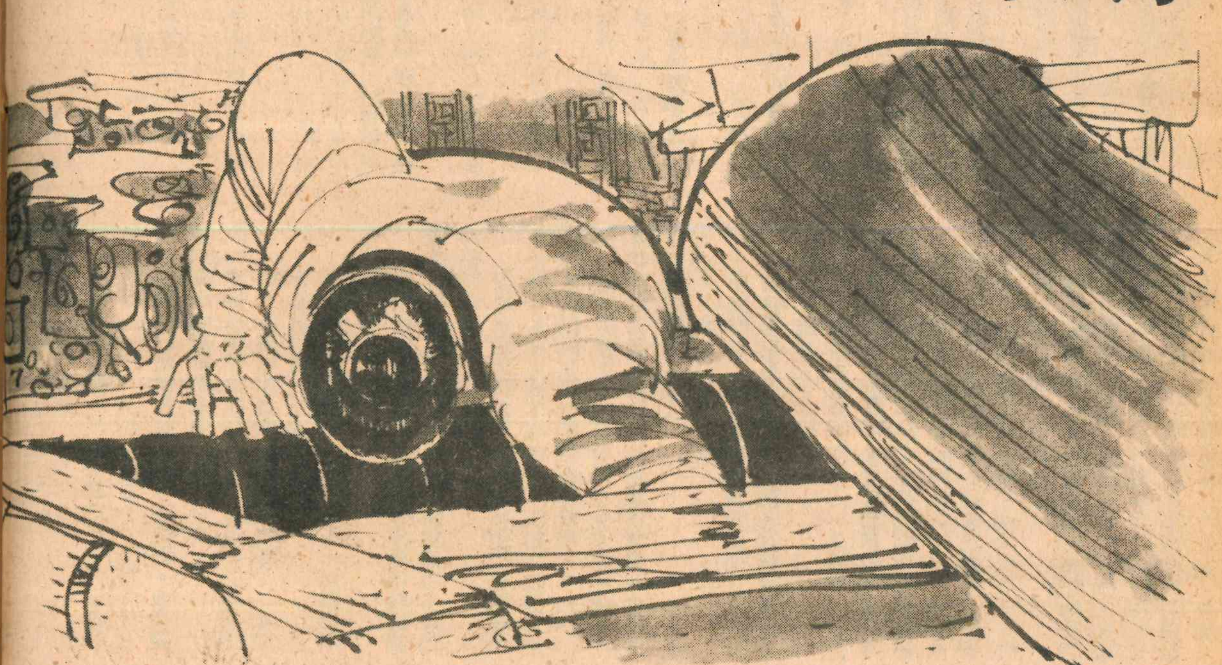
這時候把那位弱不禁風的西席夫子找來幹什麼呢？

難道大家有眼不識泰山，都看錯了人，那位西席葛老夫子才是怪客金四郎眞正要告發的對象？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風到鎮上購買白粉，要把血奴房中壁上的魔畫刷去，在販賣雜貨的店裏，兩次遭人襲擊，幸他機智、勇武過人，兩次都把刺客制服，安然無恙的返回鸚鵡樓血奴的房中，他親自出手，粉刷牆壁，血奴曾一度瘋性再發，但當她抓傷了王風的面頰後，又平靜了下來，在王風不欲繼續完成粉刷牆壁時，突有三名公差到來，據稱思疑棺中藏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要開棺檢驗，王風答稱棺中只有死人，別無他物，公差不信，堅持要開棺驗查，王風只好不再攔止，但當棺蓋打開，公差伸手棺內，突發驚叫——

魔室驚劇變　閨閣出殭屍

官差的手竟已變成了死黑色，在燈光下看來更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兩個戴着紅纓帽的捕快臉色已變了，他自己更害怕，眼睛死魚般盯着自己的手，忽然暈了過去。

捕快們一步步向後退，看樣子好像想溜。

王風卻已擋住了門，沉吟着道：「要走也得釘上棺材再走。」

× × ×

兩個人的手一直不停的在發抖，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手，好像生怕自己這雙手忽然變成死黑色。

可是他們總算還是將棺蓋釘了上去，拉起那官差就走。

官差還在半暈半醒中，咀裏不停的喃喃自語，就像是中了魔，又像是在做噩夢。

王風淡淡道：「你們最好趕快帶他找個大夫……」

血奴忽然道：「大夫沒有用，不管甚麼樣的大夫都沒有用。」

她的眼睛裏也在發着光，顯得又害怕，又興奮。「這種事一定要找宋媽媽。」

捕快立刻問：「宋媽媽在那裏？」

他們顯然還聽說過這女人是個巫婆。

血奴跳起來，道：「她就住在隔壁的屋子裏，我帶你們去。」

× × ×

壁上的魔畫已被白粉掩去了一半，神秘漫長的黑夜還沒有過去。

王風面對着這片牆壁，彷彿想看穿它，看到隔壁屋裏。

那種吃了之後就可以跟西方諸魔溝通的魔餅，是不是就在那屋裏煉成的？

壁上忽然失蹤了的第十三隻血奴，是不是就躲在那屋裏！

× × ×

王風又拿起粉刷，開始刷牆。

他決心要在今晚上將這面壁粉刷一新。

他實在不願再看這幅魔畫上的怪鳥和妖魔，但他卻又很想再見那血鸚鵡。

因為還有兩個願望，兩個秘密的願望，他相信血鸚鵡一定會替他來完成的。

× × ×

血奴很快就回來了，王風卻過了很久才看到她。

「你那位宋媽媽已經用法術治好了那幾位官差大人的病？」

「沒有。」

「她的法術不靈？」

「她的人不在。」血奴皺着眉。「平常這時候她本來定在屋裏的。」

「為甚麼？」

「因為這是她拜祭的時候。」

「拜祭魔王？」

「九天十地間的諸神諸魔她都拜。」

「她用甚麼來祭祀？」王風的聲音裏帶着譏諷：「用她的月經，她是不是還有月經？」

血奴沒有開口，牆壁裏卻又「格格」的響了起來，很像是夜梟的冷笑。

夜梟不會躲在牆壁，牆壁本身也不會笑。

王風盯着血奴道：「宋媽媽的確不在？」

血奴點點頭。

王風道：「你剛才是已進去找過，還是只在外面敲了敲門？」

血奴道：「她不在的時候，沒有人敢進去，如果她在，我敲門的聲音她一定聽得到。」

她又強調：「她耳朵靈得像隻貓。」

王風卻不注意這一點，只問：「她不在的時候，為甚麼沒有人敢進去。」

血奴道：「因為進去過的人都發了病。」

× × ×

漆黑的門上雕刻着奇怪的花紋，象徵着某種說不出的不祥與邪惡。

門關得很緊，用力推不開。

王風還在推。

用手推不開，他就用脚。

小樓上沒有別的人，血奴已睡着，王風點穴的手法一向很巧妙，尤其是點女人的睡穴。

睡在他身旁的女孩太嚕嗦時，他常用這法子。他一脚踢開這扇漆黑的門。屋子裏也同樣是一片漆黑。

一種絕不是人類任何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的臭氣，臭得妖異，臭得可怕。

王風幾乎已忍不住要退出去。

就在這時，門忽然「砰」的在他身後關起，他反身去拉門，拉不開。

屋子裏又響起了那種夜梟的笑聲，忽然在左，忽然在右。

王風連方向都抓不住。

他沒有嘔吐，恐懼已使他將那種無法忍受的惡臭都忘了。

笑聲在飛旋。

他眼前甚麼都看不見，只覺得有陣陰森森的冷風吹了過來。

忽然間，他已被一個人緊緊抓住。

一個赤裸的人，赤裸的女人。

他一伸手，就推在她的乳房上，她的奶頭發硬，乳房卻已乾癟。

她全身都已鬆軟乾癟，卻發出種令人無法相信的淫蕩笑聲。

「你要抓我，現在反而被我抓住了。」她猛力拉他的褲腰。「你要我死，我也要你死，死在我×裏。」

王風全身戰抖，整個人都已虛脫，甚至連推都不敢去推她，只覺得有如冰冷潮濕的舌頭，在毒蛇般舐着他的臉。

他想吐，連吐都吐不出。

她已騎在他身上，想讓他進去。

「我要你死，我要……」

王風突然用盡全身力氣，拿出紅石擲在她身上，她立刻呻吟了一聲，王風已提起膝蓋，猛撞在她雙腿之間。

她的人飛了出去，撞在牆壁上。一聲震動過後，屋子裏忽然變得死寂如墳墓。

王風還躺在地上，不停的喘息。

門忽又開了，一道燈光照進來，照亮了這

青蜂俠

·神龍·

農村正忙着秋收。——每一個人都非常忙碌，連小孩子也到田裏幫一把。

村中的小路上出現一個中年漢子，肩膊上背着一個包袱，背後佩着一把劍。

他來到這個小村子的一棵樹下坐了下來，沒有人跟他打招呼，因爲每一個人都忙得很，他在樹下呆坐着，望着在田裏忙碌的人。

一輛載滿了穀子的木車，從田裏推上大路，車子推了一半，却又倒退了回來，推車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伯，老者很不服氣，喘過一口氣之後，又再拚命要把車子推上大路去，車子在斜坡上不上不落，如果老伯不够氣力把車子推上去，車子又再往下退回來。

眼看這老伯支持不住了，車輪子向後退，老伯拚命頂着，汗流滿了一臉。

「老伯，來吧，我帮你！」

不知在甚麼時候，中年流浪漢趕來了，拍一拍老伯的肩膊，然後大聲道：「上呀，哎唷哎！」

車子不再倒退了，從新向上慢慢轉動着輪子，上了斜坡就是平坦大路。

「噢，這斜坡幾乎要了我的老命！」老伯把車子停在路邊，喘了一會兒，然後抬頭望着帮他一把的中年流浪漢。「噓，兄弟，你好像很陌生的，不是我們村子裏的人啊！」

「是啊，老伯。」中年流浪漢道：「我是從這裏經過的。」

「你想到甚麼地方去呀？」老伯問。

「我？——」中年流浪漢苦笑一下道：「我，到處爲家，沒有一定的地方。」

「那麼，……」老伯向流浪漢上下打量着，「我看你的身體相當好，兄弟，如果你肯屈就的話，可以在這裏帮我們一個忙，我們很想要人用。」

「好啊，老伯，我正想要找一個歇宿的地方呢。」

「那麼，你想要多少工錢一天啊？」

「老伯，不要介意，我只日求兩餐，夜求一宿而已。」

「那就容易辦了。」老伯笑道：「來吧，先帮我把這一車穀，推到晒場去晒好了。」

中年流浪漢把衣袖擄起，跟老伯一起推着穀子去晒了。

流浪漢就這樣在村子裏住了下來，白天跟村裏的人一起去下田工作，他有氣有力，做起工作來，比人快又比人好，人又和藹，村裏的人個個都喜歡他，尤其是小孩子，很喜歡跟他一起玩。

根據他自己對村民說，他姓龍叫青雲，自幼無父無母，到處流浪，他的身世是得到村民的同情，所以，每一個村民都對他很要好。

龍青雲是住在村的一個山崗的背後，那裏建了一間木屋，一直丟空的，經過村民合力修整之後，就把龍青雲安置在這間木屋裏居住。

龍青雲在這木屋住下來之後，吃過晚飯就返回自己的木屋，把木屋的窗戶全部關閉，從包袱裏拿出一本書來，那書上記載着各種圖樣，都是執着劍的，龍青雲就照着書上的圖樣練習。

龍青雲在這一個偏僻的小村子，一住就住了三年，和村民生活得很愉快。

這一天晚上，村子裏有一個小孩子叫小武，是跟龍青雲最要好的，小武這一天是生日，拿着媽媽給他一條鷄腿不捨得吃，靜悄悄地到山後木屋去找龍青雲。

小武來到龍青雲的木屋前，見木屋的窗戶全部關閉着，屋裏發出異聲，他感到非常奇怪，便悄悄地從縫隙中向裏面望。

只見龍青雲手捧着劍屈膝坐在地上，屋子裏有許多隻小鳥在到處飛翔，突然，龍青雲暗喝一聲，身形暴起，劍光到處，幾隻正在空中飛翔的小鳥，「拍拍」幾聲响，紛紛倒在地上，這幾隻小鳥全部都被斬去了頭。

龍青雲檢視一番之後，把另一籠鳥拿出來，把牠們放了，然後又端坐在那兒，重新再練習揮劍斬飛鳥的絕技。

小武在外面看到了入神，到了最後，情不自禁的喝了一聲「好！」

「誰？」龍青雲飛身破窗而出，身形落在地上，回身看去之時，才發現小武站在木屋向裏面窺看。

龍青雲「噓」了一口氣，說道：「小武，來！」

小武怔怔地來到龍青雲的身邊，龍青雲拍拍他的肩膊，說道：「小武，這是我的秘密，今晚的事情，千萬不要說給別人聽。」

「叔叔，我知道了。」小武道：「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龍青雲笑道：「小武，甚麼要求，只管說來聽聽。」

「叔叔，我想學你這幾下揮劍斬飛鳥的絕技，很好玩。」

龍青雲正色道：「小武，叔叔是可以教你的，不過學功夫要吃得苦，你要考慮，考慮！」

「叔叔，我考慮過了，甚麼苦我都吃得起。」

「那就好了，小武，你每天晚上來好了，我教你功夫。」

小武大喜，跪在地上向龍青雲叩了幾個响頭，嘴裏嚷道：「師父在上，受徒弟幾拜。」

龍青雲呵呵笑道：「起來，起來！」兩手把小武扶起來，小武依在龍青雲懷裏，把拿來的鷄腿遞到龍青雲的嘴邊，說道：「師父，這是我拿來給你吃的，想不到我看到你表演的絕技，嗯，現在你吃了。」

「好的，好的！」龍青雲拿着遞過來的鷄腿子吃，一壁說：「小武，在白天你不要叫我師父，仍然叫叔叔好了。」

「師父，這個我知道了。」

自此之後，小武每晚都到山後的木屋去跟龍青雲學功夫，龍青雲每晚除了教小武功夫之外，他自己仍然練這一招「飛劍斬鳥」的絕技。日子過得很快，轉眼就是一年了，龍青雲這一招更加熟練了，但他仍然感到未滿足，他發現山後有一個「飛鼠洞」，晚上飛鼠在洞裏飛來飛去。

斬飛鼠比斬飛鳥難得多，牠們的飛行快速，而且反應敏捷，龍青雲決定每晚都到飛鼠洞去練這一絕技。

開始的時候，連斬一隻飛鼠也斬不到，但龍青雲仍然孜孜不倦的去練。

龍青雲在飛鼠洞練功又過了一年了，他可以揮一把劍，白虹過處，連斬五隻飛鼠。

「嘻，我這一招閃電劍終於練成了，」龍青雲喃喃地道：「從此我不必躲躲藏藏，我要重返江湖，再振聲威！」

當晚他把小武叫到身邊，把自己的身世告訴他，原來龍青雲在江湖中人稱爲「青蜂俠」，鋤强扶弱乃得俠名，幾年前黑道上來了一個魔頭「黑旋風」，武功怪異，尤以一招「滿天飛花」最厲害，無人能敵，龍青雲就是敗在這一招上，從此他隱姓埋名，苦練尅制「滿天飛花」的一招「閃電劍」。

「小武，我重出江湖，找到那黑旋風，清了這筆舊賬，爲江湖除一大害之後，我再回來在此歸隱。」龍青雲說道：「那時候我會把所有武功傳授給你。」

小武有點依依不捨，但在這種情形下他是無法阻止師父離去的。

「師父，你一定要回來的。」

「當然，我答應過你的話，甚麼時候沒有兌過現的。」

龍青雲收拾好東西之後，悄悄地從後山走了，小武一直送師父到山上，然後才揮淚離去。

龍青雲離開偏僻的小村，重返江湖，雖然是短短的兩三年，但却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幾年中，黑魔當道，俠義中人紛紛遭到殺絕趕盡，幸而不死的都遠遠避去。

「哼，這魔頭想不到勢力伸展得如此之快。」龍青雲喃喃的道：「好吧，讓我把他們的分會，一個一個的挑了。」

黑風帮幾乎在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分會，他們在該地橫行霸道，無惡不作，當地的官府亦無奈他何，龍青雲每到一個地方，聽到當地人數說他們的惡行，幾乎氣爆了肝腑，他單人匹馬闖進黑風帮的帮會裏，一日之間，就連挑了黑風帮七八個帮會。這件事情整個江湖也爲之轟動起來，龍青雲每挑一個分會就在帮會中留下「青蜂」兩個大字。

幾天之後，龍青雲帶領俠義道中人趕到黑風帮總舵向黑旋風挑戰，一見到黑旋風，龍青雲便直截了當地道：「三年前敗在你的手下，現在我直截了當的向你挑戰，不必累旁人無辜。」

「哈哈，眞是快人快事，好吧，我跟你決一死戰！」黑旋風從背後拔出劍來，隨後向手下打一個眼色，驀地向場中飛落，劍挽起了劍花，直向龍青雲刺來，龍青雲也不怠慢，拔劍連消帶打，一氣呵成，兩劍「噹」一聲响，各自退了一步，正當這時候，全場的燈都熄了，變成個黑暗世界，但是各方面都有了準備，所以沒有出現鼓噪之聲。

「龍青雲，讓你再嘗滿天飛花的厲害。」黑旋風身形拔起，在半空中一個轉折，劍身不定，分向龍青雲五個要害刺來。

龍青雲盤膝坐在地上，閉上眼睛，聽風辨形，忽然大喝一聲，白光從黑夜中劃出幾條銀蛇，只聽見一聲「慘號」，黑夜中不知何人得勝，跟住燈光亮着了，黑旋風身首異處，龍青雲的手臂上也流着鮮血，事已至此，黑風帮亦知大勢已去，紛紛逃走，俠義中人一陣趕殺，除害務盡。

邪惡的屋子。

燈光後面，是一張蒼白而美麗的臉。是血奴。她睡得並不久。

王風掙扎着坐起來，才發現身上的血汚。

滿身汚血的宋媽媽就坐在他對面的牆角，死狗般喘着氣，死魚般翻着白眼。

那塊血紅的魔石已不見了。

她身旁祭壇上漆黑的神幔還在不停波動，這裏沒有風，神幔怎麼會動？

剛才是不是有什麼飛了進去？

王風鼓起勇氣，衝過去掀起了神幔，只聽「吱」的一聲，一點黑影從裏面飛了出來，飛過他頭頂，飛入外面的黑暗中，就看不見了。

宋媽媽已跪在祭壇前，張開變臂，伏地猛拜，嘴裏喃喃的咀咒。

「天咒你，咒你上刀山，下地獄……」

王風沒有再聽下去。

血奴正舉着燈，冷冷的看着他，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王風勉强笑了笑，道：「你醒得眞快。」

血奴冷冷道：「可是你若一睡着，很可能就永遠不會醒了。」

× × ×

血奴拿着燈在前面走，王風在後面跟着。

他沒有再說什麼。

他心裏恐懼還沒有消失，情緒還沒有穩定，鼻子裏還留着那種無法形容的惡臭。

他甚至已有點後悔，剛才不該去的。

他們又回到血奴的屋子，他剛推開門，手裏的燈忽然掉下，摔得粉碎。

× ×

屋子裏還有燈。

燈光照着那口嶄新的棺材，棺材的蓋子又撬開，一個人跪在棺材旁，手已伸了進去，只伸了進去，沒有拿出來。

永遠再也拿不出來。

他頭上的紅纓帽已落在地上，一張臉已完全扭曲變形，身子已僵硬。

他沒有受傷，褲襠却已濕了，地上也濕了一片。

血奴的手還在發抖：「他……他是被嚇死的。」

王風道：「嗯。」

血奴道：「他究竟發現了什麼？怎麼會被活活的嚇死？」

王風道：「你爲什麼不打開棺材看看？」

血奴咬着嘴唇，忽然伸脚一挑，挑起了棺材的蓋子。

她立刻驚呼一聲，倒在王風懷裏。

棺材裏什麼都沒有，棺材裏的死人已不見了。

× ×

殘夜，昏燈。

血奴眼睛發直，喃喃道：「死了七八天的人，絕不會復活的，他一定變成了殭屍。」

王風閉着嘴。

他臉色也很難看。

他既不願他的朋友變成殭屍，也不願他的朋友的屍體被人盜走。

血奴忽又驚呼，道：「他是自己走出去的，一定是。」

王風道：「你怎麼知道？」

血奴道：「我……我……」

她的聲音嘶啞，連話都說不出，一雙發了直的眼睛，直直的瞪着地。

地上有對脚印，一對石灰脚印。

× ×

兩隻脚印是並排的，而且不止一對。

三四尺外有一對，再過三四尺又有一對。

人絕不會這麼走路。

棺材裏鋪着層石灰。

只有殭屍才會變腳並排跳着出去。

王風拿了盞銅燈，沿着腳印往樓下走，血奴拉着他的衣角，在後面跟着。

兩個人手心都有冷汗。

「樓下有沒有人？」

「有。」

「誰在下面？」

「剛才那個官差，我看他回不去了，就叫他在樓梯後面的小屋裏歇着。」

王風的心沉了下去。

他們都已發現最後一個石灰腳印，就在梯後小屋的門口。

門還是關着的。

屋裏的小床上棉被堆得很高，只有一隻手伸在被外。

一隻死黑的手。

王風長長吸了口氣，一個箭步竄過去，掀起了棉被。

被裏已沒有人，只有一灘濃血。

剛才那個趾高氣揚的官差，現在已只剩下一隻黑手，一灘濃血。

× ×

床頭竟然還有對石灰腳印，顏色却已經很淡很淡了。

等到他腳上沒石灰時，就再也沒有人能追踪他的下落。

——他的人活着時兇得很，死了後也必定是個厲鬼。

——厲鬼要作祟時，本就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想到這些話，連王風自己都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戰。

血奴却忽然笑了，吃吃的笑個不停。

王風忍不住問：「你笑什麼？」

血奴道：「我早知道血鸚鵡就在這附近，奇濃嘉嘉普的妖魔當然也跟着牠來了不少。」

她的笑聲又接近瘋狂：「現在這裏又多了個殭屍，豈非正好讓他們去鬼打鬼。」

× × ×

天終於變了。

漫長邪惡的黑夜已過去，陽光從東方升起，普照着大地。

魔牆也已被粉刷得雪白，魔神和魔鳥都已消失在這一片象徵着光明的雪白裏。

王風就坐在對面，好像正在欣賞着自己的傑作，心裏却連一點得意的感覺都沒有。

因爲他知道這件事並未結束。

隔壁的屋子裏還有個巫婆，祭壇上還有魔餅。

樓下小床上的膿血仍在，他朋友的屍體已變成殭屍。

殭屍到那裏去了？

血鸚鵡藏在什麼地方？還有那神秘消失了的第十三隻怪鳥？

這些事有誰能解釋？

王風不能。

他倒在寬大的椅子上，只覺得很疲倦，很疲倦，很想好好的睡一覺。

可是血奴一直在旁邊睜大了眼睛看着他，彷彿又在提醒他。

——你若一睡着，很可能就永遠不會再醒了。

突然間，窗外有人高呼：「王風，王大俠，請下來談談！」

一個人正站在花樹間，對着小樓招手，滿身鮮明的官服在太陽下閃閃發光。

這個人當然就是附近數百里之內，官階最高的安子豪。

× ×

穿了官服之後，安子豪果然顯得威嚴得多，有氣派得多。

他跟王風並肩走在陽光下，彷彿正在考慮着，應該怎麼樣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

王風却已替他說了出來：「昨天晚上的事，你全都已知道？」

安子豪勉強笑了笑，道：「這裏是個小地方，人却不少，咀巴很多。」

王風道：「那官差是你派來的？」

安子豪立刻搖頭，道：「他是從縣城裏來的，據說已釘了你很久！」

王風道：「那兩個戴着紅纓帽的捕快也是跟着他來的？」

安子豪又搖搖頭，道：「他們是我驛站裏的人，我那驛站裏本來就只有他們兩把刀。」

他苦笑：「現在只剩下一把了。」

王風只有聽着。

安子豪的表情忽又變得很嚴肅，道：「一把刀的力量雖單薄，却絕不容人輕犯，因爲……因爲它是官家的。」

——因爲它代表的是法律，法律是絕不容人輕犯的。

雖然他並沒有將他的意思完全表達出來，王風却已完全明白，也明白了他爲什麼要特地換上官服。

官服所象徵的權威，也同樣是絕不容人輕犯的。

秋日的陽光雖然艷麗如春，怎奈花樹已凋零。

春已逝去，秋畢竟是秋。

走在秋日陽光下的花樹間，心裏總難免有些蕭索之意。

（未完）

古龍 名著預告

「邊城浪子」（請留意刊登日期）

古龍寫的故事，是讀者們所深知的，他筆下人物個性，風格都有他獨特的一面，幾乎是每個人物不論大小角式都堪稱是個「性格」巨星。猶其是這個「邊城浪子」故事，你(妳)不看猶可，假如你(妳)看下去，包妳……

劍仙列傳故事

蕭逸·文 / 盧令·圖

火雷破山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鐵池得徐雷之助，獲飲靈石仙乳，使他整個人脫胎換骨，靈性通玄，返回七修洞府，詳參十二星相面面俱到圖解，七日後，已盡得圖解眞髓，那日突地想起，已有十多天沒和梁瑩瑩見面，遂信步踱出洞府，驀見前面一片梅林，異香撲鼻，一時興起，施展上乘輕功，縱往梅林，抵達時適巧落足一株最高梅樹，驚見一條五色斑斕，頭上長有鷄冠的怪蛇，正盤在樹巔，口中含着一枚紅色菓子，正在將嚥未下之際，最奇怪的是這蛇除頭部長有肉冠，尾巴活似一面吸盤，緊緊吸附在地面，確是罕見怪蛇——

玄功驚惡客 劍炁懾妖邪

這條紅鱗怪蛇，原是在啃噬着咀裏的那粒紅菓，忽然發現了杜鐵池這個人，心裏一急，仰頭把那枚紅菓吞入腹內！

杜鐵池方覺出這枚紅菓子與梁瑩瑩所贈與自己的「多菓」極爲相似，却已被那條怪蛇吞入口內，杜鐵池才又發覺到這條蛇的頸頭部位，極爲細小，頸部七寸以下，才忽然變粗，是以那枚紅果，雖然吞下，却不能順利過頸，說上不上，說下不下，一時卡在喉頭，只急得怪蛇咀張眼翻，咀裏腥涎漣漣滴洒不已，看上去難過極了！

杜鐵池雖然不認得這是一條甚麼蛇，却可以斷定必是一條罕有的毒物！心裏乃生出了除蛇之心！

那條怪蛇在經過一番掙扎力噬之後，總算把喉間菓子吞到了肚裏，長軀一陣後縮，沿着樹身，直向下面游來！

杜鐵池心中一驚，一抬手，已把新得的那口「破月」仙劍自腰上抽來！

寶劍出鞘，頓現不凡！

像是打了一道閃電般的，白光閃了一閃，這口前古仙兵，通體上下泛現出白中透藍的一彎奇光，冷森森的劍氣，浸入毛髮，在環身半丈方圓之內，都使人有所感應！

怪蛇原來有下來侵犯之意，想是猝然有畏於杜鐵池掌中這口劍的緣故，咀裏忽然「吱——」的怪叫一聲，才將落地的身子，霍地又向樹上昇了起來！

杜鐵池方自作勢以手中仙劍向蛇身上揮去，不知怎地一剎間，却已失去了那條怪蛇的踪影！

他心裏暗中一驚，不由向前走了幾步，仔細的打量着面前的這棵老梅樹，才發覺到這棵梅樹，粗過合抱的樹幹正中有一道顯著的裂痕，那條怪蛇，顯然正是進身於樹縫之內！

杜鐵池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這件事倒使得他一時爲難起來！

他原想揮動仙劍，將梅樹砍倒，不愁那條怪蛇不現身出來，可是他忽然發現到這棵梅樹是那麼蒼勁雄發，花枝廣被，結蕾萬千！

顯然，這棵樹是所有梅園當中生得最壯觀茂盛的一棵了，如果被自己仙劍斬斷，似乎太也可惜！然而，果真愛惜這棵巨梅，却又聽令這等毒物生存，說不定一旦成了氣候，爲害人間，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心裏想着，愈加爲舉棋不定，不知如何是

好！

他這裏正自思慮不前，忽聽得身後一人老聲老氣的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想死麼？」

杜鐵池心中一驚，倏地轉身後看，但見面前梅樹叢生交叠，那裏有甚麼人影！

他向前走了幾步，奇怪的冷冷叫道：「甚麼人？」

說話時，已見一片雲霧氤氳開闔之間，這石上，坐着一個散髮如戟，面生白髯的禿頂老人！

老人身着白衣，雲霧環身，襯以白雪，極不易爲人發覺，杜鐵池如非功力深湛，加以那雙眸子自服食「靈石仙液」之後，已能洞穿雲霧，是以畧經注視之後，已把對方看了一個仔細！

卻見對方老者一身雪白長衣，髮髯如劍，由於身材過於矮小，看上去那襲衣服就顯得太大了，紅通通的一張圓臉，襯以雪團似的兩朵白眉，看上去面目慈祥，週身上下圍簇着一團仙氣，不着絲毫人間凡俗！

老者面前插有一面白色三角旗旂，矮壯的背肩之上，揹繫着一柄黛綠色銀的寬面短刀，刀式奇古，形狀十分特別！

杜鐵池一直走到他身前站定，白衣老人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神態！

他楞了一下，打量着杜鐵池道：「娃娃，你看得見我麼？」

杜鐵池插劍入鞘，抱拳道：「老人家請了，怎會在此曠野修爲？」

老者一笑，微微抬起右腕，用那截寬大的衣袖拂了一下，頓時面前雲霧散消。

「娃娃你先不要問我！」老者道：「你叫甚麼名字？」

杜鐵池聽對方開口閉口皆呼喚自己娃娃，心中自然大是不悅，只是看在對方那麼一大把子年歲上，卻也不好發作。

當下他強自忍着胸中悶氣，勉強抱拳道：「在下杜鐵池，老仙師大名是——？」

老人呵呵一笑道：「老夫歐震，人稱『劍髯公』，來到雁蕩山，旨在拜訪一位朋友，只是我那位朋友好像不大歡迎我，卻對我閉門不納，是我找了半天也沒有找着，因見這種梅花開得好看，一時前來賞梅，無意間卻發現了種植的冬果，一時貪口，吃了兩枚，是我生平從來不願佔人家便宜，況且這類冬果價值不貲，更不能平白讓對方受損，所以特地在此席地而坐，等待果主前來，無意間卻發現了這條『七星鈎子』，正自打算生擒住他，娃娃，你就來了！」

說到這裏，他微笑又道：「莫非這些冬果是娃娃你所種的麼？」

杜鐵池先聽他自稱名「劍髯公」已不禁吃了一驚，因而想到前此「玉樹眞人」桑羽與自己所說，悉知此老與瑩瑩師父之間的一段仇恨，內心不禁甚爲憂慮！只是他表面上卻不便現出！

聽他這麼說，杜鐵池就道：「老仙師說的多果在那裏？在下不曾看見！」

老人嘿嘿笑道：「這麼說這些果子不是你種的囉？」

杜鐵池道：「自然不是！」

白衣老人道：「這些果樹，是散種在梅叢之間，方才我暗數了一下，總共只有十株，卻有九株上的果子，已被採摘去了，只剩下這一株——」

說到這裏，伸出一根留有長長指甲的手指，向前面樹上指了一下道：「你看——」

杜鐵池隨其手指處看去，只見那棵古梅樹幹，再仔細看了看，才忽然發覺那棵梅花樹上，緊緊盤繞着一根極爲纖細的黃色軟莖！

那是一種極爲細軟的草本植物，根部雖埋在地上，只是整個莖軀，卻借助於梅樹幹枝，賴以攀緣直上！

杜鐵池注意到，就在那根纖細的軟黃莖上，生着極爲尖細的兩排細小葉子，只在靠近樹根下方部位，結有一枚紅色的冬果！

白衣老人道：「這類冬果，中土各地皆難生長，此處水土氣候卻是難得，以冬樹寄生梅枝，可沾不少鍾靈氣息，足見這種植果樹之人大非凡士，何以老夫守候多時，不見果主前來，豈非怪事！」

杜鐵池靈機一動，微笑道：「噢！我想起來了！」

白衣老人道：「想起什麼了？」

杜鐵池道：「這些果樹大概是一個姓桑的隱士所種植的！這人卻時常外出，常常逾月不歸！」

白衣老人怔道：「姓桑的隱士？」

杜鐵池乃將桑羽的外貌大約的形容了一番，白衣老人聽後微微一笑，點頭說道：「是了——你說的這個人，我知道，我知道——此人姓桑名羽，人稱『玉樹眞人』，不錯，一定是他！」

說到這裏，忽然心中一動，道：「娃娃，你可知這個人居住的洞府在那裏？」

杜鐵池搖頭道：「這個可就不清楚了！」

老人意似失望的道：「你想想看，只要說出一個大約的方向，老夫卽能找到他！」

杜鐵池假裝的想了想，搖頭道：「這個，我可是實在不知道！」

老人目光在他身上一轉，道：「娃娃，我看你也非常人，這裏高插雲表，尋常人萬難登臨，你師承何人？」

杜鐵池道：「不瞞老仙師，在下一人居住這裏，並沒有什麼師父！」

「不然！」老人面現怒容道：「我看你菁華內斂，分明神仙中人，怎說是獨身居此？」

杜鐵池乃生急智道：「老仙師說的不錯，在下蒙桑眞人不棄垂青，閒日來此，傳授一些道術，只是近一月來，卻不見眞人蹤影，想係他老人家又遠出遊玩去了！」

這麼一說，白衣老人才似相信！

他點了點頭道：「這還差不多——」

他的一雙眼睛，在說話時一直注意着杜鐵池腰間，微微一頓卻道：「娃娃，我看你腰上這口劍，樣式特別，光華爍目，大是不凡，可肯借我一觀麼？」

說着，伸出手來！

杜鐵池心中一動，他早已自「玉樹眞人」嘴裏悉知此老乃當今魔道中極負盛名的人物，自己此刻功力未成，如何能是他的敵手，這口破月仙劍，前古仙兵，豈能假手於人！萬一有失閃如何是好！

想到這裏，頓時臉上現出碍難之色！

白衣老人面色一沉道：「怎麼，娃娃，你還信不過我麼？」

杜鐵池一笑道：「在下與你老第一次見面，素昧平生，卻又怎麼能信得你？」

白衣老人兩團雪眉霍地一揚，正待發作，忽然目光卻爲另一件事吸引，目光一轉，轉視向那棵老梅樹上！

杜鐵池趕忙隨其目光望去，只見前面的那條怪蛇，再次現身而出，正待向樹下游來！

老人冷笑一聲道：「下流的東西！」

嘴裏罵着，右手剛要抬起，那條怪蛇忽然「吱！」地怪叫了一聲，倏地向上一個疾穿，重復隱身早先見的那道樹縫之中！

白衣老人恨聲道：「好狡滑的東西！」

說時，他已由石上站起，向前走近了些！

杜鐵池自後跟上！

老人一雙朗朗神采的眸子，在那棵古梅樹上轉着，冷冷的道：「這東西太也狡滑，牠認定了我人家不會將這棵梅樹砍到，是以累施故技，哼——我老人家可是沒有這個耐性！」

說着偏頭看向杜鐵池道：「娃娃，你站開些，小心爲牠毒氣噴着！」

杜鐵池後退了幾步！

老人冷笑道：「還不行！」

杜鐵池又退了幾步，老人才不再說什麼！

他吶吶的道：「這條『七星鈎子』，少說也有五百年的氣候，怪在桑羽已然居住這裏，如何能容許這類毒物存在？倒是老夫我來得正好，給我揀了個便宜！人恨我喜，且擒來返回要牠與老夫看守門戶正好！」

一邊說一邊搓動着雙手，忽然屈指一彈，自指尖上飛出了一點火星！

這點火星一離開他指尖，高高彈起，卽向那道樹縫之內落去！

頃刻間，卽見由樹縫之內，現出了一片火光！

火光不過是一現卽隱，卻聽得「吱！」地一聲叫，紅光猝閃之下，一條長影，直由樹縫內射身而出！

像是一道赤紅的閃電，其勢極快，只一閃，已穿到了另外一棵梅花樹上！

就在這條怪蛇方一穿出的剎時，杜鐵池才恍然的發現出這條怪蛇身上；明顯的嵌現出七點金星。

兩樹之間，間隔數丈，這條怪蛇竟然閃躍之間，已臨彼樹，身法之快，的確驚人！

老人呵呵笑道：「好個長虫，你的伎倆看來不過如此了！」

說時伸手向着那棵梅樹上一指，整棵梅樹上，頓時「轟」的一聲，燃起了一片火光！

其實這不過只是個障眼法兒罷了，只是在火光迸發時，卻一樣具有「火」的威力！

火光一現之間，又聽到「吱；」的一聲尖鳴！

那條怪蛇在兩邊落空的當兒，長軀一轉，快同閃電般的直向着老人立身之處衝到，只聽得「颼！」的一聲，這條「七星鈎子」竟然甩動長軀，以牠扁平極具力道的尾部，直向老人身上揮去！

白衣老人叱了一聲：「好！」

「七星鈎子」的來勢快，老人的動作更快，一聲喝叱之後，左手倏然掄起，只一下，不偏不倚的已抓着了那條怪蛇的長尾！——

就像是要把式，舞長鞭樣的！只聽得「颼！」的一聲，隨着老人的舞動之勢，已把手上這條怪蛇「七星鈎子」甩了個畢直！

老人似乎深知蛇性，爲恐牠中途掉過來，是以揮舞益猛，如此十數圈之後，那條怪蛇長軀骨節儘鬆，已難回身游動！

白衣老人手一鬆，這條怪蛇「叭打！」一聲，摔出了數丈以外，僵直的落在雪地上動彈不得！

先時，在老人舞動怪蛇之初，隨着蛇身舞動的那個圈子，形成了一圈紅色的烟圈，最先只是淡淡的一圈，後來老人的舞勢加猛，那紅色的烟圈逐漸加濃！

漸漸的，形成了一圈密漬的紅雲，環繞在老人四週，杜鐵池方自悟出，這圈紅色的烟霧是由蛇嘴裏噴吐出來的，那條怪蛇顯然已力竭身疲；被老人摔擲了出去。

杜鐵池由於站立較遠，可是鼻端卻聞出一股說不出的奇腥氣息，他立刻閉住了呼息！

只見那個白衣老人，卻由衣內拿出了一個長僅數寸的脂玉瓶！接着用姆指一推瓶頂塞口，卽聽得「波！」的一聲脆響！一股青濛濛的光華，由瓶口之內，疾噴而出！

像是長鯨吸水般的，一伸一捲，已把當空那圈紅雲收入瓶中！

「颼！」的一聲，紅雲青光盡失，老人蓋上瓶塞，遂卽把瓶收入懷中。

杜鐵池才敢呼息如常，卻見白衣老人又由身側取出了一個扁平的烏黑木盒，也不知是什麼傢伙！

老人取出那個烏黑木盒在手，這才舉步走向那條怪蛇身邊站定！

杜鐵池也好奇的跟了過去！

地上怪蛇見二人來到前面，急得嘴裏「吱吱」連聲怪叫不已，奈何長軀早已僵硬，體內丹氣，更已用竭，雖頻頻張口，卻是一口毒氣也噴不出來！

老人呵呵笑道：「如非看在你多年修爲不易，早已用飛劍取你性命，今天幸虧遇見了我，要是遇見了那個姓桑的，這還會有你的命在？你尚不感恩圖謝，還敢向我示威不成？」

說罷，伸手一指，那條怪蛇立刻負痛，吱吱連聲的怪叫起來！

老人厲聲叱道：「我現在用法力將你骨節合攏，你速速將身軀縮小，入我寶盒之內，可知道麼？」

怪蛇居然聽得懂人言，聆聽之下，連連點頭不已！

老人冷笑道：「你要是胆敢在我老人家面前賣弄什麼，哼，我的飛劍可是立爾斬首級不饒！」

說罷伸手一連向蛇身指了三下，只聽「吱吱」一片骨節聲響。

倏地，那條蛇長軀在地面上一個疾轉，「咻！」的一聲，已穿身直起，箭矢也似的直向着老人身上疾快的射了過來！

老人似乎早已防到了牠會有此一手，這時見狀，倏地把手上木盒向空中一揚，頓時由木盒內噴出了大片粉色烟霧，說也奇怪，這條怪蛇身甫一與空中粉烟接觸，頓時身子變得酥軟不堪，「叭打！」一聲，再次墜落地，緊緊縮在一團！

老人手指着牠，厲聲道：「縮！」

怪蛇身子一陣顫抖之後，頃刻間縮成了小小一圈，約只有手掌那般大小，隨着老人揭動的木盒，粉光一湧，已把這條變小的怪蛇收入盒內！

老人收起了盒子，拍了一下手，轉向杜鐵池道：「娃娃，你也不要在一旁看好玩，且爲我做點事情！老夫看你氣質不凡，一高興就許收你爲徒也不一定！」

杜鐵池道：「在下只怕沒有這個造化！老仙師有什麼差遣，只請關照就是！」

白衣老人冷冷的道：「不瞞你說，老夫此來，乃是爲了找尋一個故人，了卻一樁多年舊事，你已然在此居住甚久，萬無不識之理，且仔細想來！」

杜鐵池道：「你老究竟要找什麼人？」

「碧瑤仙子，吳嬪！」老人道：「你可知道這麼個人？」

杜鐵池搖搖頭道：「不知道！」

老人冷笑道：「老夫法力無邊，找這個人並非一定不能，只是不願意過份招搖罷了！」

杜鐵池道：「在下實在不知——在下還有事情，這就告辭！」

老人搖了一下頭道：「你暫時還不能走！這裏我地勢不熟，還要麻煩你作個嚮導，你可願意？」

杜鐵池想了想，點頭道：「好吧！不知你老要去那裏？」

老人道：「你且候着！」

說罷袍袖一揮，即有一顆拳大小的白明珠自袖內飛出，一出袖即昇高丈許，迎風一陣疾轉之後，加大了數倍！滴滴溜溜的就空轉着，看上去晶瑩透徹，流光四射，煞是好看！

老人目注當空，與杜鐵池道：「這顆明珠，乃是老夫鎮山之寶，名叫『力象珠』，一經施展，方圓數百里內外，事無巨細，皆可入目！只是，我那故友大非尋常之輩，一時怕不易察出！」

說時用手一指空中明珠，道：「現！」

一片異光閃過，珠內遂即現出了一些起伏的崗巒，山勢流水，甚至於樹木花草，無不纖毫畢現，蔚爲奇觀！

這些景緻一經現出，就像是正月裏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

轉着轉着，老人忽然用手一指，即在幾處地方停了下來。

但見一片雲烟瀰漫着整個珠面，等到這些雲烟漸漸散清之後，才現出了一座石峯，珠中景像更見清晰畢眞，現出了一座石洞府。

那洞府門扇深閉，在大門兩側，立着一個石頭獅子，壯碩雄邁，栩栩若生！

畫面再推近，可見懸在洞府頂上的一面橫匾，匾上龍蛇飛舞的題着四個字——「紫氣東來」！

白衣老人臉上頓時現出笑容道：「這就是了——娃娃，細看了，這地方你見過？」

話聲方住，即見珠內現出的畫面上，倏地湧起了一片彩光！

這片彩光猝然湧起，立刻攪亂了原先所顯出的畫面，兩相一混淆，頓時連發奇閃，珠面上遂即現出一片空白！

老人面色一沉，一連向着空中明珠指了幾下，珠內一連湧現出紅，黃，青，紫各種光彩，各種異光連閃數下，才又模糊的現出了原先景像！

白衣老人嘿嘿一笑道：「這就不錯了——娃娃，你知道這地方在那裏麼？」

杜鐵池實在是沒見過，當然據實回答，搖頭表示不知，老人冷冷笑道：「你雖不知，我也有辦法察知！」

說罷用手向着空中明珠又指了一下，即見珠內景像轉了一轉，又自現出了一片景像！

老人雙手作勢用力的向上推了一下，同時張嘴向着空中明珠呵了一口氣——

頓時畫面轉動，像是深入了一層！

畫面所顯示之處，已深入那洞府門內，直直的向洞室推近——

立刻畫面上彩光大起，遭遇到了强大的干擾力！

如此持續了好一陣，白衣老人面上是時現出無比暴怒，只見他雙手作扇狀的連續揮動不已，嘴裏更是喃喃有詞的訴說着什麼！

經他這般的一施爲，畫面卻又由模糊變爲清晰！

白衣老人鼻中「哼」了一聲，袍袖再揮，即由袖內飛出一枚碧環！

這枚碧環一出手遂即迎風快轉，一剎時大如缸面，卻把空中那顆明珠罩在其中！

如此一來，珠內所顯示的畫面，才更爲清晰穩定！

畫面上顯現出一間廣敞的丹室——一具鶴嘴白銅所鑄的丹爐，爐咀處，正在嬝嬝上噴着白烟！

忽然，一個身着淡青長裙，肩披藕色荷葉披肩的妙齡少女出現在畫面裏！

杜鐵池一經注目，頓時大吃了一驚。

——梁瑩瑩！

他幾乎脫口喊了出來！

畫面中所顯示的那個人，可不就是瑩瑩嗎！只見她頭挽束結，一身便裝，兩手叉腰的，面對着畫面，正自揚着一雙娥眉，一副嬌嗔漠樣！

白衣老人叱了聲：「停！」

伸手一指，畫面立止！

遂見他面現喜色的道：「人、地、時，三才已定，且容老夫算出方位即可！」

言罷手掐指訣，運神明算，頓時大喜，袍袖再展，已把空中明珠，碧環收入衣袖之內。

杜鐵池一楞道：「你老莫非已知道準確地方了？」

老人道：「當然，娃娃，你可再要跟過去看上一場熱鬧？」

杜鐵池原是無意隨他前去的，可是已然發覺到瑩瑩在畫面中現出，心裏委實放心不下，當下畧一猶豫，遂即點頭答應！

白衣老人呵呵笑道：「很好，就帶你這娃娃去長些見識！」

說罷袍袖一揮，面前黃光乍射，像是一朵乍起的祥雲，倏地簇擁着二人騰空直起！

杜鐵池耳邊上「呼！」的响了一聲，不過瞬息間身形再落，已與白衣老人來到了一座石峯上！

杜鐵池確信這地方是他第一次來！

只見四週衆峯林立，形成一圈屏障，獨獨把這座峯頭包藏在其中，天光、雪光，四方岔集，說不出的雲氣氤氳，令人有「海闊天空」的感覺！

他心裏方自尋思着不知那位吳仙子的洞府藏在那裏？卻見身側白衣老人，倏地用指向着前方一指，由其指尖上射出了一綫白光！

那道白光，長有數丈，隨着老人手指處，四下伸縮探測不已，時長時短，時上又下，破嶺穿石，暢行無阻！

忽然，隨着這綫白光穿射之處；轟然大响了一聲，冒起了大片火光！

那綫由老人指尖上發出的白光，倏地倒捲而回，火光也只是一閃而熄，卻聽得四週密雷般的响起了一串响聲！

緊接着山搖地動般的响了一聲霹靂，兩團面盆大小的紅色火球，直向着二人頭頂上當頭滾落下來！

白衣老人一聲叱道：「大胆！」

右手袍袖霍地向外一滾，即由袖內電掣般的閃出了一道匹練白光。

這道光華，一經出袖，如同倒捲長虹般的，向着空中的一雙火球上一兜一轉，轉瞬間已飛出有十丈外，但聽得空中兩聲閃雷震响，白光去而復回，擧手之間，已爲老人收入袖內！

杜鐵池旁觀者清，就那聲雷鳴之後，眼前突地現出了一番奇景，空中雲霧就像是拉開的兩扇布幔般霍地展了開來，現出了巍峨壯觀的一扇大石門，正如先時他在那個明珠內所見的景緻一般無二！

門前古石如牆，左右各臥着一個石頭獅子！正門上懸有一匾，上刻「紫氣東來」四個大字。

一切的形像皆如圓珠內畫面所顯示的一般無二！

只是那兩扇紫黑色，滿佈苔蘚門扉，却是緊緊關閉着未曾啓開！

白衣老人破了門前禁制，益加的顯得意態狂傲百出，嘿嘿一笑道：「吳嬪呀吳嬪，妳以爲逃到了這裏，就能躲開我老人家了？看我老人家先炸開了妳的大門給妳一個厲害再說！」

言罷正待運功以其所練「五行神雷」，向石門上轟去，杜鐵池忽然大聲阻止道：「老仙師不可！」

白衣老人怔了一下，道：「娃娃，你說什麼？」

杜鐵池道：「老仙師神仙中人，理應上體天心，心存好生之德，豈能妄動無名，毀人清修洞府，萬萬是不可以！」

老人怒聲道：「怎麼不可以？」

杜鐵池道：「萬一那吳仙子有所震怒，豈非不好？」

老人凌聲道：「我原是找她納命來的，還在乎她震怒麼？與我閃開！」

說時衣袖揮處，捲起了一股旋風！

老人原意對方少年雖是根骨奇佳，精華內蘊，到底並非深通法力的煉士，以自己法力，自不便向對方出手，這一揮之力，看似無奇，其實卻是力道至猛，心想着對方無論如何當受不起，勢將被摔跌出三數丈外！

其實他那裏知道，杜鐵池如今功力，足足已可抵得一個正經修士廿年以上的功力，至於天賦異禀，以及仙緣遇合，更非一般仙道中人所能望其項背。

是以，就在白衣老人大袖一揮之下，杜鐵池身子竟然直挺如舊，絲毫不會動搖！

白衣老人大吃一驚，白眉一皺，正待二次出手，霍見面前青光一閃，已多了一個骨相清秀的書生！

杜鐵池乍見此人，不由大爲驚喜慌，不迭撲前拜倒道：「弟子叩見桑前輩！」

來人正是「玉樹眞人」桑羽，當下右手一伸，杜鐵池已被平空攔住。

他微微笑道：「道友不必志謙，貧道有何德何能，胆敢與道友論忘年交？」

這番稱謂，不禁使得杜鐵池心中好生不安，正想趨前請敎，卻見桑羽已轉向白衣老人，後者臉上顯出十分憤恨的表情，這時卻勉强的壓制着！

老人道：「怎麼——桑道友你要插手管這件閑事？」

來人桑羽哈哈一笑，道：「道兄！冤家宜解不宜結，貧道豈能干預道兄之事！只是覺得二虎相爭必有一傷，實在是不值得！」

老人嘿嘿冷笑道：「二虎相爭，必有一傷！不錯——只是傷的那一方不是我，是姓吳的賤人，她與我有殺子之仇，豈能就此干休！」

說到這裏陡地轉過身來，右手一揚，已發出「五行神雷」！

只聽得轟隆一聲大响，魔火裏，爆發出震天價般的一聲霹靂，頓時將洞府山門炸爲平地，一時間石飛土濺，聲勢好不驚人！

杜鐵池大吃一驚，他原以爲如此情勢之下，吳仙子和梁瑩瑩勢必難以再保持緘默，必然會現身向白衣老人興師問罪！

事實上，卻是毫無動靜！並不見她們師徒之一現身出來！

老人大怒之下，正待第二次施展「五行神雷」向洞府之內炸去——

桑羽大聲道：「歐道兄——不可！」

老人回頭冷冷一笑，道：「道友眞要管這件事麼？」

桑羽道：「吳仙子刻下正在坐關，無暇分身，道兄何以欺人過甚——不如網開一面暫且返回點蒼仙府，容小弟作個人情，將道兄德意轉告吳仙子，囑其日後親自上門請罪如何？」

老人嘿嘿笑道：「道兄說得輕鬆，吳嬪賤人奸滑成性，放過了今日，日後是否還能見着她卻是不知，再說她與我有殺子之仇，豈又是她三言兩語能化解得開呢？這件事老夫既然已經親自前來，已無和解餘地，桑道友你退一步作壁上觀，老夫絕不干預，要是再爲賤人淺頰，可就怪不得老夫翻臉無情了。」

桑羽聽後一聲朗笑道：「好個劍髯子，念在你修爲有年，眞人才好生開導於你，居然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雁蕩靈山，爲當年『七修眞人』修眞之處，豈容爾等猖狂，再不知趣，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老人「劍髯公」一張臉漲得通紅，瞪目豎髯道：「姓桑的，你拿七修眞人來嚇我，就當我怕了不成，慢說七修前輩，早已飛昇，即使尚在，我歐某人也是不懼，倒要請他出來做個見證，評一評是非曲直！」

桑羽一笑道：「七修前輩不錯，早已飛昇，只是現有他衣鉢傳人在場，只怕也容不得你這老兒猖狂！」

劍髯公一聽前古眞仙「七修眞人」的門人在此，禁不住愣了一下——

可是，他立刻狂笑一聲道：「你道七修前輩，有傳人在此？有何爲證？」

桑羽一笑道：「何必爲證？就在老兒你面前，莫非有目不見麼？」

劍髯公目光四下一轉，凌聲笑道：「滿口胡言，老夫豈是容你愚弄之人？」

桑羽目射凌光道：「劍髯子，你當眞是有眼無珠，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說完，伸手一指杜鐵池，又道：「那位杜道友，正是七修老前輩唯一傳人，你與他同路一程，共處甚久，居然不識，眞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劍髯公大吃一驚，目光頓時注向杜鐵池。

「什麼……？」他吶吶說：「你就是七修前輩的身後弟子麼？」

杜鐵池怔了一下，只得抱拳道：「小可蒙七修先師不棄，列爲門牆，只是——」

桑羽接口說道：「只是他不願暴露身份而已！」

劍髯公眼睛睜得滾圓，注視杜鐵池甚久道：「老夫不信！」

「玉樹眞人」桑羽一笑道：「虧你妄自修爲數百年，竟然連這點眼力也沒有，杜道友爲人謙虛謹慎，深藏不露，可笑你竟以尋常人視他，眞正的好笑了！」

劍髯公又是一怔。

——他連連打量着杜鐵池，心中不禁也畧爲有些動搖，蓋以杜鐵池方才之諸多異態，顯示此子確是不凡。

劍髯公咀裏雖不曾說出，可是他心裏暗中却有打算，打算將他腰間那口寶劍搶佔爲己有，再强逼對方拜己爲師。

這是他心裏已有所打算，是以才會把杜鐵池帶來身邊，這時聆聽之下，心裏自然不是滋味，可是要說杜鐵池諸多不凡，的確如此，如說對方這個少年，是前古眞仙「七修眞人」的身後衣鉢傳人，確又實在不像！

劍髯公心裏盤算一陣，冷冷笑道：「老夫卻是不信，杜小友——你分明不開頑智，何能繼承七修老前輩之金仙大道！」

說到這裏，頓得一頓冷冷道：「這件事，我們容後再談，眼前老夫要對付姓吳的賤人，沒有工夫與你們胡說八道！」

說到這裏，揚手又發出了一個神雷，霹靂一聲大震，將當面第一層洞府炸爲平地。

烟飛石濺裏，只見青光一閃，現出了一個妙齡少女。

來人正是「碧溪仙子」吳嬛之心愛弟子梁瑩瑩！

只見她身穿湖色百褶裙裝，背繫長劍，娥眉倒豎，杏眼圓睜，一副恨煞漠樣。

想像在裏面一口氣已蹩了甚久，早已忍耐不住。

這時身軀一經現出，清叱一聲，右肩晃處，長劍化爲一道碧綠光華，直向劍髯公身上飛捲了過去。

劍髯公狂笑一聲，未見他身形搖動，背後那口短刀已化爲一道血光，迎了上去。

紅色血光與瑩瑩所放出的碧色光華一經接觸，頓時如蠻龍交接的糾在一團。

梁瑩瑩似乎全神貫注在空中劍光上，已無餘暇再注意旁側各人。

她雖是功力精湛，奈何對付劍髯公這等大敵，自是相形見拙。

兩道光華甫一交接，梁瑩瑩所放出的這道碧光，頓時現出不敵之態，爲劍髯公的紅色劍光，壓得頻頻下降。

梁瑩瑩用手連指，青光大振，在空中連連跳動不已，只是無論如何，却是擋不過劍髯公的那道血光，轉瞬間，青光已被壓得離着瑩瑩當頭不足丈許高下，那張粉臉上立時現出了汗珠。

劍髯公呵呵笑道：「丫頭，妳是何人?」

瑩瑩全身勁道已似全部貫注入劍光之內，這時見問，冷笑道：「歐老頭——你休更張狂，等一會我師父出來，定然要你的好看——死在目前，還敢猖狂，眞是找死!」

這番話只說得「劍髯公」歐震面紅耳赤，氣焰塡胸，他自有生以來，還不會被人這麽羞辱過，況乎對方還是個稚齡小輩!

聆聽之後，他那張圓臉上一陣色變，他那直立的一層劍髯，更似刺蝟般的，紛紛炸了開來。

「丫頭——找死!」

只說了這麽一句，仰頭向着空中自己所放出的血光噴了口氣，刹息間，血光大盛。

梁瑩瑩先一說話，已然分神，這時如何當得對方加意催使。

原來劍髯公背後那口短刀，是他「點蒼門」的鎭山之寶，名喚「赤虹刀」，經他百十年祭煉，早已與他本身氣血相聯繫，一經展出，威力無匹，即使是吳嬪親自出手，也未能是其對手，更何況瑩瑩如何當得?

是以，血光怒捲之下，青光立時被壓得下縮了數尺，距離瑩瑩頭頂不過數尺左右。

這番情景，自是險到了極點。

一旁觀看的杜瀸池看到這裏，早已驚得瞠目結舌，偏偏却是不知如何出手。

却見「玉樹眞人」桑羽目注向杜瀸池一笑道：「道兄豈能見死不救乎?」

杜瀸池心中一急，忽然念及那發劍口訣七字，心中畧一轉念，腰間破月仙劍，早已化爲一道經天長虹，匹練般的捲了出去。

由於杜瀸池的這口破月劍，形式畧似鈎狀，是以所化白光，亦是彎鈎形狀，一伸一捲，已攔住了劍髯公的那口「赤虹刀」!

前古仙器果然不同凡响!

白光閃處，只一下已把劍髯公的那口「赤虹刀」硬生生的拉了起來。

一紅一白兩道光華，頓時在空中神龍交尾般的戰在了一團。

劍髯公似乎是大吃了一驚。

他作夢也不曾想到面前這個看似純金璞玉的少年，竟然也是仙道中人，而且看情形劍法如此之高——

如此，他就不再懷疑對方是「七修」門下的衣鉢傳人了。

紅，白二光，好一陣拚死力鬥。

眼看着空中那道匹練白光，杜瀸池心中不勝驚異狂喜，其實這七字運劍口訣，只是因他靈性觸發之後，憶及生前法力之一葉紅羽。

立刻，他就又由實際的對敵經驗裏，觸類旁通，又有了一番新的領悟。

劍髯公見自己苦練百十年的「赤虹刀」，居然在迎戰對方少年的飛劍下，絲毫也佔不了上風，相形之下，反而有節節後退之勢，心中端的大吃一驚。

一旁的梁瑩瑩在白光猝現的一刹，忽然發現到了杜瀸池，顯然也大吃了一驚，緊接着她心裏一陣狂喜。

當下，忍不住笑呼道：「瀸池——是你——你怎麽……?」

「玉樹眞人」桑羽立時插口道：「不懂事的丫頭，還不進去，告知妳那個糊塗的師父一聲，小心驚了她的靈竅，『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事情是她自己攬的漏子，叫她自己來解決，我與杜道友，也只能在一旁爲她搖旗吶喊罷了!」

一言驚醒夢中人。

梁瑩瑩是何等精洄之人，頓時就聽出了桑羽話中之意，心中一動——

當下忙自抱拳道：「弟子遵命!」

嬌軀一晃，青光一閃，已自失踪。

原來「碧溪仙子」吳嬪，刻下正在地府秘室之內，專心練習『護體神光』，第一二期百日之功已然有成，目前正是在從事第三期，也就是最重要的末後一場功力。

是以，她摒棄一切，深入地室，全神一意練功，惟練習此功時，須以本身魂魄與地心相通，默默吸取地底元磁之力，過程至爲艱巨，中途更加是受不得外力干擾，倘有敵人於此時進犯，舉手之間，即可制其於死地，其它任何聲波氣浪的干擾，亦對她有性命之危。

梁瑩瑩被桑羽一言提醒，自然大吃一驚，當下匆匆向洞內地府秘室報訊而去。

劍髯公又何嘗是傻子?

先時他雷擊對方石門洞府時，不見仇人吳嬪現身，心中已有所懷疑，這時聽桑羽出言涉及，頓時有所領悟，心中既驚又喜，那裏肯失却良機?

當下大吼一聲，大袖揮處，已招回赤虹刀，化爲一道血光，循着梁瑩瑩背影追了下去!

「玉樹眞人」桑羽見狀一驚，叱了聲：「劍翳子你那裏走?」

嘴裏一出聲，雙手搓摸之間，已發出了一道紫色霧氣——正是他修煉多年的「雁盪子午神光」。

這是他入雁盪之後，日夕收集晨暉夕華，加以本山特具的子午靈光，滲合本身吐納之功，加以焙煉而成的一種特殊異功。

紫色霧光一經施出，杜瀸池雖是相距甚遠，却立刻感覺出一陣奇寒，再看「劍髯公」歐震，已爲這道紫色霧光阻住了去勢。

這老頭兒連番受阻之下，已忍不住觸發狂怒，身軀乍一轉回，雙掌搓揚之間，也已把本身修煉的「癸巳本命神光」發出。

——那是一道暗灰色的霧光，與桑羽所發出「雁盪子午神光」，俱是與本身眞元攸關，有「異曲同工」之妙。

一紫一灰兩道霧氣，就如同兩股對噴的泉水一般，刹間，空中爆射出萬點飛星，似有相互對滅對銷的功勢。

此刻同時，劍髯公那口「赤虹刀」，更不曾閒着，仍化爲一道血光與杜瀸池的那道鈎狀練天長虹纏在一起。

「劍髯公」兩面爲敵，把一口牙齒咬得「格格」直響。

「桑羽——」他厲聲道：「你竟敢與老夫爲敵，看老夫放得過你!」

說罷收手作勢，已把先前發出的本命神光收了回來，桑羽也因怕消耗眞元過甚，遂即把前發的灰光招了回來。

劍髯公當然不會就此干休。

只聽得他怒吼一聲，雙手連連搓動，自其掌心裏，密如貫珠般的發出一串雷聲。

緊接着一連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响，眼前興起了萬丈雷火，樹倒石塌，頓時間成爲火烟一片。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敵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夫人夏秋蓮遭受到楊大先生的脅迫，答允若得柳鳳閣允准，三日後下嫁大先生，交換來兩粒無影毒的解藥，夏秋蓮母女剛服下解藥，柳鳳閣突到來，夏秋蓮將受迫之事說出，柳鳳閣自稱有辦法對付楊大先生，柳鳳閣返抵書房，命人召來假扮馬松的凌度月，交予他一盒東西，要凌度月暗殺楊大先生，並立即付予五十萬銀票，凌度月接下銀票，返抵住房，以十萬兩重酬誘許豹，要他代隱行藏，許豹應允後，凌度月立即潛往見夏秋蓮，向她說出柳鳳閣要他作的事，並把那盒東西交給夏秋蓮——

毒魔施毒計　奸商用奸謀

夏秋蓮目光一掠，道：「一個小的銅盒子，是吧?有什麽珍貴之處?」

凌度月道：「柳鳳閣果然已動了殺死楊非子的用心。」

當下，把柳鳳閣遣人把自己帶入他宿住處，相談的經過，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這盒中是什麽?」

凌度月道：「柳鳳閣不肯說，別人不知道。」

夏秋蓮伸手取過小銅盒子，輕輕搖動了兩下，又放在耳朶邊聽了一陣，緩緩交還給凌度月，道：「你準備如何應付?」

凌度月嘆口氣，道：「在下也正感爲難，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原想以夫人之能，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夏秋蓮微微一笑，道：「凌少俠，柳鳳閣不但有一身很高的武功，而且，還有一副思慮週密的頭腦，但最叫人難及的是，他一直是主持柳家銀號的負責人，他可以揮手萬金，這小銅盒中，究竟是什麽東西，實叫人無法預測，因此，賤妾主張，凌小俠還是小心的好。」

凌度月道：「三夫人的意思是……」

夏秋蓮接道：「賤妾的意思是，凌少俠應該將計就計，設法先挑起他們兩人的火拼。」

凌度月道：「區區也是這麽想，但我却不知如何才能使兩人先動手。」

夏秋蓮思索了片刻，說道：「凌少俠，楊非子才慧絕人，見識之博，天下很少有強過他的人，何不把這銅盒，交給他瞧瞧。」

凌度月道：「借重他的才慧，識出這盒中之物!」

夏秋蓮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賤妾覺着，柳鳳閣要你下手暗算楊非子，却又不告訴你這盒中收藏之物，老實說，這是把你也算計其中了。」

凌度月畧一沉吟，道：「三夫人說的是，不過，楊非子的陰險，似尤在柳鳳閣之上，這兩大江湖兇人，似是各極其毒，不過，在下覺着楊非子的可怕，似乎超過柳鳳閣。」

夏秋蓮道：「凌少俠的意思是，先行制服楊非子，是麽?」

凌度月道：「不論柳鳳閣武功如何高强，但總是强不過楊非子的無形之毒。」

夏秋蓮畧一沉吟，道：「凌少俠，你仗義帮助我們母女，我們已感激不盡，不能再要你爲我們母女送了性命，就算要冒險，賤妾也該奉陪。」

凌度月道：「三夫人的想法是……」

夏秋蓮突然低聲在凌度月的耳邊，說出了一番話。

凌度月沉吟了片刻，道：「這樣豈不是在下拖累你三夫人涉險麽?」

夏秋蓮道：「楊非子想要我的人，和柳家這筆龐大的財富，我們那位柳大伯，雖然沒有明顯的表現出什麽?但他可能要我的命，我們母女爲了自保，爲了生存，不能不涉險，咱們就這樣作定了。」

這一陣，兩人相距甚近，夏秋蓮吹氣如蘭，輕幽香氣，撲入了凌度月的鼻孔之中。

凌度月點點頭，道：「好吧！就照三夫人的辦法一試。」

夏秋蓮道：「最重要的是時間，要計算的恰到好處。」

凌度月只覺夏秋蓮那張嬌媚的面孔，幾乎要撞在了自己的臉上，不敢再多停留，道：「在下告辭了。」

夏秋蓮突然垂下頭，道：「凌少俠，你要多多保重。」

凌度月只覺心頭跳動，臉上發熱，那裏還敢停留，急步行了回去。

許豹早已在門口等候，一閃而出，攔住了凌度月，道：「馬兄，大先生又派人來過了，就是那麼一個巧法，你剛剛走開，他們就派人來了。」

凌度月道：「現在呢？」

許豹道：「人還守在你的房子裏，這一次，他們似乎橫了心啦，非把你等到不可。」

凌度月低聲道：「你怎對他們說？」

許豹道：「我說奇怪啊！剛剛還在這裏，大概出恭去了。」

凌度月微微頷首，道：「很好，許兄，咱們一起去見見他們。」

許豹道：「對，就說是我把你給找回來了。」

凌度月道：「許兄高明……」心中一動，停下腳步，道：「來的是什麼人？」

許豹道：「大先生的三弟子，斷魂掌陶崗。」

凌度月心中忖道：名號雖已知曉，但不知他的性情如何？這許豹似乎是知道的不少，倒是該再套他一些內情出來。

心中念轉，口中却低聲說道：「原來是他，這人很難對付！」

許豹道：「要不怎麼會叫他斷魂掌呢？不過，比起他那位大師兄來，好對付多了。」

凌度月心中忖道：聽他口氣，楊非子幾個弟子，似是都在此地了，他未提二弟子，不知那人如何？

輕輕吁一口氣，道：「要是來的是老二，那就好對付了。」

許豹低聲道：「馬兄，你的看法，和兄弟不同。」

凌度月道：「怎麼回事？」

許豹道：「老二笑面判官，一向是笑語中出手，事先不見一點徵兆，兄弟的看法，他比老大，老三，還要惡毒一些。」

凌度月暗暗叫了一聲慚愧，笑道：「話是不錯，但他常帶笑容，看着總是舒服一些。」

許豹搖搖頭，道：「見仁見智……」

語聲一頓，接着道：「咱們得快些去了。」

緊隨在許豹的身後，行入了小室中。

只見室中竹椅上，端坐一個二十左右的青衫人，星目劍眉，生的十分英俊，只是一張臉，冷肅的有些怕人。

許豹一欠身，道：「三少主，小的把馬兄找回來了。」

青衫人緩緩站起身子，兩道冷厲的目光，凝注在凌度月的身上，道：「馬松，你到那裏去了？」

凌度月一欠身，道：「適才，我被柳大東主召去……」

青衫人接口道：「柳鳳閣召你去幹什麼？」

凌度月道：「談了很多的話。」

青衫人冷笑一聲，道：「看來，他很器重你馬兄啊！我陶崗追隨師父而來，和他相處的時日不短，他怎的從來不召見兄弟。」

凌度月早已胸有成竹，淡淡一笑，道：「那可能因為三少主是大先生的嫡傳弟子之故。」

陶崗很精明，冷笑一聲，却未再多問，話題已轉，道：「師父找你。」

凌度月道：「師父真的認了我的身份麼？」

陶崗道：「你是他寄名弟子，怎會不認。」

凌度月低聲道：「在下也正有話回禀師父。」

陶崗道：「咱們走吧！」

舉步向外行去。

經過許豹時，突然一伸手，抓住了許豹的右腕，冷冷說道：「姓許的，該說的話說，不該說的，說一句就會送命。」

陶崗動作，快如閃電，許豹明明看到了掌勢抓來，就是閃避不及。

許豹急急說道：「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什麼也沒有聽到。」

陶崗鬆開了右手，只見許豹的右腕上，有着一道紅色的指痕。

許豹凄傷的說道：「三少主這……」

陶崗笑一笑，道：「給你一粒解藥，吃下去吧！」伸手從衣袋中掏出了一粒解藥，遞了過去。

許豹接過藥丸，道：「這是對症之藥麼？」

陶崗道：「吃下去紅線立刻消失。」

許豹一張口吞了下去。

藥入咽喉，許豹身軀開始抖動，急急叫道：「三少主，你沒有拏錯藥麼？」

陶崗冷笑一聲，道：「許豹，最好的滅口方法，就是要他永遠不能說話。」

就這一陣工夫，許豹已然發不出聲音了，張大嘴吧！說不出一句話來。

但見許豹整個的身子，忽然開始縮小，片刻間，縮去一半，倒摔地上。

凌度月雖然是無形劍的傳人，講究的是快劍殺人，但也沒有見過這等身軀收縮的死法，心頭大感震動。

但他極力控制着自己，不露聲色。

陶崗又從身上掏出一個玉瓶，用一個小巧的玉杓，挑起了一些淡紅色的藥粉，放入許豹的鼻孔之中。

很快，許豹的屍體，開始潰化，不大工夫，化成了一灘黃水。

陶崗彈彈青衫，道：「馬兄，咱們走吧！」

凌度月暗暗吁一口氣，轉過身子。

但見陶崗挺立原地未動。

一陣微風，送過來一陣幽幽香氣，大門口處，站着俏媚的柳若梅。

白色的羅衣，隨着微風飄動。

陶崗雙目盯注在柳若梅的臉上，緩緩說道：「柳姑娘，近月不見，姑娘似是又長高了一些。」

柳若梅撇撇小嘴吧！道：「幸好我們見的少，要是多見幾次面，只怕我也早化作一灘黃水了。」

陶崗道：「姑娘言重了，許豹是什麼樣的人，怎能和姑娘比得。」

柳若梅道：「哼！他不是人麼？」

陶崗道：「他是人，但人有三六九等，像許豹這樣的人，活着死去，並無什麼不同。」

柳若梅道：「他也是一條命，而且，又是自己人，你竟然毒殺了他，手段又是那麼樣的殘忍。」

陶崗道：「姑娘，許豹這種人，留在世上，沒有什麼好處……」

柳若梅道：「他死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陶崗道：「至少是，也沒有什麼壞處，對麼？」

柳若梅霍然轉過嬌軀，舉步行去。

只見她白衣飄動中，腰肢欵擺，消失在門外不見。

陶崗看的十分仔細，直待那白衣女去遠之後，才回過頭來，望望凌度月，道：「馬兄，認識這女娃兒麼？」

凌度月以許豹已死，話要怎麼編，那要看他了，當下微微一笑，道：「是三夫人的女兒，是麼？」

陶崗道：「不錯，他是三夫人的女兒，這一對母女，當眞是人間尤物。」

凌度月嗯了一聲，沒有接口。

陶崗輕輕咳了一聲，道：「馬兄，你的看法如何？」

凌度月道：「三少主說的不錯，這一對母女，是人間尤物。」

陶崗微微一笑，說道：「馬兄見過她們？」

凌度月道：「見過。」

陶崗點點頭，道：「聽說凡是見過這一對母女的人，無不怦然心動，情難自禁，馬兄認為此說如何？」

凌度月道：「這一對母女很美媚，母親比女兒，尤為動人，在下只能怦然心動，但還不至於情難自禁。」

陶崗道：「這麼說來，你馬兄是一位超人了？」

凌度月搖搖頭，道：「人貴自知，我馬松知道自己這點德行，決不會有什麼希望，所以，我就趁早不想它了。」

陶崗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

語聲一頓，接道：「馬松，你看兄弟配那位柳姑娘如何？」

凌度月回頭端詳了一陣，道：「嗯！郎才女貌，三少主，這樣俊，那是沒有話說了，不過……」

陶崗接道：「不過什麼？馬兄請胆大說，說錯了也不要緊。」

凌度月突然放低了聲音，道：「但那位柳姑娘似是對你很失望。」

陶崗嗯了一聲，道：「為什麼？」

凌度月道：「女孩子，大都喜歡通順些的男人，三少主，處置許豹的手段，落在她的眼中，在她的感覺中，三少主的為人，未免太毒辣一些了。」

陶崗點點頭，沉聲說道：「這話倒是不錯，……」

語聲一頓，接道：「有一椿大喜事，不知馬兄是否知曉？」

凌度月搖搖頭道：「什麼大喜事？」

陶崗微笑說道：「師父可能要娶個師母了。」

凌度月道：「什麼樣的女人，會有這樣的福氣。」

陶崗道：「師父看上的女人，那自然天下最美的女人了？」

凌度月心中明白，但却故作不知的說道：「可是那位柳姑娘麼？」

陶崗搖搖頭，道：「三夫人，柳若梅母親，師父娶了她媽，作弟子的娶她，那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凌度月點點頭，道：「那是當然。」

陶崗突然皺起眉頭，道：「可怕是，老大，老二，都對她寄情很深，但因為畏懼師父，沒有人敢表露出來，現今，聽到了師父要娶三夫人，大家胆子大了很多，沒有想到的是，咱們三兄弟都對她有了情愫。」

凌度月心中暗道：「那楊非子誇下海口，三日要逼的柳鳳閣允准婚姻，不知他們要用些什麼手段，何不借機問個明白？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只怕那位柳大東主，不肯答允此事？」

陶崗冷笑一聲道：「他最好答應。」

凌度月道：「為什麼？」

陶崗低聲道：「你是師父的寄名弟子，那也不算外人了，我們已準備今夜中下手，一舉間，毒倒，制服柳鳳閣所有的重要屬下，然後，再和他談判，他要答應了，大家結個姻親，如是不肯答應，那就一舉把柳鳳閣和他隨來的心腹屬下，全數殺光。」

凌度月心中暗道：「好惡毒的心腸，好毒辣的手段。」口中却連連讚道：「好辦法，好辦法，這是逼供，不答應就要他的命。」

陶崗微微一笑，道：「不錯，柳鳳閣如是不吃敬酒，那就只好吃罰酒了。」

凌度月道：「所以，師父要找我談談了。」

陶崗突然一皺眉頭，道：「很奇怪，柳鳳閣找你作什麼呢？」

言下之意，那無疑是說，你馬兄這點份量，還會有什麼作用不成。

凌度月也聽懂了弦外之音，點點頭，道：「在下也是覺着奇怪，但他找我去談過之後，我就明白了。」

陶崗道：「馬兄，柳鳳閣和你談些什麼了。」

凌度月道：「這個，這個，咱們的時間如何？」

陶崗道：「不錯，師父還在等你，咱們見過師父之後再談。」

當先舉步，向前行去。

凌度月緊追在身後，直奔後花園的花廳之中。

行到了花廳門外，陶崗突然停下了腳步，道：「馬兄請你稍候片刻，我去看看師父是否有時間立刻見你。」

但聞花廳中傳出一個冷冷的聲音道：「老三，帶他進來，師父正在廳中，等他進來問話。」

陶崗回頭低聲說道：「是大師兄，千萬別提到柳若梅那丫頭的事。」

凌度月點點頭，跟在陶崗的身後，行入了花廳。

楊非子一襲長衫，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旁站一個二十四五，身着天藍勁裝的英俊少年。

楊非子長髯垂胸，有一種飄逸的氣度，門下弟子，也都是俊美的人物。

但却想不到，這幾個師徒，竟是江湖道上手段最毒辣的人，心地之毒，和瀟灑外形，竟然是那樣强烈的反比。

不過，這師徒幾人，也給予人一種自然的警告，那就是他們眼神的光芒，和臉上的肅冷味道，自然之中，流現出一股煞氣。

楊非子永遠那樣謹愼的人，兩道目光，在凌度月臉上打量了一陣，才冷冷說道：「你是馬松？」

凌度月被他看的心中亂跳，只道已被他瞧出什麼破綻，聽得問話，更是吃了一驚。

幸得，歐陽明老堡主，閱歷豐廣，早為防範，在凌度月臉上，安排了不少的傷痕，使得馬松的原臉，因傷痕稍有變形。

也幸虧如此，才算逃過了楊非子的雙目。

凌度月一面暗作戒備，準備反擊，一面欠身應道：「弟子正是馬松。」

楊非子冷哼一聲，道：「怎麼你的聲音也變了？」

凌度月又大為震動一下，幾乎要搶先出手，但他總算强自忍了下去。道：「弟子的聲音沒有變啊！」

其實，楊非子如何會記得馬松這樣小人物的聲音，這不過是一種詐術罷了。

總算凌度月沉住了氣，應付過去。

大約楊非子已對自己的詐術十分自信，凌度月的反應，也使他放了心，才微微一笑，道：「你坐下。」

凌度月道：「弟子站着也是一樣。」

這一次，表現的更是逼眞，楊非子很滿意的笑一笑，道：「不用太緊張，據實回答我的問話。」

凌度月躬身道：「是！弟子在洗耳恭聽。」

楊非子微微一笑，道：「楊鳳閣找你去，幹什麼？」

凌度月道：「問弟子幾句話。」

回答的肯定簡短，正是楊非子愛聽的回答。

因為，像楊非子這樣才慧的人，舉一卽可反三，實是用不着別人答話太囉嗦。

輕輕咳了一聲，楊非子又緩緩問道：「他問你些什麼？」

凌度月道：「問弟子受傷經過，弟子據實回答了。」

楊非子道：「只問這些麼？」

凌度月道：「還問弟子一件事，弟子不敢直言。」

楊非子道：「據實說出，不許有一句一字的隱瞞，天下最會說謊的人，也無法騙得過我。」

凌度月道：「弟子知道。」

楊非子道：「好！那就據實而言。」

凌度月道：「柳大東主問弟子，師父為何不惜靈藥救我……」

楊非子冷笑一聲，接道：「好下流的挑撥。你怎麼回答他。」

凌度月道：「弟子說，因為，我已被大先生收作了寄名弟子。」

楊非子又滿意的點點頭，道：「不錯！我對門下的人，一向破格優容。」

凌度月道：「弟子還未謝過師父賜命之恩。」

楊非子搖搖頭，道：「不用了。他還問你些什麼？」

凌度月道：「他告訴弟子，江湖生涯，終非了局，問弟子何不退出江湖。」

楊非子道：「他說的倒也有理，你怎麼回答他。」

凌度月道：「弟子說，雖有此心，但還得請准師父，而且，還要積蓄一筆銀子，足够下半世的化用，才能有此打算。」

楊非子道：「江湖生涯，確令人易生厭倦，你如眞有脫離江湖之心，此間事了之後，我就放你歸隱林泉。」

凌度月道：「多謝師父。」

答對的太妙了，七分眞情三分假，才慧如楊非子者，也聽不出一些破綻。

自然，單是凌度月，也沒有這份應對的能力，大部是三夫人的指點，才使得凌度月，應對的十分得體。

但聞楊非子問道：「柳鳳閣還說些什麼？」

凌度月道：「柳大東主，給弟子一張銀票，弟子不敢藏私，請師父過目。」

取出銀票，雙手遞了過去。

陶崗伸手接過，轉交給楊非子。

楊非子望了一眼，道：「果然是大手筆，當世之間，除了柳鳳閣外，再也沒有人能够比擬。」

銀票又交還給凌度月，接道：「你收着吧！你能在歐陽明的掌下不死，確也有些後福。」

凌度月也不客氣，伸手接過，藏入懷中。

自然，這也是三夫人的指點，要他表現的自私一些，也更像馬松。

楊非子笑一笑，道：「馬松，他給了你這樣一大筆銀子，難道全無原因麼？」

凌度月恭聲回道：「柳大東主說了一句話，……」

楊非子接道：「要你暗中對我下手，是麼？」

凌度月心中一動，暗道：果然厲害。口中却應道：「大東主沒有這樣說。」

楊非子道：「那他說些什麼呢？」

凌度月道：「他說以後，也許有用我之處。」

楊非子笑一笑，道：「不錯，他還不敢直接說出要你暗中加害於我了。」

凌度月道：「他沒有提過，如是提出傷害師父的事，就是百萬銀子，弟子也不敢接受。」

楊非子道：「柳家有的是錢，以後，他再給你銀票，你就儘管收下。」

凌度月道：「弟子已經够了，再有銀票致贈，弟子當全數呈交師父。」

楊非子道：「銀子你留着用，只把他說的話告訴我，也就够了。」

凌度月一欠身，道：「弟子遵命。」

楊非子道：「沒有事了。你回去休息吧！」

凌度月一欠身，道：「弟子告退。」

楊非子道：「陶崗，送你馬師兄回去，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凌度月道：「師父，如是柳大東主再找弟子，弟子是否該去？」

楊非子道：「一定要去。」

凌度月道：「弟子如是有急事面謁師父時，如何才能够見師父。」

楊非子道：「直接來這裏找我。」

凌度月道：「弟子告退了。」

楊非子道：「如是你這一次，能够立下大功，我就把你眞的收入門下，不用作什麼寄名弟子了。」

凌度月一欠身，轉頭向外行走。

陶崗快步追了過去，搶先了凌度月一步，道：「小弟給馬兄帶路。」

凌度月忖道：「有其師，必有其徒，這小子變的好快。」

兩人一口氣，回到凌度月居住的小室，只見停屍之處，那裏還有許豹的屍體，只餘下了一灘黃水和穿着的衣服。

陶崗屁股一抬，先坐在張最舒適的大椅子上坐了下來，道：「馬兄，你的造化不小啊！」

一皺眉頭詫然問凌度月，道：「什麼造化？」

陶崗道：「目下，你是師父很重視的人了。」

凌度月道：「這是陶兄弟的幫忙。」

陶崗道：「請坐下吧！咱們談兩句，我也要告辭了。」

凌度月依言坐了下去，道：「陶兄有何見教？」

陶崗道：「我想請你幫個忙。」

凌度月道：「但得能够辦到，無不全力以赴。」

陶崗道：「容易的很，這裏有兄弟一封信，請交給柳若梅姑娘。」

凌度月伸手接過書信，目光一掠，果見上面寫着袖呈柳若梅姑娘。順勢放入袋中，道：「陶兄弟，可要那位柳姑娘回覆上一封信麼？」

陶崗道：「那很難，凌兄能約她和小弟單獨一見，小弟就感激不盡了。」

凌度月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姓馬的一定會把消息傳到……」

話到此處，突生警覺，住口不言。

陶崗微微一笑，道：「馬兄，和那三夫人很熟吧……」

對馬松，凌度月已有了不少的瞭解，畧一沉吟，道：「三夫人很少在長福總號，但她這一次回來不久，就開始參與了柳家的事務。」

陶崗微微一笑，道：「馬兄，咱們不用談他們的家世了，想法子把這封信交給柳若梅吧。」

凌度月道：「稍候片刻，我就去找柳姑娘。」

陶崗突然沉聲說道：「馬兄，這件事最好能不讓三夫人知道。」

凌度月點一點頭，說道：「是！我明白。」

陶崗道：「如是你有機會單獨和柳若梅談話，告訴她今夜二更，我會在原來的地方等她。」

轉身快步而去。

凌度月望着陶崗的背影，心中突然間，生出了一份莫名的感慨，聽陶崗的口氣，似是早已和柳若梅有過約會了。

這丫頭，只有那麼一點的年紀，竟然是已經開始勾引男人了。

茫然中，身後突然傳過來人聲輕笑，道：「你在想什麼？」

凌度月吃了一驚，回頭看去，只見柳若梅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臉上脂粉未施，俏生生的站在了身後。

敢情，他心有所思，耳目也失去了靈敏。

呆了一陣，凌度月才緩緩說道：「妳幾時來的。」

柳若梅微微一笑，道：「我一直藏在你的房中。」

凌度月道：「好險啊！好險，如是被那陶崗瞧出了破綻，那還得了……」

柳若梅笑道：「我自然有把握，何況，就算被他抓到了，我也早想好了一番說詞。」

凌度月輕輕歎息一聲，道：「他的話，妳都聽到了。」

柳若梅點點頭，道：「都聽到了。」

凌度月道：「那就省了我不少的事，這是你的一封信。」

柳若梅接過書信，隨手一折，藏入了懷中。

凌度月道：「今夜中二更時分，他仍然在原地方等你。」

柳若梅微微頷首，說道：「我都聽到了。」

凌度月問道：「你已和他，有過約會了？」

柳若梅點點頭，道：「是！不但和他有過約會，而且，還和他兩位師兄也有約會了。」

凌度月呆了一呆，道：「姑娘，妳今年幾歲了。」

柳若梅嫣然一笑，道：「你看呢？」

凌度月搖一搖頭，說道：「我瞧不出來。」

柳若梅說道：「我十四歲，你相不相信。」

凌度月道：「相信，相信，妳十四歲，就有這樣的能力，好叫在下佩服。」

柳若梅道：「你可別胡思亂想，他們雖然都和我有過約會，但那却限於會晤而已，他們沒有侵犯到我。」

凌度月道：「在下只是覺着，姑娘這點年紀，能够應付三個人的約會，單是這一份能力，就叫人望塵莫及了。」

柳若梅笑一笑，道：「凌兄，美女的本身，就是一種武器，我雖然年紀小些，但我有些早熟，那不單是我的身體發育的像十六七的人，就是我的智能，也早熟了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我有一個在幕後，指導着我的媽媽。」

想到了三夫人的絕世才華，凌度月不禁點頭讚道：「嗯！令堂之能，果非常人能及。」

柳若梅微微一笑，道：「有那樣能幹的媽媽，自然，女兒也不會太差了。」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姑娘，在

下很想去見令堂。」

柳若梅道：「現在，最好別去見她，有話對我說，也是一樣。」

凌度月道：「對你說？」

柳若梅笑道：「是！我可以帮你出主意，也可以轉告我娘。」

凌度月沉吟道：「茲事體大，不可輕擧，……」

柳若梅接口說道：「我知道，我一個人，對付楊非子三個門下，使他們團團亂轉。」

凌度月道：「但楊非子就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對付。」

柳若梅道：「那你能不能告訴我，由我再轉告我娘？」

凌度月還未來及答話，突然拍的一聲輕響傳入耳際。

柳若梅道：「有人來了，快些到床上躺着，裝出想心事。」

事情迫促，凌度月根本就沒有多想，應聲上了木榻，仰面而臥。

柳若梅却一閃身，躲入了木榻之下。

足足等了有一盞熱茶工夫，才聽到一陣步履聲，傳入耳中。

聽步聲交錯，一行似乎是來了不少的人。

凌度月心中雖是在想，但他表面上，却瞪大了一雙眼睛，望着帳頂出神。

凌度月感覺中，有人行入了房子，凌度月才一挺而起，道：「什麼人？」

一個冷冰冰的聲音，道：「我……」

凌度月抬頭看去，只見那說話的正是柳大東主的貼身護衞之一的張奉。

凌度月一拱手道：「得罪，得罪，兄弟還在想一件事，耳目也失了靈敏……」

一抬頭，只見大東主柳鳳閣當門而立，三個侍衞，分守三側。

凌度月改口抱拳，道：「在下馬松，給柳大東主見禮。」

柳鳳閣一揮手，道：「不用多禮。」

凌度月也不想對他行禮，見風收舵，道：「小的遵命。」

柳鳳閣漫不經心的在小室中走來走去，一面問道：「聽說你見到了楊非子。」

凌度月道：「是，家師派人把在下請去的，」

柳鳳閣歎口氣，道：「他和你談了很多的事吧！」

凌度月道：「不是談了很多事，而是問了我很多事。」

柳鳳閣道：「那麼，你已把咱們的說過的話，都告訴他們了。」

凌度月道：「沒有，我保留下很多，但我也不能不講些事實，如是全是謊言，那也無法騙得過楊非子。」

柳鳳閣微微一笑，說道：「你說的有理。……」

畧一沉吟，道：「那位許豹呢？」

凌度月黯然說道：「被殺了。」

柳鳳閣道：「什麼人下的手？」

凌度月道：「陶崗，三拳兩脚，打倒了許豹，一點化肌粉，把整個人化成了一灘清水。」

柳鳳閣道：「好厲害啊！你馬兄要特別小心一些，別讓他們像對許豹一般，把你給化成了一灘清水。」

凌度月道：「所以，在下一直在想，我應該怎麼作？」

柳鳳閣突然轉過臉來，雙目盯注在凌度月的臉上，瞧了良久，道：「你如是不想遵守咱們的約定，也不要緊。」

凌度月目光轉動，眼看四個貼身的護衞，分由幾個不同的方位，悄然接近，已把自己包圍起來。

一面運氣戒備，一面低聲說道：「大東主，你要幹什麼？」

柳鳳閣歎口氣，道：「我想，你已經把我們約好事，告訴了楊非子。」

凌度月道：「我說了一半，沒有全說出去。」

柳鳳閣道：「你說只說了一半，是眞的麼？」

凌度月道：「自然是眞的了。」

柳鳳閣道：「好吧！咱們再試一次，這一次，馬兄如是再失敗，那將如何？」

凌度月道：「失敗了，自然按咱們的約定處置。」

柳鳳閣道：「這是破例的一次，也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

凌度月嘆口氣，道：「柳大東主的意思是……」

柳鳳閣笑一笑，道：「楊非子太精明，你馬兄又是位兩下倒的人，你既見到了楊非子，爲什麼不打開那個盒蓋，所以，我也不得不防你一手了。」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大東主，我沒有機會，他們很小心，楊非子的三個弟子，一直站在我的身側。」

柳鳳閣道：「你有取出銀票的機會，就該有打開盒蓋的機會。」

凌度月暗暗吃了一驚，忖道：花廳之中，只有楊非子三個弟子在場，我取出銀票的事，他又怎會知道？

難道柳鳳閣已在楊非子的身側佈了眼線。

但柳鳳閣的擧動，似乎也在楊非子的監視之下，最接近柳鳳閣的人，應該就是他這四個保鏢了。

心念及此，不覺之間，抬頭望了四個保鏢一眼。

四個人的臉色，都是一般冷肅，一時間，確也無法瞧出誰是楊非子的眼線。

凌度月雖然沒有分辨出誰是奸細的辦法，但他有此一念，心中有了很懍惕的戒備。

但聞柳鳳閣接道：「馬松，一個怕死的人，常常會有着很多先死的機會！」

凌度月道：「我……」

柳鳳閣接道：「你該死了，但我說過再給你一次機會。」

凌度月淡淡一笑，說道：「是什麼機會？」

忽然間，寒光閃動，環伺在週圍的隨從護衞，各亮出了一支尖利的窄劍。

三道鋒利的尖芒，分三個不同的方位，頂在了凌度月的身上。

柳鳳閣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了一粒紫紅色的藥物道：「吃下去。」

凌度月感覺三道抵在身上的尖厲寒芒，直透入衣服，逼上了肌膚。

暗中一提眞氣，緩緩說道：「大東主，吃下藥物之後，有些什麼反應？」

柳鳳閣笑一笑，道：「馬松，你只知道那楊非子是用毒的高手，却不知我柳某人，也是一位善用毒物的高手吧！」

凌度月道：「是的！在下確實有些意外。」

柳鳳閣道：「好！那就告訴你，這粒藥物，叫作化心丹，服下之後，一個時辰之內，毒性就開始發作，一個人的內腑五臟，就開始潰爛，四個時辰內，內腑化成血水而亡，如若單以惡毒而言，只怕尤在那楊非子的無形奇毒之上。」

凌度月暗暗吃了一驚，忖道：「他如說的如是眞實之言，這柳鳳閣的可怕，似是不在楊非子之下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藥物，可有解藥麼？」

柳鳳閣道：「有！不過，只有我柳某人收有這種解藥！」

凌度月道：「那楊非子號稱回天手，難道不能解去這藥物之毒麼？」

柳鳳閣冷笑，道：「不能，這是一種獨門奇毒，楊非子雖然是天下第一位用毒高手，也一樣沒有解藥……」

淡淡笑一笑，接道：「你只有一個活命的機會！」

凌度月道：「請教！」

柳鳳閣道：「吞下去這顆毒藥，然後，去找楊非子，打開那個小盒，然後，我再給你一粒解藥服下。」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大東主，看來，在下只有這一條路走了。」

柳鳳閣道：「就目下情形而言，這是唯一的機會，否則，只有死在他們三柄利劍之上了。」

凌度月目光轉動，發覺那抵在身上的三隻長劍，劍身都閃着藍色的光芒。

輕輕吁一口氣，道：「大東主，這三柄窄劍上，可也已淬過了劇毒？」

柳鳳閣道：「不錯，你眼力不錯，任何一支劍，只要劃破了你的肌膚，見了血，奇毒就侵入你的體內了。」

凌度月吁口氣道：「好吧！既然是條條都是死亡路，在下至少應該選一條舒服的死法！……」

柳鳳閣接道：「就你目下的處境而言，服下這一粒丹丸，是唯一可能保命的機會了。」

凌度月道：「在下只想再請教一件事，希望大東主據實奉告。」

柳鳳閣道：「你說吧！」

凌度月道：「那盒內，又放的是什麼呢？在下確有暗中打開盒蓋的機會，但我心中猶豫了一下，時機就過去了，如是打開了盒蓋，無法傷了楊非子，那豈不是太寃了麼？」

柳鳳閣道：「你可想知道那盒中之物麼？」

凌度月道：「在下想可能是由一種迷魂藥物？」

柳鳳閣道：「那就無怪你想錯了！」

凌度月道：「不是藥物？」

柳鳳閣道：「如是有人想在楊非子的面前施展迷魂藥物，那眞是孔子門前賣經書，自找難看了。」

凌度月呆了一呆，道：「不是藥物，又是什麼呢？」

柳鳳閣道：「你小子放出之後，自然明白，我不能對你講的太多了！」

右手一探，把手中紫紅藥丸，放向凌度月的口中。

凌度月急急叫道：「慢着，大東主，在下還有要事奉告。」

柳鳳閣收回右手，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聽口氣，在下和楊非子在花廳中的交談，你已經很清楚了。」

柳鳳閣冷哼了一聲，道：「就是這幾句話麼？」

凌度月道：「不是，楊非子門下的三弟子陶崗，大東主可知道麼？」

柳鳳閣道：「自然知道了！」

凌度月道：「他送區區回來，我們又談了不少的話！」

柳鳳閣道：「不錯，他在你那裏，停留了很久。」

凌度月淡淡一笑，道：「也告訴了在下很多的事。」

柳鳳閣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楊非子師徒，也決心對付你大東主了！」

柳鳳閣道：「這個我知道。」

凌度月道：「他們已決定了動手的時間。」

對這一句話，柳鳳閣似乎是極感興趣，道：「他們準備什麼時間動手？」

凌度月畧一沉吟，道：「大東主，可否讓他們撤去抵在我身上的毒劍。」

柳鳳閣笑一笑，道：「其實，對付你馬松這樣的人，我也用不着這樣小心的戒備。」

凌度月道：「說的是啊！何況在下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

柳鳳閣一揮手，接口說道：「都退開去！……」

三個人一齊收回毒劍，向後退開了兩步。

凌度月吁一口氣，道：「大東主，你幾乎寃殺了好人！」

柳鳳閣道：「誰是好人？」

凌度月道：「區區在下呀！」

柳鳳閣哦了一聲，道：「我希望你會有一些好的表現！」

凌度月突然放低了聲音，道：「大東主，你在那楊非子的身側，放了一位奸細是麼？」

柳鳳閣臉色一變，說道：「你怎麼知道？」

凌度月道：「因爲在下發覺了一件奇事。」

柳鳳閣道：「不用賣關子。」

凌度月伸過頭去，用極低微的聲音，說道：「楊非子也在你的身側，安排了一個人。」

柳鳳閣突然一皺眉頭，道：「誰？」

凌度月道：「我怎麼知道是誰，不過，他一定是你親信的人，常年守在你身側的人！」

柳鳳閣回顧了四個從衞一眼，默然不語。

凌度月道：「這就是在下沒有下手的原因，因爲我不知楊非子知道多少內情，他知道我收了你的銀票，自然也知道了你給我那一個小巧的盒子。」（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辛子雲僞扮白文山，偕王倫往見莫鈞，甫進密室，莫鈞利用機關遁去，命六名手下持搶進密室把辛子雲及王倫包圍，莫鈞認爲已安全後才重進密室，詎正當莫鈞下令要將辛子雲帶往行刑之際，田中桂子突帶保鏢進來，要莫鈞放人，莫鈞不允，桂子的保鏢突發暗器，將持槍大漢制服，原來這保鏢竟是白文山，他是脅持田中桂子到來的，白文山點了莫鈞穴道，把慘受酷刑的車浩然托付莫鈞照料後，便偕田中桂子離去，晚上白文山化裝進入妓院找來情報員十三號，說要見特派員，十三號不敢輕率答允——

捨生爲贖罪　誓死殲國仇

「有道理，有道理。」白文山苦笑着問道：「那麼，要幾時才能見到特派員呢？」

十三號正容說道：「那必須等我證實你的身份之後，幹我們這一行的，身上都不可能有證明文件，何况，據我所知，你早已脫離了組織……」

「那你如何查證我的身份？」

「我可以找一個曾經和你共過事的同志到來……」

「那要多少時間？」

「最多三天之內。」

「不行！我有緊急事故，必須向特派員請示，最遲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見到他。」

十三號沉思着道：「我看，就這樣吧！特派員必然認識你的筆跡，你可以寫一個書面報告，由我設法代你轉呈給特派員。」

「這太危險，我不同意。」

「那麼，我就無能爲力了。」十三號攤手苦笑着。

「我有一個變通辦法，請老兄接通特派員的電話，讓我同他通一次話，他可以聽出我的口音。」

「這辦法可行，但特派員不一定等在那兒接我的電話，所以，你還得耐心等候。」

「可以，不過，老兄必須在最短期間內，替我接通電話。」

「我盡力量去辦。」十三號笑了笑道：「老兄是否就在這兒等？」

白文山毅然點首，道：「是的。」

十三號笑道：「既然在這兒等，就得像那麼回事。」

白文山一怔，道：「你是說，還得找一位姑娘來。」

「不錯！這兒是私娼館呀！」

「好！還是叫方才那位小姑娘來吧！」白文山苦笑着。

十三號走後，進來的又是方才那個稚妓。她，一閂上門，就以熟練而快速的動作，將全身上下，脫了個精光。

這回，白文山並未阻止她脫，只是以一種異樣的目光，凝視着她那尚未發育完全的嬌巧胴體。

他的腦子裏，沒有一丁點兒綺念。有的只是一片悵惘，和一種悲天憫人的心懷。

可不是嗎！像這個稚妓的這等年紀，如果



是家庭環境好的，正是在中學中求學的黃金時代。

可是，只因她命運不好，却是小小年紀，就陷身火坑中，供販夫走卒們作爲洩慾的工具……這情形，還不值得同情嗎……

那稚妓已赤條條地躺在床上，朝着他嬌笑道：「先生，快脫衣服啊！」

「我不要脫。」白文山隨手拉過被單，替她蓋上，自己却和衣躺了下去。

「你……還是不喜歡我？」她那稚氣的臉上，浮現着濃重的困惑。

「不會啊！如果我不喜歡妳，又怎麼會叫妳來。」

「可是，你……你却不要……」

「我只想在這兒休息一下。」他飛快地接了下去。

「那麼，錢，要不要我退還給你？」

「不要退，我還可以給妳一點錢。」他又塞了一疊儲備票在她手中：「不過，這情形，妳絕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點兒。」

「你這人，可眞怪。」她點着頭。

約莫等了四十分鐘，十三號又啓門而入。

「電話接通了？」白文山有點迫不及待的問。

「是的，五分鐘內，你就可以見到他。」

「現在就去？」

「是的。」

「不要我先跟他通話？」

「不須要。」

「怎麼現在就這麼相信我了？」

「方才，我已暗中查察過，這附近並無什麼可疑人物，這足以證明，也許我的顧慮是多餘的，同時，我也不妨坦白告訴你，由這兒到特……」由於那小姑娘還在床上，所以，十三號那幾乎脫口而出的「特派員」三字，只說了一個「特」字就打住了，並立即改口說道：「……他的住處，只有五分鐘的路程，你不可能有時間去玩花槍，懂了嗎？」

「我懂、我懂。」白文山連連點着頭：「老兄可眞是設想週到。」

「老兄誇獎了！其實，這是……他的臨時安排。」

「啊……」

依照十三號的指點，五分鐘後，白文山已到達一家小型旅館前。

憑白文山的工作經驗，他可以察覺到，沿途都有人在暗中監視他，即使是那位坐在旅館中的櫃枱邊，翹着二郎腿，悠閑地抽着香烟的一個白相人裝束的人，他也能斷定，是己方的工作同志。

但他自己的確是貨眞價實的白文山，所謂眞金不怕火煉，因而坦然無懼地，向櫃枱上問明房間位置之後，立即傍若無人的，昂然直趨那個房間。

那個房間，在三褸上，當他到達門口時，那房間的門窗却是開着的，却沒開燈。

這情形，可不由不使白文山，對這位特派員特別生出由衷的敬意。

因爲，不開燈，由暗窺明，對欺近門口的人，可以看得淸楚。

退一步說，即使因觀察和判斷上的錯誤，不幸而發生意外，憑他那高來高去特殊身手，也可以由窗口脫身。

即使是這麼一個臨時安排的約會，也設想得如此週到，足見作爲一個成功的傑出情報人員，是多麼艱難！

他，心中無限感慨，但行動上却表現得非常自然地，問道：「白老伯在嗎？」

一個蒼勁語聲由室內傳出，道：「在、在，啊！文賢侄怎麼現在才來……」

隨着話聲，電燈亮了，一位滿頭華髮，有點像一個跑單幫的商人裝束的老頭，由床上欠伸而起。

前面的兩句對話，是十三號所安排的，當他們見面時的聯絡暗語。而且，雙方用的都是本來的口音。

也因爲這些，雖然僅僅是這麼簡短的一句話，却使雙方都能確定對方的身份不假。

白文山一進門就想關上房門，但却被朱天佑以眼色止住了，並含笑道：「賢侄請坐。」

白文山就座之後，才發覺到，敞開着房門，連上樓來的人，在梯口就可一目了然，這情形，不由使他暗自苦笑着：「在老師面前，怎麼一切都顯得如此差勁……」

朱天佑似已看透了他的心事，淡淡地一笑道：「賢侄毋須自責，你可能是太過緊張了一點。」

語聲說得很低，低得只有他們兩個當事人互相將上身前傾着才能聽得到。

「這兒談話方便嗎？」白文山苦笑着低聲發問。

「不要緊，這兒左右的客人都不在。」

「那好極了！」

「文山，我已經請准層峯，恢復你的職務了……」

「啊！」白文山禁不住目光一亮道：「多謝特派員的栽培。」

「不過。」朱天佑正容接道：「眼前，有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緊急的任務，你必須儘速完成才行。」

「啊！不知是哪一方面的任務？」

「就是要消滅目前正在浦東集訓的那個特種部隊……」

白文山興奮得幾乎要跳了起來，笑道：「特派員，這眞是巧極啦！」

朱天佑微微一怔道：「難道說，你也正在進行這一件工作？」

「是的，我正在進行着，而且，一切都已大致就緒，唯一欠缺，是人力尚嫌單薄……」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現在，先說明你的部署情形，同時，我也希望能知道你這半年以來的活動情形。」

「好的……」

白文山點着頭，立卽將他這半年以來的活動，以及最近所發生的一切，一直到以威脅利誘，將王倫、莫鈞二人收爲己用的經過情形，娓娓地說了一遍。

一直靜靜地聽完之後，朱天佑才握着他的手，用力搖撼着道：「文山，你一個人孤軍奮戰，能有此等成績，實在太難得了。」

「特派員過獎了，我只不過是盡一個作國民的本份。」白文山謙笑着。

「不！文山，你不用太謙虛，平心而論，你已是一個不在組織中的人，是沒有理由冒這種生命危險的，但事實上，你最近這一段時間的成就，已遠超過了一個現職人員的成就。」

白文山輕輕一嘆道：「特派員，我很慚愧，一年以前所受的教訓，我無時或忘。……」

朱天佑正容說道：「文山，俗語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目前，田中桂子既已被你制服，則一年以前所受的教訓，等於已經報復了，只等這一次任務完成，我必然向層峯力保，由你接替我的工作……」

白文山身軀一震，道：「特派員，這可使不得。……」

朱天佑笑道：「我認爲使得就行。」

一頓話鋒，才正容說道：「現在說正經的，首先，你得將那位辛子雲老弟，讓我見見面，至於見面的時間地點，我會另行通知你。」

「好的。」

「還有，這一任務，由你負責，全權處理，上海地區的工作同志，也由你指揮，聯絡辦法，待會我會詳加說明，增加這些同志之後，人力問題，應該不再構成威脅，你說是嗎？」

「是的，是的……」白文山連連點着頭。

接着，兩人又低聲密談了將近半個鐘頭之久，白文山才告辭離去。

× × ×

按常情來說，今天的白文山，不但一切事情都很順手，而且也由於已與特派員朱天佑取得聯絡，官復原職不說，目前工作上所發生的孤軍奮鬥的情形，也迎刃而解，他理當感到特別興奮才對。

但事實上却恰恰相反。

當他回到自己的住處時，却浮現着一絲難以掩飾的隱憂。

時間已近午夜。他那秘密住處中，除了輪值暗中警戒的人員之外，都已安歇，整個住宅中，顯得一片寂靜。

他，走進自己的房間，連燈都懶得開，就和衣向床上一躺。

當然，他並未入睡，而是睜着一雙精目，在一片漆黑和寂靜中想着心事。

火光一閃，他點燃了一枝香烟。

他對面房間有開門後又關攏的輕微响聲。

一陣輕微的脚步聲，止於他的門口。

接着，房門上傳來輕微的「剝啄」聲。

對面房間住的是田中桂子，此刻，他明知這敲門的是什麼人，却故意問道：「誰？」

「我是桂子。」

「啊！妳還沒睡？」

「我有話跟你說。」

「門沒上閂，妳自己進來吧！」

「……」房門啓而復闔，而且還上了閂。

帶着一陣淡淡幽香，田中桂子在他的床頭坐了下來。

「文山，你好像有心事？」她幽幽地問。

「妳怎麼知道的？」他苦笑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燈也不開，一進門就和衣躺在床上，猛吸香烟，這還要另加說明嗎！」

「一個整天以自己的生命作賭注的人，卽使有什麼心事，不也是很平常的事嗎！」

「可以跟我談談嗎？」

「告訴妳，沒有用。」

「不是沒有用，是因爲我是一個日本女間諜吧？」

「既然妳想到這點，就不該有此一問。」

「我已經失去自由，你還怕我洩漏機密？」她挨着他躺了下去，偎入他的懷中。

「……」他，幾乎像是一個木頭人，沒有任何反應。

「其實，你的心事，卽使你不說，我也多少能猜到一點。」

「是嗎！」

「不相信？要不要我說明一下？」

「好的……」

「是工作上有了困難？」

「桂子。」白文山苦笑着，說：「這不是廢話嗎……」

「我的話還沒說完哩！」田中桂子嬌笑道：「如果我能猜中你這一次任務的目標，你就會對我另眼相看了。」

「噢！妳能猜中我這一次工作的目標？」

「唔……我想，總該是八九不離十。」

「好！妳猜猜看。」也許是好奇心的作用，白文山居然顯得興奮起來。

「猜中了時，如何獎賞？」

「妳說。」

「別的不要，我只要你陪我到天明。」

「好！閑話一句。」他以上海話笑應着。

「我想，你的工作目標在浦東。」

「浦東？浦東有什麼值得我冒險的大目標？」他心頭微顯不安，但外表上却還是鎮定如常。

「文山，別在我面前裝胡羊，我冷靜地分析過了，全上海地區，目前只有浦東的一個目標，值得你去冒險下手。」

「能說詳細一點嗎？」

「就是那個浙組成的特種部隊——一零八聯隊。」

被對方一口道破自己的工作目標，本來就是故裝鎮定的白文山，禁不住身軀一震地，脫口問道：「這是誰告訴妳的？」

話已經問出口，却又自我解嘲地苦笑道：「我早就想到，我這計劃，瞞不過妳。」

田中桂子幽幽地一嘆道：「文山，也許你是誠心誇獎我，但在我的感受上，却等於是諷刺我。」

「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你想想看，你差不多已部署就緒，馬上要採取行動了，而我却是一直到身爲階下囚的兩三天之後，才想到這一個問題，這還不值得我慚愧嗎！」

「……」白文山輕輕嘆了一聲，將手中烟蒂使勁扔掉。

「文山，我沒猜錯吧？」

「唔……」白文山苦笑着。

「以少數的地下工作人員，去對付一個特種聯隊，這任務，可實在太艱鉅了！」

「妳認爲我沒法完成任務？」

「不錯，如果沒有我的協助，我敢斷定你，百份之百沒法完成。」

「何以見得？」

「因爲，據我所知，由於前方軍情須要，一零八聯隊，明天晚間，就要開拔。……」

這一消息，等於是一個晴天霹靂，震得白文山身軀一抖，脫口說道：「眞的？」

「當然！」田中桂子點點頭，道：「你想想看，你所須要的武器，還在莫鈞設法籌措中，卽使他能在明天將武器順利的交給你，也已經失去時效啦！」

「桂子，妳是故意在嚇我吧？」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今天下午，我還獲得消息，那個一零八聯隊，並無開拔的現象。」

「你想想看，那是一個特種野戰部隊，部隊本身是輕裝備，卽使是開拔之前一個小時下達命令，也不至於來不及呀！」

「……」白文山挺身坐了起來。

「你要幹嗎？」

「我要抽香烟……」

「放着眼前的助手，你不討教，香烟能解決問題嗎？」

「妳……妳有辦法叫他們延期開拔？」

「是的，而且我有絕對把握。」

「妳也願意幫我這個忙？」

「不錯！」

「那是爲什麼呢？」

「因爲。」她輕柔地吻了他一下，道：「你是我的未婚夫呀！」

「桂子，我多麼希望妳說的是眞心話。」他開始有了反應，將她輕輕擁入懷中，也輕輕地嘆了一聲。

「你不相信嗎？」

「如果你我易地而處，妳會相信嗎？」

「是的，爲了私情，而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這在日本人中是很少見的。」她苦笑着。

「不是很少見，我認爲是絕對不會有！」

「如果我能以事實證明？」

「那我會相信事實。」

「好！我馬上給你事實證明。……」接着，她貼着他的耳朵，嘰咕了好一陣子，才笑問道：「文山，你認爲我這辦法行得通嗎？」

白文山沉思着說道：「這辦法是可以行，但我仍然想不通。」

「拍」地一聲，電燈亮了，他將她的嬌軀推開了一點，目光深注着，就像是要看穿她的靈魂深處似地，一個字一個字的接問道：「妳，爲什麼要這麼作？」

「因爲我愛你。」她答得非常自然。

「沒有別的原因？」

「有！」

「那我樂意聽別的。」

「站在公的立場上，我這麼作，也是爲了我的國家和我的同胞。」

「這就奇了！爲了自己的國家，而出賣國家的利益，爲了自己的同胞，却犧牲一個有一千多人的特種部隊，這種矛盾妳如何解釋？」

「當然有。」她顯得一本正經地說道：「你們中國有兩句格言，叫作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可惜妳不是中國人！」

「所謂格言，該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就算如妳所說吧！」白文山笑了笑道：「妳犧牲了這一個千多人的特種部隊之後，對妳的國家和同胞，又能有什麼好處？」

「這問題，該是說來話長了。」

「可以長話短說。」

「好！」她沉思着說道：「文山，最近國際局勢對我們日本人的不利，該不用我再加解釋了吧？」

「唔……」

「還有，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在宣傳上，你們常常用到一句很普通的話，蛇是不能把象吞下去的，這道理誰都懂得，但我們日本人却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對這個道理只是嗤之以鼻，但現在，由於國際局勢的轉變，很多日本人都已懂了，尤其是我這個直接從事情報工作的日本人，更比誰都明白……」

白文山忍不住截口笑道：「桂子，說了半天，妳還沒說到主題哩！」

田中桂子輕輕一嘆道：「現在，就要說到主題了，誰都明白，中國是不能征服的，退一步說，卽使我們將現在的重慶政府打垮了，也就是說，蛇終於把象吞下去了，也是沒法消化的，甚至還會將自己脹死，所以，我現在決定這麼作，雖然會犧牲掉一千多位自己的同胞，但却可以挽救更多更多的同胞的性命，這還不過是就目前的純軍事觀點着眼。」

話鋒略爲一頓，又娓娓地接道：「就政治觀點來說，如能因此舉而使我們的軍閥們覺悟，及早由中國大陸抽身，集中全力，保衞本土，使我們的國家民族能繼續生存下去，則目前的這點犧牲，就更是微不足道了。」

白文山忍不住笑道：「說來倒算是頭頭是道，不由人不相信。」

「還有哩！你要不要聽？」

「當然要聽，我早就說過了，光聽妳說話，也是人生一大享受，何況……」

「人家跟你說正經，你却尋我開心……」

「我說的也是正經話啊！」

田中桂子白了他一眼，才苦笑了一下道：「這是純粹就我個人的立場來說，你知道，我是一個佛教徒，相信因果報應之說，這些年來，我作的孽，已經够多了，所以，我希望借這個機會，來減少一些我的罪孽。」

「要犧牲一千多條人命來減少自己的罪孽，我想，佛祖聽了也會搖頭。」

「你還是不相信？」她又白了他一眼：「人家口都說乾了哩！」

「我相信事實。」

「我立即給你事實證明。」她坐了起來：「我可以打電話嗎？」

「有我在身旁，當然可以。」白文山含笑問道：「電話打給誰？」

「今井少將。」

「可以，只是這麼晚了，人家正擁着珍妮小姐好夢方酣哩！」

「這是重要公事，管不了他那麼多……」

電話接通了，話筒中傳來今井少將那顯然是不耐煩的語聲：「誰呀！」

「參謀長，很抱歉！打擾你的好夢了。」

「妳……妳是桂子？」

她嬌笑着。

「是啊！多謝你還能聽得出我的口音。」

「妳在哪兒，我還以為妳失蹤了哩！」

「不是失蹤，是給小白臉迷住啦！」她的語聲好嗲！

「桂子，妳是故意向我示威？」今井的語聲中，有着濃重的苦笑意味。

「不！我是有緊急公事。」她的語聲莊重起來。

「啊！什麼事？快說。」

「那個一零八，是否決定明晚開拔？」

「不錯。」

「不行！必須延期。」

「為什麼？」

「電話中不便說，目前我又沒法分身，我看，還是由我派一個助手來當面向你報告。」

「妳說的是現在？」

「是啊……」

「如果僅僅是為了這件事，明天商量還來得及，我看，還是明天再討論吧！」

「也好，那麼，明天上午七點半，我派人到你的小公館來。」

「好的……」今井首先掛斷了電話。

田中桂子回身向白文山媚笑道：「文山，我沒騙你吧？」

「我還要看明天的事實。」

「眞金不怕火煉，你儘管多方查證就是。只是……」她，忽然神色一黯，幽幽地嘆了一聲。

白文山訝問道：「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嘆起氣來？」

田中桂子苦笑了一下：「文山，在莫鈞的地下室中我向你所說的話，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

「那我就放心了。」她，將一個嬌軀重行偎入他的懷中，仰臉嬌笑道：「文山，中國的古詩中，好像有這麼兩句：他生休咎毋須問，君須憐取眼前人，是嗎？」

「唔……」他茫然地點着頭。

不論從任何一個角度去看，此刻田中桂子的言語和表情，都不像是故意做作。

如果事實的發展，果然如她所說，則這個日本女間諜，可的確是夠偉大的了。

所以，此刻的白文山心中是非常矛盾的。

站在公的立場上，他希望自己的任務，能順利完成。

但完成任務之後，這個可愛的敵人，也勢將隨之犧牲，在私情上，那將使他終生愧疚。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以目前的情況來說，任誰也想不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也因為如此，白文山茫然地「唔」了一聲之後，接着卻是一聲深長的嘆息。

「不要嘆氣。」她輕輕撫摩着他的面頰，也輕盈地笑着：「人，即使活到一百歲，也還是免不了一死，你說是嗎？」

「唔……」他還是有點魂不守舍似地。

「生命固然可貴，但可貴的生命，必須活得充實才有意義，像我，目前正在花樣的年華，就這麼死了，任何人都會替我可惜，但我自己卻不是這麼想法。……」

「妳是怎麼想法的？」

「我不覺得我的死是可惜的事，因為，我有了你，有了你，我活得很充實，我覺得不虛此生。……」

停了一下，才輕輕一嘆道：「唯一遺憾的，是我們會少離多，而且，相處的時間也不多了。」

「……」他苦笑了一下。

「文山，讓我們拋開一切煩憂，好好享受我這有限的青春吧！」

她，開始採取主動……

儘管他有着嚴重的心事，但男人的防綫，一般都是很脆弱，經不起女人的挑逗的，何況，這位主動挑逗他的女人，又是那麼美，那麼妖艷……

像一條貓兒饞吻下的金魚，他被「征服」了……

今宵，她表現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來得溫柔，也來得熱情。

但溫柔中不失嫵媚，熱情處並無狂蕩。

使得他像擁抱着一隻非常溫馴的波斯貓也像是騎着一匹經過特別訓練的千里馬。

溫柔得使他心醉。

熱情得使他意念飛揚。

此情此景，使得他將一切雜念、一切煩憂，都暫時摒棄了。

像一個賽馬場上，奪標有望的騎師，他只是控韁馳騁着，奮力馳騁着，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在發出狂烈的吶喊。……

× × ×

是貓兒征服了金魚？還是金魚征服貓兒？這問題，恐怕兩位當事人也沒法回答。

× × ×

第二天，剛天亮，田中桂子悄然回到暫時屬於她自己的房間。

白文山經過一番化裝之後，以一個日本浪人的姿態，匆匆外出。

× × ×

七點正。

外灘碼頭上，一個賣早點的攤子旁邊，停着一輛人力車，那車伕正在攤子上啃着燒餅油條。

一副日本浪人姿態出現的白文山，緩步走近人力車旁，揚聲問道：「黃包車，百老匯大廈。」

那車伕連忙恭應道：「好的，我馬上來，請先生坐上去。」

白文山沉聲喝道：「快一點，七點半以前，我一定要趕到百老匯大廈。」

那車伕將剩餘的燒餅一齊塞入口中，並向江海關鐘樓上的大自鳴鐘瞧了一眼，含含糊糊地笑道：「先生，由這兒去百老匯大廈，最多二十分鐘就行了，我保證您在七點二十分鐘前趕到。」

白文山已坐上了車，翹起二郎腿，「唔」了一聲道：「那才好……」

黃包車伕匆匆會過賬，拉起車子就走，邊走並邊問道：「白先生，究竟是什麼事啊？害得我昨晚通宵沒睡。」

「別說廢話！告訴我，那邊情況如何？」

「沒什麼特殊情況，不過，昨天一天中，那個管區中，經過碼頭上的人，只有由上海過江回營，卻沒看到由浦東過江去上海的人。」

「唔……還有嗎？」

「還有，管區附近那幾家小館子，昨天的生意，也特別差勁。」

「這是說，連管區附近，也很少有人出外

了？」

「是的。」

白文山沉思着道：「你再想想看，還有沒有別的可疑之處？」

白文山的目的，就是要查證那個一零八特種聯隊，是否有開拔的跡象，目前，這個「黃包車伕」所提供的消息，固然也算是有點蛛絲馬跡可尋，卻還不能滿足白文山的要求，因此，他才不得不追問一句。

那「黃包車伕」苦笑道：「沒有了。」

「記着，回去之後，再繼續特別注意，下午四點，我們在太古碼頭碰頭。」

「好的，白先生……」那「黃包車伕」有點兒欲言又止。

「有話就痛痛快快的問。」

「是是……我想，如果您能告訴我，要特別注意他們的原因，也許我的成績會好點。」

「也好，我是聽說，那個部隊今晚就要開拔，所以，你注意的這點是，瞧瞧是否有什麼即將開拔的跡象。」

「啊！好好……我會特別注意的……」

× × ×

準七點半，白文山進入百老匯大廈十五樓，今井少將的那個小公館中。

接待他的是珍妮小姐，她，端過一杯顯然是早已調好了的咖啡放在白文山面前，含笑說道：「前川先生，佳子小姐已來過電話，說您準七點半，會到達這兒。」

「是是……」白文山謙笑道：「珍妮小姐，少將還沒起來？」

「不！早已起來了，正在着裝……嗯！前川先生請坐啊！」

「是是……謝謝！」白文山似乎顯得很拘謹，但他於拘謹中卻很快速地塞了一個小紙團在珍妮手中，並使了一個難以意會的眼色。

靴聲「閣閣」，全副戎裝的今井少將，已緩步進入客廳中。

剛剛坐下的白文山，又立即站了起來，畢恭畢敬地，向今井行了一個軍禮。

今井點點頭，在白文山對面坐下，並含笑以日語說道：「請坐！」

日本軍人的階級觀念，特別嚴格。

目前，白文山是冒充田中桂子手下的前川少佐，少佐與少將的階級，相差三級，所以，在今井面前，怎麼說也是沒有「前川」的座位的。

此刻的今井少將，可能是由於「前川」是情報人員的特殊身份，也可能是因為在他的並不正常的公館中，所以才特別破例「賜座」。

但白文山卻守他的本份，仍站得筆挺地，以日語答道：「報告少將，我還是站着好。」

「不要緊，這兒既不是操場，戰場，也不是辦公廳，這是我的私邸，咱們可以毋須拘禮，坐下吧！」今井顯得非常隨和。

「謝謝！」白文山再度行了一個軍禮，才很拘謹地在今井對面坐了下來。

今井扭頭向一旁的珍妮歉笑道：「珍妮，請妳暫時迴避一下。」

「這兒又不是辦公廳，有什麼迴避的。」珍妮咕噥着，卻很快地退出了客廳。

今井慢條斯理地掏出香烟，並遞給白文山一枝道：「抽烟。」

「謝謝！」白文山雙手接過，並立即掏出打火機，先替對方點燃。

雙方都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後，今井才注目問道：「少佐，桂子小姐說一零八聯隊今晚不能開拔，究竟是什麼原因？」

「報告少將，據桂子小姐說，是這樣的，重慶方面，已獲得這個特種部隊的情報，目前正在積極部署，準備消滅咱們這個部隊……」

「那是作夢！」今井截口，笑着。

「報告少將，這是非常可靠的消息，桂子小姐說，重慶方面不但已命令各地游擊部隊，對咱們這個特種部隊，沿途加以奇襲，而且還協調美軍派出大批轟炸機……」

「啊！」今井禁不住身軀一震道：「支那的游擊隊不足畏，但美軍的飛機，卻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是的，重慶方面的計劃，是只等這個部隊開拔之後，立即加以不斷的奇襲……」

今井截口苦笑道：「像這情形，恐怕這個部隊還沒離開江蘇省境就會被『吃』掉了。」

「所以，桂子小姐才堅決主張，暫時不要開拔。」

「可是，前方軍情緊急，稽延個三五天，還沒多大影響，稽延過久是不行的。」

「……」白文山沒接腔，卻在心中暗笑着。

「只要能稽延三五天，就行了。」

「不知桂子小姐，有何良策？」

「這個……桂子小姐可不會說過，她只說，今天午後，再派人向少將報告。」

「她自己為什麼不來？」

「她是分不開身啊！少將也許已經知道，那個什麼白文山，正在上海鬧得滿城風雨，而且，重慶方面派出的特派員朱天佑，也到了上海，目前，她正在全心全力，在對付這個强敵……」滿口胡說八道，他自己也不禁暗笑着。

「這些地下工作人員，可的確是令人頭痛，對了。」今井注目問道：「前幾天在國際大飯店中被暗殺的，那兩個我方的工作人員，是否也是那個白文山幹的？」

「是的、是的。」白文山連連點着頭，心中卻在暗笑着：「這個兇手，就坐在你的對面哩！」

今井「唔」了一聲，並下意識地抬腕看了一下手表。

白文山知道自己該告辭了，於是立即站起身來，道：「報告少將，是否有甚吩咐要轉告桂子小姐的？」

今井沉思着接道：「有關一零八的開拔問題，且等我和司令官研商之後，再作決定。」略為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桂子小姐的電話可以告訴我嗎？」

白文山故意苦笑道：「報告少將，我也不知道啊！」

「你也會不知道？」

「是的。少將知道，桂子小姐就是這麼一位神秘人物，只能由她去找別人，別人要找她，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她的頂頭上司也不例外。」

「你們這些情報人員，可眞是不可思議。」今井苦笑着接道：「如此說來，只好下午由你親自前來，聽取我的答覆啦！」

「是是……也許桂子小姐會於午後以電話和少將聯絡。」

「唔……也好。」

「前川告辭！」

白文山行了一個軍禮，完全是標準日本軍人的動作，一個向後轉，快步離去。

× × ×

這一個上午，白文山是夠忙的。

他，馬不停蹄地，分別與辛子雲、花易之、王倫、莫鈞等人密談過。

這些人中，唯一能供給他好消息的是莫鈞，莫鈞說，只要沒有意外發生，所需武器，最遲於明天天黑之前，可以辦好。

雖然這是一個强差人意的好消息，但如果那個一零八聯隊今晚就開拔了，則還是等於白忙一場。

因此，白文山的心情，還是沉重的。

會晤過那些人之後，他還特別租了一艘小舢舨，在黃浦江心，對那管區作一番側面的實地勘察。

勘察的結果，使得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因爲，那管區後面的晒衣場，平常，除了下雨的日子外，都是如懸滿萬國旗似地，迎風招展的，但在今天這個晴朗的天氣裏，卻不曾晒出一件衣衫。

這，雖是一個很微小的徵候，但卻加强了一零八聯隊今宵卽將開拔的那個消息的份量。

十二點正。

白文山在城隍廟前的一個小吃攤上與特派員朱天佑碰頭。

一斤花雕，四兩花生米，外加一碟菜，兩人一邊淺酌低斟，一面閑聊起來。

外表上，他們狀極悠閑，但內心中卻是非常沉重的，尤其是朱天佑由白文山口中獲得那一零八聯隊卽將開拔的消息之後。

兩人喝了一杯悶酒之後，白文山苦笑道：「特派員，如果那個部隊今宵眞的開拔了，那我們該怎麼辦？」

「那就照田中桂子替我們所擬訂辦法。」

「照她的辦法？」

「是的，沿途予以不斷的奇襲……」

「那可得大費周張。」

「這可是沒有辦法的事，爲了完成我們的任務，卽使有再大的困難，再大的犧牲，我們也在所不計。」

白文山輕輕嘆了一口氣。

「文山，暫時別洩氣。」朱天佑含笑接道：「先回去問問那個小妞兒，如果說，今井已經給她唬住，而答應延期三五天開拔，她又有什麼辦法使對方相信，這也就是說，延期開拔之後，她又有什麼妙計，保證那個部隊能安全到達貴州前綫？」

「是的，這問題，今井一定會問的。」

「好，以後的事，留待晚間到我住處去談。」朱天佑一舉酒杯，含笑着說：「喝酒！」

白文山淺淺地飲了一口，苦笑道：「特派員，我眞慚愧，如非是您及時趕來，我可能又要蹈一年前的覆轍。」

「你指的是昨宵臨別時，我向你所說的那些話？」

「是啊……」

「也許我是神經過敏，事情不會像我所想像的那麼嚴重……」

「無論如何，我被一連串的勝利沖昏了頭腦，鬆懈了警覺，那是事實。……」

朱天佑也截口道：「文山，你也不用感到不安了，好在目前還不曾出過什麼，漏……」

隣座淅來兩位顧客，他們之間的低聲密談，也不得不爲之中止，而改變話題。

白文山回到他的秘密住處時，已經是中午後二點。同他一起來的還有一位年約三旬左右的精壯漢子。

這位精壯漢子也就是以前混跡在四馬路一帶的私娼館中的十三號。

當然，此刻的十三號，他那故意裝成的鴉片烟鬼似的滿臉烟容，已完全消失了。

對於田中桂子這個可愛的敵人，一向就是由朱天佑、辛子雲二人所輪流看管的，他們兩人之中，不分晝夜，至少是有一個陪着她的。

因此，白文山一推門，就向辛子雲問道：「辛老弟，沒什麼事吧？」

「沒事。」辛子雲目注十三號，含笑接道：「浦東曾有電話來……」

「怎麼說？」

「他說，看情形那批人今晚一定會走。」

「唔……啊對了。」白文山歉笑道：「我忘了替二位介紹……」

當白文山替他們互相介紹，辛子雲、十三號二人熱烈地握手之間，白文山才正容說道：「辛老弟，從現在起，陪伴桂子小姐的任務交給十三號。」

「是。」辛子雲笑道：「是否有淅任務派給我？」

「不錯，由現在起，你老弟由特派員直接指揮，此刻，特派員正在大世界的越劇場中等你。」

「現在就去？」

「是的……」

接着，白文山將辛子雲與朱天佑二人約見時的裝束與聯絡暗語詳加說明之後，才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弟快去吧，特派員非常欣賞你。」

辛子雲微笑道：「我得先感謝白大哥的栽培……」

田中桂子緩步而出，嬌笑道：「哥兒倆好熱絡啊！」

辛子雲呵呵大笑，道：「我們哥兒倆的熟絡，跟你們小倆口兒一比，可差上十萬八千里啦……」

「老弟，辦正經事去。」白文山含笑將辛子雲推回他自己的房間，然後向田中桂子笑道：「桂子，我們到裏面去談。」

他，一面走向田中桂子的房間，一面扭頭向十三號笑了笑道：「方兄請暫時去我房間中坐坐……」

一進入房間，田中桂子立卽給了他一個溫馨的甜吻。

但此刻的白文山，可沒心情去享受這一份艷福。

他，將對方的嬌軀輕輕推離自己的懷抱，歉笑道：「桂子，我們談正經事。」

「唔……」她幽幽地白了他一眼：「還是那個一零八的問題？」

「不錯。」

「看情形，你必然已經經過一番查證工作了？」

「是的。」

「查證的結果呢？」

「已有九成證實妳所說的沒有錯。」

「日久見人心，時間會證明我對你是一片眞心，可惜的是，這時間已不多！」她幽幽地嘆了一聲。

白文山沉思了一下，才注目道：「桂子，如何應付今井老狐狸的辦法，妳想好了嗎？」

「現在，距他下班的時間，還足有三個鐘頭，你慌些什麼呀？」

「我要先聽過妳的辦法，認爲可行之後，才能安心。」

「好！我先說。」她嫣然一笑：「待會，你告訴他，只要他延長三天開拔，我保證在這三天之內，將朱天佑、白文山這批重慶份子一網打盡，逮捕這批重慶份子之後，重慶方面失去情報來源，咱們的一零八聯隊，就不會有危險了。」

畧爲停了一下，又注目笑問道：「你說，如果你是今井，會相信我的話嗎？」

「唔……聽起來，這辦法是蠻不錯的，只可惜我不是今井。」

「像你這等超級情報員都覺得不錯，憑今井那個大老粗，還能不相信嗎！」

「但願如此。」白文山笑道：「好在不論如何，三個鐘頭之後，就可以分曉了。」

田中桂子顯得非常體貼地說道：「文山，就憑着這三個鐘頭，好好歇息一會吧！我看你忙得馬不停蹄的，可千萬別將身體弄壞了。」

白文山伸手在她的俏臉上輕輕擰了一下，顯得頗輕佻地笑道：「這情形，可眞有點像是

我的賢內助呀！」

田中桂子媚笑道：「像我這樣，能夠在事業上替你大力幫忙的賢內助，可說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哩！」

接着又苦笑了一下道：「事實上，我已經是你的賢內助了，只是會少離多，而且……唉！不談也罷！」

爲了變換一下氣氛，白文山將話題岔了開去：「桂子，方才，妳說的好可怕！」

田中桂子一怔，道：「什麼好可怕呀？」

「我說的是，方才妳說，三天之內，將特派員和我一網打盡的話……」

「但事實上恰恰相反，我已成了你們的釜底游魚。」

「桂子，如果妳這次不曾失風，很可能朱特派員和我，都會被妳一網打盡。」

「爲了你我的祖國，這是必然的結果，不是我栽在你的手中，就是你栽在我的手中。」

「桂子，像目前這情況，如果是妳我易地相處呢？」

「那我也會像你對我一樣。」

「那是說，私情歸私情，公事照公辦。」

「唔……」

「也會去我墳前祭奠嗎？」

「會的，而且，你會永遠活在我心中。」

白文山禁不住長嘆一聲道：「這種矛盾，多麼不可思議！」說着，他已站了起來。

「你還要出去？」

「是的，我還要去莫鈞那兒。」

「幾時回來？」

「最遲四點半，一定回來，桂子，妳必須在四點半以前，跟今井通一次電話。」

「好的，可是你也必須跟監視我的十三號說好，否則，他會不許可的。」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 × ×

半個鐘頭之後，白文山到達七十六號的上滬辦事處。

莫鈞不在，正在爲那批武器奔忙，但卻留有事給電話。

經過電話聯絡之後，白文山將車浩然帶走了。……

× × ×

當白文山又在四處奔忙時，辛子雲已到了大世界。

大世界是上海灘上最平民化的遊樂場所。裏面有平劇、越劇、電影、說書、雜耍、歌唱，以及賣狗皮膏藥的江湖郎中，和伺機拉客的「野鷄」……算得上是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遵照白文山的聯絡暗語，辛子雲很快就在越劇場中找到了朱天佑。

朱天佑顯得非常熱絡，緊握着辛子雲的手，用力搖撼着笑道：「辛老弟，多年不見，我幾乎不認識你了，走！咱們去痛痛快快的喝一杯！」

越劇場旁邊，就是一家四川館子，由於午餐時間已過，這「哥兒倆」就成了這家川菜館中唯一的顧客。

其實，朱天佑圖的就是這一點。

沒有別的顧客，談話不虞洩密，只要找一個有退路的座位，卽使臨時發生意外，憑這兩人的身手，脫身也不是難事。

辛子雲一舉酒杯，道：「大哥，我敬你一杯。」

「謝謝！」

雙方對乾了一杯之後，朱天佑才注目笑道：「辛老弟，你比我想像中還要精明。」

「哪裏、哪裏，特派員誇獎了！」

「我說的是由衷之言……老弟對我這個人，觀感如何？」

「見面勝似聞名，而且，您也比我想像中要年輕得多。」

「你認爲我該是一個老頭兒？」

「在我的想像中，您至少應該是一個中年人，但，事實上，您好像跟白大哥的年紀差不多。」

「我比他大四歲，你要知道，這是賣命的勾當，年紀大了，是不能勝任的。」

一舉酒杯，含笑接道：「老弟對於文山的鼎力協助，我表示由衷的感謝，乾杯！」

兩人又對飲一杯之後，辛子雲才謙笑道：「特派員，我只是盡一個國民的本份。」

「老弟別客氣。」朱天佑神色一整道：「老弟，你覺白文山這個人怎麼樣？」

辛子雲微微一怔道：「不知特派員指的是哪一方面？」

「自然是有關辦事與作人方面。」

「這個……我覺得他是一位很傑出的情報員。」

「沒有發現他的缺點？」

「沒有啊！」辛子雲苦笑着。

「老弟請冷靜地想想看，在這次任務的過程中，你是否覺得進行得過於順利了一點？」

「唔……我想，這該歸功於他的卓越能力與高明的身手。」

「話是不錯。」朱天佑苦笑道：「你再想想看，如果田中桂子是如此差勁，又怎會有今天的地位。」

「特派員，田中桂子固然也是一個傑出的情報員，但强中更有强中手，所謂一物尅一物，碰到白大哥，她就沒得咒唸啦！」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老弟別想得這麼樂觀，我認爲此中經緯大有值得研究的必要。」

辛子雲注目問道：「難道特派員已有甚發覺？」

「發覺是還沒有，我不過是憑工作經驗上的一種直覺。」接着，又注目問道：「老弟知道我請你來這兒的原因嗎？」

辛子雲苦笑道：「我只知道，特派員是爲了要瞧瞧我這塊料。」

朱天佑道：「這不是主因，主因是要加强你的責任。……」

「啊……」

「所以，我才叫十三號接替你看守田中桂子的任務，讓你有更多的時間去協助文山。也更便於暗中觀察田中桂子的一切。」

「多謝特派員的栽培，只是，我曾經特別注意過，田中桂子似乎並沒什麼可疑之處。」

朱天佑笑道：「如果田中桂子是那麼容易露出馬脚來，又怎配稱爲一位傑出情報員。」

「是是……請特派員指示？」

「作爲一個好的情報員，必須具備三項先決條件：忠貞、胆大心細，反應敏捷，這些，你老弟都已具備了，前面所說的，是你的工作範圍，你可以自由運用，細則方面，我不加限制。」

「就是暗中特別注意田中桂子的問題？」

「不錯。」

辛子雲正容點首道：「好，子雲當竭盡所能，以期不負特派員的殷望。」

「還有，我已跟文山說過，我已向層峯力保，只等這一任務完成，我的職務卽交與文山，而文山的職務，就落在你肩上了。」

「多謝特派員提携！」

「文山的新職，已向你說過嗎？」

「說過，他現在是上海地區，地下工作人員的負責人。」

「也就是有着光榮歷史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所以，你老弟必須好自爲之。」

「子雲已說過，一定全力以赴。」

「好！喝酒……」

× × ×

白文山於午後準五點，到達今井少將的小公館。

接待他的還是珍妮。

也不知是巧合，還是別有原因？連那女傭人也被派上街去買東西了。

珍妮一面親自替白文山冲咖啡，一面低聲嬌笑道：「老頭方才打電話回來，說要晚半個鐘頭才回來，請你多等一會兒。」

白文山微笑道：「只要有美麗而又多情的珍妮小姐陪着我，即使再多半個鐘頭，我也樂意……」

「你好大胆子！」她的纖指，點上他的額頭。

「這叫作色胆包天呀！」他順手握住她的柔荑，往身前一帶，並貼着她的耳朵問道：「早晨拜托的事，有進展嗎？」

「沒有。」

「仔細想想看，檢討一下以前交往的情形，是否有甚可疑之處？」

「我仔細檢討過覺得是你神經過敏……」

「但願如此。」白文山苦笑着。

「對了，你怎會忽然有這種想法的？」

「一年以前，那血的教訓，還不値得我時別警惕嗎！」

「請放心，如果我發覺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一定立即通知你。」

「記着，不可被私情蒙蔽了理智。」

「你將我看得如此差勁！」

「不敢！我不過是提醒你一聲。」

略爲停了一下，珍妮才含笑接道：「阿英快回來，你坐一下，我去替你冲杯咖啡。」

「對了，阿英這個傭人，妳可得多多注意她。」

「我知道……」

當端上咖啡時，阿英也剛好回來，而電話鈴也適時响起。

珍妮取過話筒：「我是珍妮。」

對方是今井少將的語聲：「珍妮，前川少佐來了沒有？」

「已經來了。」

「我請他說話。」

白文山接過話筒，說：「報告少將，我是前川。」

「我正在司令官的辦公室中，爲了桂子的那個要求，我們都還沒下班。」

「啊！那麼，少將暫時不回來嗎？」

「不錯，桂子是怎樣跟你說的，你就在電話中告訴我吧！」

白文山猶豫了一下，才說：「方便嗎？」

今井的語聲笑道：「萬一有什麼問題，由我負責！」

「是……桂子小姐的意思是，只要能延緩三天，她有把握在這三天之內，將朱天佑、白文山那批人一網打盡。」

「抓住那批人，一零八就安全了？」

「是的。」

「我還是有點想不通？」

「報告少將，那批人等於是重慶方面的耳目，抓住那批人，重慶方面失去消息來源，咱們的一零八就可以安全通行了。」

今井道：「對！對！經你這一解釋，我已經明白了。」

「那麼，少將是否可以馬上決定？」

「當然得馬上決定。你等一下，讓我請示司令官。……」

「是……」

約莫等了三分鐘，話筒中又傳來今井的語聲：「前川，司令官已經答應了。」

「謝謝少將！謝謝少將！……」

「不用謝我，司令官有話交下，你必須記好，轉達給桂子小姐。」

「是是……」

「司令官說，桂子小姐能不能在三天之內抓住朱天佑等那批人，他不過問，但部隊延期開拔之後，如果半途再出什麼泚漏，可得由桂子小姐負責！」

「好的，前川一定把話轉達。」

「那麼，你可以先走，不用等我了。」

「是……」

× × ×

第二天下午三點，莫鈞已將所須武器全部辦妥，暗藏在一艘漁船上。並陪同白文山親自上船點收。

接着，白文山立即分別與花易之、來旺等人接觸，叫他們的人化整爲零，前往浦東，候命行動。

當然，他也跟自己的同志，和游擊隊方面的聯絡人分別聯絡好了，只等一聲令下，就可以採取行動。

這一切部署停當之後，已經是午後八時。

也直到此時，白文山才算是喘過一口氣來，回到自己的住處，與田中桂子、辛子雲、十三號等人共進晚餐。

田中桂子首先媚笑道：「文山，恭喜你，馬上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謝謝妳！也但願如此，不過……」他竟欲言又止。

「不過怎麼樣？」

「我們中國有句古老的格言，叫作『行百里者，半九十』，妳懂嗎？」

「我懂，那是表示，愈接近成功，也必然是愈艱苦，就像黎明之前，必然有一段更黑暗的時間一樣。」

「對了，所以，在正式發動之前的這一段時間中，每一分一秒都可能會發生變化……」

「我想不會再發生變化了，你心目中的幾個强敵，都已被制服，還有誰能破壞你哩！」

「當然，我也希望不要發生變化才好。」

「文山，行動的時間已經決定了嗎？」

「已決定明晚十二點正。」

「爲什要等到明晚，你不怕夜長夢多？」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這一行動，是以寡擊衆的奇襲，我方的人，一個至少要抵十個人才行，而且，打蛇打在七寸上，所以，一開始，就要消滅他們的頭兒，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田中桂子一怔道：「一開始，就要殺死他們的聯隊長，可不容易。」

「事實上我已經策劃好了，今晚十二點，我和辛老弟還有一次最艱辛的任務。」

「你們準備去暗殺那個聯隊長？」

「桂子，妳該能相信，憑我和辛老弟二人的力量，要暗殺那個聯隊長，並非難事，但殺了那個聯隊長，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打草驚蛇。……」

「那麼，二位今宵的任務，是——？」

「安裝定時炸彈……」

「啊……」

「炸彈引發時間，是明晚十二點，也是我們開始行動的信號。」

「不錯！這辦法的確是很高明，也只有像二位這樣高明的人，才敢冒險走這條路。」

白文山瀟灑地一笑道：「桂子，請恕我說句向自己臉上貼金的話，妳這一番恭維，我和辛老弟二人，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我也是由衷之言啊……希望二位順利達成任務，並早點回來。」

（未完）